



Western Canon Library  
西方正典

总主编 周殿富

[古罗马] 圣奥古斯丁 著  
吴宗文 译



Saint Augustine:

# The City of God

天主之城 | 下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WESTERN  
CANON  
LIBRARY



西方正典

# **Saint Augustine: The City of God**

[古罗马] 圣奥古斯丁 著 吴宗文 译

# 天主之城 下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## 目 录

第十四卷 .....	/451
第十五卷 .....	/491
第十六卷 .....	/537
第十七卷 .....	/595
第十八卷 .....	/643
第十九卷 .....	/715
第二十卷 .....	/759
第二十一卷 .....	/823
第二十二卷 .....	/873
附 录 .....	/933

## 第十四卷

圣奥古斯丁重论原祖的罪，说它是私欲偏情的原因；肉欲妄动，是不听天主命令的罚；若原祖没有犯罪，人没有欲情而生子女。

**第一章 若天主的恩宠没有拯救的话，因着原祖违命，整个人类都要第二次死亡**

如我在前卷书中已说过的，天主不但愿以相似的本性，使人类团结，并为谋求人间和平起见，决定由同一原祖传生后代。若我们的原祖，其中之一不为任何人所生，而另一位由第一位而成，不因违命，该当死亡，则我们人类就不会死亡。

原祖的罪是如此重大，竟使人性败坏，将原罪及死亡传于后代。死亡这样控制人类，若天主不以自己的恩宠拯救的话，所有人都要受永无止境的第二次死亡，这是原罪应得之罚。

因此天下万国，虽宗教与风俗各异，言语、武器、衣冠不同，然而人类只有两个大团体，或照《圣经》上的话，两个城。一个由愿依肉欲生活，而另一个由愿依精神生活的人组成，若各得其所望，

则平安无事。

## 第二章 肉欲的生活，不但因肉身的毛病，特别是由灵魂的毛病

我们先当研究依肉欲生活或精神生活，有何意义。谁若表面上研究我所说过的，而不顾《圣经》的说法，能够相信依肉欲生活的，是伊比鸠鲁派哲学家，他们以肉身的快乐，为人生的至大幸福；及所有以肉身的快乐为人生幸福，与所有愚民，不知哲学为何，只求五官快乐的人。

他们亦会相信斯多噶派哲学士，将人的幸福放在心灵方面，是照精神生活，因为何为人的心灵，岂非精神？然而依照《圣经》，以上两种人都依肉欲而生活。

因为《圣经》不但称世间有朽的肉体为肉欲，如“不是所有的肉体是同样的肉体：人体是一样，兽体又是一样，鸟体另是一样，鱼体却又另外是一样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三九）且用这句话，有时意义不同，以指点人，即人性，以部分指全体，如“因为由法律的行为，没有一个有血肉的人能在他前成义。”（罗·叁·二〇）此处血肉有何意义，岂非指人吗？

下面的话，还更清楚：“可是凭法律，没有一个人能在天主前成义，这是明显的事。”“因为义人要由信德生活”（迦·叁·十一）；下面的话“于是圣言成了血肉”（若·壹·十四），即是指人。

有的人不懂这句话的意义，以为吾人耶稣没有灵魂，《圣经》上玛利亚达肋纳说：“有人把我主搬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。”（若·贰拾·十三）是以部分指全体，玛利亚达肋纳只提为人

搬走的肉体；有时却以全体指点部分，以血肉指点人，如以前我们所引过的话，就是如此。

《圣经》上以许多形式提及肉身，若要一一加以研究，何为依血肉而生活，这是恶的，而血肉本性，并非恶的，实在大费光阴。我们只仔细研究圣保禄宗徒致迦拉达书中的这句话：“肉身的作为是显然可见的：淫乱、不洁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施行邪法、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妒恨、凶杀、醉酒、宴乐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；关于这些事我以前怎样预先告诉过你们，如今照样再预先告诉你们：做这样事的人，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”（迦·伍·十九～二一）

研究了圣保禄宗徒这封信中的话，为我们的问题已经足够了，可以解决何为依血肉而生活：因为圣保禄宗徒所提明显的血肉行为中，而加以指责的，不但是肉身方面的肉欲，如淫乱、不洁、放荡、酗酒、安乐，并提心灵方面的事，这是与肉体的快乐风马牛不相及的。

谁不知道邪法、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不睦、分党是心灵的缺点，而不是肉身的缺点？可能有时某人因为崇拜偶像、分党，而追求肉身的淫乐，然而虽然他压制放荡，圣保禄宗徒还说他依血肉生活，因为他虽不追求淫乐，但仍做罪恶的事。

谁不感觉心中的仇恨？谁向自己的仇人说：你有恶血肉反抗我，而不说：“你有恶意向我？”

最后，任何人不会犹豫将肉欲归于肉身，同样，也没有人会疑惑愤怒是心灵方面的。为何外教人的宗徒圣保禄呼其他工作为血肉

的事，岂非愿以血肉二字，理解为整个人，以部分指点整个吗？

### 第三章 罪恶的原因是心灵，不由肉身而来；由罪恶所产的腐化，不是罪过，而是罪恶的罚

谁说肉身是一切缺点的根源，因为灵魂生活在肉身中，受到肉身的刺激，一定没有详细研究过人性；如《圣经》上说：“这必腐朽的肉身，重压着灵魂。”（智·玖·十五）所以圣保禄宗徒论有腐朽的肉身时先说：“纵使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损坏。”（格后·肆·十五）然后即接着说：“原来我们知道：如果我们这地上帐篷式的寓所拆毁了，我们必由天主获得一所房舍，一所非人手所造，而永远在天上寓所。诚然，我们在此叹息，因为我们切望套上那属天主的住所，只要我们还是穿着衣服，不是赤裸的。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困恼叹息，是由于我们不愿脱去，而就套上另一层，为使这有死的为生命所吞灭。”（格后·伍·一～四）

所以我们为有腐朽的肉身所压迫，知道这重压的原因，并非肉身的本性，而是它的败坏；我们不愿脱去肉身，是希望它成为不朽的。若肉身是不腐朽的，就不会是压逼了，如《圣经》上说的：“这必腐朽的肉身，重压着灵魂；这属于土的寓所，扼制了多虑的精神。”（智·玖·十五）

但谁愿肉身为一灾祸的原因，一定错误，虽然维治利随着柏拉图的学说，歌咏说：

“本来自天火光耀，肉躯为害懒洋洋；  
腐朽肢体地下生，引起无穷大损伤。”

并为使人知道最乱人心的四件事：期望、恐惧、喜悦、忧愁，为一切罪恶的来源，皆由肉身而来，他又说：

“因而心灵既恐惧，希望痛苦又喜欢，关在黑暗监狱中，不能举目望苍天。”

但我们的信仰教我们不同的真理：因为有朽的肉身压迫灵魂，不是原因，而是原罪的罚；不是腐朽的肉身使灵魂犯罪，是灵魂犯了罪，乃使肉身腐朽。虽然由腐朽的肉身，发生毛病及犯罪的愿望，但我们不当将人生的一切灾祸都推到肉身上，因为魔鬼没有肉身，又当如何解说呢？

魔鬼虽不犯奸淫、酗酒或有肉身的其他毛病，但他暗中引人犯罪，同时傲慢自大，嫉妒别人。这类毛病，在魔鬼身上根深蒂固，为此他们永远被关入黑暗的监狱中。

圣保禄宗徒，将这些魔鬼的主要毛病归于肉身，虽然我们由信德知道他们没有肉身。他说“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妒恨”都是肉身的事（迦·伍·二〇）；但魔鬼的为首毛病，却是傲慢。

谁比魔鬼更是圣人的仇敌？谁更好斗争、愤怒、仇恨、嫉妒？魔鬼虽然是纯神，但有上面的一切毛病。为何称为肉身的毛病，岂不是人的毛病，而圣保禄宗徒却以肉身之名称之。

为此人像似魔鬼，并非因有肉身，因为魔鬼没有，但因依同样精神，即照人的精神而生活；魔鬼亦愿依自己生活，不照真实，而作谎言，非由天主而发言，乃依照自己的本性，因为他是第一撒谎

者，第一罪人，谎言即由他而来。

#### 第四章 照人生活，或依天主生活，有何意义

人不照天主而依人生活，便与魔鬼相似。天使亦不能照自己生活，当照天主生活，即当在真理中生活，并将真理传于别人，而不当撒谎。圣保禄宗徒对人说：“在我们谎言中，充满天主的真理。”谎言是我们，而真理却为天主的，人依真理生活时，不照自己，而照天主生活；天主曾说：“我是真理。”（若·拾肆·六）

人若照自己，即照人而不照天主生活，就依谎言生活，这并不是谎言，因为人由天主而造，他一定不会撒谎，但人如此受造，就不当依自己，而应该依天主生活，即承行天主的旨意，而不照自己的私意而行。谎言即不照天主的旨意生活。

人愿幸福，却背道而行，有比人的私意更为虚伪否？因此可说一切罪过都是谎言：因为犯罪，即愿避恶而得善；因此欲善而得恶，求更好的，却得到更坏的，就是撒谎；为何如此？岂非人只能由天主处，而不由自己处可以得善，犯罪就是背弃天主，因为随从自己，所以犯罪。

因此有两个彼此不同，互相矛盾的城，一个依肉身，另一个依精神而生活，或依人或依天主而生活。圣保禄宗徒明明写给格林多人说：“你们中既有嫉妒和纷争，你们岂不是属血肉的人？”（格前·叁·三）

依人而行，即依血肉而行，因为依血肉，即依人的部分，就是整个人；同样的人，先被称为属生灵的，现在却被称为血肉的说：“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，人谁能知道那人的事呢？同样，除了天主圣

神外，谁也不能明了天主自己的事。但我们所领受的，不是这世界的精神，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，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。并且我们也讲论这一切，但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，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辞，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，因为他是愚妄。”（格前·贰·十一～十四）稍后他对属生灵的人又说：“所以兄弟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还不是把你们当做属神的人，而只能当做属血肉的人。”（格前·叁·一）

由这类语言口气，可以知道，是以部分代整个，因为灵魂肉身，是人的一部分，可以说整个人。属生灵的人，与血肉的人相同，并无分别，即照人而生活的人。在下面的话中亦指点整个人：“因为由于法律的行为，没有一个有血肉的人能在他前成义。”（罗·叁·二〇）下面的话亦同：“由雅各伯所生同到埃及的，一共七十五人。”（创·肆陆·二七）<sup>①</sup>

没有一个有血肉的，即是没有一个人；说七十五个灵魂，即七十五人。所说“不以人的智慧所说的话”，亦可以用“不以血肉智慧所说的话”；“依人而行”，可说“依照血肉而行”。这点，由下面的话，更为清楚：“因为有人说：我是属保禄的，另有人却说：我属阿波罗；这样你们岂不成了俗人吗？”（格前·叁·四）

以前所说的：你们属生灵，你们是血肉，还更重复地说“你们是人”，即你们依人，不依天主而生活；若你们依天主而生活，你们

---

<sup>①</sup> 拉丁通俗本，为七十六人，圣奥古斯丁所引七十五人，系照希腊文七十贤士本；他在本书中，往往引用七十贤士本，因此与拉丁通俗本，略有出入。他引拉丁文本时，系依拉丁旧本（Itala），而非现行的拉丁通俗本，因为当时圣热落尼莫尚未译成，或至少尚未通用。而六十六人系照希伯来文本。

也将是神了。

**第五章 对肉身及灵魂的性质，柏拉图派的意见，比马尼派的意见更为可取；但亦应当加以排斥，因为它将罪恶的原因，归于血肉的本性**

我们的罪恶毛病，不需要我们指责肉身的本性，而侮辱天主，因为血肉在自己的范围内是好的。然而舍弃至善的造物主，依受造物而生活，无论人依血肉而生活，或依心灵，或依由灵魂肉身组合的人生活，以灵魂或肉身指出，都是不对的。

所以谁赞扬灵魂的本性为至善，或指责血肉为极恶，以血肉形式喜好其一，而避其二，是照人类的幻想而非照天主的真理。

柏拉图派人一定不会如马尼派人一样，厌恶地上的肉身为罪恶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将有形无形世界的一切元素及特性，都归天主。但他们却以为灵魂如此被地上有朽的肢体所压迫，为此发生贪求、恐惧、欢乐、悲哀，西塞罗呼它为扰乱，希腊话称它为情感，为一切罪恶的来源。

若真如此，为何在维治利诗中，爱乃亚由父亲处知道，在阴间的灵魂当回至肉身中，甚为惊异，乃呼说：“父亲，可以相信，有些灵魂升至天上，然后又回到肉身的监狱中吗？可怜，是生命的期望，在吸引他们。”

这地上有朽肉身残忍的期望，尚在清洁的灵魂否？他岂不说灵魂已由肉身的祸患中洗净，却又愿意回至肉身内。由此可以结论道：若是真的话，其实不是，灵魂不断净化与被玷污，灵魂的恶劣倾向，不能由肉身而来。

他们自己亦承认，这种糊涂的期望，不由肉身而生，它压迫灵魂，使它净化后，又回至肉身内。因此可以结论道：灵魂不由肉身所压迫而期望、恐惧、喜悦、忧愁，可由自己有这类感情。

### 第六章 人意志的特性，使人的感情成为善的或恶的

重要的，是看人的意志。若意志是恶的，他们的行为也是恶的；若意志是正直的，则行为不但不可指责，反而当受赞扬。在一切行为中都有意志，也只有意志最为重要。希望与愉悦是什么？是意志赞同我们所愿意的。什么是恐惧与哀痛？是意志不赞成我们所不愿意的。期望是我们的意志，赞成我们所愿意的；愉悦是意志赞成我们愿意的快乐。

这样，我们不赞成将发生的为畏惧；我们不赞成已发生的为忧愁。为此，依我们所期望或避免的不同事物，人的意志就变为不同的感情。所以不照自己依天主而生活的人，当爱德行而恨罪恶。

为此，没有本性的恶人，只因罪恶才变为恶人；依天主生活的人当痛恨恶人，但不因罪恶而恨人，或因人而爱罪恶，当爱人而痛恨罪恶；因为除了罪恶之外，在人中就没有当恨的，只有当爱的。

### 第七章 《圣经》中随意用爱慕 (Amor) 或爱情 (Dilectio) 二字，或善或恶的皆可

谁愿爱天主，爱自己，爱别人，不照人方面，而照天主方面，这人因着爱便称为普通人。在《圣经》中，善意屡次称为爱情，有时亦称为爱慕。圣保禄宗徒说：“被选为管辖人民的该当爱善。”吾主耶稣自己亦向伯铎说：“你比他们更爱我吗？”伯铎答说：“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又问：“不是爱他否，是比别人更

爱他否？”伯铎禄又答说：“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第三次又问说：不是爱我，而是更爱我；圣史继续说：“伯铎禄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：‘你爱我吗？’便忧愁起来。其实耶稣只一次说爱慕我吗（Amas me）？第二次问：你爱我吗（Diligis me）？”（若·贰壹·十五、十七）

由此可以知道吾主耶稣说：“你更爱我吗？”是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伯铎禄第三次也没有变换口气，只说：“主，你知道，我爱你。”

我以为当提及三点，因为有人以为在爱情（Dilectio）或（Caritas）与爱慕（Amor）间有分别，爱慕是恶的，爱情是好的<sup>①</sup>。

外教作者一定这样说过，哲学家可以去研究他们为何作此区别。但他们的著作，可以证明，他们所谓爱慕是对善事及天主自己而言。我们天主教的《圣经》——其权威在一切之上——亦随意用爱慕及爱情二字，或善或恶，不加区别。

我们上面已经证明爱慕倾向于善。但为使人不以为爱慕（Amor）能用于善恶，而爱情（Dilectio）只用于善，请他读《圣咏》中的话：“喜爱邪曲的人，却是他灵魂所恼恨的”（咏·拾·五）；及圣若望宗徒所说的：“谁若爱世界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”（若前·贰·十五）；在同一句中，爱字有善恶二意。

为使人不问为何爱慕用于恶意，上面我已证明可用于善意，请他去读圣保禄所写：“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，爱钱。”（弟后·叁·二）

所以善意就是好的爱，恶意就是恶的爱。切望获得所爱的为希

---

<sup>①</sup> 何理日曾如此主张。

望；得其所爱的为愉快；避免所不爱的为畏惧；对所发生的事而痛苦为忧愁。若爱是恶的，这些感情亦是恶的；若爱是善的，这些感情亦是善的。

我现在证明我所说的：圣保禄宗徒渴望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（斐·壹·二三）；《圣咏》上也说：“因着时常渴慕你的判语，我的灵魂消瘦了。”（咏·百拾玖·二〇）智慧书中也说：“所以寻求智慧，引人臻至永远的邦国。”（智·陆·二一）

普通说欲爱，不加解说，是指恶的，而喜愉则为善的，如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义人啊！你们要因上主喜乐欢腾。”（咏·叁壹·十一）“上主！你使我心中怡乐。”（咏·肆·八）“在你面前有丰盈的喜乐。”（咏·拾陆·十一）

圣保禄宗徒亦以为畏惧是好的：“你们要怀着恐惧战栗，努力成就你们得救的事。”（斐·贰·十二）“但你不可心高妄想，反应恐惧”（罗·拾壹·二〇）；“但我很怕你们的心意受得败坏，失去那时基督所有的赤诚和贞洁，就像那蛇以狡猾诱惑了夏娃一样。”（格后·拾壹·三）

至于忧愁，西塞罗称为软弱，维治利则呼为痛苦说“他的痛苦快乐”；我称它为忧愁，因为软弱及痛苦特别是属于肉身方面的；我们要细心研究忧愁也能是善的否。

**第八章 斯多噶派哲学家，以为在贤者心中，只有三种感情，不当有痛苦或忧愁**

斯多噶派以为贤人只有三种希腊人所称的感情（εὐπαθείας = Eupadeias），西塞罗称它为恒心，以代替三种忧乱：意志能替奢望，愉

快代替快乐，谨慎代替恐惧。他们否认在贤者心中能有痛苦与软弱，我为避免混乱，称它为扰乱。

他们说：意志求善，这是贤者所当做的；愉乐是为善的酬报，贤者在任何地方皆可得之。谨慎使贤者避免恶事。忧愁是祸患的效果；他们以为贤人不会有祸患，为此他们说：贤人不能忧愁。

所以照他们，只有贤人能愿意、愉快、避免；只有糊涂人才会希望、快乐、恐惧、忧愁；前面三种是坚定，而后者，依西塞罗是扰乱，别人则称它为情欲；在希腊文中，前面三种称为感情（Eupadeiats），而后者称为欲情（ $\pi\alpha\sigma\eta$ =Pade）。

我细心研究这种说法，与《圣经》符合否，我找到依撒意亚先知说过：“我们天主说：恶人不会有平安。”（依·伍柒·十一）似乎是说：恶人能快乐，但自罪恶中不能得到愉乐，因为愉乐是善人所有的。

在《福音》中写说：“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，你们也应照样给人做。”（玛·柒·十二）似乎说任何人不能愿意做恶事。为此有人依照普通说法，加上“好事”二字：“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好事，你们也应照样给人做。”

他们以为没有人愿意对自己不好的事，以避免更坏的事，如宴乐；不做这事后，有人便以为守了天主的规诫。但由希腊文译成的拉丁文中，没有“好事”二字，而是：“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，你们也应照人做。”我理会是说“你们愿意”而不说“你们希望”，当包含“好事”二字。

我们的言语不当缺少这类特性，有时当加以利用。我们读《圣

经》时——任何人不能反对它的权威——当懂得它的真意，它不能有别种解说，如我在前面，由先知及《福音》已证明了。

谁不知道恶人亦会快乐，但天主说：“恶人没有愉乐。”这是何故？是愉乐的真意义与快乐不同。谁会否认人当爱人如己，不当以肉欲互相取乐。但天主的命令“凡你们愿人给你们做的，你们也应照样给人做”是确实有益的，因为不能以恶意去懂。

然而普通言谈或演讲时，往往说“不拘什么谎言都不可说”（德·柒·十四），这是因为能有恶意，与白冷山洞上天使所唱的：“他中悦的人享太平于大地。”（路·貳·十四）若意志一定是善的，何必画蛇添足，加上“善”字呢？<sup>①</sup>

若罪恶不喜爱不公义，则圣保禄宗徒何必称赞爱德，说它不喜爱不公义呢？外教作家往往用字句亦很随便。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曾说：“诸位议员，我极希望慈善。”他用词很适当，谁能说他不该说“我希望”，而该说“我愿意”呢？

青年戴冷治，满身欲情，曾说：“我要菲露美。”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仆人给他的答复，指出他的意愿只是欲情而已，因为他说：“你更该在心中除去这种偏情，而不要表之于言，不然，只能加增你的欲情。”

“快乐”二字，可以恶意解说，由维治利的诗中，可以看出，他将恐惧、希望、伤痛、快乐四种感情指出；他又说：“思想上不正当的快乐。”

---

① 依拉丁文本有“善意”二字。

善人与恶人可同样愿意、避免、快乐，换句话说，善人与恶人皆愿意、恐惧、快乐，善人因有善意故为善，恶人因有恶意故为恶。

忧愁，为斯多噶派所不承认，为信友却可能是好的：因为圣保禄宗徒曾称赞他们，是因为他们忧愁而作补赎，因为犯了罪，才会忧愁。圣保禄说：

“因为虽然我曾以那封信使你们忧苦了，我并不后悔，纵然我曾经后悔过——因为我看见那封信，实在使你们忧苦了，虽然只是一时——如今我却喜欢，并不是因为你们忧苦了，而是因为你们忧苦以至于悔改，因为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圣意而忧苦的，所以没有由我们受到什么损害。因为按照天主圣意的忧苦，能产生再不反悔的悔改，以至于得救；世间的忧苦却产生死亡。且看，这种按照天主圣意而来的忧苦，在你们中产生了多大的热情。”（格后·柒·八～十一）

对这点，斯多噶派人能回答说：忧愁为悔罪能有益处，但为贤人无用，因为他们没有罪恶及其他不幸，能使他们忧愁。他们说：亚赤比代（Alcibiades）——若我没记错他的名字的话——自觉幸福而流泪；苏格拉底在辩论时，指出他是如何的糊涂与不幸。

糊涂是他有忧愁的原因，人当悔改不当的行为。而斯多噶派人却说：不是贤人，而是愚人能忧愁。

### 第九章 善人亦能有心中的扰乱

我在本书第九卷中已指出，对心乱问题，哲学家的言论多于事实，高谈阔论，无济于事。

然而我们是天主王城的居民，照《圣经》及真理而生活，依天主的规诫而畏惧、愿望、痛苦、愉悦；我们的爱情是正直的，所以

感情也是正直的。

我们畏惧永罚，希望肉身得救，因期望而喜乐，因为那时就要应验经上所记载的那句话：“在胜利中死亡被吞灭了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五四）

同样，我们怕犯罪，愿意有始有终，后悔犯罪，喜欢善工。因怕犯罪，所以听圣神的话：“由于罪恶的增加，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。”（玛·贰肆·十四）为有善终的志愿，我们且听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唯谁坚持到底的，才可得救”（玛·拾·二二）；为痛悔所犯的罪，我们当知道：“如果我们说：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。”（若一·壹·八）为喜悦善工，我们知道：“天主爱乐捐的人。”（格后·玖·七）同样，依我们自觉勇毅或软弱，畏惧或希望诱惑，或因它而悲伤而喜悦。

为畏惧诱惑，我们当记得圣保禄宗徒的话：“如果见一个人陷于过犯之中，你们既是属神的人，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这样的人；你自己也要留心，免得你也陷于诱惑。”（迦·陆·一）为希望有诱惑，当听一个天主城中勇敢人的祈求：“上主，求你检查我，磨难我，焙炼我肺腑与我的心肠。”（咏·贰伍·二）为在诱惑中悲伤，当看伯铎哀哭；为在诱惑中喜乐，则当听圣雅各伯说：“我的兄弟们，几时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，要认为是大喜乐。”（雅·壹·二）

我们不但为我们自己当有这种感情，并且为能自由观察，畏惧失落，后悔失足，喜欢得救的人，亦该有这类感情。

我们特别当记得勇毅的圣保禄宗徒，他曾以自己的柔弱为荣，他是教外人的宗徒，由外教进入基督教会人的宗徒，他比别的宗徒

更劳苦工作；他以自己的多封书信，不但训诲同代人，并训诲将来的人。这位基督的战士，听基督的教训，与他一起被钉，与他一起受光荣，圣保禄在世间为我们成了世俗，天使，及人类的戏剧；他勇毅作战，以夺得奖品。

我们喜欢以信德的眼看他；他与乐者同乐，忧者同忧；外面作战，内里惊惧；期望脱离现世，与基督结合。他愿看见罗马人，为使他们得到益处，如其他民族一般。他爱格林多的信友，怕他们的心神失去基督的爱情。他为伊撒尔民不断痛哭，因为他们不知天上的公义，愿依自己的私意而行，不愿服从。他不但表示过自己的痛苦，并提及自己为犯奸淫而未作补赎的人痛哭。

若我们要称这类由爱情所发的感情为缺点，那么就当呼毛病为德行了。然而谁能称这种感情，若遵循正理，为柔弱或毛病呢？

为此耶稣，虽然纯洁无罪，亦取了人性，以奴隶形态，出现在我们中；他以为有益时，亦表示出感情来；他既取了人的肉身灵魂，他的感情亦非虚伪的。

若《福音》记载他因犹太人的硬心发怒或忧愁，或说：“我喜欢我不在那里，好叫你们相信。”（若·拾壹·十五）他在拉匝禄坟墓前，复活他以前，曾痛哭流泪；他切愿与门徒食巴斯卦羔羊；他在苦难前感觉心神扰乱，忧愁至死。《福音》记载的这一切，一定不是假的。他在人心中，愿有这类感情，如他愿意时，乃降生成人一样。

因此我们该当承认，这类感情，即是正直，照天主的话，亦只限于现世，而不是来世的；我们虽不愿意，亦屡次赞同它。为此有时我们虽然不为肉情所感动，而由爱德所推动，虽然不愿意，亦痛

哭流泪。我们是因败坏的人性，乃有这类软弱；为吾主耶稣则不然，他的感情常服从理智。

但我们若在世間，毫无感情，就不能正常生活，圣保禄宗徒曾指责没有爱情的人；《圣咏》上亦指责说：“我指望有人体恤，却没有一个。”（咏·陆捌·二一）在现世痛苦中，总不痛苦，如当代的一位柏拉图派的作家所说，心要硬化，身体要玷秽污。

所以希腊文所称的（*Απαθεία* = *Apadeia*），拉丁文为（*Impassibilitas*）“无动于衷”，若没有相反理智的感情，固然是件好事，但这不是现世所可求的；因为不是常人，而是圣人的话说：“如果我们说：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。”（若一·壹·八）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，人没有罪恶时，才能成功。

人若好好生活，不犯重罪；但谁能相信自己不会犯罪，并非真不犯罪，是不愿得到罪赦。若当将无情视作无动于衷，岂不比任何毛病更为不可取吗？所以我们有理由说：只有享到永福后，才能没有丝毫的痛苦与忧愁。

除非没有真理的人，谁能说世间没有喜乐与爱情呢？若无情是没有恐惧，没有痛苦，在现世若照天主生活，是当厌恶的，而在后世是当期望的。

圣若望宗徒所说的恐惧：“在爱内没有恐惧，反之，圆满的爱把恐惧驱逐于外，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；那恐惧的，在爱内还不圆满。”（若一·肆·十八）圣保禄宗徒，不怕格林多信友为狡猾长虫所欺骗。

这种恐惧，由爱德而来，且只能由爱德而来，但恐惧不在爱德

中。同一宗徒曾说：“其实你们没有领受奴隶的心神，以致仍旧恐惧。”（罗·捌·十五）而是“上主的敬畏是清洁的，永远长存”（咏·拾捌·十）；若永远常在，如何能别样理解呢？不能畏惧可能的祸患，保持不能失去的善；因为若得一善而爱慕它，就不必畏惧避免灾祸了。

这是因为清洁的敬畏，是说我们决意不肯犯罪，并避免犯罪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，但因爱德而平安。或在永福中，没有任何恐惧，为此说“上主的敬畏是清洁的，永远长存”，或如所说的“困苦人的希望，永不会落空”。（咏·玖·十九）

但忍耐也不是永远的，因为有痛苦处，才需要忍耐，然而以忍耐求生的地方却是永远的；为此说清洁的敬畏永远常在，因为它的酬报是永远的。

但为得永生，当圣善生活，圣善的生活，能使感情圣善；恶的生活，亦使这类感情变成恶的。永远幸福的生活，不但有圣洁的爱德及喜乐，并且是确定的，没有恐惧与痛苦的。

这样，可以指出，天主之城的旅客，在现世当依精神，而不依肉身生活，或照天主而不照人生活，因而显出他们所期望的不朽为何。

不照天主而照人生活的城或团体，轻视天主，敬拜邪神，随从恶人及魔鬼的邪说，则受肉欲袭击，如疾病一样。若在这恶人城中，有人似乎节制这类心灵的欲情，但傲慢自大，痛苦越小，骄傲越大。

若有人竟自夸不愿起来，不为任何感情所刺激而就范，他们已失去了人道，而得不到真平安。一种事物并不因为它是硬的，便是好的，或因它没有知觉，便是好的。

## 第十章 我们的原祖，在怡园内犯罪以前，是否受欲情的扰乱

我们有理由问原祖一人或他们夫妇二人，在犯原罪以前，在他们的肉身内有否这类感情，我们将来的心灵以及炼洁的肉身是不会有的。若他们有，在幸福的怡园中，如何能享幸福？若有痛苦及恐惧，还能幸福吗？

他们富有天下，不怕死亡疾病；他们所愿有的，一无所缺；他们的肉身与灵魂亦不会有任何痛苦，那么，原祖还会恐惧什么呢？他们爱慕天主，夫妇互相亲爱，由此生出伟大的爱情，即热爱天主。他们躲避犯罪，所以不能有忧愁的原因。

他们可能想吃命果，但畏惧死亡，或者可说这种愿望与恐惧，在怡园中扰乱他们。但没有罪恶的影子，就不会发生这事；因为不因爱德而为避免刑罚，躲避犯天主的诫命，并不算是罪。在原罪以前，耶稣对女人所说的话“凡注视妇女，有意贪恋她的，他已在心里奸淫了她”（玛·伍·二八），对命果树是不会起作用的。

若原祖没有犯了原罪，传于子孙，他们的后代中也没有人犯罪，原祖及整个人类就会幸福，心神安宁，肉身快乐。这种幸福将延长至天主所说的：“你们要生育繁殖”（创·壹·二八），到天主预定被选人的数字满足时，并得到天使所享的更大幸福，将没有人会犯罪，也没有人会死亡。我们在复活后，肉身不会朽坏，无劳无痛，没有死亡，亦将获得圣人的幸福生活。

## 第十一章 原祖的罪，连累了人性，只有天主才能救它

既然天主，在一切事故发生前，已预知一切，一定也知道人将犯罪；因此我们对天主之城所说的，当依天主所预知及措置的，而

不依我们所不知的，因为不在天主措置之内。人不能以自己的罪过，变更天主的主意，强逼他变换他所预定的：因为天主已预见他所造的人将犯罪，及由堕落人方面能得的利益。

虽然以象征意义，能说天主变更所定的，如《圣经》上说天主后悔了，但只限于人所期望，或自然界所要求的，而绝非全能天主所预见要做的事。

所以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天主造了正直的人，就是善意的人，因为若没有善意，就不是正直的人了。这善意是天主的工作，因为天主造人时，人就有这种善意。但原祖的恶意，是在一切罪恶以前的，不是天主的工作，而是人的原因，远离天主的工作。

这类工作是恶的，因为是照人的私意，而不照天主的圣意而成的，因而意志自身就如恶果的树，是人起了恶意。所以恶意不照自然，并且相反自然，因为是缺点，是自然界的缺点，是天主由虚无而造的自然界，不是自生的自然界，是因天主的圣言，一切造成。

虽然天主造人曾用了泥土，但泥土及其他元素，都是由虚无中造成的；肉身中的灵魂，也由虚无中造成。善与恶屡次混在一起，使人看出天主的上智，能由恶中取出善来；然而善无恶亦能独立存在，如真理，上主及天使独立在空气之上。但恶无善则不能独立存在，因为一切本性都是善的。为此为消灭恶，不是除去它的一部分，而是医治他败坏了的本性。

我们的意志，不随从毛病及罪恶时，才算真自由，它由天主所赐，因着我们的过失一次遗失后，只由第一次赐予我们的天主才能恢复它。为此耶稣说：“那么如果人子使你们自由了，你们的确是自

由了。”（若·捌·三六）即天主圣子救你们，你们才能得救，他之所以能拯救人，就是因为他是救世主。

原祖生活在精神及肉身的怡园中，不但因肉身的恩惠是在物质的怡园中，也不因灵魂的恩惠是精神的；不单是精神的，人只享受内里的感情；也不是肉身的，只享受外面的恩惠。同时是精神的及肉身的，因为两种享受皆有。

骄傲、嫉妒的魔鬼，反叛天主，贪求控制人，不愿屈服天主，所以失去了天堂；在本书第十一、十二卷中已论过他们的堕落，由天使而成为邪魔。为引诱人，他选了匍行诡计多端的长虫，以能与在怡园中生活的原祖交谈。

以他的诡计使长虫服从自己，以天使的高贵身份，用长虫去引诱女人；由更易受骗的女人开始，以便逐渐得到一切，因为男人不易上当，除非他信从别人。

如以前亚郎不是服从错误，只因被逼，而造了邪神的像<sup>①</sup>。同样，撒罗满王似乎不致叩拜邪神，是受了妻妾的怂恿，而犯了敬邪神的罪<sup>②</sup>；我们亦该相信原祖，所以犯天主的诫命，是以人与人，及夫妇的关系，非因被骗，而是因着血亲关系，乃顺从了女人。

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亚当没有受骗，受骗陷于背命之罪的是女人。”（弟前·贰·十四）她以为长虫所说的是真的，而男人是因为在罪恶中，亦不愿与妻子分离；因他明知故犯，所以不能减轻他的罪；为此圣保禄宗徒不说“亚当没有犯罪”，只说他“没有受骗”。

---

① 出·叁贰·三~五。

② 列上·拾壹·四。

为证明亚当犯了罪，圣保禄又说“罪恶因着一人进了世界”，稍后又明说“连那些没有按亚当违法的榜样犯罪的人”。（罗·伍·十四）

照圣保禄宗徒，被欺骗的，是相信所做得没有罪，但亚当知道有罪，不然，如何亚当不受欺骗呢？可能他不知道天主的严厉，以为所犯的只是小罪而已。

所以亚当不如女人一样被骗，但被骗的，是不知道将来天主如何审判他，为此他说：“你给了我的那个与我做伴的女人，给了我那树的果子，我才吃了。”（创·叁·十二）原祖二人虽然没有同样受欺骗而犯了重罪，却双双坠入魔鬼的圈套之中。

## 第十二章 原祖所犯罪行的性质

若有人问为何人性不为其他罪过败坏，却为原祖二人的罪过所败坏，乃有种种灾祸，如我们所见的：死亡、扰乱、私欲偏情乱动。原祖在怡园中，犯罪以前，这是没有的，虽然他们有肉身。若有人要问这事，他一定不要以这罪是轻微的，因为是一个本身无害的果子，只因为是被禁的，所以不能吃。

在怡园中，天主没有种恶树，他只发出了命令，它在有理智受造物中，是一切德行的为首德行及护守者。为听命服从的人，裨益无量，将自己的私意，放在造物主的圣意之上，则为害无穷。

在各种果子累累之中，不吃一种果子，是极容易做到的，并且私欲偏情不阻碍意志，这是在违反命令后才有的。遵守诫命越容易，违反诫命的罪自然亦越重大。

### 第十三章 亚当犯罪时，恶意先于恶行

原祖二人在明明遵命以前，先在心中已有了恶念，因为若没有恶意，就不会做出恶事的。

何为恶意的开始，岂非骄傲：“因为骄傲是一切罪恶的起源。”（德·拾·十五）何为骄傲？岂非是妄自尊大？自尊自大是放弃了当随从的原因，而成为自己的原因，太放纵自己，就会这样。

原祖放纵自己，是离开了至善的天主，本当悦乐他超过自己；这是他所愿意的，因为若原祖坚心爱慕至善的天主，他会光照人的理智，使能懂得，激发人心，以爱慕他，就不会远离天主，悦乐自己，因而黑暗无光，不冷不热。

因此女人以为长虫所说是真的，而男人又将妻子的意愿放在天主的命令之上，以为只轻犯天主的命令，在罪恶中亦不当遗弃自己的同伴。并非他们违反天主的命令，吃了命果；这行为固然是不好的，而是因为他们心中已不正；若非恶树，就不会结恶果。非因相反自己的本性，就不成为恶树；只因意志的缺点，才会如此，这是相反本性的。若不由虚无中造成，本性就不会被罪恶变坏；本性所有的，是因为天主所造的；本性的缺点，就是因为它是自虚无中造成的。

人并不因犯重罪，而归虚无，但因倾向自己，比以前与至高天主结合时，更微小了。人放弃了自有的天主，去寻求自己的快乐，人还存在，但已亲近虚无。所以在《圣经》中骄傲人亦被称为自私者。

举心向上，固然是美举，但不向自己，这是骄傲，而向天主，

这是听命，这是谦虚人所有的。

谦逊能将心举上，骄傲却使人卑下；骄傲在下，谦逊在上，这似乎是矛盾的。然而谦逊使人甘心服从上峰。谁比天主更大，因为它使人服从天主，所以抬高人；而骄傲毛病，不愿听命，与上主脱离关系，为此下坠，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你实在将他们安置在滑路上，使他们陷于灾祸中。”（咏·柒贰·十八）

此处不说“抬高”，似乎先是抬高，然后压低，是说当抬高时，因为抬高自身，就已坠在地上。为此，由《圣经》中可以知道，在天主的城中，及在现世的天主城中，谦逊是耶稣君王所吩咐的；而骄傲相反谦逊，是魔鬼的专长。

这是二城区别的理由，一座是善人的城，另一座则为恶人的城，二城中皆有天使或魔鬼；在一城中，爱天主高高在上，在另一城中则私爱自己。

人若不自私，魔鬼就不能引诱人明犯天主的命令；原祖喜欢长虫说的“你们将如天主一样”（创·叁·五）；不想服从上主的命令，比因骄傲造出另一原因，更易达到目的。

天使是受造的，不因自己的能力，而因与天主有份。人越想高举自己，就越卑下，因为爱自己时，就远离独一能使人满足的天主。为此罪恶使人自私，自以为光明，而远离光明的天主，他若愿意，亦可使人成为光明；这个罪恶在心中已存在，是后来犯罪的原因。为此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在跌倒前，心先高大，在得光荣前，该当自谦。”

心中的罪，常在外面的罪过以前，虽然人不信如此。谁会相信

自大是罪，因为遗弃至高的天主已是罪恶。谁不看出，违背天主的命令，就要犯罪。为此天主禁止犯罪后，不能以任何公义来辩护。

我敢说：为骄傲人明明犯罪，使他们明知犯罪后，厌恶自己更为有益；伯铎痛哭，怨恨自己，比自喜自大时更为有益。《圣咏》上亦如此说：“愿你使他们满面羞惭，好教他们寻找你的圣名。”（咏·捌贰·十七）即你悦乐寻找的人，以前他们自喜，寻找自己。

#### 第十四章 犯罪时的骄傲，比犯罪自身更为凶恶

因着骄傲而推辞明显所犯的罪恶，最要不得；而原祖正这样做了。夏娃说：“是那蛇引诱了我，我才吃了。”而亚当也说：“是你给了我的那个与我做伴的女人，给了我那树的果子，我才吃了。”（创·叁·十二）

他们不求宽赦，不求补救的方法；他们虽然不否认犯罪，如加音一般，但因骄傲，总想将过错推在别人身上：女人控告蛇，男人则推到女人身上。但明显地他们犯了天主的诫命，所以不是推辞，是一种控告。

不能说他们没有犯罪，因为女人是受了蛇的诱惑而行，而男人则因女人的邀请，似乎他们当听当信别人，在天主之上。

#### 第十五章 原祖因不听命所应得的罚

原祖为何不听天主的命？他造了人，将他放在怡园中，在一切动物之上，使他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；天主并没有给他们重大难守的诫命，只命他们容易做的事，使他们能立功劳，使他们承认谁是上主，不然，就要受罚；若善守诫命，他们在肉身内能精神化，不然他们的精神亦要肉欲化了。

但因骄傲，私爱自己，因此天主的公义，使他们仗恃自己，并且也未能完全控制自己，如他们所愿意的；他们本来愿意自由，却成了魔鬼的奴隶，灵魂死去，且有一日肉身亦将死亡；他们失了生命，若天主的恩宠不来拯救他们，将永远丧亡。

若有人以为这罚过重，有违公义，这是因为他不知道原罪的重大，因为当时避免犯罪，是非常的容易。天主命亚巴郎祭献自己的独子，这是极难的，他却听了命，因此当受赞颂；同样，原祖容易听命，所以不听命的罪亦更为重大。

人类的第二原祖亚当——耶稣基督——的听命更有功劳，因为他“听命至死”（斐·贰·八）；同样，原祖不听命更为严重，因为他们至死不听命。听命是如此的容易，不听命的罚又如此重大，谁能知道这不听命的罪过是如何的重大呢！

简单地说：原罪的罚为何，岂非不服从？人的不幸何在？岂非在不能控制自己，愿意所不能的，不愿所能的。在怡园中，人在犯罪前，虽然不是全能的，但不贪所不能的，为此能做一切所愿的。而现在我们都在不听命中，尝到如《圣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人好像一口气。”（咏·百肆叁·四）

谁能说出愿意多少事物，而得不到，他的心灵反抗他，而心灵之下的肉身也不听他指挥；灵魂屡次相反自己的意愿而纷乱，肉身则受苦，衰老而死亡。若我们常随我们的志愿，一定不会忍受我们所忍受的一切。肉身一定受罪，因为不能服从心灵。

当知道我们的肉身，本当服从至高的天主，而我们却不肯服从；本当服从我们的，现在却在反抗我们。要知道我们不服从天主，是

使我们自己受累，不能使天主受累。天主不需要我们的帮助，如我们需要肉身的帮助一样。因此我们所接受的是我们的罚，但我们所做的，不能害及天主。为此我们所称的肉身的痛苦，是灵魂在肉身中的痛苦，而由肉身所造成：因为肉身若没有灵魂，能受何苦呢？

几时我们说：肉身受苦或愿意，如我已经说过的，是指点整个人；或说灵魂受肉身的影响，若感觉不愉快，就是痛苦；若愉快，就发生快乐。肉身的痛苦，是灵魂遇到肉身反抗时的感觉，若有痛苦，就生忧愁，是发生的事，正相反我们的意愿。

往往忧愁之前有恐惧，因为恐惧在灵魂中，而不在肉身内；肉身痛苦之前，则没有恐惧。反而快乐有肉身的欲望在前，如在饥渴中或在生殖器上，普通称为情欲，虽然这是一切情欲的总名。

为此古代人如西塞罗，称愤怒为报仇之欲，虽然有时人为芝麻小事而发怒，并无报仇的意思，如笔写得不好时，将它抛之窗外，或将它折断。然而这也是一种仇报，虽然不合理，就是做得不好的，当受惩罚。

报仇之欲名曰愤怒，钱财之欲为悭吝，好胜为倔犟，贪求光荣为虚荣心。尚有其他许多欲情，有的有特别名字，有的没有；谁能用何名字称在内战期间，独裁者的雄心呢？

**第十六章 欲情的名字，虽然为许多毛病所共有，但特别指肉身的肉欲**

虽然欲情，是许多毛病的总名，但提及它，而不加以区别时，普通是指点生殖方面的肉欲：它不但控制整个人身，外面，并在心中亦煽动整个人，使心神与肉身结合，得到快乐，超乎其他一切肉

身的快乐以上。为此进行肉欲快乐时，使人失去一切情感及思想。

那位爱智德及纯洁愉乐的人，在夫妇生活中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叫你们每一个人明了，以圣洁和敬意据有自己的器皿，不要以淫欲之情，就像不认识天主的外邦人一样。”（得前·肆·四～五）谁不愿没有欲情而生子女呢？

没有疑惑的，他一定愿意为生子女，生殖器亦如其他官能一样，服从意志指挥，而不由欲情刺激。嗜好欲情快乐的人，也不是愿意时，就能行房事，或找邪乐，反而有时肉情妄动，反抗意志；而愿意时，虽然肉欲火炽，而肉身却如冰冷。

这样，肉情不但不服从生育的意愿，且不服从五官的快乐。虽然多次反抗理智的约束，有时却激动心神，而不动肉身。

### 第十七章 原祖在犯罪后，知道赤身裸体是可羞的

我们应当对肉欲感觉羞耻，我们亦可称生殖器是可耻的，它被刺激或不被刺激的妄动，是依照自己的律法，不照人的意志，在原罪以前却不如此；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夫妇二人，虽然都赤身露体，并不感到羞愧。”（创·贰·二五）并非他们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但不觉得可羞。

当时肉欲还不反抗意志，刺激欲情，肉情尚未抗命，以指出人反抗天主的罪。原祖被造时，不是盲目的，如愚人所想，因为人看见动物，为它们取名。《圣经》并载：“女人见那果实适口悦目，非常可爱。”（创·叁·六）

他们的眼开了，并非去看肉欲，是为使他们懂得五官服从意志时，是一大恩；失掉这大恩后，为使抗命受到相等的罚，由赤身而

在身体中发生肉欲妄动，这使他们注意而觉羞愧。

为此他们违反了天主的命令后，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他们二人的眼，立即开了，自知赤身露体，遂用无花树叶，给自己编了围裙。”（创·叁·七）

于是二人的眼开了，不是为看见，因为以前他们亦看见，而为区别善恶，所失去的善，所跌入的恶。因此他们违背天主的命令，吃了命果树上的果子，使他们能辨善恶，所以称为善恶树；尝过疾病痛苦之后，才知道身体健康之可贵。

“自知赤身裸体”即他们失去了天主的恩宠，赤身露体，并不相反任何法律，因而不令他们羞耻。他们认识了所能避免的，若他们信赖天主，听他的命，没有犯罪，不致尝到不服从的祸患。

因为他们不听天主的命，乃感觉肉身的反叛：“遂用无花果树，给自己编了围裙”以遮蔽生殖器。围裙拉丁语为（Campestris），是青年人练习时，用以遮生殖器的三角布。因而人的羞耻，使人遮盖因违犯主命，肉欲妄动的生殖器。

天下万民，由原祖所生，有遮盖自己的倾向，甚至野蛮人在洗澡时，亦遮着生殖器而洗澡。在印度旷野中，有些哲学家，赤身露体，大谈其哲学，然而亦遮盖着生殖器部分。

## 第十八章 行房事的羞耻

不但在奸淫时，当寻找隐秘的地方，就是妓女，虽然为国家法律所容忍，而不加罚，但亦不敢在大众前公然行之。天然的廉耻，使妓女院亦找隐秘处，虽然它可以不受拘束，但亦竭力隐藏其丑陋。

连寻花问柳的人，亦以这事为可耻，他们虽然爱找邪乐，但不

敢公开。虽然夫妇行房事，以生子女，本是正当事，但亦不在人前行之。新郎在向新娘弄情前，岂非先请仆人、陪婚等进入洞房的人，都退出去？

拉丁最大的演讲家西塞罗曾写道：大家都希望一切善行，在白日光天之下公布，却希望行房事虽为人所知，但不为人所见。谁不知道夫妇为生子女所做的事呢？为此结婚时，必行隆重典礼，但行房事，以生子女时，且不许已出世长大的子女在前。

所以房事可为人所知，但不能为人所见；这事由何而来，岂非本来可以的事，现在因为是罪罚而觉羞耻吗？

**第十九章 当以明智来节制愤怒及欲情，在原罪前，它们并不存在**

接近真理的哲学家，亦承认愤怒与淫欲，是心灵上的病态，因为他们对明智可行的事，亦鲁莽纷乱进行，因此当以理智及意志来节制它。他们将理智放在上面，以引导其他官能；它出命令，别的官能听其指挥，于是人灵得其正道。

他们在明智人有修养的人身上认为是毛病的，是愿以意志，在不对的事上来控制它、压服它，使照明智而行；如愤怒的处罚，用欲情以生子女。在怡园中，犯罪之前，它们并非毛病。因为它们并不相反人的意志，倾向某物，因而当以理智去约束它。

有节制生活的人，有时容易，有时较难，但是以约束总可改变不由本性，而由罪恶所生的毛病。为何羞耻不遮盖愤怒在言行上所发生的事，如肉情在生殖器上的冲动一样，岂非在这类事上，不是欲情，而是意志在刺激官能，而加以同意吗？

意志最为重要，因为人发怒时，若不愿意，口不会发言，手不会打人；这些官能，没有愤怒时，更容易受意志的指挥。

但人身的生殖官能，服从欲情，若不受刺激，就不会冲动；这是人羞耻的原因，他容易容忍在发怒时，众人注视他，而不容忍与妻子行房事时，一人在旁观察他。

## 第二十章 施勒尼派，或犬儒派的可耻

犬儒派的哲学家不以为然；他们有什么学说？是反对人类廉耻，不要脸，污秽，与禽兽为伍的学说<sup>①</sup>。他们说：既然与妻子行房事是正当的事，就当在公众场所，在路上街上公开行之；然而人类自然的廉耻，胜了这类邪说。

他们虽然说狄热纳（Diogenes）<sup>②</sup>曾经这样做过，以为自己的学校，因着这类无耻的事，会闻名天下，常为人所纪念；然而后来的犬儒哲学家也没有再做。因为在人前的惭愧，胜过犬类的错误。

我想说自己做过这类事的人，是做房事的手势，给不知这类事的人看，而不是在大庭广众前，实行淫乐。因为若哲学家不害羞公开淫乐，别人感觉肉情妄动，就会害羞的。

今日尚有犬儒派的哲学家，他们不但披着外氅，手中还拿着拐杖，但不敢做这类事了。若敢做的话，不被人用石头打死，至少亦当向他脸上吐唾沫。

人情对欲情感觉羞愧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因着原祖的遵命，生

<sup>①</sup> 施勒尼派为施勒尼（Cyrene）亚理斯提卜（Aristipus）所创，以快乐为人生的幸福，因为教人寻找肉欲下贱的淫乐，所以人以猪犬视之，他们的学派亦被人称为犬儒派。

<sup>②</sup> 狄热纳（公元前413—前323年），是希腊玩世不恭的哲学家，常住在木桶中，白日拿灯在大街寻人。一日在晒太阳，大亚立山王问他有何请求，他说请你不要遮住太阳。

殖官能已不受意志指挥，而自由妄动，这是原祖不听命的罚。这种罚在传生人类的官能上，更该感觉出来。

自原祖犯罪后，后代更是一落千丈，任何人能脱其约束，除非天主的恩宠，在每人身上，消除在人类代表原祖身上所犯的罪，而不受天主的罚。

**第二十一章 原罪前，天主应许人类繁殖，并未因原罪而失去，然而添上了欲情**

我们不信原祖在怡园中，犯罪前，行房事时，会感觉害羞，遮起生殖器，因为天主曾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生育繁殖，遍满大地。”（创·壹·二八）

这种欲情，是由罪恶而生的：人性失去了控制全身的能力，发觉后，乃观察、害羞，遮起生殖器。然而天主在原祖犯罪之前，祝福他们说“生育繁殖，遍满天下”，为使人知道，生育子女，是婚姻的光荣，而不是罪恶的罚。

但现在的人不知道当时怡园的福乐，以为没有欲情，就不能爱生子女，因而对结婚亦觉害羞。有人不愿接受《圣经》所载亚当与夏娃犯罪后，对自己的赤身裸体，感觉羞愧，乃遮盖自己；因此他们就轻看原祖。

别的人虽然接受，并加以称赞，但不以为“你们生育繁殖，遍满天下”当属肉身，因为天主同样对灵魂说“使我心中有了勇力”（咏·百叁捌·三）；因此下面的“遍满天下，治理大地”，他们将大地当做肉身，灵魂在肉体内，使他生活，加增了能力后，自然能控制它。

然而子女就不能没有欲情而生产，如现在一样，并且当生在乐园之外，如实际如此：因为原祖被逐出后，才行房事，以生子女。

## 第二十二章 天主创立了并祝福了婚姻

我坚信生育繁殖，遍满天下，依照天主的祝福，是在犯罪之前，天主造男女二人时所规定的。天主立即祝福了自己的工作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天主造了“一男一女后”，立即加上说“天主祝福了他们，对他们说：‘你们要生育繁殖，遍满大地，治理大地。’”（创·壹·二八）

虽然这事亦可以寓意去理解，但不能说天主造了男女二人，男人当管理，女人被管辖；但因男女的性别，若要否认是为传生子女，生育繁殖，遍满大地，则是糊涂至极。

法利塞人问耶稣，不是关于灵魂生命，肉身服从，或理智管辖，肉身被治，或静观的生活，胜于实行的生活，或理智与肉身的关系，而是与男女有关的问题。是问他可否因任何理由休妻，因为梅瑟因着伊撒尔人民的心硬，准许给休妻书，耶稣乃答说：“你们没有念过：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一男一女；且说：为此，‘人要离父亲和母亲，依附自己的妻子，两人成为一身’的话吗？这样，他们不是两个，而是一身了。为此，天主所结合的，人不可拆散。”（玛·拾玖·四～六）

所以最初天主就造了男女有别的两性，如我们现在所见的。说二人成为一体，或是在行房事时，或因女人由男人的肋骨中造成。为此圣保禄宗徒，由天主的这个榜样中，总结道：丈夫该当爱自己的妻子。（厄·伍·二五；哥·叁·十九）

## 第二十三章 在怡园中，若无人犯罪，或守贞洁，亦会生育子女否

谁说没有犯罪，男女就不会生育，岂不是等于说为达到圣人的数字，罪恶是必要的吗？若亚当与夏娃没有犯罪，就孑然一身；为何没有罪过，就不会生育，如有人所主张的。他们以为为使原祖不孑然一身，罪恶是必要的，这是荒唐至极的主张。

反而该当承认，即使无人犯罪，圣人的数字亦会达到天主之城人民的数字，现在系因天主的恩惠，世间罪人中生生不息，而达到这个数字。

为此若没有罪恶，这对怡园中幸福的夫妇，不感觉肉情妄动，亦会生育子女的。这事如何完成，现在我们没有榜样可以证明。但可相信生殖器，亦可没有肉情，服从意志，如同其他肢体一般。

我们可随意动手足，以行其事，毫无阻碍，且很容易，如我们在自己及别人身上所见的，特别在技术人身上，技术改进了他们愚笨的本性，那么我们为何不信没有肉欲——这是违命的罚——生殖器能如其他肢体一般，服从意志，以生育子女呢？

西塞罗在共和国书中论命令区别时，亦拿人性做榜样说：“意志命令四肢百体，就如命令子女，他们会迅速听命，然当以严厉的命令，压制灵魂的乱劣部分，如命仆人一般。”

虽然依本性而论，灵魂贵于肉身，但它管辖肉身，比管辖自己更为容易。但我们现在所论的肉欲是可耻的，因为它，灵魂不能控制自己，因为不愿意服从；亦不能命令身体，不由意志，而由欲情控制生殖器，如此，岂不成为可羞的吗？

在这种情形中，灵魂以受到抵抗为羞辱，因为肉身在下，本当服从。在其他动作中，灵魂抵抗自己，耻辱更小，因为被自己所胜时，常是灵魂得胜。虽然五官本当服从理智，现在秩序颠倒，紊乱不已；但灵魂总是被自己所胜，因为是被自己的官能所胜。

灵魂战胜自己时，使不合理的举动服从理智，只要理智服从天主，是做可称赞的德行工作。灵魂因着不正常的举动，不服从自己，比属下的肉身，它本无生命，与自己分开，较不服从命令，羞耻更小。

因着意志的控制，压制下体，肉情不能为所欲为，乃能保存廉耻；不可自弃，更不可随从罪恶的勾引。

没有疑惑的，在怡园中，若不服从主命，不受违命的罚，即生殖器服从意志，如其他肢体一样，婚姻就不会遇到这种反抗，意志与欲情中的斗争，或至小欲情不会反抗意志，贪得无厌。生殖器会出精液，如手在地上撒种子一般。

廉耻阻止我更详细地讨论这事，如我所愿的，并请读者原谅，不然的话，就没有缄默的理由，且可自由讨论生殖器，不必有何顾忌；也不会用污秽的话，可讨论它，如讨论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。

淫乐之人若读这书，当躲避毛病，不必躲避本性，当指责自己的丑行，不指责我必要的话。而冰心玉洁的人，更容易原谅我，因为我有意指责不忠信，不用未加证明信德方面证据，而用已证明的证据。

谁不怕读圣保禄宗徒指责“妇女把顺性的用途变为逆性的用途”（罗·壹·二六），读这书亦不致见怪，特别我不如他指责当指责的

事，而是在可能范围内，解说人类生育的过程，并设法如他一样，避免褻渎的话。

## 第二十四章 人在怡园中听命不犯罪，能使自己的意志，运用生殖器

男女能由意志的指挥，不为欲情所逼，依照次序及数字，生育子女。我们可动有骨节的肢体，如手足、手指，也可动有筋脉的肢体；我们愿意时，可动摇它，伸长它，缩短它，握紧它，如脸口，都可受意志指挥。连组织微妙的肺，藏在胸中，如铁匠的风箱，能自由呼吸，并依呼吸、言谈、喊叫或歌唱，而变换其音调。

我且不谈有些动物，能动皮肤，以去掉扰乱它的东西，不但苍蝇，并且刺人的枪；同样，人亦能控制由不听命所失去的控制肉欲权。天主一定不难造人，肉身只由意志而动，而现在却为欲情所驱使。

我认识奇特的人，能做别人所不能的事，骤然听来，不易置信：有的能动其耳朵；有的头不动，可将头发披上额上或他处；有的吞下许多东西后，轻轻一拍腹部，就将一切吐出，如他所欲。

有人能仿效鸟兽或人的声音，若不看见他，就分辨不出来。有的能由下身歌唱，而无臭气。我曾见过一人，可随意出汗。有些人可任意痛哭，涕泪滂沱。

有几位弟兄最近看到的，更不易令人置信；在加拉马本堂中有一位司铎名雷底德（Restitutus），屡次请他做他们未见的奇事；他愿意时，一听到哭声，就失去一切知觉，直如死人，不觉刺击，且不觉火烧，只是以后因受伤，才觉疼痛，他不动身体，不是他勉强，是因他不知觉；他如尸首，没有呼吸。但他说，若有人大声言谈，

他可听见，如远处之声。

若人身在现世可朽的肉身中，能有这种奇特的情形，为何不信，人的肢体，在犯违命之罪前，能随意没有欲情而生子女呢？

人因摈弃了天主，以悦乐自己，乃还故我；不服从天主，亦是不服从自己。因此人生不幸，不能依己所愿而生活，因为若能依己所欲而生活，就会幸福了；若他生活荒唐，就不会幸福。

### 第二十五章 现世生命不能得幸福

若我们仔细观察，只有幸福人，才能生活，如他所欲，若不公平，也就不会幸福。但义人在达到不死，不受欺骗，不能受苦，一切在永远处前，亦不会幸福。这使人性在达到他期望之前，就不会幸福。

若生命不在我们手中，谁能生活，如他所欲？他愿生活，却当死去。若不能生活至何时，如己所欲，为何能如己所欲而生活呢？若要死亡，不愿生活，如何能如他所欲而生活？若他愿意死亡，不是因为不愿生活，是愿死后得到更美好的生活，这可证明他在现世不能生活，如他所愿，而死后才能得到他所愿的。

人当努力继续生活，设法不愿所不能的，只愿所能的，如戴冷洽（Terentius）所说：“若你不能为所欲为，当愿尔之所能。”若甘心受罪，岂能幸福？若没有爱情，生命也就不会幸福；为此，若爱所有，当爱它超过一切，因为凡所爱的，当为自身而爱它。

当依其可爱处而爱之，若不依它可爱处而爱之，就不会幸福，则爱它的，就要期望它是永远的，所以永远的生命，才会幸福。

### 第二十六章 在怡园中，没有欲情，人亦能生育

人在怡园中只愿天主所命时，就能如他所愿而生活；并享受天

主而生活，因而人亦可为善人，毫无需要而生活着，因为能常如此而生活；有吃的，使不饥饿；有喝的，使不口渴；有生命之树，使他不会衰老。身上没有腐朽的种子，扰乱他的五官；不畏内疾与外面的危险；身体健康，精神安泰。

在怡园中，没有冷热，住在其中的人，也不会有贪望与恐惧。没有忧愁，与假的喜乐，只有由天主而来的真喜乐，以“发自纯洁的心和美好的良心，并无伪的信仰”。（弟前·壹·五）爱慕天主。

夫妇和睦，互相恩爱，身心留意，善守天主的诫命。空闲而不寂寞，不愿时，亦不会昏昏欲睡。

在这幸福的生活中，我们不要相信，原祖没有欲情就不会生育；生殖器如其他肢体一般，能如意而动，丈夫不需要欲情的刺激，能将精液注入妻子的胎中，而不害及她的贞操。不可因为不能证明不以欲情刺激，而以意志运用生殖器，就否认这点。

能将精液注入妇女的胎中，而不损及她阴膜的完整，如月经时血流出一般。不是哭泣，而是做母亲的本能，使妇女产生；同样，不是欲情，而是意志，使男女结合生育。

现在该提及可使人害羞的事，但我们先当研究何为可使人害羞的对象。我的言语自然当加以约束，不可信口雌黄，原祖若不犯罪，可能有此经验；但他们是在能安静中夫妇交媾前，被逐出怡园的；所以现在提及此事，我们只感觉欲情，不会想及能以自由意志进行。为此害羞使人对此不提一言，虽然稍加思索，就可知道这是可能的。

然而全能至慈的天主，万物的造物主，他助佑人的善志，而罚其恶意，能将善意恶志联合起来；他自被罚的人类中，亦能为自己

的城中，选出预定的人数。他们被选，并非因其功绩，系因天主的恩惠，因为整个人类都因原罪而被罚了；这样，可指出他不但赐恩宠于得救的人，亦给未得救的人。每人该当知道，只由天主的仁慈由灾祸中救出，由当受罚的人中救出。

那么天主为何不能造他预见的罪人，他既然能指出，由他们的过犯所当得的罚，及他所赐的恩宠，并且指出，在这样的造物主及亭毒万物者之下，罪人的凶恶，亦不能变更事情的秩序。

### 第二十七章 天使及人的恶意，不能扰乱天主的计划

天使及人的罪恶不能扰乱天主：“上主的化工，何其伟大！凡喜爱它们的，应当加以穷究。”（咏·百拾·二）他以自己的预知及全能，赏赐每人恩宠，不但知道利用善人，亦知利用恶人。

为此天主若能利用固执于恶的天使最初的意志——他们总不能再有善意——为何不能让他所造的人不受诱惑呢？且原祖受造时是正直的，若依赖天主的助佑，可以战胜邪魔；若自爱心重，而摈弃造物主及救世主，就会被打败；若有善意及天主的助佑，能加增功劳，若无善意而摈弃了天主，就要犯罪。

如在现世，不能无饮食而生活，但虽有饮食，亦能死亡；自杀的人，便是一例。同样，在怡园中，没有天主的恩宠，不能善生，只能恶生，失去永久的福乐，而获应得的赏报。

为何天主预知人将堕落，还允许他为邪魔所引诱呢？天主一定预知人将堕落，但亦预先见了，因着自己的助佑，魔鬼亦将被更有力的人所胜。

这样，天主预见将来，不引任何人犯罪，由他前后做事的态度，

可以指出，在天使，人类的自大，及自己助佑中，有多大的区别。

谁能相信及肯定天主不能由罪恶中，救出天使及人呢？但他让他们有这种权力，以证明他们因着骄傲能做出何种罪恶，及自己恩宠的力量。

## 第二十八章 天城及地城的特性

两种不同的爱情，产生了两个城：爱自己，至于轻视天主，乃产生地城；爱天主，至于轻看自己，乃产生天城。地城自夸，天城在天主内受赞扬；地城找人间的光荣，天城以天主为最大光荣，他是人良心的见证。地城昂首自傲，天城则对天主说：“你是我的荣耀，又是使我得以抬头者。”（咏·叁·四）

地城的君子贪图控制别人，天城则同心协力：领袖出命，属下服从；地城的君王嗜好权力，天城则对天主说：“天主，你是我的堡垒，我爱你。”

地城的贤者，依人生活，寻找肉身或心灵，或二者的利益：“他们虽然认识了天主，却不当天主光荣他或感谢他，反而在他们的思想上成了空洞的，他们冥顽不灵的心陷入了黑暗；他们自负为智者——为骄傲所控制，自待明智——反而成为愚蠢的。他们将不可朽坏天主的光荣，变为可朽坏的人，飞禽走兽和爬虫形状的偶像。”（罗·壹·二十一～二十三）因为他们引人民至偶像的祭坛前，朝拜受造物，而不侍奉造物主，他当受光荣于无穷之世。

在天主的城内，则人的独一无二，是人以虔敬朝拜真天主，与圣人一齐等候他为自己的酬报，人与天使结合，“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”。（罗·拾伍·二八）

## 第十五卷

圣奥古斯丁在以前四卷中论天地二城的来源后，在以后四卷，研究它的发展，特别讨论《圣经》中有关这问题的诸章。在本卷中研究《创世记》由加音与亚伯尔直至洪水这几章。

### 第一章 人类由开始时，走向不同的目标

许多人想象、谈论、描写怡园中的福乐，原祖的生活，他们的罪及罚。我在前几卷中，照《圣经》启示我们的，亦讨论过这问题。若愿意更深研究这问题，当用许多本书去研究，这是本书及时间所不应许的。我的时间有限，不能答复闲手好奇者的问题，他们喜欢发问，却不能弄清。

但我想已解决了宇宙灵魂及人类的来源问题，我将它分为两种，一种依人生活，另一种依天主生活。照神秘的意义，我称它们为二城，即人类的两个团体，一个将永远与天主为王，而另一种要永远与魔鬼受罚。

以后我们再谈二城的结束，现在已足够地论过天使及原祖的来源，

已到讨论它们的发展，由原祖开始生育子女，直至人类不再生育为止。现在我们讨论二城的范围，正是死人逝去而婴儿出世的时间。

原祖先生了加音，他属人城，后生亚伯尔，他属天主城。在人间我们遇到的，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但属神的不是在先，而是属生灵的，然后才是属神的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四六）因此每人由受罚的原祖亚当所生，当然是肉身的，恶的，若信仰基督则可重生，变为精神的，好的，这是我们在人类中所发现的。

二城开始生死进行时，现世城的居民先生，后来是天主城的人民，流亡在现世中，因天主的恩宠而被预定被选，虽流亡此世，然而将为天国的居民。基督亦由被罚的人类而生，但天主像陶人——圣保禄宗徒不是偶然用这比喻的——由同样泥土中，他造了贵贱的器皿。

他先造了贱器，然后造贵器，我再说一遍：在每人身上先是恶元素，当自此开始，但不需要常在此点，然后是好元素，人修德立功，可达到它，达到后就停止不动。因此不是所有恶人都成为善人，但善人先是恶人。人愈改善，不为恶人，就愈快成为善人。

## 第二章 肉躯的儿子及天主所许的儿子

世间有此城的形象，只是它的形象，而不是实际，表示这城的将来前途，并不能代表它。圣保禄宗徒对这形象及所代表的自由城，向迦拉达人说：“你们愿意属法律下的，请告诉我：你们没有听见法律吗？经上原来记载说：亚巴郎有两个儿子，一个生于婢女，一个生于自由的妇人。但那生于婢女的是按本性生的，至于那生于自由妇人的，却是出于恩许生的。这些事都含有寓意，她们二人原是指

两个盟约：一是来自西乃山，那就是哈夏尔——西乃山是在阿拉伯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列——因为她与她的子女同为奴隶。然而那属天上耶路撒冷的却是自由的，她就是我们的母亲；诚如经上记载说：‘不生育的石女，喜乐吧！不生育的女人，破口欢喜吧！因为弃妇所生的子女竟多于那有丈夫的妇人。’

“兄弟们！至于你们，就像依撒格一样，是恩许的子女。但是，先前按本性生的怎样逼害了那按神恩生的，如今还是这样，然而经上说了什么？‘你将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，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家业。’所以兄弟们！我们不是婢女的子女，而是自由妇人的子女。为获得这种自由基督才解救了我们。”（迦·肆·二一～三一）

圣保禄宗徒教训我们如何去解说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的意义：地城的一部分，系照天城而成，不指地城，而指天城，所以是婢女。它之所以建成，非为自己，而为地城，它虽是预象，但亦有自己的预象，撒辣婢女哈夏尔及他的儿子是这预象。

光明来时，黑暗消逝。圣保禄宗徒称撒辣为自由人，表示自由城，为指点他，他又用了另一预象：“你将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，因为婢女的儿子不能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依撒格一同承受家业。”圣保禄称他为自由妇人的儿子。

所以我们在地城中找到两个形式：一个指出它的存在，另一个是天城的预象。为原罪所污的人性，生地城的人民；天主的恩宠由罪恶中将人性救出，生天城的人民；第一种称为愤怒的器皿，第二种称为怜悯的器皿。

这也由亚巴郎的两个儿子表示出来，一个为依色马，为婢女哈戛尔依人性而生的；另一个为依撒格，由自由妇女，因天主的应许而生。二人都由亚巴郎所生，第一个由肉欲所生，是人性的象征；另一个由天主的应许所生，是指点恩宠。一个表示人性的秩序，另一个指示天主的恩惠。

### 第三章 荒胎的撒辣，因天主的恩宠而怀孕

撒辣是石女，不能生子，希望从自己的婢女处有个儿子，于是将她给自己的丈夫，使能怀孕，因她自己不能由丈夫怀孕，她乃利用自己对婢女身上的权利，要求夫妇的责任。

所以依色玛黑耳，如其他的人一般，由男女性交，依人性普通的律法而生。说他依肉身而生，并非这不是天主的恩惠，或天主没有帮助，他的“智慧毅然从地极的这边直达那边，从容地治理万物”（智·捌·一），而是因为愿意指出天主将赐的特恩，当在本性之外赏赐一子。

因为照自然的律法，老年夫妇，如亚巴郎及撒辣不能生育子女，何况撒辣又是石女，连青年时她都不能生育，是她的石女性害了她的青春。

若生育不属犯罪后的人性，这是指出人性犯罪后受了罚，以后就不能得幸福了。所以依撒格由天主的应许而生，正可表示恩宠之子，自由城之人民，是永远和平的友伴，没有自私的意志，只有永久不变的善，大家同心戮力，一心一意听天主的命，爱慕天主。

### 第四章 地城的战争与和平

地城不是永远的，因为它受永罚时，已不是城了。它在世上有

其财富，获得后，能使人民享受所能的福乐。但它不能使爱它的没有痛苦，因而屡次地城为战争所分裂，以谋暂时的胜利。

它的一部分，攻打另一部分，自己臣服毛病，却以为战胜了万民。它若胜利后，傲慢自大，就会灭亡；若想自己的境地及普通的灾祸，就要为能遇到的不顺心的事件而忧心忡忡，不为顺利的事而自满，因为这胜利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不能常常控制战败的人。

然而不能说地城所期望的不是好事，因为人类能因它而改善，它期望世间太平，却愿以战争而获得它。若一部分战胜了，已经没有什么阻碍，乃有和平，彼此战争，是不会有和平的。因为不能同时获得，所以不得已而交战。这是辛苦作战后而得的胜利，这是由胜利而得的和平。

若为正义而战的人获得胜利，谁会怀疑胜利是可赞扬的，而和平是可期望的。这的确是好事，是天主的恩惠。然而若他们放弃天上城的更好事物，那里的胜利是稳固的，和平是绝对的，永远的；若他们以世间的事物为独一善事，爱它们超过天上更好的事物，则会发生不幸，且日益扩大。

## 第五章 地城的第一建立人杀了自己的兄弟，罗马城的建立人亦仿效他，杀死自己的兄弟

地城的第一个建立人，杀了自己的兄弟，是因着嫉妒杀了他的兄弟，他是天城的人民，而生活在现世。因此不必奇怪，这第一个榜样，将为地城领袖罗马所仿效，它将管辖万民。在罗马城建立时，亦犯了重罪。诗人路甘（Lucanus）写说：“城墙沾满兄弟的鲜血。”罗马历史记载，罗马城建立时雷姆（Remus）为哥哥罗马禄（Romulus）所杀。

但这个罪恶与前不同，雷姆与罗马禄都是这城的居民，二人都贪求建立罗马城的光荣，但由二人所分，这光荣就不会这么大了。想得统治光荣的人，若统治权与人平分秋色，就要大减其威风，为使一人独霸称雄，另一个就被取消了。这样，因为罪恶，权力加大了，却是恶势力，若不犯罪，固然权力更小，却是更好。

但在加音及亚伯尔中，并不争求世物。加音恨自己的兄弟，亦不会是因为二人一同统治，权力就更小。因为亚伯尔一定不想在哥哥所建立的城中南面称孤，而是由妒忌心而来，恶人嫉妒善人，正因为他们是善人，而自己却是恶人。

慈善并不因为有一位同伴而褪色，反而更为伟大，因为在兄弟和睦中，慈善就更为伟大。然而不愿与人共享的，就不会有这类统治权，若喜与朋友共同享受，就会更大。

在罗马禄及雷姆中发生的事，指出地城如何分法，而加音与亚伯尔中的事，指出二城中的仇恨，即天主的与人的。恶人彼此交战，善人与恶人中，亦战争不停。起初的人，尚未成全，用自己互相战争的理由，亦能与善人作战。因为在人中：“肉身想反对神魂，而神魂想反对肉身。”（迦·伍·十七）

这样，一人精神方面的欲望，能攻打另一人的欲望，一人肉身的欲望，亦能反对另一人的精神欲望，如善人与恶人中的战争。尚未完成的善人，能因肉欲互相作战，如善人与恶人中一般，为使胜利者互相交战，以得最后的胜利。

## 第六章 因着犯罪而软弱，天主城中的人亦能在现世受罪

我在第十四卷中已提及原祖违命后的罚，人性软弱，非由本性

而来，却是毛病，为此圣保禄宗徒向在世依信仰生活而修德的人说：“你们应该彼此帮助背负重担，这样你们就能满全了基督的法律。”

（迦·陆·二）

他在别处又说：“我们还劝勉你们，劝戒闲荡的，宽慰怯懦的，扶持软弱的，容忍一切人！要小心，人对人不要以恶对恶。”（得前·伍·十四～十五）

又说：“如果见一个人陷于过犯之中，你们既是属神的人，就该以柔和的心神矫正这样的人；你们也要留心，免得你们也陷于诱惑。”（迦·陆·一）又说：“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西落。”

《福音》中说：“如果你的兄弟得罪了你，去，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，规劝他。”（玛·拾捌·十五）

为此，圣保禄宗徒，为使罪恶不引起人讨厌说：“犯罪的人，你要在众人前加以斥责，为叫其余的人有所警惕。”（弟前·伍·二）

因此我们当互相宽恕，竭力保持和平，不然，不能享见天主，为此吾主耶稣说了那个仆人欠主人一万元而得到宽恕，但因不愿宽恕同事一百元，而受到主人的恐吓后，继续说：“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兄弟，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。”（玛·拾捌·三五）

天主城的人民，在现世时期望天乡，亦当小心。天主圣神在内工作，以使外面的药能发生效力。不然的话，即天主自己利用受造物，借人的形象，对人的五官发言，或梦中示意，若天主的恩宠不帮助理智的话，任何宣讲都毫无裨益。

天主将愤怒之器与慈惠之器分开时，因为他明了这个秘密，就是这样做。因为若因着天主的助佑，在我们身上的罪恶——这已是

罪罚——如同圣保禄宗徒教训我们的，但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的肉身，强逼它顺从欲情，或将肢体作为罪恶，而能引导人，在世平安，并永远为王，毫无罪恶。

### 第七章 加音犯罪的原因，连天主亦不能使他不犯罪

天主对加音谈话，如他对初期人类说话时一般，以同伴身份而发言，如我已经说过的，但得到什么益处呢？天主警告他后，他岂放弃了杀害弟弟的主意？天主对二人的祭献态度不同，悦纳亚伯尔的祭献，摈弃加音的祭献，没有疑惑的，这是由外面的表示可得而知的。

天主这样做，因为加音的行为恶劣，亚伯尔的行为圣善，于是加音大失所望，垂头丧气，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你为什么愤怒？为什么面容懊丧？你若做得好，你没有不仰首的，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孽必伏于你门前，它要获得你，但你要制伏它。”（创·肆·六～七）<sup>①</sup>

天主为何如此警告加音，原因不清楚：“你若做得好，没有不仰首的；你若行为不好，罪孽必伏于你门前。”这些话能有许多解说，《圣经》注解家当依信仰的规则去解说。

好的祭献，是献于天主的，只能向他献祭。若不注意时间、地方、祭品自身，谁作祭献，谁受祭献，祭献后，祭品分给谁，就是分别不清，因此当谨慎从事。若祭献非在其所，或不在此处而当在他处祭献，或祭非其时，或所献为任何地方不当献者，或人将献于天主的最好部分归属自己，或使无权享受祭品的外人享受，就是分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处圣奥古斯丁所引，乃照七十贤士本希腊文，与现行拉丁通俗本相似，而思高《圣经》学会的译文，系由希伯来原文译出，故少有出入。

辨不清。

不易看出加音因何事使天主不悦，但圣若望宗徒论这二位兄弟说：“不可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加音；加音究竟为了什么杀害了他？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，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。”（若一·叁·十二）可以知道天主不悦加音的祭品，是因为他没有好好分清，只给天主一部分，却将全部归于自己。

不随从天主的旨意，而照自己私意的人亦如此，他们向天主作祭献，以求悦乐他，不是求他帮助自己战胜私欲，是为顺从欲情。这是地城的特点：叩拜天主或神，使因他们的助佑，使能在胜利及和平时，不谋公益，而为控制别人。

善人利用世物，以享受天主，而恶人反愿利用天主，以享受世物，但都相信天主存在及他亨毒万物，还有的人连这点都不相信，自然更不可取了。

加音看出天主悦纳弟弟的祭献，当反心诚意，仿效弟弟，不发骄傲，而效法他的德行，他反而忧愁，垂头丧气。于是天主严厉地指责他，因为他竟为弟弟的善行而忧愁。天主指责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愤怒？为什么面容懊丧？”天主一定问他这点。天主看出他嫉妒弟弟，为此指责他。

人不知他人的心事，不能看出他忧愁，是因为得罪了天主，或是因着弟弟的善行，因为他悦乐了天主，天主也悦纳了他的祭品。天主解说了为何自己不悦纳他的祭献，使他扪心自责，不要见怪自己的弟弟，因为他分辨不清，所以祭献不为天主所悦纳，而嫉妒弟弟更为不当。

但天主给他一个圣善的命令：“你若行得不好，罪恶必伏于门前，它要获得你，但你要制伏它。”是弟弟的贪心，不，是罪恶的贪心，因为天主先说：“你为什么愤怒？”然后说：“若你行得不好，罪孽必伏于门前，它要获得你，但你要制伏它。”

亦可视作人不当将罪恶归于他人，而归于自己。“但你要制伏它”，是指点痛悔，求宽赦，不是宣讲家的口气，而是出命人的口气。人不为罪恶辩护，便为罪恶所控制。

但亦可视肉欲为罪恶，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因为肉身想相反神魂。”（迦·伍·十七）嫉妒亦然，它使加音犯了杀害兄弟的罪过，这就是：“罪孽必伏于你门前，它要获得你，但你要制伏它。”

我们下份激动时，圣保禄宗徒即称它为罪恶说：“然而现今已不是我做那事，而是住在我内的罪恶。”（罗·柒·十七）哲学家也称它为恶，所以它不可指挥，当由理智领导，远离罪恶。我们发觉下份要犯罪时，就当听从圣保禄宗徒的话：“也不要把你们的肢体交与罪恶，做不义的武器。”（罗·陆·十三）应当服从理智，由它指导。

这是天主命对自己弟弟发怒，想杀害他，不愿效法他的加音说的。你当离开罪恶，罪恶不可控制你的肢体，不要顺从它的意愿，不可将你的肢体，成为犯罪的工具。“罪孽伏于门下”，即当压制它，不让它自由。“但你要制伏它”，外面不可作恶，使内中在理智控制之下，亦不扰乱。

在《圣经》中，天主对女人厄娃亦说了类似的话，她受了魔鬼借人形象的哄骗，与丈夫一同受死亡的罚，天主对女人说了下面的话后：“我要加增你怀孕的苦楚，在痛苦中分娩。”（创·叁·十六）

又继续说：“你仍要恋慕你的丈夫，他要管辖你。”

上面天主对加音犯罪及肉欲所说的，此地对犯罪的女子亦同样地说了，由此可结论道：丈夫当领导妻子，如精神领导肉身一样。为此圣保禄宗徒写说：“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般，从来没有人恨自己的肉身。”（厄·伍·二八）

这些话当医治我们自己，不当视为他人所说，而加以藐视，然而加音却违犯了天主的诫命，因为他的嫉妒反而加增，乃用诡计杀了自己的兄弟，这是地城创立人的行为。

我且不说加音亦象征犹太人杀了基督，他是人类的牧童，羊群的牧童亚伯尔的预象，因为只是先知的预象，如我反对马尼盖派人法斯都（Faustus）书中已说过的<sup>①</sup>。

## 第八章 为何加音在人类初期，造了城子

现在我当卫护《圣经》的历史价值，不要有人以为《圣经》所记载的是假的，因为它记载当时世间只有四人，或更好说加音杀死弟弟后，只有三个，却造了一座城，即人类原祖亚当，加音及他的儿子厄诺客（Enoch），这城就名为厄诺客城。

但设难的人忘记了《圣经》的作者，不该将当时生存的人一一说出，他能只记载对他目的有关系的人。天主圣神启示作者的目的，是由一人而至亚巴郎，由亚巴郎而至天主的人民。

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，它预象永远的城，它的创立人是耶稣基督，但没有忽略地上人的城，为使天主之城与人间之城比较之

---

<sup>①</sup> 第十二卷，九章等。

下，更为灿烂。

既然《圣经》上记载每人的年龄，结束时说：“他生子养女。”他活了多少年，然后死去，而不提他们子女的名字，但我们可以相信在这年代中，能生许多人，他们团结后，造了好几座城。

《圣经》是由天主启示而写成的，他先愿意将二城分清，即依人生活的城与照天主生活的城，即天主子的城，直至洪水，那时提及两个团体的分离及结合。分别，因为不同的谱系分开记叙，即加音及协特（Seth）的谱系，他由亚当所生，以代替被害的亚伯尔。结合，因为人日趋于恶，成为恶人，乃为洪水所灭。

只有一个义人诺厄（Noe）与他的妻子及三个儿子与他们的妻子，集在方舟中，得以脱免人类的毁灭。

《圣经》上记载：“加音认识了自己的妻子，他妻子怀孕，生了厄诺客。加音建筑了一座城，就以他的儿子的名字，称之为厄诺客。”（创·肆·十七）厄诺客并不一定是长子，其实不然：因为《圣经》上说“加音认识了自己的妻子”，似乎是第一次与她性交。

《圣经》对原祖亚当亦如此说，不但是加音，似乎是他的长子，以后亦如此：“亚当又与自己的妻子同房，她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协特。”（创·肆·二五）

由此可知《圣经》用这种说法，以指人怀孕，虽然不为所有人都如此，并且不是夫妇第一次性交。而且没有充分理由，相信厄诺客是加音的长子，因为城即以他儿子的名字而起名。

我们可以承认，因着特别的理由，父亲虽有别的子女，但父亲特别宠爱他。犹大也不是长子，但由他犹太省及犹太人而得名。

即厄诺客是创立这城人的长子，我们不可相信父亲用儿子的名字称城，是孩子刚刚呱呱坠地。

因为一座城不能由一人而建，它只能由人的团体而成。若这人的子女众多，形成一个民族，那时候可能建立一座新城，用长子的名字来称它。

当时人的年龄很长，除了《圣经》所说的，在洪水以前，年龄最小的，也有七百五十三岁。年寿最高的超过九百岁，但没有一人达到一千岁。

谁能疑惑一个人在世时，人类如繁殖，可以造好几座城。这点由亚巴郎一人在四百年间，生了这么多的人，出埃及时，已是一个民族，能执武器的，就有六十万人。我暂且不提依仕美人，因为不属伊撒尔人民，他们是由亚巴郎的孙子，雅各伯的哥哥黑撒乌所生，及其他由亚巴郎所生的民族，但不由撒辣所生。

### 第九章 洪水前的人长寿，身躯魁伟

没有一个明智人，会疑惑加音能造一座大城，因为当时人的寿是这么高。可能有教外人能提出一个问题：依《圣经》的作者，当时人都长命百岁，因此不当置信，他们也不相信当时的人，身躯比我们雄壮。

拉丁伟大诗人维治利记载当时一个人在作战时，拿起一块大石头，作为界石，跑出去投向人说：“这块石头非常的大，当时最有力的十二人，不能将它由地上举起。”那么，在洪水以前，世界上的人一定更为强壮了。

由年代荒远，或因河水或其他原因，坟墓大开，露出巨人的骨

架来。

我自己与几位同伴，在乌底格（Utica）海边，找到人的大牙，若将它分开，像我们人身上的，可能有一百人左右，我想这是巨人的牙齿<sup>①</sup>。

当时的人都比我们更为巨大，巨人自然更不必提了。当时及现代的人都有超乎普通人的身躯。

自然学家小柏理义承认年代越晚，人身愈小。荷马在自己的诗中，亦屡次抱怨这事，不是诗人的幻想，而是以历史家的态度，如一位史学家，记述奇异人物一样。如我所说的，屡次发现的骨头，历代不变，可以证明古代人的体格是如何的巨大。

但我们现在没有证据，来证明当时人的高寿。但我们不可不信当时《圣经》上的历史价值，若看出预言的事，它已经实行了。

柏理义并说：当时尚有一个人，可活二百岁。若我们相信，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，人的寿要比年龄高，我们为何不信古代亦然？难道只当相信别处的，而不信此地的；信古代的，而不信现在的？

### 第十章 希伯来人，与我们的福音中有何区别

虽然在希伯来文，及我们的本文中，对年龄的分别，我不知道是如何而来，但并不使我们相信当时的人，没有活得这么长寿。我们的拉丁圣经文中，原祖亚当，生儿子协特时，有二百三十岁，而希伯来文书中，则为一百三十岁。

在我们的拉丁文书中，原祖生了后，尚活七百年，而在希伯来

---

<sup>①</sup> 当时圣奥斯定见到的，可能是化石，不一定是人的牙齿，可能是庞大动物的牙齿。

文则为八百年；最后数字二者皆同。在以后的谱系中亦然。在拉丁文本中，原祖生育前，比希伯来的人更多几岁，生产后则少活几岁，但最大的数字，二者中常相同。

对第六代，在各本中没有分别。但在第七代，记载厄诺客去世时，他没有死，是天主将他带到别处，也如以前年代一样，有一百年的分别；但其总数则相同；在二者中厄诺客被带去前，都活了三百六十五岁。

第八代只有小困难，且与其他不同：默突生冷（Matusalem）由厄诺客而生，生子女前，照希伯来文不是小一百岁，而是大二十岁；在拉丁本中是生子女后加了二十岁，所以总数仍吻合。

第九代即默突生冷的儿子，诺厄的父亲拉默克（Lamech），年岁少有不同；在希伯来文，比在拉丁本中，他多了二十四岁；他生诺厄前，依希伯来文，他少了六岁，生后却多了三十岁；除了六岁后，还剩下二十六岁的区别。

#### 第十一章 依照默突生冷的年龄，他在洪水后，尚活了十四年

因着希伯来文本及拉丁文本的区别，乃发生了著名的问题；因为计算起来，默突生冷在洪水后尚活了十四年，而《圣经》上却说当时地上的人，除了在方舟的八口外，皆被洪水淹死，所以默突生冷亦在其中。

依拉丁文本，默突生冷在拉默客前，有一百六十七岁，拉默客生诺厄前有一百八十八岁，共三百五十五岁。若加上诺厄的六百岁，洪水开始，则由默突生冷至洪水为九百五十五年。默突生冷活了九百六十九岁，因为他生拉默克前，已有一百六十七岁，生后又活了

八百零二岁，共为九百六十九岁，如已说过的。由此数减自默突生冷至洪水九百五十五年，尚有十四年，所以他在洪水后尚活了十四年。

为此有人以为若他不在地上生活，因为所有人都已死去，而依人性不能在水中生活，他与被接去的父亲生活片刻，直至洪水完毕；这是为不减轻教会对古本《圣经》的价值，而犹太人的书籍，则不及我们的《圣经》本之可信。

他们不愿承认我们的经书中，能有错误的解说，却承认经过希腊文译拉丁文的希伯来原文有伪造处。他们说：七十贤士在同一时，合心同意地<sup>①</sup>译了《圣经》，不能错误或骗人，因为他们没有利益；而犹太人可能因梅瑟书籍及先知书籍译成拉丁文，在他们的书中换了一点，以减轻我们书中的权威。

在这问题上，各人可随自己的意见，但默突生冷一定没有活至洪水以后，而死在洪水那年，若希伯来文经书所写的数字是对的话。

依照本书的需要，讨论七十贤人译者时，因着天主的助佑，我将清楚确定地说出我的意见。

为现在的问题，只要证明，依照各种本的《圣经》，当时的人长寿，一人一生时，人类能繁殖至建筑一城，他由当时独一无二人类之原祖父母所生。

## 第十二章 不信古时人长寿的意见

有人主张当时的年月当别样算法，十年才算我们的一年，所以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古时人的意见，现在《圣经》学者已不信从它了。

他们说：读到某人活了九百岁，当懂为九十岁，因为当时十年等于我们的一年。我们的十年等于他的一百年，这意见似乎不可信。

为此依照他们，亚当二十三岁时生协特，他生厄诺市时为二十岁六个月，《圣经》上却说二百零五岁。因为照他们的意见，古代人将我们的一年分成十份，称每份为一年，当以平方式乘之。天主在六日内造了天地万物，在第七日休息；对这点，我在第十一卷中已讨论过。

以平方式六乘六等于三十六，再乘以十，等于三百六十日，即阴历十二个月。对阳历年尚缺少五日又四分之一。在闰年以四乘之，得整一个月；古时人将这些日子放入，以求年数，罗马人则称之为闰月。

协特的儿子厄诺市生刻南（Cainan）时为十九岁，而《圣经》上说：一百九十岁。在洪水以前生育的年代中，在我们的经书内，没有一个少于一百以下的，有一百二十岁以上。生子育女的，在青年生子的也有一百六十岁。因为依照他们，任何人十岁不能生子，他们被称为有一百岁，而十六岁，即《圣经》上所说一百六十岁，已可生养子女了。

为使人相信可以另外计算年月起见，他们说在历史上，埃及人一年只有四个月；柯加纳人（Acarna）的一年有六个月，而拉维尼人（Lavinii）的一年有十三个月。

贝理义·塞公度（Plinius）以为《圣经》上说某人活了一百五十二岁，某人多活十岁，另一人活二百岁，别人活三百岁，也有人活五百岁，六百岁，或竟八百岁的，是由不知计算年代的缘故。

他说：有人以夏季为一年，别人却将冬季作为一年；别人如亚加地（Arcadii）以四季为一年，所以三个月算一年。他还说：埃及人一年有四个月，如我们已说过的，在满月时就算一年；为此每人可活数千年。

别人不愿毁坏《圣经》历史的价值，且设法以可能的证据来加强它，说古代人长寿——没有想到是如何的不明智——是因为一年的时间短促，当时十年等于我们的一年，我们的十年等于他们的一百年。我可以显明的证据，证明这意见的错误；但以前更好说出何种意见较有可能性。

我们可用希伯来文《圣经》，来证明这意见的错误，依此，亚当生第三子时，只有一百三十岁，而不是二百三十岁；这数字等于我们的十三岁，则他生长子时，只有十一岁余，依自然律法，谁在这种年龄能生男育女呢？<sup>①</sup>

我们暂且不论亚当，他被造时，就可能生育，因为他受造时，不会像儿童的侏儒。但他的儿子不是如我们的书中，生厄诺市时二百零五岁，而是一百零五岁，因此只有十一岁。他的儿子刻南生玛哈拉肋耳时只有七十岁，若当时七十年等于我们的七年，谁在七岁能生育子女呢？

**第十三章 在计算年代时，当将希伯来文的权威，放在七十贤士以上否**

若我主张这一点，就会有人反对我，说这是由于犹太人的捏造，

---

① 在热带地方，如非洲、印度等处，这是可能的。

我已讨论过这问题了，而著名的贤士，是不会撒谎的。

若对这问题，我问，何者比较可信，犹太人散居各地，能同心合意造出这谎言，因为嫉妒别人的权威，自己却摈弃了真理，或七十位犹太贤士，共在一处——埃及王托勒密是为这个目的邀请他们的——嫉妒外人的真理，为此戮力同心地做了这事。我若问此，谁不看出二事之中，哪一件比较可信呢？

一个明智人如何能相信犹太人，定然诡计多端，能在散布各处的《圣经》本中做到这点，因为嫉妒外教人的真理，乃同心合力，做了著名七十贤士所做的。

更可信的，是这类事在托勒密王的图书馆中，抄写这类事时，在第一本有了错误，由此而传至其他各本。这个概况，对默突生冷及其他人的猜测，因多了二十四岁，所以总数不合。

在这些本中，常发生同样的错误，有的生子前少了一百岁，别的则多了几年，缺少的补上，多的除掉，而总数相同。这种方法，在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及第七代都可发现。可以说这种固定性的错误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意造成的。

在希腊文、拉丁文及希伯来文本中的数字不同，没有同样添加及减少一百岁，对好几代都如此，不当归于犹太人的狡猾，或七十贤士的明智及努力，而是第一个在托勒密王图书馆抄写人的疏忽错误。当时抄写员工作疏忽懒惰，修改时更马虎，加上容易懂得，或学习上有用的。

谁会想记住数千人名，以区别犹太人的支派，这有何益处？深加研究这类事，更有何益？

在数代中，有些地方加上一百年，有些地方少一百年生子后，已有的年代就缺少，没有的加上，使总数符合，所以这样做的原因，是使人相信古代人寿命很长，但年月却很短。这样，使他们已经发育能生子，这样，使不信的人知道，当时的一百年等于我们的十年。

为使人相信古时人长寿起见，还不到生殖年龄的，就加上一百岁，在子女生后，又减去一百岁。这样，亦使人相信年龄不同也能生子，但不损害每人的实际年龄。

但为第六代为何不这样做呢？最可能的理由是：只在需要时这样做，不需要时，就不做了。在希伯来文中协特生厄诺，那时只有一百六十二岁，因年月的短促，等于我们的十六岁二个月，这已是可生产的年龄了，因此不需要加上一百岁，以得二十六岁；在厄诺市生后，也不必减去一百岁，因为以前就没有加，为此在各本中，没有分别。

此处发生一个问题：为何在八代，默突生冷生拉默克前，依希伯来文有一百八十二岁，在拉丁本则少二十岁，而普通是加一百年；拉默克出世后，再加上去，以得同样的总数。若因生殖能力，将一百七十岁变为十七岁，就不必增减，因为已足生殖的年龄，若不够则加上一百岁。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二十岁的错误是偶然的事，减去后，以后没有加上，以得同样的总数。

是否我们该当相信这是因诡计而做的，以隐藏，先去一百岁，后加一百岁的冀图，因为在此不必的境遇中，亦做同样的事，不是一百岁，而是别种数字，先减后加。

无论如何，相信这样或那样，我不疑惑，在各种本中有不同时，

而因两种事实又不能同时是真的，该当相信译文的原文，因为在几本中，三本希腊文本，一本拉丁文，一本西利亚文，都写着默突生冷在洪水前六年死去。

#### 第十四章 古代的年岁，等于我们的年岁

现在我们看看如何能证明当时十年不是这样短促，等于我们的一年，古代人的长寿，等于我们现在的年岁<sup>①</sup>。

在诺厄六百岁时，为何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当诺厄六百岁，二月十七的那天，深渊的泉水冒出来，天上的水闸也都张开。”（创·柒·十一）若那年这样短促，要十年才等于我们的一年，即有三十六日。一定的，古代人的一年这样短促，或没有月，或有十二月，而每月只有三天。

为何《圣经》上说“六百岁，二月二十七日”，除非当时的年月，如现在的年月一样。不然的话，如何能说洪水是在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呢？

在洪水结束时，《圣经》上又写着：“七月十七日，方舟停于阿辣辣特山顶。洪水逐渐下落，直到十月，十月初一日，山岭都露出来。”（创·捌·四～五）

若月日如现在一样，年亦当如此，若一月只有三日，就不能有二十七日。若三月之三十一分，以比例减少一切，名为一日，洪水尚不及我们的四日，而《圣经》上却说是四十天，四十夜。谁能接

---

<sup>①</sup> 对古人年月及长寿问题，可参考思高《圣经》学会所译的《创世记》第43～48页；大意为希伯来文本可靠，而希腊与拉丁本不可靠，因有后人的增减，希伯来人只知阴历年十二月。古人比现在人更长寿，是因当时人的体质比现在人强健，尚没有受遗传的害，且气候及环境亦比现在更优良，大意为圣奥古斯丁的意见相同。

受这样的糊涂说法呢？

所以不当有这类的错误，以错误的假说，维持《圣经》一处的权威，而毁坏别处的权威。

当时的一天是二十四小时，一月如现在一样，依月亮的盈缺，一年有阳历的十二个月五天及四分之一。

诺厄六百岁，二月二十七日洪水开始时，如现在一样的长。四十天四十夜不停地下雨，当时一日不是两点多钟，而是日夜二十四点钟。所以古时人长寿直至九百多岁，亚巴郎一百七十五岁，他的儿子依撒格一百八十岁；他的儿子雅各伯一百五十岁，后来梅瑟活了一百二十岁。当时的年月，如现在人活至七十、八十一样长，更老则如《圣经》所说：“中间所能自夸的，却只是虚无与劳苦。”（咏·捌玖·十）

在我们的拉丁文《圣经》及希伯来文《圣经》中，在数字方面，若有区别，对古人的长寿并无分别，若少有分别，不能同时是真时，当在原文中去找真理。虽然这是到处可以做到的，但谁也不敢改正七十贤士本与希伯来文不同的地方，这也是合理的。

对这问题，在适当的地方，若有天主的助佑，我当更详细地讨论，现在先论紧急的问题。谁也不能疑惑，由原祖所生的加音，当时人既然如此长寿，他自然能建立地上的城，而不是天主的城，我在这部巨作中，就是要讨论天主之城。

### 第十五章 古时人直至生育子女，没有性交，这事可信否

但有人反对说：古时人没有发绝色愿，当生育子女，一百年间，或照希伯来文本八十、七十、六十年中，没有性交，或者有过，但

不生育子女吗？

对这问题能有两种答复：或是年龄越长，发育越晚；或依我的意见，更为可信的，是《圣经》没有提及长子，而只记载至诺厄的系统，由诺厄至亚巴郎，以后所记载代数直至需要的时间，以达到在现世漂流，而在寻找天乡的光荣的城。

不能否认，由原祖父母男女性交，第一个所生的是加音。若加音生下时，不是夫妇所生的第一个人，亚当就不会说《圣经》上所记载的话：“借着天主我得了一个人。”（创·肆·一）

继续而生的是亚伯尔，后为其兄所杀害，他是天主城在世间的预象，因为他第一个表示当受恶人的难为，他们是世俗之子，喜好地上的来源，只能享受世间的快乐。但《圣经》没有记载亚当几岁生了他。

然后依照次序，是加音的子女，及亚当所生，以代替为哥哥所杀害的。《圣经》记载他说：“起名叫协特说：天主另赐给我一个儿子，代替加音所杀的亚伯尔。”（创·肆·二五）

协特及加音的后代，以不同的系统，指出我们讨论的二城。一个是在世流浪的天主之城，另一个是地城，它只知道求世间的暂时快乐，以为是独一的福乐。《圣经》没有提及加音的子孙，直至第八代，生子育女时。天主圣神，不愿在洪水前提及地城的人类系统，却提及天上城子的系统，因为它似乎更值得提及。

协特生产时，《圣经》提及他父亲的年龄，他已生过别的子女，谁敢说亚当只生了加音及亚伯尔。我们不当相信，《圣经》只提他们二人的出生，就以为原祖只生了他们。《圣经》上只说：他生子育

女，但没有说出名字，或者就可以预料子女的数目。

亚当生了协特后，由天主的启示，可以说：“天主另赐给我一个儿子，代替加音所杀的亚伯尔。”并非协特照时间次序，生于亚伯尔之后，而是他将继承圣德的次序。为此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协特一百零五岁生厄诺市。”（创·伍·六）除非是冒失鬼，谁敢说：这是他的长子呢？

我们要惊奇地问说：他没有发贞洁愿，如何能长期不结婚，或结了婚，而没有生育呢？但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协特生子养女，享寿九百一十二岁而死。”（创·伍·七~八）从此以后，《圣经》凡提及他们年龄的，就说他们生子养女。

因此《圣经》提名的儿子，并不一定是长子，似乎不可信，在能生育前，竟度过这么多的年月，或没有结婚，或没有行房事，所提及名字的，是他们的长子，这似乎也不可信。

《圣经》的作者，愿意达到诺厄的出生及平生，在他的时代，发生了洪水，代代相传，并不记父母所生的长子，而记出生的次序。

我用一个榜样，指明这事的可能性：圣玛窦愿提及耶稣基督的人性出生，在他的祖先中，由亚巴郎开始，而至达味说：“亚巴郎生了依撒格。”为何不提及以前出世的依撒玛尔？又说：“依撒格生了雅各伯。”为何不提及长子黑撒乌？因为由他不能到达达味。以后又继续说：“雅各伯生了犹大及其兄弟。”难道犹大是长子吗？

又继续说：“犹大生帕勒兹和则辣黑。”（玛·壹·三）在这孿生兄弟中，没有一个是长子，因为犹大已生过三个子女。所以《圣经》的作者，采取了可以达到达味的系统。由此可知在洪水前，亦未提

及长子，只提及诺厄的系统。因此我们不必费心去研究他们发育迟晚的不重要问题了。

## 第十六章 古时婚姻的权利，与后来婚姻的权利不同

原祖与由他肋骨造成的女子性交后，人类需以婚姻增加人数，除了原祖父母所生的以外，没有别人，所以当时的男子只能娶自己的姐妹，这事在古时是必要的，以后就为宗教所禁止。

为使人类互相亲爱，彼此和睦，一个男子不可有好几个妻子，每个女人当有自己的丈夫。若许多的女人与不同的男人结婚，社会上的往来就更巩固。

父亲与岳父，亲属不同。每人都有父亲，异于岳父，爱情乃能普及更多的人。亚当只是他一人，为自己结婚的子女，是父亲也是岳父；同样，他的妻子夏娃，同时是母亲及岳母。

若岳母与母亲不同，社会的联系就更为广泛。姐妹成为妻子，只有一种亲属，若姐妹与妻子不同，人类的亲戚关系自然更为广泛。但当时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由原祖父母所生的，只有兄弟姐妹。

人类增加后，可以娶姐妹以外的女人为妻子，兄弟姐妹结婚，就变为不许可的。若最初的侄儿本能娶表姐妹为妻，而娶姐妹为妻，不是两个亲戚，而竟是三种亲属在一人身上了。

为使爱情普及更多的人，当推至许多不同的家庭中，不然的话，同一男人将是父亲、岳父、叔父；而他的妻子同时是母亲、姑母及岳母了；而他们的儿子，不但是兄弟姻亲，还是表兄弟，因为是兄弟的儿子。

这类亲属关系，将三种关系系于一身，本可将九人联系起来，

若每个丈夫有自己的妻子，这样，一个男人能有一个姐妹，另一个妻子，一个表姐妹；一个父亲，一个叔父，一个岳父；有一个女人为母亲，另一个为姑母，又一个为岳母。这样，社会的关系，不在少数人间，而在更大的人群中了。

人类增加后，在敬邪神的外教人中，亦遵守这条规诫，若法律许可兄弟姐妹间结婚，但正人君子都以这类放肆为可耻。若人类初期，能娶姐妹为妻，但此事如此相反人性，似乎总不能许可，因为习惯能容忍或损伤人的感情，它在这事上，压制肉情，将毁坏或损伤它的，都视为罪恶。

若因贪心，侵犯他人田地的界限，是不公义之事，为寻找肉欲的快乐，越过礼义的界限，自然更为丑恶。

在我们时代，也有兄弟姐妹，或表兄弟表姐妹中结婚的，在古时因道德观念，却很少实行。虽然法律准许，因为天主及人的法律都未加禁止。若一件许可的事情引人厌恶，因为它与不许的事情相近，与表姐妹结婚，好像与姐妹结婚一样，因为因着血亲，表兄弟姐妹，也是兄弟姐妹。

古时为父者，设法将亲属关系因代代相传，越来越远，为使不断绝起见，用婚姻使已将断绝的亲属关系，重新恢复起来。所以世界充斥人类后，男人已不愿娶父母的姐妹为妻，而娶亲戚中的女子为妻。

但谁会疑惑，当时表兄弟姐妹中结婚，亦在禁止之内？这不但是为使亲属普及关系，如我已说过的，使一人没有两种亲属关系，因为可分于二人，但因自然的廉耻，使人在亲属前，压制生殖的肉

情，因为在夫妇中，亦有廉耻。

所以男女性交，以传衍人类，似乎是社会的园圃。地上的城子咸需要生产。而上天之城还需要重生，以避免生产的毛病。《圣经》上没有记载在洪水前，曾有重大的表记，即使有的话，也没有说出是何种，以后天主才给亚巴郎割损之礼。

但《圣经》却记载上古时代的人亦祭献天主，由加音及亚伯尔兄弟的祭献中，可以看出。诺厄在洪水后，立即祭献天主。

在前卷中，我已讨论过这问题，说魔鬼，愿人信自己为神，要人祭献他们，他们以此为荣，因为他们知道真祭献只当归于真天主。

### 第十七章 一人生了两个父亲及领袖

亚当是两种团体的父亲，即地城与天城的父亲。亚伯尔被杀害，是奇妙的表记：加音与协特将是二城的父亲。由他们的子孙中，明显露出人类二城的标记。

加音生厄诺市，以他的名字造了一座城，是地上的城，不是在世游旅的天城，因它只注意人间世福及平安。加音的意义为“获得”，所以他出生时，他的父亲说：“借着天主我得了一个人。”（创·肆·一）

厄诺市的意义为“落成”，地城就在建筑的地方落成了，因为谁有目的，就达到它。协特的意义可为“复活”，他的儿子厄诺市的意义是“人”，但不如亚当一样，它的意义亦为“人”，因为在希伯来文，这名字为男女所共有，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并且造了一男一女，在造他们的时候，天主祝福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”（创·伍·二）

没有疑惑，第一个女人的名字为厄娃，因此亚当名字的意义为

人，是男女所共有的，但厄诺市的意义是人，但不能用于女人，如精通希腊文的人所主张的，因为它的意义是：“复活后的儿子。”那时女子不嫁男人，男子不娶女人了。

达到重生后，就不需要生育了。所以可注意，在协特的后代中，虽生子养女，但不提及任何女人的名字，在加音的后代中，却提及一个女人的名字：“默突露耳生拉默克。拉默克娶了两个妻子，一名哈达，一名漆拉。哈达生雅贝耳，雅贝耳就是居幕和牧畜者的始祖。他的弟弟叫犹巴耳，他是所有鼓琴吹箫者的祖师。漆拉也生了突巴耳卡殷，他是制造各种钢铁利器的人。突巴耳卡殷的姐姐叫纳哈玛。”（创·肆·十八～二二）

加音的后代，直至此为止，由亚当至此凡八代，即是至拉默克，他有两个妻子，第八代生出的是儿子，也提出一个女人。这是预象地城，由男女性交而生的子女，将有终止的一日，为此亦将女人的名字列入，虽也提及男人，但在洪水前，就不提及另外的女人了。

加音的意义是“获得”，他是地城的创立人，他的儿子名厄诺市意义是“落成”；城是以他的名义而建立的，指出这城有世间的来源及目的，只希望在世可以见得的事物。我们当研究《圣经》上对协特说何事，他的意义是“复活”，他是《圣经》上提及的后代的祖先，对他的儿子又说了什么？

**第十八章 亚伯尔、协特、厄诺市，对基督及他的妙体，即圣教会，预象了什么**

《圣经》上记载：“协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厄诺市，那时，人才开始呼号上主的名字。”（创·肆·二六）

这里是真理的天主在作证。人生活在期望中，直至天主城，由信仰基督的复活而生，流浪在现世为止。基督的死亡及复活，已在二人中有了预象：亚伯尔的意义为“痛哭”，他的弟弟协特的意义是复活。由这信仰即人期望呼求天主之名，乃生出天主之城。

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原来我们的得救是在于希望，但所希望的若已看见，就不是希望了，因为人何必再希望所看见的呢？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，必须坚忍等待。”（罗·捌·二四～二五）

谁会想到这是没有寓意的？若《圣经》上说亚伯尔的祭献为天主所纳，他岂不呼求天主的圣名？协特自己岂也不呼求天主吗？亚当曾对他说：“天主另赐给我一个儿子，代替加音所杀的亚伯尔。”（创·肆·二五）。

为何将善人所共有的，都归于他，除非因他由父所生，以形成更好的天上之城，不求现世的福乐，而求天主方面永远的福乐。

《圣经》又说：他仰望上主天主，或他呼上主天主之名，而是他希望呼上主天主的名。希望呼求有何意义？岂非预象将有一个民族，因着天主的特选，要呼求天主的名字吗？

为此圣保禄宗徒将先知的的话贴在天主恩赐的人民身上说：“因为凡呼号主名字的人，必然获救。”（罗·拾·十三）

他所以名为厄诺市的原因，就是：“他希望呼号上主天主的名字”，以指出人不当依赖自己。

先知耶肋米亚说：“凡仰赖世人，以血的人为自己的臂膊，而他们的心远离上主的人，是可咒骂的。”（耶·拾柒·五）可视为非如加音儿子，在现世所建城子的居民，而是永远不死的。

## 第十九章 厄诺市被接去的意义

协特的儿子是亚当以后第七代，亚当亦算在内，他的第七代孙子名厄诺市，意义为“奉献”，但他被接去了，因为他悦乐天主，他在亚当以后是第七代，这名字特别著名，因为安息日亦是第七日。他是协特的儿子，与加音有别，第六日天主造了人，完成了自己的工作。

厄诺市之被接去，是我们领袖基督的预象，他复活后，不再死亡，然后亦被接至天堂。只剩下整个大厦的造成，基督是基石，直至天地终穷，众人复活后，不再死亡。

它又称为天主的家，天主的圣殿，天主的城，名异物同，这并不相反拉丁语的意义。诗人维治利亦呼亚沙拉哥（Assaracus）的家为皇城，是说罗马人因着脱罗亚人（Troiani）是亚沙哥的后裔。亦被称为爱乃亚（Aeneas）的家，因为脱罗亚人在他领导之下，来至意大利，建立了罗马城。诗人仿效了《圣经》，它称希伯来民众为雅各伯的家。

## 第二十章 为何在亚当之后，加音的后裔在第八代就完结，而诺厄是第十代

有人说：若《圣经》的作者，愿意提及亚当的后裔，由他的儿子协特而至诺厄，在他时代发生了洪水，由他开始另一新系统，直至亚巴郎，由他圣玛窦圣史开始了天主城永远之王基督的家谱，为何要提及加音的后裔，这有何用意？

可以答复说：是为能达到洪水，毁灭了地城的所有人，然后直至世界穷尽，天主曾对他说：“今世之子也娶也嫁。”（路·贰拾·三

四) 复活后，就不再娶再嫁，而引领世间流浪的天主城，直至来世。

在现世娶嫁生育，是二城所共有的，虽然天主之城在现世已有千万人，终身守贞，不娶不嫁，地城也有少数仿效天主之城的，虽然他们走入了歧途，因为他们离开了真的信仰，发明了不少邪说，所以亦属地城，他们照人生活，而不照天主生活。

这样，印度的哲学家，赤身裸体，生活在印度的旷野中，却大谈其哲学，而抱独身主义。

为信仰至善的天主而守贞，才算德行，《圣经》上没有记载在洪水之前，曾有人守贞，因为亚当的第七代孙子厄诺市，在死前被天主接去，亦曾生了子女，其中有默突生冷，他继续了家谱的系统。

为何要记载加音的后代，直至洪水，而当时人类发育年龄较晚，直至百岁，才能生育。《圣经》的作者记载加音系统时，没有特别目的，如他以协特的后裔而至诺厄，由他再开始必要的系统，何必要写拉默克的后裔，是他的儿子完成了这个系统，由亚当算起是第八代，由加音算起是第七代，以与伊撒尔民族联系，他的耶路撒冷城，是天主城的预象，或基督的预象，他是万有之上的天主，世世代代应受赞美，他是上天耶路撒冷的建立人，而加音的后裔都为洪水淹死了。

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系统中只提及长子，但为何这样少呢？人类一定不会直至洪水，数目这样少，因为他们不会等至百岁，才开始生男育女，除非因为年龄长，所以发育亦较晚。

若他们三十岁开始生育，三十乘八是二百四十年，因为由亚当至拉默克是第八代，在二百四十年后至洪水，就没有生育吗？为何

《圣经》的作者，不记载后来的人呢？

由亚当至洪水，照我们的拉丁文本，是二千二百六十二年，依希伯来文，则为一千六百五十六年。我们以为数字小的比较可靠，由一千六百五十六年，除去二百四十年，在洪水前一千四百余年中，加音的后裔，就没有生男育女吗？

谁对这事发生惊奇，就当记得，我问如何可信古时人能在长期中，不生育子女，似乎能有两种解说，或是发育较晚，与长寿成正比，或所记载的不是长子，作者只愿由他达到所愿的，如由协特的系统而至诺厄一样。

若在加音的后裔中，没有作者愿意达到的人，由所提及的长子，我们可推测他们发育较晚。这样，这些人在百岁后才能生育，因而以长子为系统，年代久远直至洪水。

亦可能因我不知道的理由，作者愿意抄写地城直至拉默克及其子孙，以后疏忽了洪水前的系统。

也可能这不是不提长子系统的理由，我们不必相信人发育得这样晚，即加音以他儿子厄诺客所建的城子，能有好几位君王，管辖各处，不在同时，是各人在自己时代，依次为王。

第一位君王可能是加音自己；第二位君王是他的儿子厄诺客，以他的名字造了一座城，以便他的儿子希辣得为国王；第四位君王是默胡雅耳；第五位君王是默突生冷，第六位是拉默克，他由亚当经过加音是第七位。（创·肆·十七~十八）

并不一定长子继续父亲的王位，是因才能，或因环境，或为父王所特宠，乃得了继承权。

可能洪水发生时，正当拉默克为王时，他与其他所有的人都被淹死，在方舟内的人除外。

为此我们不必惊奇，在这长期中，即自亚当而至洪水，两个系统没有同样多的代数，加音的系统七代，协特的系统十代。

由亚当算起，拉默克是第七代，诺厄是第十代，《圣经》的作者，没有提及拉默克儿子的名字，如他的祖先一样，而提及许多子孙，在他及洪水间，不知发生了何事。

无论如何，或加音的系统是以长子计算，或由君王计算，但不可不注意，作者说了拉默克是亚当的第七代孙后，就说他有了十一个儿子，这是罪恶的预象，因为还加入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，他的妻妾预象何物，暂时不必提及。（创·肆·十九～二二）

我们且研究一下这个系统：没有说出其来源。天主的诫命有十条，就是著名的十戒，十一在十二上，是提示犯十戒，就是犯罪。为此天主命以十一个羊毛帐幔做结约之柜，这是天主的民族在旷野旅行时活动的圣殿。在羊毛帐幔中，是为记忆罪恶，因为使我们记得我们认罪时，乃将羊放在左面，穿着羊毛衣跪在地上，《圣咏》上的言语：“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眼前。”（咏·伍拾·五）亦证明这点。

由亚当经过加音传下的系统有十一代，是表示罪恶，这系统又以一个女人来结束，是由女人开始犯原罪，使人类丧亡。是因肉情相反精神，所以犯罪，拉默克的女儿名纳哈玛，意义就是“邪欲”。

由亚当因协特而至诺厄的系统为十代，这是正经完整的数字。在这数字中，当添上诺厄的三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堕落，两个为父亲

所祝福，被咒骂的除去后，将两个被祝福的数字加上，成为十二，这是小先知及宗徒的数目，由这数字相乘而得：三四十二，四三亦十二<sup>①</sup>。

既然如此，两个后代的不同系统，是预象二座城子，一座是世人的城，另一座是重生人的城，但彼此融合在一起，使整个人类，除了八口外，都在洪水中灭亡。

**第二十一章 为何《圣经》记载了加音的儿子后，继续记载他的子孙，直至洪水，而述说了协特的儿子厄诺市后，又回至人类受造的原始**

我们先当研究，为何《圣经》记载加音的后裔，提及他的儿子厄诺客，以他的名义造了一座城，并提及其他的子孙，直至洪水；而提及协特的儿子厄诺市后，没有提及其他子孙，直至洪水，但添上说：“这是亚当后裔的族谱。当天主造亚当时，就按照自己的肖像造的。并且造了一男一女，在造他们的时候，天主祝福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”（创·伍·一～二）

似乎是《圣经》的作者，愿意由亚当的时代开始，但对地城，他就不愿这样做，只偶然提及而已，而不加以计算。但提及协特的儿子后，他希望呼号上主天主的名字，又重新开始，岂非重新提及二城，一个不断地杀害——拉默克对他的两个妻子说：自己杀了人。（创·肆·二三）——而另一个则由呼号上主天主之名而传后裔。

这是在世流浪的天主城中，在人间当尽的最大的及独一的职务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奥古斯丁及同时人喜欢这类数字的玩意儿，就如现代人喜欢填字猜谜一类的游戏一样。

当托付给一个人，他的出生，正是为代替被害的亚伯尔。他代表天上之城的独一性，虽然还未完成，但已开始完成这个预象。

加音的儿子，意义是“获得”，获得什么，岂非大地？他因所建之城，名垂百世，这是《圣咏》所说的：“他们首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园地。”（咏·肆捌·十二）为此在另一《圣咏》上也写说：“吾主啊！你也照样藐视他们的空想。”（咏·柒贰·二）

协特的儿子——意义是“复活的儿子”——希望呼号上主天主的名字，因为他预象这类人说：“至于我，我却像天主殿中盛绿的橄榄树，我永远依赖天主的眷顾。”（咏·伍壹·十）他不追求世间的虚假光荣：“依赖上主，不向慕傲慢与趋附欺伪之徒的，才是有福的人。”（咏·叁玖·五）

这样，这二座城，一座建立在现世的事物上，而另一座则建在依赖天主上，好似都自亚当所开的死门，由开始时代，趋赴自己的目标。加上数代回至亚当，由这原始被罚的根源，形成了被罚的大众，天主拣选其中几个作为触怒的器皿，有的作为怜悯的器皿。（罗·玖·二二）

天主给人应得的罚，而赏赐别人应得的恩宠，为使在世流浪天城之民，与受触怒的人作了比较后，不要依赖自己的自由，而依赖呼号上主天主的名字。

人类的意志，本性是善的，因由慈善的天主所造，虽由不变的天主所造，但能变换，因为是由虚伪而来的，他能避善作恶，这是因着自由，他能避恶行善，没有天主的助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## 第二十二章 天主之子因恋爱外方女人而堕落，除了八人外，都死于洪水中

人类增加后，因着人意志的自由，善恶相混，二城互相融化。这次，罪恶也因女人而来，但不如开始时一样。这些女人引人犯罪，并非受了诱惑，而是因着品行不端，因着她们的美貌，为流浪在天主教之城的人民所恋爱。（创·陆·一）

美貌本来是天主的恩赐，这是真的，但亦赐予恶人，为使善人知道这不是至善。他们摈弃了善人的至善后，乃跌入下等的善中。它不是善人所独有，而是善人与恶人所共有的。

天主之子热烈恋爱人间的女子，愿娶她们为妻，摈弃了在善人中所有的孝爱，与地城的人同流合污。身体的美丽，是天主所造的，但是暂时的，肉躯的，最下等的。若将它放在永远，内在之美的天主之上，就秩序颠倒了，就如贪财者，不顾公义，只爱黄金，这并非黄金之过，而是人的过失。

一切受造之物皆如此：它的本性是好的，能适当地爱它，亦能不适当地爱它；若照秩序就是适当，不照秩序，就不适当地爱它。在赞颂造物主的诗中说：<sup>①</sup>

“一切万物皆美好，因皆由尔所创造；人类除掉罪恶外，一切美善而称道；不爱天主爱万物，世间秩序大颠倒。”

---

<sup>①</sup> 在普通拉丁本为且来（Cerei）的赞颂，按且来为罗马人的农神，与这赞颂无任何关系，可能是抄写者的错误，而鲁汶本正作造物主的赞颂，与本赞颂正吻合，所以本文就采用了造物主。

若人真爱造物主，即爱天主，不爱天主以外的事物，就不会混乱地爱他，因为我们当以爱情，爱所当爱，以修德行，为能圣善生活。所以我以为德行的简单定义是：有秩序的爱情。为此在《雅歌》书中，天主之城，基督的净配唱说：“他在我身上的旗帜是爱情。”（雅·贰·四）

天主之子舍弃了天主，去恋爱人间女子，就颠倒了这爱情的次序。这两个名字，相当适宜指出二个城子。天主之子，以本性而论亦是人子，但因圣宠，他们有另一个名字。在《圣经》中，说天主之子恋爱人间女子时，亦称他们为天主的天使。所以有许多人以为不是人，而是天使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可否相信天使恋爱艳丽妇女，与她们结了婚

在本书第三卷第五章，我曾提及一个问题，而未加以解决，即天使本为精神体，能与妇女性交否？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你以风做你的使者。”（咏·百零叁·四）即将精神体的成为天使，使他们报告消息，因为希腊文是（αγγελος = Angelos），拉丁文是（Angelus），就是使者。但天主赋给他们身躯否则不一定，因为同一《圣咏》上说：“拿火炎做你的仆役”，即他们当有爱德，如大火之炎炎。

《圣经》也证明天使曾以人身显示于人，不但可以看见，并可被人抚摸。此外，大家都相信，许多曾亲身经过的，都如此说，或听到过有经验过的人说，没有人能疑惑其真确性，魑魅（Silvani, Fauni）屡次磨难妇女，愿与她们性交。高卢人所称的杜西（Dusi）邪魔，曾做过这类淫乱丑事，似乎不能否认。

我不能肯定，若神为气体，能为扇所摇动，为手所触摸，能因

邪乐，愿与妇女性交。但我不相信天主的天使，当时堕落如此。我亦不信圣伯多禄宗徒对他们说：“天主既然没有宽免犯罪的天使，把他们投入了地狱，囚在幽暗的深坑，拘留到审判之时。”（伯后·贰·四）我想是说背弃了天主，与领袖魔鬼一起堕落的魔鬼，他们因着嫉妒，借着蛇形，诱惑了原祖。

由《圣经》中，人屡次被称为天使，对若翰曾写说：“请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，在你面前，预备你的道路。”（谷·壹·二）先知玛拉基亚，因天主的特别恩宠，亦被呼为天使。（拉·贰·七）

有些人非常惊异，因为他们读到不是如我们的人，而是巨人，是由天使及他们恋爱的女人所生，好像在我们的今日，如在第九章我曾提及的，就没有巨人的出现。

在罗马城为哥底（Gothi）人毁坏前数年，有一个女人，其身量超过所有男人之上，到处人山人海来看她。更奇怪的，是她的父母，并不比平常人更为高大。

所以巨人，是天主之子，亦称为天主的天使，与人间妇女性交，如人一样生活，即协特的子孙与加音的女儿性交前，亦能出现。《圣经》上亦说：

“当人们繁衍于地面，生养女儿的时候，天主的儿子们看见人子的美丽，便随意遴选，娶以为妻。天主说：‘人既属于血肉，我的神不能恒久住在人内，然而他的寿数，仅可延至一百二十岁。’当时地上有些巨人，以及日后天主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儿们同室，她们所生的，就是上古强大著名的人们。”（创·陆·一～四）

由《圣经》上的这些话看来，已可证明，天主之子娶了人子的

女儿为妻后，因为她们艳丽，世界上乃有巨人。《圣经》屡次称美丽者为善人。但巨人不断继续生出，因为《圣经》说：“当时地上有些巨人”；稍后乃说：“天主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儿们同室。”所以前后都有巨人。

“为自己生了”可证明天主之子，在堕落前，曾不为自己，而为天主产生，即不照欲情，而为尽增加天主城人民的职务，而不是为自己的子孙，使天主的天使，如协特的子孙，希望呼号天主的名字，因此期望，能与他们的后裔，天主的子女为兄弟，以得永远的产业。

《圣经》明显地证明不是天使，如有人所想的，而是人，因为说了：“天主的儿子们看见人子的女儿美丽，便随意遴选，娶以为妻。”稍后即添上说：“天主说：‘人既属于血肉，我的神不能恒久住在人内。’”

因着天主圣神，成为天主之子及天使，因为堕落，乃被称为人；是本性的名字，而不是恩宠的名字，亦称为血肉，因为他们舍弃了精神，亦为精神所舍弃。

七十贤士称为天使及天主之子，但不是一切古本都如此，有的只称为天主之子。犹太人将亚其拉（Aquila）放在所有《圣经》注解者之上，他不称天使或天主之子，而称为神之子。这两种译法都对，因为他们是天主之子，在他之下；他们又是兄弟，为神所生，为神之子，亦为神，如《圣咏》上所说：“我曾说过：你们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。”（咏·捌贰·六）

因而可信七十贤士亦得了先知的精神，因天主的名义，变换了一些事物，作了别样解说，应当相信这是因天主的启示而行。在希

伯来文，此处不清楚，可解说为天主之子或神之子。

我们姑且放下伪书的齐东野人之话，教父们不知道它，是由他们，《圣经》一代一代地传授给我们。这类伪书虽然亦含有真理，但因记载许多伪事，所以没有正经书的权力。

我们一定不能否认亚当的第七代子孙厄诺客曾写过天主的事，因为犹大宗徒在书信中曾这样说过。（犹·十四）若此书不在犹太司祭于圣殿中谨慎保存的正经集内，是因为年代古远，不易使人相信，因为不能证明的确为厄诺客所写。

因此这书中所说，巨人的齐东野人之言，不由人所生，君子都以为不可信，如其他许多借先知之名的书籍，经过慎重研究后，都被列入伪书之中。

依正经《圣经》，无论希伯来人的或天主教人的，没有疑惑，在洪水以前曾有巨人，他们是人间的世俗之子。以后协特的子孙，天主之子，弃舍了正义，亦加入这个团体，因而由他们中亦能生出巨人。并非所有人都是巨人，但在那时代，比洪水以后任何时期更多。

造物主造了巨人，为证明不但美丽，连身躯的巨大雄壮，皆不为贤士所重视，他们的幸福，是在不朽、更好、更久的精神事物上。这是善人所独有的，而非善人与恶人所共有的。

另外一位先知论同一真理时说：“那里曾有身量魁伟且强悍善战，自古即著名的巨人。但是天主没有拣选了他们，没有指示给他们智慧的道路。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智慧便丧亡了，为了他们的智慧而灭绝了。”（巴·叁·二六～二八）

## 第二十四章 天主说：在洪水中当灭亡的人，他们的光阴是一百二十年，当如何懂法

天主所说“然而他的寿数，仅可延至一百二十岁”，不可懂为人以后不会超过一百二十岁，因为在洪水以后，有的人还活到五百岁。而当视作天主说这话时，诺厄已将有五百岁，即已有四百八十岁。《圣经》呼为五百岁，因为是以整个称呼大部分。

洪水一定发生在诺厄的六百岁二月中，这样，天主预言了人尚可活一百二十年，以后当在洪水中丧亡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，洪水发生时，世上已没有可逃脱这类死亡的人，因为是为罚恶人，并非为使善人这样死去，他们总当死亡一次，死后尚能受苦。

在洪水中，《圣经》上所载协特的子孙并无一人死亡，天主发洪水的原因如下：“天主见人的罪恶弥漫了世界，他们终日所思念的，无非是邪慝。是以上主后悔在地上造了人，他心中忧戚。上主说：‘我要将我所造的人，从人到走兽和爬行的昆虫并空中的飞鸟，由地上剪灭，我后悔我造了他们。’”（创·陆·五～七）

## 第二十五章 天主的愤怒，并不扰乱不变的安静

天主的愤怒，不是他的精神受了刺激，而是他罚罪恶，他的思维，是可变万物的不变原因。天主不会如人一样，后悔自己的行为，因为在一切事上，他有先见之明，所以他的思想亦不会变换。但《圣经》用这类说法，是以更亲热的说法，与人交往，以训道人，压制骄傲者，鼓励懒惰者，训练研究者，培植明智者。若他不先将就，降至卧在地上的人处，就不能做到这点。

他预言了来日的灾难，一切地上的飞禽走兽皆将毁灭，但他并没有惊吓无知之物，好像它们亦犯了罪。

## 第二十六章 天主命诺厄所造的方舟，在各方面，都预象基督及圣教会

天主命义人，并照《圣经》，一生完全的人诺厄造的方舟，虽然不如天主城之子，将如天使，不死不灭，但如人在现世生活，使与妻子、儿子、媳妇及天主所命的禽兽进入，以免洪水的灾殃。没有疑惑的，是世间流浪的天主城，即圣教会的预象，它因木头而得救，在它上面悬着：“天主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，就是成人的基督耶稣。”（弟前·贰·五）

方舟的长、高、宽，指示人身的量度。人的高由头至足，是身体左右两旁的六倍，由腹至背的十倍，因此你若测量卧于地上的人，由首至足为左右两旁的六倍，由地上量起则为十倍。

方舟的长为三百肘，宽五十肘，高三十肘。旁边的门，表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肋旁为长枪所刺，由此信奉他的人，可以进入，由此而发出圣事，使信友能进入教会。

依照天主的命令，方舟是以四方的木板造成的，为表示圣人们的安定生活。因为你无论如何测量方形，常是正方的。其余建立方舟所有的一切，都是表示教会的事物，但要一一加以细述，未免太长了。我在攻击马尼盖派人《福斯德》书中（第十二卷，十四章）已提及过，因为他否认在希伯来人书中，预象基督。

可能有人比我更清楚地发挥这端真理，只要他所说的，是有关我们讨论的天主城，它在现世流浪，如在洪水中一般，而所说的，

又不与作者的意思相背。

比如说，若有人不愿讲“方舟要三层，分上中下”，（创·陆·十六）如我在该书中（第六卷，十六章）所说，是指点教会，它召集天下万民，而称有两层，或有两舱，是因为包括两种人，一种是受割损的，一种是不受割损的；圣保禄宗徒称为犹太人及希腊人（罗·叁·九），或三层，或三舱，因为在洪水后，因诺厄三个儿子，万民得救。或说是指点他物也可，只要不相反信仰的规则。

天主不但愿意在方舟下层有舱，在中间亦有两层，最上面为第三层，由上而下有三层可住的舱房。这可视为圣保禄宗徒所说的信、望、爱三德（格前·拾叁·十三），更可视为《圣经》上所载的一粒种子，结三十、六十或一百粒（玛·拾叁·八），或说在下层是夫妇的节德，在中层是寡妇的洁德，在上层为贞洁，亦可依照这城的信仰，去找出更好的说法。

同样，对别样可讨论的事情亦如此，可照各人的意见，然而常当与公教的信仰相吻合。

### **第二十七章 对方舟与洪水，不当相信历史性而否认寓意，或只认寓意而否认历史性**

任何人不当想这类事白白写成，或在其中只宜寻找事实，毫无寓意可言；或者正相反，以为这些事实根本没有，只是寓意而已；或者无论如何去懂，总不预言教会。

除非有恶意，谁能主张这类书籍白白地写成，数千年来谨慎保存？谁能主张只讲事实，而忽略其他一切？若禽兽数目之多，逼使造这么大的方舟，似乎若将禽兽同样数目搬入方舟内，亦可保存其

种类。天主命人保存动物的种类，岂不能重新造它们吗？

主张这些并非事实，只是将来的预象，以为下这么大的雨，以致超过最高的山十五肘。这是指阿林碧山（Olympus）<sup>①</sup>，云彩不能在上形成，因为与天齐高，不能有湿气，而生风云及雨。但他们未想及上能有土，这是最湿的元素。

他们否认山顶是土吗？那么为何要主张不是水，而是土，能高于上空，而他们测量元素，能承认水在上，比土还轻吗？他们有何理由，以证明更重更低的土高升，长久占了天空最安静的地区，而更轻更高的水，竟不能暂时做到呢？

他们又说：方舟不能容下这么多的雌雄动物，即不洁者两对，洁净者七对。我想他们只注意三百肘长，五十肘宽，而不想及两层及三层亦如此宽大，所以当乘以三，得九百肘长，一百五十肘宽。

我亦想起何理日曾说：天主的仆人梅瑟，如《圣经》所载，精通埃及人的学术，嗜好几何学，他是说几何学上的立方肘，一肘等于我们的六肘，则这样庞大的方舟，自然可以装下这些东西了。

至于说不能造这么大的方舟，只因他们不知道人类曾造过大城，为这方舟，竟用了一百年。其中区别只在此点，我们可以用石灰，使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结合，以建筑数千英尺的墙，而木料可以钉子，沥青合成，以造方舟；不以曲线形，人的力量不能使它驶入海中，是洪水忽至，将它举起，使它驶行，而不沉没，这不是人类理智的工作，而是天主的安排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阿林碧山在希腊，古时人以为是众神所在之地。

为细心研究微小动物，如老鼠、壁虎，并研究蝗虫、苍蝇、跳蚤的人，在方舟中，是否比天主所指的数字更大，请他们注意下面的话：“在地上爬的动物”，能在水中生活的，如鱼之类，就不必引入方舟内，能游水的，如许多飞鸟，亦当如此。

为此说：当有雌雄两性，以能传生，为此正方舟内，不需要雌雄交配，亦能生育的动物，乃由别物朽烂而生，它们若在方舟的话，如在屋中一般，没有规定的数目。

若事实不能表示出来其奥义及预象，若在方舟中，有一切不能在水中生活的动物，这不是因一两个人的照顾，而由天主的照顾。并非诺厄加以遴选，他只让它们自由进去。这是《圣经》上所说的“带人方舟”（创·陆·十九），不是因人的能力，而因天主的意志。

当承认动物并非随意进入，不加区别，而是“一牝一牡”，因为有些动物，不由性交，由他物而生，如苍蝇；别的没有雌雄之别，如蜜蜂<sup>①</sup>。

有些动物，虽有牝牡之别，但不能生产，如牝牡骡子，似亦不当入方舟之内，而是它们的父母：马、驴当进去，其他种类不能交配，而生新物者亦然。若这点能有寓意，一定也有，因为有雌雄之别。

另一使人操心的问题，是为饲养所有动物，在方舟内，当放入更多的动物，但更可信的，是除了肉类外，尚有所有动物可用的食料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指蜜蜂没有雌雄之别，或苍蝇不必性交，由他物所生，是圣奥古斯丁时代，人对动物的观察不够精明所致。

我们知道，许多肉食动物，亦吃果子，特别是无花果及栗子。为此明智公正的诺厄，由天主的指示，准备了各种动物适当的食料，而不用肉。动物饥饿时，什么东西都吃。

慈善的天主，若为预象意义起见，亦能使动物不饮不食而生活。

若非好辩的人，谁不想这些事，是教会的预象。因为不洁及洁净的民族，都进入教会，直至一定限制，以达到其目的。由这明显的事实，可知其他不明显说出，不易明了的事，亦莫不如此。

既然如此，谁都不该想，这些事是白白地写出，没有其他意义的，只有言语能有意义，而事实不能有意义，而当承认大约是指点教会，当以为所以写出，是为使后人常常记得，事实所以发生，是为说明一事，以预象圣教会。

我至此当结束本卷了，以研究洪水及以后事迹中，依人生活的地域及照天主生活的天城将来的境遇。

## 第十六卷

在本卷的前部分，即由第一章至第十二章，是由诺厄至亚巴郎，依照《圣经》，述说天地二城之进行，在第二部分，由亚巴郎至伊撒尔国王，论天国的进行。

### 第一章 洪水以后，由诺厄至亚巴郎，有几家依天主而生活

由《圣经》的话中，不易看出，在洪水后，尚保存着圣城的遗迹否，或已为当时不断加增的罪恶所毁坏，已没有一个叩拜独一真天主的人了。

因为在正经中，我们看见诺厄与他的妻子，及三个儿子与媳妇，因着方舟，得免洪水之患，以后直至亚巴郎未见有人宣扬天主的信仰，只有诺厄祝福了他的儿子闪及耶斐特，并预言了将来要发生的事。

《圣经》上并记载诺厄咒骂了第二个儿子含说：“客纳罕是可咒骂的，必给自己的兄弟当奴仆的奴仆。”（创·玖·二五）

客纳罕由含所生，含不但不遮蔽醉父的下体，反而加以嘲笑。《圣经》继续记载诺厄祝福其他两个儿子说：“闪的天主，应受赞扬，

客纳罕应为闪的奴隶。愿天主使耶斐特扩展，使他住在闪的帐幕中，客纳罕应为他的奴隶。”（创·玖·二六）

这样，诺厄种植葡萄，饮酒大醉，赤身裸体及其他所记述的，都有预言的意义。

## 第二章 诺厄的儿子预象何事

预言实现后，以前不清楚的事，后来也明朗化了。谁若细心观察这类事实，就可看出是为基督而写的。

基督将由闪生出，闪的意义为“名字”。谁比基督的名字，能到处发出芬芳香气呢？在雅歌中，亦以他来与室内的香气相比，室内即圣教会内，其中聚集着大众。

耶斐特的意义为“发展”。诺厄的第二个儿子含，他的意义为“炎热”，与其余二位意见不合，但在二人之中，即不在希伯来人或教外人内，这有何意义？岂非指出将有大批异教人，不以明智的精神，而以愤怒而著名。异教人常惶惶不宁，并扰乱善人的和平。

但这些事，为知道善于利用的，是有益的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因为你们中间，原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，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，在你们中显出来。”（格前·拾壹·十九）

在箴言书中亦说：“听受教训的儿子，会到得智慧，他必能使唤愚昧人，如同使唤仆役一样。”（箴·拾·四）

天主教的许多教义，为异教人攻击时，乃更仔细地加以研究，然后懂得更清楚，宣讲更为努力，敌人发起一个问题，就使我们有学习的机会。

为此诺厄次子，不但可象征与教会分裂的人，亦可象征有天主

教的名字，而品行不端的人。

他们承认，并宣传赤身裸体诺厄所预象的基督苦难，但因品行不端，反而侮辱了他，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所以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。”（玛·柒·二）正切合他们。

为此含的儿子被咒骂，因为他是含的果实及工程。他儿子的名字为客诺罕，意义是“他们的打动”，就是他们的工程。

闪及耶斐特是受割损人与未受割损人的预象，或如圣保禄宗徒所称，犹太人及希腊人的预象。他们知道了父亲赤身后——这是耶稣苦难的预象——就将外衣披在自己的肩上，倒退着进去，将自己父亲的裸体盖住，没有看见父亲的裸体。

同样，在基督的苦难中，我们恭敬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，但不赞成犹太人的罪恶。外衣表示圣事，肩表示记忆已往的事情，因为教会纪念已往。即耶斐特住在闪的家中，而含则住在他们中，而不是基督将来的苦难。

不孝的儿子，成为善良哥哥的仆人，他们利用恶人，练习忍耐，在智慧上进步。因为如同圣保禄宗徒所说，有的人不诚心宣扬基督：“或是假意，或是诚心，终究是宣传了基督，为此如今我喜欢，将来我仍然要喜欢。”（斐·壹·十八）

他种葡萄，如依撒意亚先知说的：“万君之主的葡萄园就是伊撒尔民族。”饮他的酒，或者饮爵，如耶稣所说：“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？”（玛·贰拾·二二）“父！若是可能，就让这杯离开我吧！”（玛·贰柒·二九）这一定是指他的苦难。或因酒由葡萄所酿，他为我们由伊撒尔民族中取了人性。他醉了，即他受了苦，他被剥去衣

服，即暴露出他的软弱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他虽然由于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”（格后·拾叁·四）又说：“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聪明，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。”（格前·壹·二五）

《圣经》上说了：“被剥去衣服”，又加上说：“在自己的家中”，是明说当由自己同族人，即犹太人处，接受了十字架及死亡。恶人只在外表上宣讲基督的苦难，因为他们不懂所讲的。而善人却在心中默思这重大的奥义，在他们的心中尊敬天主的软弱及愚妄，其实比人的更坚强，更聪明。

舍出来时，告诉众人，父亲赤身裸体，这是恶人的预象；闪及耶斐特为遮盖它，尊敬它，乃入了房内，是善人的预象。

我们依照所能研究《圣经》的奥义，一定以为所作所写，是为预象将来，只能与基督及他的教会，即天主之城吻合。自人类开始时，就预言之城，现在都应验了。

由诺厄祝福二子，及咒骂次子后，直至亚巴郎一千余年中，没有提及一个敬拜天主的义人，我不相信没有义人，是因为若要一一加以记录，就太长了，这是属于历史的事实，而不属于先知的预见。

《圣经》的作者，或更好说，天主圣神因着他不但记载已往事迹，亦预告将来，特别注意属于天主城及它的人民，无论如何说法，因了比较后，能得到更大的利益，且意义更为明显。

但不要相信，所记载的事，都有寓意，为写有寓意的事，亦当说没有寓意的事。

我们用犁耕田，但为耕田，亦需要其他零件，在音乐器具中，只有弦能弹出声音，但其他部分，与弦相连，不可分开。

同样，在预言历史中，记载有些事，无特别意义，然而与有寓意的，紧紧相连。

### 第三章 诺厄三子的谱系

在本书中，讨论历代天地二城的境遇，现在当先提及诺厄三子的谱系，先由幼子耶斐特说起，他有八个儿子，七个孙子，一子生三个，另一个生四个，共十五个。诺厄次子含有四子，五孙，两个曾孙，共十一人。

说了上面的话后，现在《圣经》开始说：“雇市又生了尼默洛特，他始为世界的英雄。他在上主面前是个健壮的猎人。因此有一句谚语说：如在上主面前健壮的猎人尼默洛特。他在喜纳哈尔地带所建的国度，肇始于巴比伦，厄勒客，阿加得，加肋纳。他从那地域走到亚述，建立了尼尼微，勒曷波特城，加拉黑和尼尼微与加拉黑之间的大城勒森。”（创·拾·八～十二）

英雄尼默洛特的父亲雇市，生有五子二孙，为含的长子。这英雄是以后生育了子女，或者更可信的，是因着他的重要性，《圣经》特别提及他，他的王国，由著名巴比伦城及以后所记载的城市开始。

这是喜纳哈尔，属尼默洛国即亚西利，他造尼尼微城，以后联合起来。《圣经》在此简单提及著名的亚西利国，由尼尼微城的建立者培罗的儿子尼那为之光大发扬。

亚西利由亚西而来，他不是诺厄次子含的儿子，而是诺厄长子闪的儿子，因此由闪的子孙中，生下英雄国家的继承人，他们又造了别的城子，第一座城名尼尼微。

以后是含的另一儿子名纳来因，他不但生了子女，而且创立了

七个国家。由他的第六个儿子中，生出斐利定，于是成为八个，然后我们当回至客拉罕，他生了十一个儿子。

以后《圣经》提及几座城子，说它们已至何种程度，计算含的子孙，共有三十一人。

最后当提及诺厄长子闪的子孙，幼子的谱系逐渐提及他。但我们开始闪的子孙时，有一不明处，当先加以解决。

《圣经》上说：“耶斐特的哥哥即赫贝尔子孙之祖闪也生了儿子。”（创·拾·二一）这句的次序是：闪生了赫贝尔，是他子孙的父亲。是愿使人懂得闪是由他所生的子孙，曾孙的祖先。赫贝尔不直接由闪所生，是他的第五代孙子。闪在其他儿子中，生了亚法色，亚法色生了加音南，加音南生了沙拉，沙拉生了赫贝尔。<sup>①</sup>

为此在闪的子孙中，赫贝尔占第一位，虽然他只是第五代玄孙，是因为希伯来民族的名字，由他而来，虽然有另一意见，以为系由赫贝尔而来。只有伊撒尔民族讲希伯来言语，天主的城流浪在此民族中，在一切中又有其奥义。

先当提及闪的六个儿子，由其中一个生下四个孙子，一个曾孙，然后是赫贝尔；赫贝尔生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名法来克，意义为“分开”，《圣经》提出这名字的意义说：“因为在他的时候，世界分了区域。”（创·拾·二五）以后我要说这是什么意思。赫贝尔的另一个儿子生了十二个儿子，所以闪的子孙共有二十七人。

诺厄约有七十三个子孙，耶斐特十五个，含三十二个，闪二十

---

<sup>①</sup> 名字系按拉丁通俗本及圣奥古斯丁的手稿，与思高《圣经》学会所译的名字，少有出入。

七个。

《圣经》继续说：“这就是闪的子孙，各随自己的宗族和言语，各按各的邦国，在自己的疆域内。”（创·拾·三一）

又总论说：“这些按他们的世系和邦国都是诺厄儿子的宗族，洪水以后，由他们在大地上分成了许多邦国。”（创·拾·三二）

由此可知当时有七十人，或更好说七十三国，如后来要证明的，不是七十个人。因为以前《圣经》提及耶斐特的子孙时结论说：“这些人将异民的海岛，各随各的地域，各照各的言语，各按各的宗族，分区居住。”（创·拾·五）

在另一处，如我已提出的，在含的子孙中，更明显地指出邦国说：“从他们出来的有培肋协特人。”（创·拾·十四）这样，直至十代，一一加以叙说后，结论说：“这些人都是含的后裔，各按他们的宗族、言语、疆域和邦国。”（创·拾·二）

有些子孙，没有提及，因为有的子孙，形成了好几个国家，而他们却没有形成一个。为何在耶斐特的八个儿子中，只提及两个呢？含有四个儿子，为何只提及三个？闪有六个儿子，只提两个的系统？是别的儿子没有后裔？这是不能接受的。是他们没有开辟邦国，所以不必提及，他们被编入他人的系统中了。

#### 第四章 言语的分别及巴比伦城的来源

《圣经》作者说了各国有自己的言语后，乃回至言语统一的时代，并说出言语差别的原因：

“当时天下的人有一样的口音，一样的言语。他们由东方迁移的时候，在喜纳哈尔地找到了一块平原，他们就去那里住下了。他们

彼此商议说：‘来！我们要造砖，用火烧透，以火砖当石，以石漆代灰。’他们说：‘来！我们要建造一城一塔，塔顶摩天，好传扬我们的名字，免得我们在全地面上各处分散。’上主遂降临了，观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上主说：‘看啊！他们都是一个民族，有一样的言语，他们如今开始做起这事来，以后他们所图谋的，便没有不成就了。来！我们下去，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言语，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。’于是上主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四方，他们遂停止建筑城邑。因此那地方得名曰巴贝耳，因为上主在那里淆乱了世人的语言，又从那里将他们分散到四方。”（创·拾壹·一～九）

这座城名混乱为巴比伦城，为此巴比伦是说混乱，我们就结论到它为尼默洛特所造，如上面已简单说过的，因为《圣经》论他时，说他的国家肇始于巴比伦。这座城在地城之上，如同是一国之都，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的繁华。

因为愿意它高至上天，至少有一塔高于其他一切的塔，虽然是用单数，如说兵，是指点数以千万的士兵，蛙、蝗虫是指点梅瑟罚埃及人的千万蛙、蝗虫的灾祸。

但人的傲慢究竟何为？超过高山峻岭后，还要多少高度，要超出苍云多少高？最后，物质或精神的高度，岂能损害天主吗？

走向上天真实安稳的道路是谦虚，它使我们的意向主，而不是反对他，如这位英雄尼默洛特，竟被称为上主面前健壮的猎人。（创·拾·九）

有的人没有懂清这点，为希腊文所欺骗，读为在主前，而不是反对天主。因为希腊文（ενατιον：Enation）有面前及相反的意义，

如在《圣咏》中所说：“我们要跪在造成我们的上主面前。”（咏·玖肆·六）及在约伯书中说：“你发愤怒反对天主。”就这样去懂作在上主前的猎人。

猎人有何意义？岂非欺骗人，压逼人及世间动物的杀害者？他与人民造了一座塔，反对天主，这是心中骄傲的表示。恶念虽然外面没有实行，亦当被罚。

取罚什么呢？出命令人的权威，是在言语上，因此骄傲，不会使人懂清服从，因为他不愿听懂，而服从上主的命令。

因此这集会就散了，每人离开旁人，因为不能懂清他，然后与能懂的人联合起来。这样，人民因言语而分离，流浪在今日的世界上，天主以奥妙的形式，我们不易懂清的言语，做了此事。

### 第五章 天主降下，混乱建筑塔的人

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上主遂降临，观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。”（创·拾壹·五）不是天主之子造的，而是照人生活，我们所称的地城之人造的。并非说天主由一地至另一地，因为他无所不在，所谓他降临，是他在世上做例外的事，证明他在场。

亦不当相信，他既然无所不知，在某时间，看见某物，才知道它，说他在某时看见或知道某事，是他使某事被知被见。这城使天主不悦，因为不如他之所愿。

亦可说天主降临此城，因为他的天使降至此城，而他则在天使中，所以上主说：“看啊！他们都是一个民族，有一样的言语，来！我们下去，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言语。”（创·拾壹·六～七）是用简单的言语，重复指出上面所说的：“上主降临”。

因为天主若已降临，则“来！我们下去，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言语”，是他向天使说的话，表示他在降下的天使中；不说：“来！你们下去，混乱他们”，而说我们混乱他们的话，这样，指出他因自己的使者工作，使他们与天主合作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：“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。”（格前·叁·九）

## 第六章 天主以何种言语与天使谈话

天主造人时说：“我们造人”，可视作向天使的话，因为天主不说：“我做”；但因下面继续说：“照我们的肖像”，不能相信人像依天使的像而造，或天使的像与天主的像相同。此处当懂为天主圣三；但天主三位只有一性一体。说了“我们造”后，《圣经》又继续说：“天主依天主的肖像造了人。”不说神造了，或照神的像而造。

上面的话，亦可懂为圣三，好像圣父向圣子、圣神说：“来！我们下去混乱他们的言语。”不能懂为天使，他们当以圣善的行为升至天主处，即以思想请教永久不变的天主，如天主朝廷的永久律法一样。

天使自身不是真理，他们分有天主的真理，他们由天主处，好像是生命的泉源，接受了他们自身所没有的。他们永久临近真理，总不远离。

天主与天使谈话，不如我们人彼此间谈话，或我们与天主或天使谈话，或天使与我们，或天主因天使与我们谈话一样。天主与天使谈话的方式奇异，我们只能依我们的形式去懂。

天主之言奇妙至极，先于事实，是事实永久不变的理由，并非一时喧哗，而是永久的德能，在时间中工作。他与天使所说，及与

我们所说，根本不同。我们内中感觉这类言语时，已与天使相近。我们工作，在本书中，不断说出天主言语的理由。因为永久不变的真理，与有理智之物谈论自己的奥妙，或用常变换的受造物发言，或以能变换的形象与我们的的心灵交谈，或以有形的声音，与我们的五官交谈。

所谓：“现在不要停止努力所做的事。”不是为证明，而是为发问，如恐吓的人所做的一样。

因此当视作所说乃：“岂不停止他的努力所做的事吗？”若如此懂，就不是恐吓。为此，为不明智的人加上“不”字，因为我不能写出发言人的口吻。

由诺厄的三个儿子，在世上有七十三个民族，或因下面要说的理由，有七十二个民族及言语，不断增加后，连岛上也住满了人，但民族比言语加增的更快。

我们知道在非洲，许多野蛮民族说同样的言语。谁会疑惑，人类加增后，能用船至海岛上去居住呢？

### 第七章 远处岛中的动物，亦在方舟中得救否

不属人类管辖，不由土地所生，如青蛙，而由雌雄交配的，如狼之类，要至岛中居住，乃发生了困难。因为自洪水毁灭了方舟以外的生物后，除非由方舟中的禽兽所生，如何岛中能有禽兽？

在近的岛中，他们可能游泳过去，但有的岛离陆地这么远，似乎任何动物都不能游泳过去。亦似乎不可相信，人为打猎目的，将它们带至岛中去，但不能否认，因天主的命令或准许，天使可能将它们带去。

若动物系由地上所生，如最初天主说：“地要生出各样生物。”（创·壹·二四）一切动物都在方舟中，不但为救它们，也为象征教会中的许多民族。因为在岛中，地亦生出许多动物，它们不能游泳过去。<sup>①</sup>

#### 第八章 由亚当的后代及诺厄的子孙中，会生出畸形人否

我们可问由诺厄的子孙中，或由生他们的原祖中，能生出畸形人，如历史上所记载否？

据说有的人，在额上只有一只眼睛；别的人的脚往后屈；有的是阴阳同性人，右乳是男人的，左乳是女人的，性交后，皆能生产。别的没有口，只由鼻孔呼吸而生活；还有别的人，希腊人呼他们为侏儒，因为身体矮小。

也有人说：有些地方，女子五岁就可怀孕，但只能活到八岁。有一民族，人只有一只脚，膝不能屈，却跑得非常快。还有足影人（Sciopoda），他们因天热躺在地上，用脚做影。

别的人没有头，眼睛长在肩上；其他尚有似人的，如在迦太基城海边广尘的嵌图所绘，或由书中所说的奇怪事。

尚有犬人，它的头是狗头，它的吠声，证明它是狗，而不是人。然而不可相信，真如所说的，有这类人存在。

没有一个信友会疑惑，生下一人，即一个有理智的动物，他的容貌虽然与我们不同，颜色，动作，声音亦异，他亦由原祖所生。由此可知自然界在大众身上所做的，有时在少数人中，亦做出奇

---

<sup>①</sup> 地能生物，如青蛙等，是由圣奥古斯丁时代，对生物学知识浅浮所致。

异事。

我们中有畸形肢体的理由，为畸形体的民族，亦能有效。天主是万物的造物主，他知道何处何时当造，他也知道用相似相异，以得宇宙的和谐。谁能看到整个受造世界，对某部分的缺点会大惊小怪呢？因为这是他不知道由何而来，为何而成。

我们知道有的人，手足指头超过五个以上；对其他畸形而论，这是极小的。但有人因为不知道天主如此做，以为他弄错了人手足的数目。若在别的事上有更大的差别，谁也不能指责天主，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。

在依波，狄利大有一人，手足如狼，只有二指。若一整个民族都如此，岂非千奇百怪？我们岂可否认这个民族系由原祖所生吗？

虽然阳阴性人不多，但每时代都有。他们的阴阳性不定，不知当取何名，普通称他为男人，不称他为女人。

数年前，我记得在东方生下人，上身二人，下身一人，他有二首，二胸，四只手，但只有一腹，二足，如同一人，他活了多年，许多人都去看他。谁能说他与父母不同呢？

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人亦由原祖所生。所有民族，若他们的身体与众不同，但仍为有理智有死亡的动物，皆由原祖所传，即使在传说的种族中，我们与他们有极大的区别。因为我们知道猴子，长尾猴、猿不是人，而是动物，那一位历史家因着好奇心，就会说它们是人吗？

若这种畸形人是人的话，因为造物主愿意这样造几个人，依我们看来，亦由人所生，我们岂可相信造物主，如一个手艺不精的匠

人，能够错误吗？所以可能，有畸形的民族，因为在各民族中，都有畸形的人。

为谨慎结束这个问题，我可说：或者传说这些民族的事不是真的，若是真的，则不是人；若是人的话，则由亚当所传。

### 第九章 在我们地球的反面，亦住人否

我们不可相信有人所说的，在地球的反面，我们看见太阳落山时，他们的地方太阳升起，他们的足，正与我们相反。这样说的人，不是由历史上所得，只是推想而已，他们以为地球悬在天空，占上中下三层，所以他们想在地球的下面，亦当住人。<sup>①</sup>

他们不想，即使地球是圆形的，在这部分亦当有水，即没有水的话，不一定就有人住。以为有人航行，经过海洋，由地球这面而至那面。人类还是由一原祖而生，如《圣经》曾告诉我们，它是不会欺骗人的，它所预言的，都将应验。

因此我们相信，当时的人分成七十二个及不同言语，在世流浪的天主城，直至洪水，方舟时，在诺厄身上受到祝福，特别是在长子闪身上，以后耶斐特亦蒙祝福，但当住在哥哥的家中。

### 第十章 闪的后裔，传至亚巴郎，天主城乃更发展

我们当依随闪的家谱，以观察天主城在洪水后的发展情形，如在洪水前，我们随协特的系统一样。为此《圣经》记载了地城在巴比伦，即混乱中后，又回至闪，然后提及他的后裔，直至亚巴郎，并且记载年龄，每人所生的子女，及他们生活的时代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由此可见地球圆形，在反面住人，如现在美洲对我们而言，古时已有人想到，只是不能证明而已。

由这种态度中，我们该当承认天主所许的，以便懂清为何天主对赫贝尔子孙所说：“一名培肋格，因为在他的时代，世界分了区域。”（创·拾·二五）为何分区，岂非因着言语不同吗？

《圣经》舍下几个没有关系的闪的子孙，乃照次序，一一提出，直至亚巴郎，正如在洪水前，由亚当的儿子协特而传至诺厄一样。

闪家谱的次序如下：“闪百岁，洪水后二年生了亚法沙；闪生了亚法沙后，还活了五百岁，生了子女后死亡。”别人亦如此：几岁生子，以后又活了几岁，直至亚巴郎。

《圣经》说生子育女，但为使我们懂得人民如何增加，不可只注意少数提及的人，我们不当疑惑闪的子孙，能传至全世，建立国家，特别是亚述国，由此生了东方的英雄尼奴，他在位时，人民享受平安繁荣，他将广大的国土传给子孙，历时甚久。

我为不超出本书范围起见，不说每人活了几岁，只说生育子女的岁数，以便计算在亚巴郎的年代，偶尔亦简单提及以外必要的事。

洪水后一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沙，他于一百零五岁生加音南，他于一百三十岁生爱培，他于一百三十四岁生法来克，在他时代，世界分了区域。他一百三十岁时生拉冈，他于一百三十二岁生色路，他于一百三十岁时生那哥，他于七十九岁生大雷，他于七十岁时生亚巴郎，天主改了他的名字，成为多数。

由洪水至亚巴郎共一千七百零二年，是依照由七十贤士译品所成的拉丁通俗本<sup>①</sup>。但有人说，在希伯来原文中，年代更短，但不说

---

① 此处所谓拉丁通俗本，非现在所用本，乃以前的（Vetus Itala）本。

出理由，反而发生极困难的问题。

我们在七十二代中，寻找天主城，我们不能说，在这言语统一时代，人类已舍弃了真天主的敬礼，真宗教只在闪的后裔，经过亚法沙而至亚巴郎的系统中，才可以找到。

然而恶人的城，由骄傲而建，愿意造塔高至上天，这是傲慢。但不易决定这城先已存在，或是二城同时并立，即善人的城在诺厄的二子中，他们曾为上主所祝福，及他们的子孙中；恶人的城则在被咒骂的加音南及其后裔内，由他生出反对天主的猎人。

更可信的，是建立巴比伦城前，在他们的后裔中，就有轻视天主的人。在含的后裔中，也有敬拜天主的，在世界上常有这二等人。

《圣咏》上说：“他们都离弃了正路，一同变为愚蠢，并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”（咏·拾叁·三、贰伍·四）在这两首《圣咏》中亦说：“他们吞食我的子民，如吃馒头。”所以亦有天主的人民。

所说：“并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”是对人子说的，而非对天主之子说的。前一节说：“上主由天遥视人子，察看有无明智人？有无寻觅天主的人？”这几句话，是说所有的人子，属于人城，而不依天主生活的，都在咒骂之内。

**第十一章 最初人类的言语，是以后所说的希伯来话，由希伯而得名，言语增加后，它常保存在犹太人中**

人类言语统一时，也有穷凶极恶的人，洪水之前，言语统一，然而除了义人诺厄一家外，大家都当受洪水的罚。当人类因着骄傲，为主所罚，言语不同，恶人的城乃取了巴比伦，即混乱的名字，希伯的家族没有消灭，即常保存着当初人类共同的言语。

为此，如前面所说的，开始计算闪的子孙时，每人生下后裔，第一名即为希伯（Heber），虽然他是第三孙子，以其后裔计算，乃为第五代。这种言语，是以前人类的共同言语，民族依照言语分开后，乃被称为希伯来话。

它亦当有特别的名字，以能与别的言语有分别，它以前是人类的独一无二言语，为大家共同的言语。

恐怕有人要说，若人类是在希伯的儿子法来时代，因言语而分家，以前大家所共同的言语，似乎当以他的名字称它。但当坚持希伯给他儿子取名法来，意义分离，是因为他出世时，人类正因言语不同而分离，即如《圣经》所说的：“因为在他的时代，世界分了区域。”（创·拾·二五）若言语分别时，希伯已不在人间，则他后裔的言语，就不会取他的名字了。

为此当相信希伯来话，是起初大家共同的言语：因为言语的分别，是一种罚，而天主的人民不当受罚。亚巴郎的言语，不传给他所有的后裔，而只传给雅各伯的子孙，这是有原因的：因为他们将成为天主特别的选民，能有天主的约及基督的世家。

希伯亦没有在自己的所有后裔中，保存同一言语，而只在亚巴郎的系统中。为此虽未明说，恶人建筑巴比伦城时，尚有善人存在，这点不当使研究者犹豫不决，反而当刺激他。

因为起初时，大家都有同一言语，而《圣经》在闪的子孙中，第一个就提及希伯，虽然是他的第五代孙子。古圣祖与先知不但说希伯来话，且笔之于书。若研究言语分离时，当初大家公共的言语能在何处，一定当在没有受言语分别之罚的民族中，即在希伯来民

族中，由它而存名，别的民族的言语都已变换，而希伯来民族的言语仍未变换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

谁会惊奇希伯及他的儿子法来，若只有一种言语，会生出两个民族。没有疑惑的，希伯来民族，由希伯至亚巴郎，由亚巴郎至形成伟大的希伯来民族时，是同一民族。若希伯及法来，没有形成民族，诺厄的三个儿子，可能形成不同的民族。

大约英雄尼默洛特亦形成一个民族，但因他的气力大，身躯雄壮，乃特别提出，以维持七十二个国家及言语。后来提及法来，不是因为他形成另一民族，因为他亦属希伯来民族，说希伯来话，而是因为他的时代特殊，因为正在他的时代，世界分了区域。

也不必奇怪英雄尼默洛特能活至巴比伦建筑时，言语混乱，民族分离时代。若希伯是诺厄的第六代孙子，而尼默洛特为第四代，不能因此就不能同时生活，因为往往代数少，而人寿长，代数多而寿短，或者代数少的更后生，而代数多的早生。

所以当承认世界分区时，不但诺厄已生了子孙，为民族之父，且已达到相当的数字，可称为民族，但不必依照《圣经》所说，就是他的出生的次序。若如此，如何法来的兄弟，希伯的儿子，雅堂，能生十二个儿子，因为他的次序是在法来之后，当法来出世时，世界已分区域了。

为此当承认先提及法来，却生在雅堂哥哥之后甚久，因为他的十二个儿子，已有广大的家庭，可依言语而分开了。

所以年幼的，可能先被提及，如在诺厄的三个儿子中，先提及耶斐特的子孙，虽然他最年幼；然后是第二子含的子孙；最后才提

及长子闪的后裔。

直至今日，尚可看出民族名字的来源，如亚述人由亚述（Assur），希伯来人由希伯而来；而另一部分，则因时代不同，少有变更，因此学识广博的人，读了古史后，能够找出，若不是所有民族的来源，至少几个民族的来源。

若说埃及人系由含的儿子雇市而来，则更有证据。若研究所有名字，则变更的比保存的更多。

## 第十二章 由亚巴郎时代，开始另一个系统的次序

现在我们看看天主之城由亚巴郎时代，更为明显，将在基督身上完成天主的应许，亦更为清晰。由《圣经》中，可以知道亚巴郎生在加尔代地方，属亚述国。当时在加尔代人中，如在别的国家一般，迷信盛行。

亚巴郎出身的忒辣（Thara）一家，独保存了独一天主的敬礼，且保存了希伯来话，虽然天主的选民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，亦敬拜过邪神，如若苏厄书中所载（若·贰肆·二），而希伯的其他后裔，逐渐采取了别的言语，与其他民族同化了。

为此如在洪水时，只存诺厄一家，以保全人类，同样在迷信横行中，只剩下忒辣一家，保存着天主城的基础。如以前《圣经》记载了世代至诺厄，他的年龄及洪水的原因，天主命诺厄造方舟之前，曾记载说：“这是诺厄的族谱。”（创·陆·九）同样，此处说了诺厄的儿子闪的后裔后亦写说：

“以下是忒辣黑的族谱：忒辣黑生了亚巴郎，纳曷尔和哈郎；哈郎生了罗特。哈郎在他的父亲忒辣黑以前，死于故乡乌尔加色丁。

亚巴郎与纳曷尔各自娶了妻子。亚巴郎的妻子叫撒辣，纳曷尔的妻子叫米肋加，她是哈郎的女儿。”（创·拾壹·二七～二九）

米肋加的父亲哈郎，也是代色加的父亲，即亚巴郎妻子撒辣的父亲，如有人主张的。

### 第十三章 为何忒辣黑，由美索不达米亚的加尔底亚城迁出，不提儿子纳曷尔的名字

《圣经》继续记载忒辣黑与家人离开了加尔底亚地区，来至美索不达米亚<sup>①</sup>，住在加拉。但不提及纳曷尔，好像没有带他出来，因为只说：“忒辣黑带着自己的儿子亚巴郎，和他的孙子，即哈郎之子罗特，并儿媳撒辣，即亚巴郎的妻子，一齐离开乌尔加色丁，到客纳罕地方去了。他们到了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”（创·拾壹·三一）

这里没有提及纳曷尔及他的妻子米肋加。但以后亚巴郎遣使自己的仆人，为自己的儿子依撒格娶妻时，我们又看到他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记载说：“仆人由他主人的骆驼群里取了十匹骆驼，又带了些他主人的各样财物，起身往二河间的阿兰去，即纳曷尔城去。”（创·贰肆·一）

《圣经》此处及他处，都指出亚巴郎的弟弟纳曷尔，也离开了加尔底亚人的地区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，亚巴郎同父亲亦在那里住过。然而为何《圣经》说忒黑辣与家人辞别了加尔底亚人，住在美索不

<sup>①</sup> 在希伯来文及现在通行的拉丁通俗本称这城为乌尔，意义为火，加拉则名哈兰。圣奥古斯丁此地所引，系根据七十贤士本，及当时通用的由七十贤士希腊文译成的拉丁通俗本（Vetus Itala）；我在译文中，依照圣奥古斯丁的原文，在引证旧约时，根据思高《圣经》学会的译文，所以名字方面，有时能稍有出入处。如亚巴郎的父亲依拉拉丁文为（Thara）所以译忒辣，而思高《圣经》学会根据希伯来文译为忒辣黑。

达米亚时不提及他，反而提及自己的儿子亚巴郎及媳妇撒辣，孙子罗特呢？

恐怕我们可以推测他离开了父亲及哥哥的宗教信仰，去随从加尔底亚人的迷信，后来后悔了，遭人虐待，因为有了嫌疑，乃离开了他们。

因为在友弟德传中，伊撒尔人的敌人敖罗斐纳，问自己当攻击的敌人时，哈孟人的统帅阿希约尔对他说：

“我主，请听你仆人一言，我要向他说明，关于住在离此不远山地一带民族的实情。你仆人的口中，决不会说出一句虚话，这民族原是加尔底亚人的后裔。原先住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后因他们不愿随从他们住在加尔底亚地方祖先所奉祀的神祇，就离弃了他们祖先的道路，崇拜天主，一位他们所认识的上天的天主，所以当地的人，就将他们由自己的神祇前驱逐出来，逃到美索不达米亚，侨居在那里很久。后来他们的天主吩咐他们离开侨居的地方，往客纳罕地方去，他们就住在那里。”（友·伍·五～九）哈孟人也说其他事情。显明地，忒辣黑全家遭加尔底亚人的难为，因为他们敬拜独一真主。

#### 第十四章 忒辣黑的年龄，他逝世于加拉

忒辣黑在美索不达米亚住了二百零五年而逝世，天主对亚巴郎的允许乃开始实现了，因为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忒辣黑享寿二百零五岁，遂死于哈兰。”（创·拾壹·三二）

我们不当将这些话，视作他一生住在那里，是他一生共享寿二百零五岁；不然我们就不知道忒辣黑活了几年，因为《圣经》上没有记载他几岁时来至加拉。但我们不能相信，在系统中，《圣经》详

细记载每人的年龄，而独忽略了他的年龄。

若《圣经》提及的人，有时不记载他们的年龄，是因为他们的年龄不需算入系统的年代中。然而由亚当至诺厄，由诺厄至亚巴郎，《圣经》提及每人，都记载他们的年龄。

### 第十五章 亚巴郎遵从天主的命令，离开加拉，天主允许的时间

《圣经》上记载亚巴郎的父亲忒辣黑死后，继续说：“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‘要离开你的故乡，离开你的家族，和你父亲的家庭’。”（创·拾贰·一）不因记在后面，就是以后发生的。因为若如此，问题就不能解决了：因为《圣经》记载了天主对亚巴郎说了这几句时又继续说：“亚巴郎遂依照上主所吩咐他的起身走了，与他同行的，尚有罗特。亚巴郎离开哈兰时，正七十五岁。”（创·拾贰·四）

若亚巴郎是在父亲死后，才离开加拉，这事如何能是真的？因为上面说过，忒辣黑七十岁时生亚巴郎，加上亚巴郎离加拉时已七十五岁，共为一百四十五年，所以当亚巴郎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时，正是这年龄。因为亚巴郎若有七十五岁，父亲在七十岁时生他，就有一百四十五岁了。

所以他不在父亲死后，才离开那里，即在他一百零五岁以后，他当时是七十五岁，父亲七十岁时生他，一定是一百四十五岁了。所以是《圣经》照它的习惯，又回至以前的事。如它记载诺厄的子孙，在他们的民族及言语中，但在时间次序上是以后的事，所以说：“当时天下的人有一样的言语。”（创·拾壹·一）

若大家只有一种言语，各人如何能有自己的言语？这是《圣经》

又回到已经说过的事上了。

这里所说：“忒辣黑享寿二百零五年，遂死于哈兰。”但《圣经》停下，先说完有关忒辣黑的事说：“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‘要离开你的故乡’，然后又说：‘亚巴郎依照上主所吩咐他的起身走了，与他同行的，尚有罗特。亚巴郎离开哈兰时，正七十五岁’。”（创·拾壹·四）他的父亲一百四十五岁，他自己七十五岁时，才发生此事。

但亦可用别样方法，来解决这问题，即亚巴郎七十五岁，离开加拉时，不由加尔底西人手中逃脱，而由他出世时算起，好像是这时才出世的。

但圣斯德望在宗徒大事录中，述说这事时说：

“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尚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尚未住在哈兰以前，光荣的天主曾显现给他，向他说：‘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你的家族，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’。”（宗·柒·三）

照圣斯德望的话，天主向亚巴郎说话，不在他父亲死后，他一定在加拉，儿子与他同居，而是已在美索不达米亚，但住在这城前，却已离开了加尔底亚人。

为此圣斯德望下面所说的“那时，他才离开了加色丁人的地方，住在哈兰”，（宗·柒·四）不表示这事是在天主说话之后，因为他不在天主说话之后，才离开，天主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向他说的，表示“那时”二字，是指点他离开加尔底亚人，及住在加拉的整个时代。

下面所说的“他父亲死后，天主又叫他从那里迁移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来”；（宗·柒·四）不说“父亲死后，离开加拉”，而

说：“他父亲死后，天主又叫他迁移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来。”

所以该当视作，天主对亚巴郎说话时，他在美索不达米亚，与父亲住在加拉以前，在他七十五岁，父亲一百四十五岁时，才离开那里。

《圣经》以后又说：在他父亲死后，他乃常居迦南地方，不是离开加拉，因为亚巴郎买地，成为自己田地的地主时，忒辣黑已经去世了。天主向亚巴郎说话时，他已离开加尔底亚人的地方，常住在美索不达米亚。

“离开你的故乡，离开你的家族，和你父亲的家庭。”这几句话，并非说他身体没有离开，他已经离开了，是要他从心中离开。因为他还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土地，还希望回去，但当听天主的命，并因着他的助佑，当加以断绝。

似乎可以相信纳曷尔跟随父亲时，亚巴郎遵从天主的命令，与妻子撒辣及侄儿罗特离开了加拉。

## 第十六章 天主允许亚巴郎的时代及特性

现在我们当研究天主给亚巴郎的应许，因为由它，天主<sup>①</sup>所应许给他的忠诚人民，及以后先知所预言的，更为明显。

第一个应许如下：“上主对亚巴郎说：‘你要离开你的故乡，离开你的家族，和你父亲的家庭，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，我必祝福你，我必显扬你的名，你将是一福源。祝福你的，我也祝福他们，咒骂你的，我也咒骂他们，天下

---

<sup>①</sup> 现行拉丁本在天主下，在括号中，尚有“吾主耶稣基督”一句，显然是后人所添，与上下文不合，所以译时删去，义文本亦然。

的万民，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’”（创·拾贰·一～三）

该当注意天主给亚巴郎两个应许：第一个是他的子孙将占居客纳罕，这是下面的话所指的：“往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必叫你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。”

第二个应许更尊贵，不是肉身的后裔，而是精神的后裔，因而他不但成为依撒尔国的祖先，并且成为一切信仰上主民人的祖先，这是天主用下面的话所允许的：“天下的万民，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”

欧色皮（Eusebius）以为天主应许时，亚巴郎七十五岁。得了应许后，他就离开了加拉，因为不能相反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亚巴郎七十五岁，离开加拉。”若应许是在这年，亚巴郎已与父亲同居在那里了，因为若他以前不住在那里，就不能离开。这样，恐怕要相反斯德望所说的：“当我们的祖先亚巴郎在美索不达米亚，尚未住在哈兰以前，光荣的天主曾显现给他。”（宗·柒·二）

不，当承认以上一切，都在同年发生，亚巴郎住在加拉之前，天主允许他，以后他住在此地，最后离开它。这是因为欧色皮在年代书中，由应许这年计算犹太人，在天主颁布十戒前四百三十年出埃及，并且圣保禄宗徒亦提及这事。（迦·叁·十七）

**第十七章 三个重要的国家，其中之一，即亚述国，在亚巴郎时，已甚强盛**

当时有重要的国家，为依人生活的人子之城，在邪魔控制之下，繁华兴盛，其中有三：秀尼（Sicyoni），埃及与亚述，而亚述尤为强盛著名。因为培罗（Belum）的儿子尼奴（Ninus），除了印度以外，征服了整个亚细亚的民族。

此处所谓亚细亚，不是大亚细亚的一部分，而是整个亚细亚，有人说它是世界的二分之一，或三分之一，因为世界共分三份，即亚洲，欧洲与非洲。亚洲由南至东，直至北方；欧洲由北方至西方；非洲由西方至南方。所以欧洲与非洲占世界的一半，而亚洲独占另一半。

这两份因为大西洋包围其中，形成地中海。若将世界分成两份，第一份为亚洲，第二份为欧洲及非洲。<sup>①</sup>

三个强国之一，秀尼不属亚述：因为是在欧洲，但埃及如何能不属亚述呢？它除印度外，控制了整个亚细亚。

亚述的首都为巴比伦，它的意义为混乱，这对地城是很适当的。当父亲培罗在位七十五年逝世后，尼奴继位为王，在位五十二年；他在位四十三年时，亚巴郎出世，在西方巴比伦城罗马建立前，约一千二百十四年。

## 第十八章 天主与亚巴郎重复交谈，应许他及其子孙占有客纳罕地方

亚巴郎七十岁时，他的父亲一百四十五岁，离开加拉，与侄儿罗特，妻子撒辣，至客纳罕地方，直至协根。在此处他得了天主的另一启示，如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上主就显现于亚巴郎说：‘我必将这地方赐予你的后裔’。”（创·拾贰·七）

此处天主没有应许亚巴郎将为万民之父，而只是伊撒尔民族的父亲，这块地将由他们所得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欧洲人自古对世界地理的智识，虽然简单，但相当正确，直至发现美洲，无重大变化。

## 第十九章 在埃及天主庇佑了撒辣的贞操，亚巴郎说她是自己的姐妹，而不是妻子

亚巴郎在该处造了一座祭坛，呼求了天主后，退至旷野，因为饥荒，乃退入埃及。在此处他称妻子为姐妹，但他并没有说谎话，因为她确实是他的姐妹。罗特在同一亲属阶级中，被称为兄弟。

他虽不说，但也没有否认撒辣是自己的妻子，只求天主庇佑她的贞操，以避免人的陷害：因为若他能躲避危险而不躲避，就是试探天主，而不是依赖他。对这事，我对马尼盖派人弗斯德，已写得相当多了。

天主应许亚巴郎的终于实现了：埃及君王，娶他为妻，但受了重罚，乃将她归还她的丈夫。我们不可相信她有损贞操，因为大约法郎王受了重罚，所以并没与她性交过。

## 第二十章 罗特与亚巴郎和平分居

亚巴郎由埃及回至原处时，他的侄儿罗特与他友善地分开，至索多玛城住下。

因为他们发了财，有许多牧童，彼此纷争不和，分开后可以避免家庭中的不睦，因为在人事中往往引起纠纷。亚巴郎为避免这事，向罗特说：“我你之间不可相争，我的牧人与你的牧人之间，也不可发生口角，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。所有的地，不都是在你的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！你若往左，我就往右，你若往右，我就往左。”（创·拾叁·八～九）

由此可能生出人间和平的习惯，在分财产时，年长者分，而由年幼者拣选。

## 第二十一章 天主第三次应许亚巴郎及其子孙，将得客纳罕地方

亚巴郎与罗特分开后，并非由于纠纷，而为养育家庭，亚巴郎居于客纳罕地方，而罗特则住在索多玛城时，天主第三次启示亚巴郎说：“自你站立的地方，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！凡你所看见的地，我都要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

“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。如有人能数清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清你的后裔。你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要将这地赐予你。”（创·拾叁·十四～十七）

在这应许中，天主应许亚巴郎为万民之父否，不甚清楚，因为下面几句，似乎是指点它，“我要使你的后裔多如地上的尘沙”。这是希腊人所谓的夸大说法，是寓意，不是本意。研究《圣经》的人都知道它亦用比喻，如其他修辞学上的形式一样。这种寓意的说法，是比所说的意义更为广泛。

谁不看出地上的尘沙，比人类由亚当开始至世界穷尽时更多，比亚巴郎的后裔，伊撒尔民族，及全世界因信仰为亚巴郎的后裔更为众多。他们与恶人比较起来，为数无几，虽然这少数，是地上尘沙所表示的群众。天主应许亚巴郎的后裔，为亚巴郎，而不为天主，是无数的，因为地上的尘沙，为天主也不是无数的。

不但伊撒尔民族，并且天主应许亚巴郎的后裔，非照肉身，乃依精神，将如尘沙之多。由此可知天主的应许，包括以上二者。但我已说过：为何亚巴郎由孙子雅各伯的后裔，数字这么大，竟充斥全世，这事不很清楚。它亦可能是一种夸大的说法，比之尘沙，因

为它为人是不能计算的。

地方一定是客纳罕，没有人疑惑。而“我都要给你的后裔，直至永远”，能使人发问是指点永远时间否？若他们的“永远”二字视作现世为后来的开始，则毫不奇怪，因为伊撒尔民族虽然被人逐出耶路撒冷城，但仍在客纳罕及其他各地，直至世界穷尽。这些地方若为信友所居，还是由亚巴郎的后裔所居。

## **第二十二章 亚巴郎打击了索多玛城的敌人，救出被掳的罗特，受默基瑟德的祝福**

亚巴郎得了这应许后，迁至另一处，即在协根摩勒橡树区。五个国王与四个国王交战，索多玛人为敌人打败，他们攻入索多玛城，掳了罗特。

于是亚巴郎与一百十八个仆人参加了战役，救出罗特，为索多玛王打了胜仗，但他不愿接受索多玛王的礼物，于是上主的司祭默基瑟德祝福了他。许多人以为致希伯来书，是圣保禄宗徒写的，对默基瑟德写了许多事。（希·柒·一～十七）

因而全世界信友奉献的祭礼，第一次出现了，以后先知将它归于基督说：“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，你将来永为司祭。”（咏·百零玖·四）是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司祭，而不照亚巴郎的品位，所象征的事一出现后，它就要被取消了。

## **第二十三章 天主应许亚巴郎，他的后裔将如星辰之多，而他当时尚未受到割损**

那时天主在神示中，又显给亚巴郎，应许他助佑及重大的酬报，但亚巴郎想念后裔，说将立仆人厄里黑则尔为自己的继承人。于是

天主应许他，他的继承人不是仆人，而是他亲生的儿子，他的后裔繁多，将如天上之星。似乎这是应许他的后裔将享天福，因为以数目而言，天上的星辰，如何能与地上的尘沙相比呢？

有人可能以为天上的星辰亦是不可胜数的，我们不能看到所有的星，因为越看越多。为此有些星，即仔细看亦看不见，至于离我们很远，在世界另一方面升落的星辰，更不必说了。

若有人自夸能看到所有的星辰，如亚拉都及欧多西等，我在这书中，就要轻视他们。圣保禄宗徒曾写说：“亚巴郎信了天主，因而这事为他便算是正义。”（罗·肆·三）所以不要因受割损而自夸，将不受割损的人，置之基督的信仰以外。因为亚巴郎成为义人时，尚未受割损。

#### 第二十四章 亚巴郎祭祀的意义，求天主指示他所信的

在同一神视时，天主又向他说：“我是天主，我曾将你从乌尔加色丁领出来，为的是将这地赐予你作为基业。”（创·拾伍·七）

亚巴郎问如何能得地为基业，天主乃答应说：“你为我取来三年的母牛一，三年的母山羊一，三年的公绵羊一，斑鸠和雏鸽各一。”亚巴郎将这些都取来了，每样剖成两半，这一半与那一半两对摆列。唯有飞鸟没有剖开。有鸢鸟落于尸体之上，亚巴郎便将它们吓走了。正在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亚巴郎昏沉地睡去，突然有一种大恐惧和黑暗临在他身上。这时天主对亚巴郎说：“你应当确实知道，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国，要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，要虐待他们四百年。但是他们所要服侍的人们，我必要亲自审罚他们，后来你的后裔必要带着丰富的财物，由那里出来。你要享大寿数，安然回到你列祖

那里，被人埋葬。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要回到这里；因为迄今阿摩黎人的罪恶，尚未满盈。”

日落天黑的时候，有冒烟的火炉和燃着的火炬，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在那一天，上主与亚巴郎立约说：“我将这地，赐予你的后裔，自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的大河。即刻尼、刻尼齐、卡德摩尼、赫特、培黎齐、勒法因、阿摩黎、客纳罕、基勒夏熹和耶步息等民族所有的土地。”（创·拾伍·九～二一）

这一切，都是天主在一次神视中所言所作，若要一一加以细述就太长了，越乎本书范围之外，所以我只能提及主要的。

前面《圣经》说过：“他的信仰心，便算为他的正义。”亚巴郎却问说：“上主！我如何能知道谁为继承者？”天主应许了他基业，他不说：由谁我可知道，好像他还不相信，而说：如何我能知道，是他已相信，却愿意知道如何成功。

同样，童贞玛利亚说：“这事怎能成就？因为我不认识男人。”（路·壹·三四）并非没有信心，她知道将成功的事，但愿意知道如何成功，所以她问后，听到答复说：“圣神要临于你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。”（路·壹·三五）

这是此处的动物：母牛、母羊、公山羊、二鸟、斑鸠、鸽子的意义，是用这方法，他知道所信的事如何成功。

母牛表示在法令之下的人民；母羊表示同一人民犯了罪；公山羊表示这人民将为君王。这些动物都是三岁，因为由亚当至诺厄，由诺厄至亚巴郎，由亚巴郎至达味，撒乌尔被黜后，他由天主选为伊撒尔人的第一位君王，由亚巴郎至达味为第三时期。或它表示其

他更适当的真理；但我不疑惑，斑鸠与鸽子，是表示精神方面的人。

为此天主说：“你不要分飞鸟。”因为血肉的人互分党派，而精神的人则不然，或远离人世，如斑鸠一般，或在人间，如鸽子一样。这两种飞鸟都是诚实无害的，表示伊撒尔人中，有天主应许的子民，能继承求福的天国。

降至分开身体的鸟，不指点好事，是指点邪魔，他们在血肉人的分离中，寻找饮食。亚巴郎坐在其中，指点真的信友，在恶人中，支持至终。日落西山时，恐惧袭击亚巴郎，表示信友在世界末日，将受窘难。君主耶稣在《福音》中说：“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，是从宇宙开始，直到如今没有过的。”（玛·贰肆·二一）

天主向亚巴郎说：“你应当确实知道，你的后裔必要寄居在异国，要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，要虐待他们四百年。”（创·拾伍·十三）不是明明预言伊撒尔民将在埃及为奴四百年，是预言在四百年中将发生何事。

如《圣经》上说亚巴郎的父亲忒辣黑，在加拉活了二百零五年，并非他在此地真活了二百零五年，而是完成了这年数。同样，所说：为奴受苦四百年，是说在这时期受苦，并非在此地度了这几年。

说四百年，只是一个大约的数字，而实际上时间更长，无论是由天主应许亚巴郎算起，或由依撒格诞生算起，这一切是对他所预言的。

我上面已经说过，亚巴郎七十五岁时，天主第一次应许他，直至犹太人出埃及，为四百三十年。圣保禄宗徒曾提及说：“我这是说：天主先前所认为有效的誓约，决不是四百三十年以后成立的法

律所能废除的，以致恩许失了效。”（迦·叁·十七）

若四百三十年能成为四百年，因为并没有大分别，何况天主教在神视中向亚巴郎所说的，已经过了一部分，或者在天主第一次应许亚巴郎后二十五年，依撒格，由百岁左右父亲所生时，四百三十年只剩下四百零五年了，所以天主教称它为四百年。没有人疑惑，天主所说的，是指伊撒尔民而言。

《圣经》所说：“日落天黑的时候，有冒烟的炉和燃着的火炬，从那些肉块中经过。”（创·拾伍·十七）是说世界末日，血肉的人，将受火刑之罚。

天主教将受的最大灾难，是在假基督时代，由日落西山时，亚巴郎的恐惧中表示出来，是指点世界末日。火表示审判之日，血肉的人，由火中受罚的人内救出。

天主教与亚巴郎所订的约，指出客纳罕地，并提及由埃及河至幼发拉底大河的十一个国家。不是埃及的尼罗大河，而是埃及及巴勒斯坦间的小河，利诺角城（Rhinocorura）在其间。

## 第二十五章 撒辣将婢女哈夏尔给亚巴郎做妾

现在已到亚巴郎生子的时候了。一个由婢女哈夏尔所生，另一个由自由的撒辣所生。在前卷书中，我已提及。对这点，我们不能指责亚巴郎，因为他利用婢女，并非为满足肉欲，而为生育子女，他不得罪妻子，反而是服从妻子，她以为若亚巴郎照自己的意愿，因自己不能生子，能使婢女怀孕，他就有了安慰。她是用圣保禄宗徒所说的权利：“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，而是妻子有。”（格前·柒·四）所以妻子自己不能生育，乃借手于他人。

在这事上，并没有欲情与淫乱，妻子将婢女给丈夫，以生子女，丈夫因同样理由接受了，彼此都不求淫乐，是求自然的结果。

婢女怀孕时侮辱不能生育的主妇，撒辣因着猜疑而指责亚巴郎，他表示不是婢女的情人，而是自由的父亲。他在哈戛尔身上，尊重了撒辣的贞操，不是随从自己的意愿，而是随从妻子的主意，他没有要求，只是接受了，只去哈戛尔处，并没有追求她，只使她有孕，并没有恋爱她，因为他说：“你的婢女在你手中，你可任意待她。”（创·拾陆·六）

亚巴郎善与女人交往，与妻子有节制，与婢女要求服从，与任何女人不求淫乐。

**第二十六章 天主应许亚巴郎老年时由石女撒辣生子，将为万民之父，并以割损礼，证明自己应许的忠实**

此后，哈戛尔生了依协玛黑耳，亚巴郎以为天主的应许已经应验了，他曾愿将仆人立为继承人，天主却向他说：“这人绝不会是你的后嗣，那由你身而生的人，要做你的后嗣。”（创·拾伍·四）

天主要使亚巴郎不要相信自己的应许，已在婢女的身上应验了：“亚巴郎九十九岁时，上主显示给亚巴郎，向他说：‘我是全能的天主，你当在我面前行走，要做一个完人！我要与你立约，使你极其繁盛。’亚巴郎遂俯伏在地，天主又对他说：‘看！是我与你立约，你将成为万民之父。从此以后，你不要再叫亚巴郎，要叫亚巴辣罕，因为我已将你立为万民之父。我要使你极其昌盛，邦国由你而立。我要与你并历代的后裔，立永远的约，就是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天主。我要将你现今所旅居的地，即客纳罕全境，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

以作永远的基业，并且我要做他们的天主。”

天主又对亚巴郎说：“你和你的后裔，应当遵守我的约，历世勿替。我与你和你后裔所立的约，你们应当遵守：就是你们中间所有的男子，都要受割损。你们都要受割损，这就是我与你们立约的标志。你们中间历代的男子，生下第八日，都要受割损，无论他是家中生的，或是自异地买来的，或属于你们后裔的，都要受割损。在你家中生的，或是以银钱买来的，都要受割损。我立约的标志，在你们的肉体上，万世不渝。但凡不受割损的男子，必须从民中产除，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。”

天主又对亚巴郎说：“你的妻子也不要叫撒辣依，应叫她撒辣，我必要祝福她，使她生一个儿子，我必要她有福，使她成为万国之母，人民的君主要由她而出。亚巴郎便俯伏在地上笑起来，心想：‘一百岁的人哪还能生子？撒辣已九十岁如何能够生育？’亚巴郎对天主说：‘唯愿依协玛黑耳身生存在你面前！’”

天主答应说：“不是，你的妻子撒辣确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依撒格，我要与他并他的后裔缔结永远的约。至于依协玛黑耳，看！我也应许了你。我必要祝福他，要使他昌盛，极其繁衍。他必生十二个族长，我要使他成为一个大族。但我要与依撒格立约，就是明年此时，撒辣要给你所生的那一位。”（创·拾柒·一～二一）

在天主应许的儿子依撒格身上，外教人受上主的招召，更为明显，因为是天主的恩赐，而不是本性的事，因为天主竟应许老年夫妇能产麟儿。虽然天主赐人依照自然规则，生育子女，然而使荒胎

者生育，却更显出这是天主的特别恩赐。

因为不是普通的生产，而是重生，为此天主应许撒辣生子时，命他受割损礼。天主不但命所有儿子，并命奴仆及买来的人都受割损，表示这恩赐是为所有人的。

割损有何意义，岂不是除旧还新？第八日割损，岂非表示基督在星期末日，即安息日，复活起来吗？

连父母的名字也都变了，一切皆新，新约已在旧约之中。旧约为何，岂不是新约的预象？新约为何，岂不是旧约的启示？

亚巴郎发笑，是喜欢庆祝的笑，而不是犹豫者的嘲笑。即他在心中所说的话：“一百岁的人哪还能生子？撒辣已九十岁，如何能够生育？”也不是疑惑人的口气，而是惊奇者的口吻。

天主说：“我要将你现今所旅居的地，即客纳罕全境，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以作永远的基业。”使人疑惑这是已实现的，或者等待将来实现，因为任何民族的权力总不是永远的。

当知道“永远”二字，希腊文为 (αιωνιον: aionion) 由 (αιων: aion) 世纪而来，拉丁文 (Saeculare) 意义不同，有世俗之意，如世事繁多，而永远乃是没有终结，直至世界穷尽。

**第二十七章 第八日不受割损的男儿，将要丧亡，因为他违背了天主的约**

我们可问下面的话有何意义：“凡第八日不受割损的男子，必须从民中产除，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。”（创·拾柒·十四）婴儿似乎无罪，而天主却说他将要丧亡，因为违背了他的约，其实是父母的过失，因为未给他割损。除非婴孩违背了天主的约，不是他个人，而

是人类起初时，原祖犯了罪。

除了旧约与新约外，尚有天主其他的约，天主向原祖所订的第一条约一定是：“因为你在那一天吃了，必然要死。”（创·贰·十七）为此德训篇中写说：“凡有血肉的，有如衣服，逐渐陈旧，因为自古定案是‘你一定要死’。”（德·拾肆·十八）

以后的律法更为清楚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哪里没有法律，哪里就没有违犯。”（罗·肆·十五）那么，《圣咏》上的话：“你看地上的所有恶人，好像渣滓一样。”（咏·百拾捌·一一九）这如何能是真的，除非有过失的人，都违犯了法律。

为此如天主教的教义所说，婴孩生下时已是罪人，并非他个人犯了罪，而是因为原罪，为此我们说他们亦需要赦罪的圣宠。既然是罪人，就算犯了怡园中的第一条法令。这样，《圣经》上两处所写的：“我看地上的所有恶人，好像渣滓一样”；“哪里没有法律，哪里就没有违犯”，都是真的。

既然割损是重生的标志，为此因着原罪，婴儿要丧亡，因为他犯了天主的第一条戒命，除非重生来救他。因此天主的话好像是说：凡不重生的人将丧亡，因为违背了天主的约，他与所有人在原祖亚当身上犯了罪。

若天主说：“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。”我们就当懂这约为割损，但因为他没有说明婴儿犯了何约，可懂为此约，因为婴儿亦能犯它。

若有人以为是指割损，因为婴儿不受割损，就犯天主的约，他当设法说明婴孩为何能违犯约，因为不是他自己，在他身上犯了约。在这种情形中，不受割损的婴儿丧亡，并非因自己的过失，而是因

为原罪。

**第二十八章 亚巴郎与撒辣，因一人荒胎，二人皆年老，不能生子，能生产后，就改变了名字**

天主应许亚巴郎大恩说：“我要使你极其昌盛，邦国由你而立，君王由你而生”；“撒辣将生一个儿子，我必使她有福，使她将成为万国之母，人民的君王要由她而出。”（创·拾柒·六～十六）

在基督身上，我们看见这应许实现了。从此以后，在《圣经》上，他们夫妇已不如从前一样呼为亚巴郎及撒辣依，而呼为亚巴辣罕及撒辣，因为大家都如此称呼他们。

亚巴郎所以改名的原因，是由下面的话：“我已将立你为万民之父”，这是亚巴辣罕的意义，而亚巴郎则为“至高之父”。《圣经》没有说出撒辣改名的原因，但解说《圣经》上希伯来名字的人说：撒辣依是“我们之母”，而撒辣则为“德行”。

在希伯来书中写说：“因着信德，连撒辣也蒙受了怀孕生子的能力。”（希·拾壹·十一）二人皆已年老，如《圣经》所记，而撒辣除了荒胎外，已没有月经，因此即便不是荒胎，也不能生育了。

一个年长的妇人，但仍强健，可由壮年人受孕，但不能由老年人受孕；而老人可使青年妇女产生，如亚巴郎在撒辣死后，由且都拉生子，因为她正在青春年龄。

为此圣保禄宗徒说这是一件奇事，因为亚巴郎已衰老，不能由老年妇人产生。我们当承认衰老的身体，还能有所作为，但不能一切了。若已衰老至极，就不是衰老的老人，而是如死尸了。

但这问题，亦能如此解决：亚巴郎能由且都拉生子，因为天主

赐他生产的能力，在妻子死后，仍然存在。

我以为当采取第一种解说，因为一个百龄的老人，至少在我们时代，与任何妇女，都不能产生，但当时人高寿，一百岁尚不成为衰老至极的人。

### 第二十九章 在玛默勒橡树附近，三个人或天使显示给亚巴郎

天主在玛默勒橡树附近又显现给亚巴郎，是三个人，没有疑惑是三位天使，虽然有人相信其中有基督，因为他在降生前，亦可出现。<sup>①</sup>

自身不变更，能不以自身，而以属下的物体，显现于人，这是天主无形无象，不能变更的特性，但有何物不属天主呢？

有人想其中之一为基督，因为亚巴郎看见三人，而只向一人说话，如《圣经》上记载说：“看见三人对面立着，他便离开帐幕，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敬拜他说：‘吾主，如果蒙你的恩爱，请你不要离开你的仆人再往前走。’”（创·拾捌·二～三）他不理会两个已去毁灭索多玛城的人，而只向其中之一谈话，求他在索多玛城，不要将善人与恶人同归于尽。

以后罗特迎接二位，与他们交谈，先称他们为主，以后却以单数称为主说：“吾主，请你们到仆人家中住一夜。”（创·拾玖·二）后来又谈：“二人因上主怜悯他们，便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和两个女儿的手，将他们带出城来。领出以后，将他们置于城外，对罗特说：‘快逃命吧！别回头观望，也别在平原站住，应逃往山中，免

<sup>①</sup> 这是圣依来内，罗马的圣格来孟，圣奥斯定等的意见。

得你同遭毁灭。”（创·拾玖·十六～十七）罗特向他们说：“吾主，你不要如此，你的仆人倘能在你面前蒙恩。”

所以很可相信亚巴郎在三人中，罗特在二人中，认出了上主，向他个别谈话，虽然先信他们是人，为此以人接待他们，请他们饮食。但他们的德光昭著，款待他们的，不能疑惑，他们虽然是人，但上主在他们中，如在先知内一样。

然而《圣经》说他们是天使，不但《创世记》中叙述这事时如此，在希伯来书信中，称赞接待客人时亦说：“曾有人于不知不觉中款待了天使。”（希·拾叁·二）

因为他们，上主重新应许亚巴郎，撒辣将生依撒格说：“亚巴郎必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，世上的万国，都要借着 he 蒙受祝福。”（创·拾捌·十八）

此处简单清楚地，天主应许了两件事：依肉身的伊撒尔民族，及依信仰的民族。

### **第三十章 索多玛城为火所灭，罗特得救，阿彼默肋客王未能损害撒辣的贞操**

天主应许之后，将罗特由索多玛救出，从天降火，将这座伤风败俗的城及附近一带，完全毁灭，因为在此城内，男色竟视为法律所准许的事。这种罚是将来天主审判的预象。因为天使命救出来的人，不可回头后看，是警告我们，若愿躲避将来的审判，不可回至以前的生活，天主的圣宠已将我们救出了。

罗特的妻子回头一看，就变成盐像，是教人服从主命，不要仿效她的表样。

亚巴郎在革辣尔，阿彼默克王那里，遇到与埃及相似的事，即妻子被人夺去，但未遭污辱，又还给他。君王指责亚巴郎说是自己的姐妹，而不是妻子时，他说自己是因恐惧之心而行，并说：“她实在是我的姐妹，她与我原是同父异母。”（创·贰拾·十二）由父亲这面是他的姐妹，所以是亲人，但她非常艳丽，在这年龄，尚能为人所爱。

### 第三十一章 依撒格由天主的应许而生，他的名字是由父母喜笑而来

此后，照天主的应许，撒辣给亚巴郎生了一子，取名依撒格，它的意义是笑。因为父亲得到应许后，心悦而笑；三位天使重新应许时，母亲亦心花怒放而笑，虽然仍在犹豫中。为此受了天使的责斥，因为这笑虽由喜悦而来，但表示不完全信服天主，经天使解说后，她才全心信服。

撒辣所以笑的原因，不是轻视，而是喜悦，依撒格生后，给他取名时，可以看出，因为她说：“天主使我笑，凡听见的，必会与我一同笑。”（创·贰壹·六）

稍后，婢女与她的儿子一同被逐出门外，依圣保禄宗徒，在他们身上，是预象旧约与新约，撒辣预象天上的耶路撒冷城，即天主之城。（迦·肆·二六）

### 第三十二章 亚巴郎的服从及信心，由牺牲爱子可以看出，撒辣逝世

在许多事情中，若一一加以细述，未免太长，但当提及亚巴郎受天主试探牺牲心爱的儿子依撒格，这是为试探他的服从，并非天

主预先不知道，而是为后人立表样。我们不可排斥一切的诱惑，反该喜悦使我们成圣的诱惑。

往往人不易认识自己，除非用诱惑及艰难来试探自己，若认为这是上主的恩宠，他使善人，更为坚定，不会傲慢。

亚巴郎一定知道天主不会喜欢以人作祭献，但天主既然出了命令，就以为当服从，而不从事辩论。然而亚巴郎堪受赞颂，因为他相信祭献了儿子后，他会复活起来。

当时他不愿照妻子的志愿，将婢女与她的儿子逐出门外时，天主曾向他说：“由依撒格所生的，才称为你的后裔。”（创·贰壹·十二）但天主同时也说：“至于你婢女的儿子，我必使他成一个民族，因为他是你的后裔。”

那么天主既称依协玛黑耳为他的后裔，为何要说：“由依撒格所生的，才称为你的后裔”呢？圣保禄宗徒解说这几句话的意义说：“不是血统上的子女，算天主的子女，而是恩许的子女，才算为后裔。”（罗·玖·八）

为此因天主应许而生的后裔，是由依撒格而传的亚巴郎的后裔，是以天主的恩宠，在基督内而结合的。

亚巴郎是一位好父亲，天主命他杀自己的儿子，仍旧坚信天主所许的一定会成功，既然天主赏赐他这个儿子，超乎一切期望之外，一定会将这个儿子还给他。致希伯来书中，也这样懂法说：“因着信德，亚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，献上了依撒格，就是那承受了恩许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。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：‘只有由依撒格所生的，才称为你的后裔。’但他想天主有复活死人的能力，为此他又把

依撒格当做预象似的得了回来。”（希·拾壹·十七~十九）

是谁的预象，除非是同一宗徒所说的：“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，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。”（罗·捌·三二）为此如吾主耶稣背十字架，同样，依撒格也背着柴至祭献的地方，以便在柴上作祭献。

最后，亚巴郎受天主命，不得杀依撒格。那只倾流了血牺牲了的羊，有何意义？亚巴郎看见它时，它的角缠在荆茨中。是预象谁？岂不预象基督在做祭品前，为犹太人头加茨冠吗？

我们姑且听听天使的话：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亚巴郎正伸手举刀要杀自己的儿子，上主的使者从天上呼喊说：‘亚巴郎，亚巴郎！’他回答说：‘我在这里。’天使说：‘切莫在这孩子身上下手，一点都不要加害他！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天主的人，因为你为了我，连你的独子也不愿惜。’”（创·贰贰·十~十二）

所谓“我现在知道”，是说我现在使人知道，因为天主早已知道了。为此亚巴郎祭献了这只羊，以代替自己的儿子，就称这地方为“上主自会照料”直至今日人还说：“在山上，上主自会照料。”（创·贰贰·十四）

如前面所说“我现在知道”，是说“我使人知道”，同样，此地所说“天主显现”，就是天主使人看见说：“上主的天使由天上又叫亚巴郎说：‘上主说：我要指着自已起誓，你既做了这事，没有顾惜你的独生子，我必赐你大福，使你的后裔繁多，如天上的星辰，海滨的沙粒。你的后裔必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。因着你的后裔，天下的万民，都获得祝福，因为你遵从了我的话。’”（创·贰贰·十五~十七）

这样，亚巴郎做了祭献，这是基督的预象，天主应许他万邦人亦要做他的后裔，且以誓言，以慎重其事。天主屡次应许，但总不发誓。忠实的天主发誓有何意义，岂非保证其应许，并为指责不信者吗？

在这一切事后，撒辣逝世，享年一百二十七岁。她的丈夫亚巴郎年一百三十七岁，因为亚巴郎比撒辣大十岁，如同天主应许他撒辣要生子时，亚巴郎自己所说的：“一百岁的人哪还能生子？撒辣已九十岁如何能够生育？”

于是亚巴郎买了一块地，埋葬了自己的妻子。从此以后，照圣斯德望所说的，他就住在那里，成为地主，即在他父亲两年前死了以后。

### 第三十三章 依撒格娶纳曷尔的女儿黎贝加为妻

依撒格四十岁，娶了叔父纳曷尔的女儿黎贝加为妻，当时他的父亲一百四十岁，母亲逝世后第三年，亚巴郎命仆人至美索不达米亚，为自己的儿子娶黎贝加时，说的话有何意义？“请你将你的手放在我大腿底下。我要你指着天地的上主天主起誓，为我的儿子决不娶我所住的客纳罕地的女子为妻。”（创·贰肆·二~三）岂非天地的大主当降生成人，由他的腿中而出？这是预言的小节目，在基督身上实现了。

### 第三十四章 亚巴郎在妻子撒辣逝世后，娶了且都拉，有何意义

亚巴郎在撒辣逝世后，为何娶了且都拉？我们不可妄断亚巴郎不知节欲，特别他已年迈德高，信心坚固，他一定知道天主允许了因着依撒格，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及海边的沙土一样多，他岂还想生子育女吗？

若哈夏尔及依协玛黑耳，依照圣保禄宗徒，是《旧约》中肉欲

人的预象，为何且都拉不能是《新约》肉欲人的预象呢？这两个女人都称为亚巴郎的妾，而撒辣总未称为亚巴郎的妾。《圣经》对哈戛尔写说：“亚巴郎的妻子撒辣将自己的埃及婢女哈戛尔给了她的丈夫为妾，那时亚巴郎住在客纳罕地已有十年。”（创·拾陆·三）

对撒辣死后所娶的且都拉，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亚巴郎又续娶了一个妻子，名叫且都拉。”（创·贰伍·一）二人皆称为妻，又名曰妾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亚巴郎将自己所有的一切财产给予依撒格。至于亚巴郎的妾所生的子孙，当亚巴郎还活着的时候，已将财物交给他们，使他们离开依撒格，遣往东方。”（创·贰伍·五~六）

妾的儿子接受礼物，但没有达到所应许的国土，如同异教人及犹太人一般，因为除依撒格外，没有人是继承人：“不是血统上的子女，算天主的子女，而是恩许的子女，才算为后裔。”（罗·玖·八）

除了这理由外，我看不出为何在撒辣去世后，且都拉被娶为妻，而名曰妾，除非是因为这个奥义。不愿以这种意义去懂这事的，不可任意批评亚巴郎。亦不能说这事是为攻击反对重婚的人<sup>①</sup>，因为万民之父，在妻子死后，尚且重婚，所以不是罪恶。

亚巴郎逝世时，享年一百七十五岁，他百岁时所生的儿子依撒格当时已七十五岁。

### 第三十五章 依天主的答复，在母亲黎贝加胎中的孪生子有何意义

现在我们看看天主城的时间在亚巴郎的后裔时，如何进行。自

<sup>①</sup> 如第二世纪的蒙大尼派人（Montaniste），他们以为重婚等于犯奸淫。

依撒格出生至六十岁生子时，我们可以注意，他祈求天主，赏赐荒胎的妻子生育子女，两个孪生子在胎中就互相争执。黎贝加为此所困，乃问天主，她得到这个答复：“你胎中所怀的，是两个国家；你胎中所生的，要分为两个民族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。”（创·贰伍·二三）

圣保禄宗徒将这事视作圣宠的证据，因为在两个尚未出生的儿子中，没有功劳与罪恶之别，天主却撇下长子，选了幼子，他们二人都有原罪，而无本罪。本书的目的，不应许我对这事长篇大论地发挥，我在别的书中已详细讨论过。

所谓“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”，天主教的人，都将犹太人视作年长者，将服侍年幼的懂为天主教人。虽然这事已在依杜美人处应验，这民族由长子所出，他有两个名字：黑撒乌及厄东，为此这民族名依杜美，它当为幼子所生的伊撒尔民族所臣服。然而这预言：“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。”似乎当指更高的事。指点何事，岂非明显地在犹太人及天主教信友中实现了吗？

### 第三十六章 由父亲的功绩，依撒格所得的预言及祝福

依撒格亦有了天主的启示与他父亲相似，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亚巴郎的时候，那地有过饥荒，这时又遇了饥馑，所以依撒格便往革撒尔去，到了培肋协特人的王阿彼默肋客那里。上主显现给依撒格说：‘你休要到埃及去！你要住在我指示给你的地方。你要寄居在这地方，我将与你同偕，必要祝福你。我必将这一切地方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又必实践我向你父亲亚巴郎所起的誓约。我要使你的后裔繁多，有如天上的星辰，我要将这一切地方给予你的后裔，并且天

下的万民都因着你的后裔获得祝福，因为亚巴郎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训示，我的戒命，典章和法度。”（创·贰陆·一～五）

这位圣祖，没有别的妻妾，他一次生了二子便心满意足。他住在别的民族中，亦怕妻子艳丽，能生出是非来，所以不说是自己的妻子，而说是自己的姐妹，因为由父母二系，他们都是亲戚，但外人知道是他的妻子后，就没有污辱她。

但不能因他在正妻外，没有别的妻妾，就将他放在他父亲之上。没有疑惑的，他父亲的信心及服从的功劳更大，何况天主因他父亲的功劳，爱他，赏他恩惠说：“并且天下的万民都因着你的后裔获得祝福，因为亚巴郎听从了我的话，遵守了我的训示，我的戒命，典章与法度。”（创·贰陆·四～五）

《圣经》另一处又说：“我是你父亲亚巴郎的天主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偕，我必祝福你，并且为了我的仆人亚巴郎，我必要使你的后裔繁衍。”（创·贰陆·二四）

这是为使我们懂得亚巴郎圣洁地做了一切，而不正经的人，寻找他们罪恶的证据，说亚巴郎是因肉欲而行。

这也使我们不要因着一方面的功绩，来比较人，当以全部功绩作个比较。因为可能有人在自己的平生及品行中，因着某事胜过他人，但他可能在更高尚的事上，为人所胜。

为此，贞洁原来优于婚姻，但忠诚的夫妇，胜于不忠诚的守贞者，因为不忠诚的守贞者，不但不可赞美，且当深恶绝之。

假使二人都是善人，在这光景中，服从天主，忠诚的夫妇，比不忠诚、不服从的人更好。若一切相同，则谁会疑惑，守贞者优于

结过婚的人呢？

### 第三十七章 黑撒乌与雅各伯所表示的事

依撒格的儿子黑撒乌与雅各伯同时长大，长子以契约将长子名分卖与弟弟，因为他要吃弟弟所煮的豆，就将长子名分卖给他。由此我们知道对于饮食，不当以性质，而当以贪食无厌，来指责人。

依撒格已年迈寿高，双目不见天日，本想祝福全身是毛的长子，在不知不觉中，却祝福了幼子，因为他以羊皮将手包起来，好像负起别人的罪过。我们不可将雅各伯的行为视为欺骗，当视为重大的预象。《圣经》上说：“黑撒乌善于打猎，常住在田间；雅各伯为人恬静，常住在帐幕内。”（创·贰伍·二七）

有人将拉丁文（Sine dolo）或（Simplex）“恬静”，译作没有欺骗；没有欺骗，或诚实，或更好说：没有虚伪，它与希腊文（απλαστος = Aptastos）正吻合。不欺骗的人，接受祝福时，如何欺骗，诚实人如何骗人，没有虚伪的人如何假装，岂非有深奥的真理吗？

祝福为何？《圣经》上说：“看！我儿子的香气，好像上主所祝福的一块田地的香气。唯愿天主赐予你天上的甘露，土地的肥沃，五谷并美酒的丰收。愿许多民族服侍你，许多国家崇拜你！愿你做你兄弟们的主人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膜拜。凡咒诅你的，愿他遭受咒诅；凡祝福你的，愿他获得祝福。”（创·贰柒·二七）

雅各伯的祝福，就是基督在外方民族中的宣传，这是他所作的。依撒格是律法及预言，因着他，基督亦为犹太人所祝福，如被一个不知道的人所祝福，因为他不懂得。

世界如一块田地，充满着基督名字的芬芳，天上的甘露，是他

的言论；土地的肥沃，是民众的聚集；五谷并美酒的丰收，是圣体圣事中的饼与酒所集合的群众。

民族服侍他，君王朝拜他。他是兄弟的主人，因为他的信友控制犹太人。他父亲的子女，即依信仰，亚巴郎的后裔，要朝拜他；因为以血肉而言，他也是亚巴郎的子孙。谁咒诅他，就要受咒诅；谁祝福他，就要受祝福。基督亦为犹太人所祝福，因为他们虽然走入歧途，但仍歌唱律法与先知，即赞颂他，他们却错以为当祝福另一个人。

但长子亦来请求所应许的祝福了，依撒格心慌意乱，知道祝福错了，就问他是谁。但他不抱怨为人所欺，他在心中知道了这奥义后，不但不发怒，且又肯定了祝福说：“是谁将野味给我送来？我已经吃了，同时也祝福了他，他将来必蒙受祝福。”（创·贰柒·三三）

若这事不由天主默示而来，系由人事而成，一个发怒的人，岂不要咒诅吗？所以这事有预言意义，是在世上所做的，都由上天而来；由人而成，却来自天主的圣意。若对重大奥义，一一加以研究，可写好几部书，但本书的范围，不准我随便行事。

**第三十八章 雅各伯被遣至美索不达米亚去娶妻，途中所望见的，他本有意娶一个妻子，却娶了四个**

父母遣雅各伯至美索不达米亚去娶亲，父亲遣使他说：“不可娶客纳罕之女为妻。但要起身到帕丹阿兰你外祖父贝突耳家里去，要娶你母兄拉班的女儿为妻。愿全能的天主祝福你，使你生育繁多，成为多族之父。愿他赐予你亚巴郎的祝福，赐予你和你的后裔，使你承受你所寄居，天主所许于亚巴郎的土地，作为基业。”（创·贰

捌·一～四)

由这几句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出雅各伯的后裔，与依撒格由黑撒乌所生的子孙不同，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你的后裔是在雅各伯”，是属于天主之城的，与亚巴郎由婢女所生及以后且都拉的子孙不同。

然而这祝福是属于依撒格的孪生子，或属其中之一，他是谁？还不清楚。雅各伯接受父亲祝福时，父亲向他说：“使你生育繁多，成为多族之父。愿他赐予你亚巴郎的祝福。”（创·贰捌·三～四）这事就弄清楚了。

雅各伯至美索不达米亚途中，在梦中有了一个启示，《圣经》对这事写说：“雅各伯离开了贝尔协巴黑往哈兰去了。太阳西落时，他到了一个地方过夜，拿了一块石头当做枕头，就在那里躺下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直立在地上，梯的上端直达天际，天主的使者在梯子上，下来上去。上主立在梯的上端对他说：‘我是上主，你祖父亚巴郎的天主，依撒格的天主，你躺的地方，我要赐予你和你的后裔。看！我必与你同偕，你无论何往，我必要保护你；领你再回到这地方；在我许与你的没有实践以前，我决不离弃你。’

“雅各伯醒来说：‘上主原来在这地方，我竟不知道。’他便畏惧说：‘这地何其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天主的殿，这是上天之门。’”清早，雅各伯一起身，将那块做枕头的石头，立成柱子，将油倒在上面。那地原先名路次城，雅各伯却给它起名叫贝特耳。”（创·贰捌·十～十九）

这一切都有预言之意：雅各伯不依崇拜偶像人的风俗，以油倒在上面，使它成神，因为他既不叩拜它，又不向它作祭献。基督的

名字，由希腊文（Chrisma）而来，它的意义即为“擦油”，所以一定预象一个重大奥义。

救世主耶稣在《福音》中，亲自提及这梯子，他对纳塔纳耳说：“看啊！确是一个伊撒尔人，在他内毫无诡诈。”伊撒尔即雅各伯，在梦中有所见，他乃继续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：你们要看见天开，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，上去下来。”（若·壹·四七～五一）

雅各伯至美索不达米亚娶妻，他竟娶了四个，生了十二个儿子，及一个女儿。《圣经》上并没有说他非法娶了她们。他本来只想娶一个，却拿姐姐当做妹妹，是夜间弄错了，但没有驱逐她，为不表示轻视她。当时法律不禁止多妻，以繁殖子孙，于是也娶了所应许的女子。

但她是石女，乃将婢女给丈夫，以生子女，她的姐姐虽已生子，但愿多得麟儿，亦这样做了。《圣经》上没有说雅各伯有意娶好几个妻子，或与好几个女子性交，除非是为传后，但他尊重婚姻的权利，若对丈夫的身体有权利的妻子不这样要求，他也不会这样做。

雅各伯由四个妻子，生了十二个儿子及一位千金。他的儿子若瑟为兄弟所卖，带至埃及，竟升为宰相。

### 第三十九章 为何雅各伯又称为伊撒尔

如我已说过的，雅各伯亦名伊撒尔，他的后裔亦称伊撒尔民族。这个名字，是他由美索不达米亚回来时，天使与他相斗时给他的，是基督的预象。天使竟为雅各伯所败，为表示奥义，以指点基督的苦难，犹太人胜了他。

但雅各伯由打败的天使处得了祝福，所以取了这个名字，实际

上是一种祝福。伊撒尔的意义为“看见天主的人”，他将是所有圣人的酬报。

天使战败后，打击了他的腿，使他成为拐子。所以雅各伯受了祝福，同时又成为拐子，信仰基督的人受祝福，不信仰他的人则成为拐子。

腿的筋指点后裔繁多，的确，如《圣咏》上所说的：“异民惊惶失色，走出他们的堡垒。”（咏·拾捌·四六）这样的人非常的多。

#### 第四十章 为何说雅各伯与七十五人进入埃及，其中许多是以后才生的

《圣经》上记载雅各伯与七十五人一同进入埃及，他自己及儿子包括在内，其中只有两个女人，一个女儿，一个孙女<sup>①</sup>。但细心研究后，雅各伯的子孙，在他进埃及的日子，一定没有这么多，因为是将若瑟的孙子亦算入在内，他们当时还没有出生，那时雅各伯一百三十岁，他的儿子若瑟三十九岁。

若瑟三十岁左右娶妻，不能此时就有孙子，既然若瑟的儿子厄弗辣因及默纳协，在雅各伯进埃及时，尚不到九岁，那么为何竟将他们及孙子列入七十五人中呢？

《圣经》上记载若瑟的孙子，默纳协的儿子玛基尔，若瑟的曾孙，默纳协的孙子加拉特，及厄弗辣因所生的儿子乌大郎，及乌大郎的儿子爱登，他们一定不能在雅各伯进埃及时，算入他的子孙中，因为若瑟的儿子，还在九岁以下。

《圣经》上记载雅各伯与七十五人进入埃及，并非同日同年，是

---

<sup>①</sup> 希伯来原文是七十人，希腊七十贤士本及当时通用拉丁本作七十五人，是将若瑟以后生的子孙五人亦加在内。

在若瑟活着的时候进入，他们是因他而去的，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这样，若瑟和他父亲的全家，都住在埃及地。若瑟活了一百一十岁。若瑟见到厄弗辣因第三代的子孙。”（创·伍拾·二二～二三）这是他的曾孙，厄辣因的第三代，由子而孙而曾孙，所以是第三代。

《圣经》上又说：“默纳协的儿子玛基尔所生的儿子也养在若瑟的膝下。”（伍拾·二三）这是默纳协的孙子，若瑟的曾孙。

此处《圣经》原文称子孙为多数，这是《圣经》的习惯，它称雅各伯的独一女儿，也用多数，拉丁语亦用多数（Fili），来称子女，虽然只有一个。

雅各伯有福气看到玄孙，但我们不可相信，雅各伯至埃及见若瑟时，他们已出世，因为当时若瑟只三十九岁。这是不仔细研究，只根据《圣经》所载：“这是来到埃及的伊撒尔子孙的名字。”（创·肆陆·八）；并非七十五人与他一起进入埃及，是如我所认的，是以若瑟在世时，算为雅各伯进埃及的时期，因为是因他而来的。

#### 第四十一章 雅各伯对儿子犹太的祝福

若我们在亚巴郎的后裔中寻找基督，以达到天主教的信友，天主的城就在其中流浪于世，将妾所生的子女除去后，我们找着依撒格；若我们在依撒格的后裔中去找，除了黑撒乌，又名厄东，我们找着雅各伯，又名伊撒尔；若我们再在伊撒尔，即雅各伯的后裔中去找，除去他人后，我们找着犹太，基督是由他的族中而生的。

我们现在听听雅各伯在埃及临终时，祝福诸子，以预言的口吻祝福了犹太说：“犹太啊！你的兄弟们将要称赞你，你的手必将压在敌人的颈上，你父亲的儿子们要向你下拜。犹太是一只小狮。我儿！

你攫了食叉上来，他屈下身去，俯卧有如一只公狮，蹲踞有如一只母狮，谁敢惊动他？权杖不离开犹大，权柄不离他两腿之间，直到那堪得权杖者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他要将自己的驴系在葡萄树上，将自己的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自己的外衣。他的眼会因葡萄酒现红，他的牙必因乳汁变白。”（创·肆玖·八~十二）

我在攻击马尼盖人弗斯德时已讨论过这些事，我想已足够了，因为这预言很显明。“俯卧”二字指点基督的死亡，“狮子”表示他对死亡的权力。

基督自己在《福音》中亦说：“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，好再取回它来：谁也不能从我夺去它，而是我甘心舍掉它；我有权舍掉它，我也有权再取回它。”（若·拾·十七~十八）

这预言应验了，有如狮子之吼。《圣经》上对他复活所说的“谁复活他”，也属这权力之内，是基督自己。他在《福音》中对这权力说：“你们拆毁这座圣殿，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兴建起来。”（若·贰·十九）

“上来”二字指点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对“俯卧”二字，《圣若望圣史》写说“就低下头交付了灵魂”，（若·拾玖·三〇）或者亦可指点他的坟墓，他在其中安息，没有人能复活他，如以前先知曾复活过人，或如他自己曾复活过别人，是他将复活自己，如从睡梦中兴起一般。

“他将衣服在酒中洗”，即他以自己的血洗净罪恶，这是信友们知道的圣洗圣事。“在葡萄汁中洗自己的外衣”有何意义？岂非指点圣教会？“他的眼会因葡萄酒现红”，是指点信友因他的爵而醉，《圣咏》上说：“使我的酒杯充盈。”（咏·贰贰·五）

“他的牙必因乳汁变白”，照圣保禄的话，是指点吃奶的婴儿；

是用天主的圣言，养育尚不能吃饭的人。（格前·叁·二）

所以在基督身上，实现了对犹大的预言，在应验前，常有伊撒尔的君王，由此族而出。“万民都要归顺他”，不易解说，却容易懂得。

#### 第四十二章 雅各伯双手交叉，祝福了若瑟的儿子

如依撒格的两个儿子，黑撒乌及雅各伯，指点两个民族，即犹太人及信友。虽然以血肉系统而论，他不是犹太人而是依杜美人，是黑撒乌的后裔；不是信友，而是犹太人，由雅各伯而来，因为寓意只对所说的有效，“年长者要服侍年幼者”，同样，对若瑟的两个儿子亦有效，因为长子是犹太人的预象，而幼子则是信友的预象。

雅各伯祝福他们时，将右手放在左面弟弟的头上，左手放在右面的哥哥头上，在他们的父亲若瑟看来，这是严重的错误，就告诉他，以纠正错误，告诉他长子在何方面。但雅各伯不愿变换手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儿！我知道，他也将成为一族，必要昌大，但是他弟弟将来比他还要大，他的后裔必要成为许多民族。”（创·肆捌·十九）

此处也显明地有两种应许，即一民族的领袖及万民的领袖。这两种应许，在亚巴郎的后裔中，包括伊撒尔民族及全世界，一个照血肉，另一个依信仰，还有比此更明显的吗？

第四十三章 梅瑟、若苏厄、民长及国王时代，撒乌耳为第一位国王，但以功德及预象而言，达味为主要国王

雅各伯及若瑟去世后，至出埃及时，其中一百四十四年间，犹太人的繁殖速度惊人，他们虽然受人磨难，有时竟该当将长子杀害，因为埃及人对他们繁殖的速度非常恐惧。

当时梅瑟暗中得救，未被杀害，因为天主愿意用他做伟大的事业。

他竟入了王宫，为法郎王的公主所收养，成为拯救犹太人自奴隶生活中的救星，是天主自己用他来救自己的人民，如他应许亚巴郎的。

但他先当逃避，因为他杀了一个埃及人，以保护伊撒尔人，因而心中畏惧；后来天主遣使他，以天主圣神的能力，战胜了法郎王术士的阻碍。

于是埃及人，因为不愿让天主的人民离开埃及，受了十种灾祸：水变成血，蛙、蚊、蝇、家畜死亡，疮、疱、蝗虫、黑暗，长子被害。最后，埃及人受了这么多的灾患，乃让伊撒尔民出境，但又去追逐他们，皆淹死在红海中。因为海水分开，让伊撒尔人过去，忽又合拢，将追赶他们的埃及人统统淹死了。

然后，天主之民，在梅瑟领导之下，在旷野中流连了四十年，立了结约柜，以祭祀敬拜天主，这是将来的预象，在西乃山上雷电中天主颁了十戒，以事实及言语指出他是真天主。

这事发生在出埃及后不久，当时人民开始住在旷野中，祭献一头羔羊，是逾越节后的五十日。这个祭献是预象基督，他以十字的祭献，将由此世而至圣父处。巴斯卦在希伯来文的意义便是逾越。在基督祭献后五十日，《新约》出现时，圣神由天而降，他在《福音》中，被称为天主之手指，路，（拾壹·二〇）是为使我们记念最初的事迹，因为十戒亦为天主之手指所写。

梅瑟去世后，若苏厄管辖人民，引领他们入福地，将它分给他们。这两位领袖都身历百战，节节胜利，如圣神所证明，他们旗开得胜，并非因希伯来人的功德，是由战败人民的罪恶。

犹太人已经占了福地后，民长继续了两位领袖的位，这是实现

了天主最初应许亚巴郎的，即形成一个民族，即希伯来民族，及得客纳罕地。并非所有人民及全世界，这是在基督降生后才实现的，非因守古教的律法，而是因信仰《福音》。

不是在西乃山受十戒的梅瑟，而是若苏厄领导人民占领了福地。民长时代，战事有时胜利，有时失败，依人民的罪恶及天主的仁慈而定。

以后是国王时代，撒乌耳是第一位国王，但他为天主所弃，战败被杀，他的家族亦被弃绝，不再出国王。达味继他为王，基督为他的后裔。由达味时，天主的人民开始壮年时代，由亚巴郎至达味，是青年时代。玛竇圣史写基督的家谱，由亚巴郎至达味共十四代，并非没有原因的。

人由青年时代，开始生育，为此基督的家谱由亚巴郎开始，他换了新的名字，成为万民之父。在他以前，即由诺厄至亚巴郎，是天主之民的幼年时代，当时只用希伯来文。人在幼年时开始言语，在婴孩时是不会说话的。婴儿时代常为人遗忘，如人类最初时期，为洪水淹没一样，谁还记得婴孩时代的事呢？

为此本书第十五卷记载天主城的第一时代，本卷记载第二及第三时代。在第三时代，以三岁的母牛，母羊及公羊，指出天主颁了十戒。但人类罪恶满天，地城因而开始，其中尚有精神的人，由斑鸠及鸽子指出。<sup>①</sup>

---

① 《圣经》中有预言及寓意，是没有疑惑的，耶稣自己及宗徒，教父与圣师都承认这点，并加以利用，但某某物是否有预言或寓意的价值，往往只是个人的意见，并非一定当信的教义，圣奥古斯丁及有些教父与圣师，特别神修学家在这点上，有时似乎过分，现在的《圣经》学者更为谨慎，这也是时代喜好不同的原因。

## 第十七卷

本卷讨论天主城的进展，由国王，先知时代，自撒慕尔，达味至基督，并解说在列王传，《圣咏》及撒罗满书中，有关基督及《圣咏》教会的预言。

### 第一章 先知时代

我们因着天主的助佑，知道了天主给亚巴郎及其后裔的应许，以血肉而论，为伊撒尔民族，以信仰而言，所有民族，都是亚巴郎的后裔。天主之城依时而进，所以当指出这应许如何实现。

在前卷书中，我们已到达味王的末年，现在依照本书的需要，我要写以后所发生的事。

自撒慕尔开始预言，至伊撒尔民族被掳至巴比伦，七十年后，依热肋米亚先知的预言，回至本国，重建圣殿，是先知时代。

虽然我们亦可称诺厄为先知，在他的时代洪水毁灭了天下，及他前后的圣祖，直至天主的人民有了国王，他们已预言了有关天主城及天国的事情，特别其中有几位如亚巴郎及梅瑟已被称为先知（创·贰拾·七）。另外是撒慕尔祝圣了撒乌耳，他被弃绝后，又祝

圣了达味，由他的后裔中，生出其他国王。撒慕尔及先知开始预言时，算为先知时代。

若我要将先知对基督的预言一一细述，天主教城的子民如何出生死亡，那就写不完了。《圣经》固然依照次序，根据历史，记录君王的事迹，但以圣神方面而论，似乎更注意，至少同样注意预言将来与记述以往的事，谁若稍加思索就会看出这是多么劳苦的工作，非写数部书不可。

再者，预言基督及天国，即天主教城的事这么多，若要写出一切，就要比本书目的所要求的，更厚的书了。

所以我当设法控制我的笔，因为爱天主写这本书，只写出所必要的，而撇下不需要的。

## 第二章 伊撒尔民得了客纳罕后，天主的应许何时应验

在前卷书中，我已说过：天主最初应许亚巴郎两件事，第一件是他的后裔将获得客纳罕地方。这由下面的话指出：“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！我要叫你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。”（创·拾贰·一）

第二件更重要的，不是关于肉身方面的后裔，而是精神方面的后裔。这样，亚巴郎不但是伊撒尔民族的祖先，也是所有仿效他而信仰民族的祖先，由下面的话，可以指出：“天下的万民，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”（创·拾贰·三）

我们可用许多其他证据，证明天主应许了这两件事，即亚巴郎肉身的后裔，伊撒尔民族，不但占据了敌人的城市，并且选了国王，因此天主的应许，大部分已实现了。

不但天主所应许的，在埃及河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客纳罕地，在

若苏厄时，尚未为伊撒尔人完全所占，然他曾领他们进了福地，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，并照天主的命令，将地分给他们十二族，连在民长时代，这块土地亦未为伊撒尔民完全占领。

但先知预言这事，不是在辽远的将来，而在达味及他儿子撒罗满时，国土扩大，已实现了，所有邻近的民族都进贡称臣。

这样，亚巴郎的后裔，依照天主的应许，在国王时代，已居在客纳罕地方，这样，天主所应许的，全部都应许了，只要他们好守天主的规诫，希伯来人就世代代居在福地，平安度日，享受现世的福乐。

但天主知道伊撒尔人不会这样去做，乃用现世的罚操练他们中的少数善人，并告诉外教人，在他们中，因着基督的降生，在《新约》中，要完成第二种应许。

### **第三章 先知的预言有三种意义：有关地上的，天上的及两种耶路撒冷的**

为此，天主对亚巴郎，依撒格，雅各伯及《圣经》上记载的其他先知的预言及灵迹，由国王时代及以后，一部分则关于他的后裔基督，因着他所有民族都要受祝福。在《新约》中，他们将得长生及天国。

所以一部分，是关乎婢女所生的，即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居民的；而另一部分，则关乎永远的耶路撒冷城及其人民；他们现世依照天主而生活。也有的是有关二者的，即原意有关婢女的，寓意有关自由人的。

所以先知的预言可分为三种：关于地上耶路撒冷的，天上耶路

撒冷的，及二者的。我引一例，以证明我所说的：天主打发纳堂先知指责达味犯了重罪，并预言将来的祸患。（撒下·拾贰·一）

谁会疑惑这类有关地上城及类似的事，无论是为人民的益处公开而言，或是对私人而言，即为私人的事。天主发言，是因着现世的事物，以知来世的事情。

为此依热肋米亚先知写说：“看！时日将到——上主的断语：我要与伊撒尔家和犹大家订立新约，不如同我握着他们的手，引他们走出埃及，与他们的祖先所订立的盟约一样。那些人，他们早已破坏了我们的盟约，虽然我当时尚是他们的君夫——上主的断语，诚然，这就是在那时日以后，我要与伊撒尔家所立的盟约——上主的断语，我要将我的法律安置在他们的肺腑中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天主，他们要做我的百姓。”（耶·叁壹·三一～三三）

无疑地，这是预言上天的耶路撒冷，至尊独一的天主，是寻找归属他人的酬报。然而这也属二城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天主的城，是预言将来天主的圣殿，撒罗满造圣殿时，这预言就应验了。历史记载，这一切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都成功了，是上天耶路撒冷的预象。

古代《圣经》所载有关二城的预言，有极大的价值，《圣经》学者该细心研究，因为所预言的，除了在亚巴郎的血肉后裔成功外，尚当探求在信仰的后裔所当完成的。

甚至有人以为在《圣经》中没有任何先预言而后实现的，有实现而未预言过的。在寓意上，是指点天主的上天之城，及它在世流浪的子女。若是如此，则先知的話，或更好说古经上的話，只有两种意义，而没有三种意义了。

因为没有只属地上耶路撒冷的，若对它所说所行，以寓意而言，亦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；另一种则属二者。依我的意见，相信《圣经》上所说的事实，只有字句上的意义，是错误的，若以为只有寓意，则为自大疯狂。

为此我说有这种意义，而不是两种意义，这是我的意见，但我并不谴责除字句意义外，尚能找到精神方面意义的人。

此外，那位信友会疑惑，《圣经》上所写的，是白写的，不适合于人或天主以往的事，或将做的事。谁能不将它归属精神的意义？或至少能够的人，当将它归属精神的意义。

#### **第四章 撒慕尔的母亲哈纳是代表教会，预言伊撒尔人民国家及司祭与其他事物的变换**

天主城的进展，至君主时代，即从撒乌耳被废，达味为王，他的子孙亦不断在耶路撒冷为王，以以往的事，指示新旧约的变换，是由新的，永远的司祭及国王，即基督所要完成的。

司祭赫里被黜后，由撒慕尔所代替，他同时尽司祭及判官的职务。撒乌耳被黜后，达味继他为王，他是预象我所说的。连撒慕尔的母亲哈纳，先是石女，后怀孕生子，喜悦地感谢天主，并以同样的诚心，将新生的儿子献于天主，亦是一种预言，因为她说：

“我的心喜乐于上主，我的角因着我的天主高举起来，我的嘴对着我的敌人张开了，因为我喜欢你的救助。没有圣者如同上主，也没有一个义者如同我们的天主：除你以外，无其他的磐石。谎言不要多说，豪语也不要由你的口中发出，因为上主是知识的天主，他的功行毫无瑕疵。勇士的弓折断，衰弱的人却授予强力。曾得饱饫

的，要佣工求食；曾受饥饿的，不再劳役；不妊的妇女竟生了七子，多孕的妇女却患染病症。上主使人死又使人生，使人降入阴府又将他领出；上主使人穷，又使人富；贬抑人又抬举人。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微人，又从粪土中高举贫陋人，使他们与王侯同坐，承受荣誉的宝座。因为大地的支柱是上主，他的上面安置了世界。他保护他的圣者的脚步，恶人却将在黑暗中消灭，因为仗恃强力的人决不能战胜。上主要粉碎自己的敌人，至高者要从天上消灭他们，上主要审判地极的人；他要把权力赐给自己的君王，举扬自己受传者的角。”（撒下·貳·一～一〇）

这可能是一位妇人因生子而喜悦的言论吗？人的理智，竟如此远离真道，看不出她的言语，超出一个女人之上吗？简单说一句，谁注意世间过去的事实，在这个女人身上——她的名字叫哈纳，意义是恩宠——看不出是指点天主教，即天主之城，它的君王及创立人是耶稣基督吗？

他就不懂，不见，不知她是以先知的口吻。谈了天主的恩宠，傲慢人离它而堕落，谦虚者充满它而起来。这是本篇歌词中所含的意义。有人说这个妇人没有作过任何预言，只是感谢天主因着祈祷而得生麟儿。那么下面的话有何意义？“勇士的弓已折断，衰弱的人却授予强力。曾得饱饫的，要佣工求食；曾受饥饿的，不再劳役；不妊的妇女竟生了七子，多孕的妇人却患染病症。”

她先不妊，以后生了七个子女吗？她说这话时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以后也没有生过七个儿子，或先生过六个儿子，撒慕尔是第七名，而实际上她只生了三子二女。

最后，她如何能说出最后的话：“他要把权力赐给自己的君王，举扬自己受传者的角。”当时犹太人尚没有君王。

是基督的教会，大君王的城，它满被圣宠，子女累累，说了这些话，因为它知道不久以前，曾因这位妇人说过：“我的心喜乐于上主，我的角因着我的天主高举起来。”的确，它心中喜乐，被抬举起来，因为不仗着自己，而依赖自己的上主天主。

“我的嘴对着我的敌人张开了”，因为天主的言语，没有为困难所阻止。“因为我喜乐你的救助”，这是耶稣基督。老西默翁抱着圣婴时，如《福音》中记载说：“主啊！现在可以照你的话，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！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。”（路·贰·二九～三〇）

为此圣教会说：“因为我喜乐你的救援。没有圣者如同上主，也没有一个义者如同我们的天主”；“除你之外没有圣者。”然后又说：“谎言不要多说，豪语也不要由你们的口中发出，因为上主是知识的天主，他的功行毫无瑕疵。”是他认识了无人所认识的，因为“本来人不算什么，若自以为算什么，就是欺骗自己”。（迦·陆·三）

这是对天主城的敌人，巴比伦人而说的，他们仗恃自己的力量，而不依靠天主。其中也有血肉的伊撒尔人，地上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，不知天主的公义，即独一公义的天主给人的，而自己去寻求，不愿服从天主，因为他们骄傲。

他们相信能以自己的，而非天主的恩宠，悦乐天主。天主是知识的天主，良心的裁判者，因为他看见人心中的私意，若不由主而来，都是毫无价值的。

又说“安排计划”，是何计划，岂非使骄慢人跌倒，谦虚者高举

吗？因为天主对这计划说：“勇士的弓已折断，衰弱的人却授予强力。”勇士的弓折断，是以为自己有力守天主的规诫，不必依赖天主的助佑；更不呼求天主说：“我的肉身懦弱，求上主怜恤我。”（咏·陆·三）

“曾得饱饫的，要佣工求食；曾受饥饿的，不再劳役”；饱饫的是谁？岂非伊撒尔民：“天主的神谕是交托给他们的。”（罗·叁·二）然而在伊撒尔民中，婢女的儿子是被轻视的，就是长者变成幼者；他们对于饮食，即天主的神谕只懂成世间的食物。

而外方人，没有梅瑟的法律，但因《新约》知道了天主的神谕后，就在世间渴望它，因为他们懂得不是世物，而是上天之物。如问其中原因，《圣经》又继续说：“不妊的婢女竟生了七子，多孕的妇女却患染病症。”谁懂得七是表示教会的齐全，就看清这预言的一切了。

圣若望宗徒写信给七个教会，是表示写给所有教会。（默·壹·四）撒罗满在《箴言》中亦说：“智慧建造了自己的住室，是用七根凿成的砥柱。”（箴·玖·一）

耶稣降生前，天主城没有人民，而耶路撒冷有许多居民，现在它却衰败了。因为自由之子是它的力量，现在只有字句而没有精神了，它已失去了力量，所以衰弱。

“上主使人死又使人生”，使有许多子女的死，使不妊的活着，且生育七个子女。亦可视作他使以前压伏的，现在又起来，如下节所说：“使人降入阴府又将他领出。”

圣保禄宗徒也说：“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

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。”（哥·叁·一）他们先为天主所压伏，为此圣保禄又继续说：“你们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。”使成为地上饥饿的人。又说“你们已经死了”，请看！天主是如何压伏他，下面他却说，“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”，天主又如何抬举他们呢？

是引领同样的人至死亡，然后又救他出来吗？我们看见这两件事在信友中，及领袖基督身上都实现了，依圣保禄宗徒，我们的生命，与他一齐藏在天主内。

“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，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。”（罗·捌·三二）这样一定压伏了他，但又将他由死亡中复活起来。使我们看出在《圣咏》上所预言的：“因你绝不将我的灵魂留在阴间。”（咏·拾伍·十）就是他。使人坟墓中，又将他救出。由他的贫穷，我们富足了，是天主给人贫穷及财富。

为懂这话的意义，我们听听下面的话：“压伏，抬举”，即压伏骄傲者，抬举谦逊者。别处所说的：“天主拒绝骄傲人，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。”（雅·肆·六）都包括在内了。

下面的话：“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微人”，最宜贴在基督身上：“他本是富有的，为了你们却成了贫困的，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困而成为富有的。”（格后·捌·九）天主将基督迅速地由尘埃中复活起来，使他不要朽坏。

我将下面的话：“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微”，亦归于基督；此处卑微等于穷困。由所提拔的尘埃，是指点难为教会的犹太人；圣保禄曾是其中之一，他说：“但是凡以前对我是有利益的事，我如今为

了基督都看做了损失。不但这样，而且为了认识吾主基督耶稣的卓绝价值，我将一切都看做损失，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，拿一切当废物，为赚得基督。”（斐·叁·七~八）

基督曾经穷困，却由尘埃中起来；曾经受苦，却被举在所有富人以上，使与有权力者并列而坐，如《圣经》所说：“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，给你们获得光荣的座位。”（玛·拾玖·六）宗徒们曾说：“看！我们舍弃了一切，跟随了你。”（玛·拾玖·二七）他们曾许下了这个愿。

是谁给他们的，岂非下面所说的：“当对许下愿的还愿。”不然，就要变成无能的了，没有人能发愿，除非先由他得了所要许愿的。

又说：“他祝福了义人的岁月，你的年月不会终止”，他能与上主永远一起生活。在天上岁月不变，但在世间，年月消逝，它来之前，尚不存在，来了又不存在了，因为已经过去了。

这两种事，即向发愿者还愿，又祝福善人的岁月，一种系由我们所做，而另一种我们只能加以接受。若我们不做第一件事，亦不能得到天主赏赐第二件事，因为人不依自己的力量而强，是天主使他的敌人，即嫉妒发愿的人，并阻止迫他还愿的人，无能为力。

依希腊文，亦可懂做他的敌人，因为天主开始获得我们，我们的敌人就成为天主的敌人了。他为我们所败，并非因我们的力量，因为人不依自己的力量而强，是天主使敌人无能，上主是圣的，使为圣人所败，是上主造了圣人。

“明智人不当以明智自夸，能力人不当以能力自夸，自夸的，当以认识天主，并在世间修义德而自夸。”除非承认天主给我们认识，

我们就不认识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既然是领受的，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？”（格前·肆·七）即你为何自夸，以为所有的，好像是由你自己而有的。

谁生活正经，即依公义生活。正经生活的，是听天主命的人：“训令的目的就是爱，爱发自纯洁的心和美好的良心，并无伪的信仰。”（弟·前·壹·五）而这爱，如圣若望宗徒所说：是由天主而来的，所以当由天主而修义德。

“在地上”有何意义？难道住在天涯地角的人，就不必修义德吗？谁敢这样说？那么为何要加上“在地上”呢？是因为若只说“修义德”，是指点所有住在地上及天涯地角的人。

我相信“在地上”是指点现世，使人相信在今世生活后，尚有修义德的时刻，以修未修的义德，以避免天主的审判。

在现世每人有自己的土地，死时为土地所吸收，复活时才还给他。为此在现世当修义德，即灵魂尚在肉身中，使能有助来世，那时：“各人借他肉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恶，领取相当的报应。”（格后·伍·十）圣保禄所说的肉身，是指在肉身生活的期间。

因为一个人若故意咒骂天主，虽然不用任何官能，只要他仍有肉身同在，就有了罪。我们亦可这样去懂《圣咏》上的话：“天主啊！你起初就是我的君王，你在地上经营那拯救的事业。”（咏·柒叁·十二）若我们承认耶稣自古就是我们的天主，因为宇宙由他所造，他在世时救了我们，圣言成人，居于肉身之中。

因依哈纳的预言，自夸的人如何自夸，一定不靠自己，而靠天主，以得审判日之赏报。“耶稣升天去了，但他将审判天涯地角，因

为他是公义的”。

这是信友信仰的次序：因为基督先升天，然后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

圣保禄宗徒说：“说他上升了，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地下吗？那下降的，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，为充满万有的那一位。”（厄·肆·九）

耶稣升天后，圣神降临时，云中闪电交加。他借依撒意亚先知的口，恐吓不知恩的耶路撒冷，说它将得不到雨露。并说：“他将审判天涯地角”，即地上远处，他将审判各处，即所有的人。

但“天涯地角”，最好视作人临终时。因为人受审判时，不是行善作恶时，而是依他临终时的情形而受审判，为此说：“唯独坚持到底的，才可得救。”（玛·拾·二二）因此人在世时，能修义德，天主审判世界时，才不会受罚。

《圣经》又添上说：“他将给我们君王力量。”即审判时不要罚他们，赏赐他们做君主的能力，依靠为我们倾流鲜血的基督，克胜肉身及世俗。

“抬举基督的光荣”如何抬高基督的光荣呢？即上面所说的：“主升了天”，此处的“主”即耶稣基督。他将抬高基督的光荣。基督是谁？是要抬举所有的信友，如哈纳在最初唱的：“我的心喜乐于上主。”我们可称所有信友为基督，因为基督为首，与大家组成一个妙体。

这是圣人撒慕尔的母亲哈纳所预言的。在人身上预言了司祭的变换，生育子女多的不再生育，使不妊者生育许多子女，并在基督身上有个新的司祭。

**第五章 天主的人预言赫里，亚巴郎的后裔司祭的职位将终止**

但这些事情，由一位天主的人更明显地告诉了赫里，我们不知

道他的名字，但由他的职务看来，该当是一位先知。

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有一位‘天主的人’来到赫里面前对他说：‘上主这样说：当你先祖的家庭还在埃及法郎家内当奴隶时，我不是显现给他们了吗？我从伊撒尔众支派中，拣选了他们做我的司祭，在我的祭坛，焚香献祭，并在我面前佩戴“厄缶特”，我也把伊撒尔子民的火祭全赐给你们们的父家。所嘱咐的血祭和素祭，你为什么妒视？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儿子在我以上，用我的民众伊撒尔的上等供物养肥了他们？’

“因此上主伊撒尔的天主说：我曾许下，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，但是现在上主说：我决不行了！因为那光荣我的，我也光荣他，但那轻视我的，必为人们所轻贱。看哪！日期快临近了！那时我要把你的臂膊和你父家的臂膊砍下，使你的家里没有寿考终身的人。以后你要妒视我赐给所有伊撒尔人的幸福；可是在你家里没有寿考终身的人。

“我也不愿把你的人从我的祭坛消灭，使他们的眼目昏花，心神萎靡，因为你家里的人，都要死在人家的刀下。要给你这个先兆：就是你的两个儿子，曷斐尼和非纳哈斯所要遭遇的：他们两人要同日死掉。我要为我举立一位忠信的司祭，他要按照我的心神和我的意思行事，我要给他建立一个忠诚的家庭，他一生在我的受传者前往来。那时，凡你家所留存的人，要来叩拜他，为得一点钱或一片面包说：求你容我参与司祭的职务，使我有饭吃。”（撒上·贰·二七～三六）

不能说这个预言以前，司祭的取消，已在撒慕尔身上实行了。

虽然撒慕尔属于天主所选，在祭坛上服务的家族，但他不是亚巴郎的后裔，是由他们中拣选司祭，为此这事已预象司祭的更换，这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完成的。

这个事实的预象，而非言语的预象，本意是指《旧约》，寓意则指《新约》；即以事实，指出先知给赫里所预言的。因为在达味时，币多克及厄贝雅塔尔司祭是亚巴郎的后裔，为此以前预言的，在基督身上将完成的司祭，已初步实现了。

谁若以信德的眼光来看这些事，岂不看出已实现了吗？犹太人已没有帐篷，圣殿，祭坛，祭献，司祭，而天主却命当自亚巴郎的子孙中，拣选司祭，这是先知所说的：“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，永远往来，但是现在上主说：我决不行了！因为那光荣我的，我也光荣他，但那轻视我的，必为人们所轻贱。”

所说“你父亲的家”，并不指直接的父亲，是指第一位司祭亚巴郎，别的司祭当由他的子孙中拣选，这是前面所说的：“当你先祖的家庭，还在埃及法郎家中当奴隶时，我不是显现给他们吗？我从伊撒尔众支派中拣选了他们做我的司祭。”

在埃及为奴隶出走后，谁被选为司祭，岂非亚巴郎？此地却说由他的后裔中将没有司祭了；我们现在看见这事已实现了。我们的信仰加增了，这是眼前的事，可以看见，摸到，不愿相信的人，亦可看见：“看哪，日期快临近了！那时我要把你的臂膊和你父家臂膊砍下，使你的家里没有寿考终身的人。我也不愿把你的人从我的祭坛上消灭，使他们的眼目昏花，心神萎靡。”

所预言的日子已到了，亚巴郎的子孙中已没有司祭了，他的后

裔看见天主教信友的祭献，在全世界盛行，自己却没有这种光荣，使他疾首痛心。

下面的话，特别是对赫里的家说的：“因为你家里的人，都要死在人家的刀下。要给你这个先兆，就是你的两个儿子，曷斐尼和非纳哈斯所要遭遇的，他们两人要同日死掉。”

这事是为指示司祭的更改，亚巴郎的家中已失去了司祭的职务。他儿子的死亡，不是说他们个人的死亡，是说亚巴郎后裔司祭的消灭。

以前的话是对司祭说的，撒慕尔继赫里的位，只是预象而已；以下几句是对基督说的，他是《新约》的真司祭：“我要为我举立一位忠心的司祭，他要按照我的心神和我的意思行事，我要给他建立一个忠诚的家庭。”

这家庭是上天永远的耶路撒冷城。“他一生在我的受传者前往来”。“往来”，如以前对亚巴郎家所说的：“我曾许下，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。”但：“他一生在我的受传者前往来”，是对这家而言，而非对基督司祭而言，他同时是中保及救世主。他的家要在受传者前往来。

“往来”二字，亦可指生在世时，由生活而至死亡，及世界穷尽。天主所说：“他要按照我的心神和我的意思行事。”我们不可相信天主有灵魂，因为他是灵魂的创造者。这是寓意，而非本意，如说天主有手有足，有身体其他肢体一样。

人依天主的肖像而造，但为使人不要相信系照天主的身体而造，乃说天主有羽翼，人一定是没有的，《圣咏》上说：“荫庇我于你翅

翼的影下。”（咏·拾柒·八）这样，使人知道，这些话对天主，不当以本意，而以寓意去懂。

下面所说：“凡你家所存留的人，要来叩拜他。”不是对赫里的家，是对亚巴郎的家面言，他的后裔，直至基督常常存在，现在仍旧存在。对赫里的家上面已经说过：“因为你家的人都要死在人家的刀下。”如何还能说：“凡你家所存留的人，要来叩拜他。”所以是对亚巴郎的子孙而言的。

是对亚巴郎残存的子孙而言，依撒意亚先知说：“唯其中残存者终将归化。”（依·拾·二二）圣保禄宗徒亦说：“同样在今时也有一批按照拣选之恩留下的残余。”下面的话是对他们而言的：“凡你家所存留的人。”没有疑惑的，他们信仰基督，在宗徒时代有许多亚巴郎的子孙相信基督，现在也有信他的，虽然人数比较少。

在他们身上，天主的人所预言的已完成了：“要来叩拜他为得一点钱。”叩拜谁？岂非天主？在亚巴郎子孙做司祭时，人不到天主的圣殿中或祭坛前，去叩拜一个司祭。

“为得一点钱”有何意义，岂非信仰的言语？圣保禄宗徒曾说：“天主将迅速完成他所说的，在世上只有几句话。”《圣咏》亦说出钱指何物说：“上主的言语，是纯洁的言语，如经火炼净的银子。”（咏·拾壹·七）

来叩拜司祭及天主的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求你容我参与司祭的职务，使我有饭吃。”我不愿有祖先的荣耀，我卑贱不堪，只要尽司祭的小职务，情愿在天主家中做一个卑微人，只要得一小差使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

这里所称的司祭是平民，司祭耶稣基督，人及天主间的中保，亦由平民而生。圣保禄称普通信友为：“王家的司祭，圣洁的国民。”（伯前·贰·九）虽然有人将上面的话译成：“你的祭献”，而非“你的司祭职务”，但同样指点信友。为此圣保禄宗徒写说：“因为饼是一个，我们虽多，只是一个身体。”（格前·拾·十七）

“使我有饭吃”说出同样的祭献。耶稣自己曾说：“我所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，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的。”（若·陆·五一）这个祭献不照亚巴郎，是依默基瑟德的，读的人该懂清。

这句谦虚自认的话说：“求你容我参与司祭的职务，使我有饭吃。”就是耶稣所说的寡妇的小钱。前面说过将《旧约》的祭品归属亚巴郎的子孙：“我也把伊撒尔子民的火祭全赐给你的父家。”这是犹太人的祭献，此地所说“有饭吃”，是指点《新约》信友的祭献。

**第六章 天主应许犹太人的司祭及国家，虽然是永远的，而实际上已不存在，所以当另外去懂它**

天主既然郑重地应许了这些事情，甚为显明，所以能有人说：若天主启示的事，没有实现，我们如何能希望《圣经》上的话都应验呢？因为《圣经》上曾说：“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。”

我们看见司祭已经换了，天主以前所应许这家的，不合实际了，代替被弃被换的司祭是永远的。

谁说这话，是他或不知道，或不记得，亚巴郎后裔的司祭职务，是将来永远司祭职务的影子，所以天主应许永远时，不是许给它，因为它只是影子。预象，是指点将来的司祭。

但为使不要相信影子成为实体，所以亦当预言它的代替物。

这样，撒乌耳的国家，虽然被舍弃了，它只是将来国家的预象，它将是永远存在的。

所敷的油，当以真意去理解，它已成了圣事。达味自己极力尊敬受敷油的人，心中忧愁，因为他避在一个山洞中，撒乌耳因为要出恭亦进去了，达味割了他的衣角，为证明虽然有杀害他的机会，但只愿从撒乌耳心中除去猜疑，不要常想达味为自己的敌人。

但达味仍旧恐怕在撒乌耳身上，剪了他的衣服，做得不对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事后达味的心却责斥自己，因为他竟敢割了撒乌耳外氅上的衣边。”（撒上·贰·四）

达味手下的人劝他杀了撒乌耳，但达味却说：“为了上主，我决不能这样。我对我主，对上主的受敷者决不能伸手加害他，因为他是上主的受敷者。”（撒上·贰肆·七）

所以达味对将来的预象，心中颇为尊敬，不是为他自己，是为所预象的。所以撒慕尔亦向撒乌耳说道：“你真是行为鲁莽！假使你遵守上主你的天主所吩咐你的诫命，如今天主必在伊撒尔巩固你的王位直到永远。现在你的王位不能存在了。上主另找了一位按照自己心意的人，上主要立他为自己百姓的首领，因为你没有遵守上主给你所吩咐的。”（撒上·拾叁·十三～十四）

不可懂作天主本来有意叫撒乌耳永远为王，但因为他犯了罪，天主就不愿为他保留王位了。天主知道他要犯罪，但为他准备了一个王位，这是永远天国的预象，为此《圣经》上继续说：“为此你的国不会长久。”

撒乌耳的国以所预言的国而延长，但不是为他自己，因为他自己及后裔，都不当永远为王，但在他以后，完成了《圣经》中所写的“上主另找了一位按照自己心意的人”，就是达味或《新约》的中保，他名基督，意义为敷油者，达味及其子孙都曾敷油为王。

天主寻找人，并非不知所在，但因人而发言，所以亦如人而言，因为他这样说，是在寻找我们。不但天主圣父认识我们，即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耶稣基督，天主的唯一圣子亦认识我们，在宇宙被造之前，就拣选了我们。

### **第七章 伊撒尔国被分，是精神的伊撒尔，与肉身的伊撒尔，常常分开的预象**

撒乌耳又不听主命，撒慕尔乃以上主的名义向他说：“因为你轻视了上主的话，上主也轻视你，不要你做君王。”（撒上·拾伍·二三）

撒乌耳再犯了罪后，坦白承认，求天主宽免，请撒慕尔代祈，平息天主的义怒。撒慕尔却答说：“我不同你回去！既然你轻视了上主的话，上主也轻视了你，不要你做伊撒尔王。”撒慕尔转身要走，撒乌耳却用力抓着他外氅的衣边，甚至撕破了。撒慕尔就对他说：“上主今日从你的身上撕去了你的王位，交给了你的近人，因为他比你好。天主永远是公义的！他不虚言，也不懊悔，因为他不同人一样能反悔。”（撒上·拾伍·二六～二九）

此地所说的：“上主也轻视了你，不要你做伊撒尔王，上主今日从你的身上撕去了你的王位。”但撒乌耳，做了伊撒尔王四十年，与达味一样长久。在初年时，他就听到这话，他的子孙不能为王，是要使我们注意达味，因为天主与人的中保耶稣基督，将由他而生。

在许多拉丁文《圣经》本上，没有下面几句，虽然希腊本中有：“上主今日从你的手中撕去了伊撒尔国”而是：“自伊撒尔上主由你的手中撕去了国”，使我们懂得由他手中撕去的，是自伊撒尔人。

撒乌耳是伊撒尔民的预象，耶稣基督在《新约》中不以现世，而以精神为王时，他们就将失去国土。“交给了你的亲人”是对本性的亲属而论，因为基督如撒乌耳一样，在肉身方面，由伊撒尔民族而生。

所说：“因为他比你好。”就可这样懂，如许多人懂的，但更好懂作：因为他好，所以当在你之上。这是依先知的预言说：“等我将自己的仇人，屈作你的脚凳。”（咏·百零玖·一）

在仇人中就有伊撒尔人，他们因为难为基督，失去了国土，但亦有善良的伊撒尔人，如稗子中的谷一样。从他们中出了宗徒，殉教者，如圣斯德望，及圣保禄宗徒所提及的许多教会，因它们的皈依，光荣了天主。

下面所说的：“伊撒尔将分为二。”当懂作基督的仇人伊撒尔及基督结合的伊撒尔，属婢女的伊撒尔及属自由的伊撒尔。二者起初在一起，如亚巴郎尚与婢女同居，直至不妊的撒辣说：“你将这婢女和她的儿子赶走。”（创·贰壹·十）

我们知道伊撒尔国因着撒罗满的罪恶，在他的儿子勒哈贝罕时，分裂为二，各国继续有自己的国王，直至迦尔代人加以蹂躏后，将他们掳至巴比伦为奴。

但此事与撒乌耳有何关系？若要指责的话，似乎当指责达味，因为撒罗满是他的儿子。希伯来人不但互相分裂，且散居全世界，

因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。

在撒乌耳时，天主恐吓伊撒尔民族及国家将分裂，它是永远的，不可变更的，由下面的话可以知道：“天主永远是公义的！他不虚言，也不懊悔，因为他不同人一样能反悔。”即人往往恐吓，但不长久，天主却不会如人一样反悔。若《圣经》上有时说天主后悔，是说事情的变更，而天主的预知是不会变更的。《圣经》上所说的天主不反悔，是说不变更。

由这几句话我们知道，天主决定伊撒尔民的分裂是永久的，不会变更的。因为犹太人中已皈依，或现在皈依，或将来皈依基督的，是照天主的预知及人的同一本性。

皈依基督的伊撒尔人，一定不与基督的敌人伊撒尔人为伍，永远与他们分离，如已预言过的。因为西乃山的《旧约》只能产生奴隶，若不为《新约》作证，就毫无用处。今日读梅瑟五书时，他们的眼前，如有一层帐幕，皈依基督后，才能除掉。

由《旧约》进至《新约》的人，他们的目的亦有变换，已不相信将获得现世的福乐，而是获得精神的福乐。

为此大先知撒慕尔在祝圣撒乌耳以前，为伊撒尔祈祷，天主听了他的祈祷，他做祭献时，敌人正在攻击天主的人民，天主使雷声大作，他们恐惧，就在伊撒尔人前崩溃了，撒慕尔乃取了一块石头，放在新旧米责帕之间，称它为厄本赫则尔，意义是协助，他说：“到如今上主协助了我们。”（撒上·柒·十二）

米责帕的意义是目的。这块石头指点救世之耶稣的中保，由旧米责帕度至新米责帕，即由暂时的国家中贪求现世的福乐，而至《新约》

的上天真福乐中，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。天主协助我们，直至于此！

## 第八章 天主应许达味的，不在他儿子撒罗满，而在基督身上完全应验了

现在到了时候，将天主应许撒乌耳的继位人达味指出，这种更换是预象最后的更换，天主所说或命人写的，是关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

达味在许多事上都很顺利，他想为天主造一座圣殿，即他的儿子撒罗满以后要造的。他正在思想时，天主告诉先知纳堂，请他转告国王。天主先说这座圣殿，然后他又继续说：

“现今你要向我的仆人达味说：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我从牧场上，由放羊的事业拣选你当我民伊撒尔的领袖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总是同你在一起，在你面前我消灭了你一切的仇敌，使你成一名人，有如世上有名的人物。我要为我民伊撒尔指定一个地方，叫她在那里繁殖久住，再也不惊慌，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，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伊撒尔立了民长以来一样，我要使她安息，不为她的仇敌所侵扰。上主直告诉你，上主要为你建立家室。当你的寿命期满与你祖先长眠时，我要在你以后，兴起一位你所生的后裔，并要巩固他的国家。

他要给我的名建立一所圣殿，我要永远坚定他的王权。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若是他犯了罪，我将借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攻击来惩戒他，但是我的恩爱却不远离他，就如远离了你以前的撒乌耳一样。你的家庭和国家在我面前永远存在，你的宝座也永久坚定不移。”（撒下·柒·八～十六）

谁相信这个应许在撒罗满已完成了，是大错特错，因为他只顾下面的话：“他要给我的名建立一所圣殿。”撒罗满果然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圣殿，但没有顾到别的话：“你的家庭和国家在我面前永远存在，你的宝座也永久坚定不移。”

他当看看撒罗满的家中充斥外方妇女，她们敬拜邪神，亦当看看这位国王以前明智，现在为她们所勾引，竟亦去敬拜邪神。我们不可想天主作这应许时，是说谎话，或他预先不知道撒罗满及他的家庭竟会弄到这个地步。

我们若不看见这些事情已在基督身上应验了，他以肉身而言也是达味的后裔，而糊里糊涂地去找另一个，就如犹太人一样。他们亦知道此处所许的儿子不是撒罗满，虽然现在天主所应许的，已明显地指出来了，他们却瞎着眼，去等候另一个。

撒罗满造了圣殿，终身享受太平，他名字的意义便是太平。他在登基初年，应受人赞颂，他亦预象吾主耶稣。《圣经》上记载他的事，好像是基督的预言，《圣经》上述说以往事迹时，似在描写将来的他。

因为除了《圣经》上记载他为王，《圣咏》第七十一章亦写着他的名字。其中有许多事，绝对不能归于他，却与耶稣基督完全吻合，所以在撒罗满身上亦有预象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

我们知道撒罗满国土的边界，固然不提其他事情，但《圣咏》上却说：“自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他必要为王。”（咏·柒壹·八）在基督身上我们看见实现了。基督在河中，由若翰付洗，由此他开始控制一切，为门徒所认识，他们不但称他为老师，并称

他为天主。

父亲达味尚活着时，撒罗满就开始为王，这是别的国王所无的，不为别的，只是指出先知所说，不是指点他，因为天主向他的父亲说：“当你的寿命期满与你祖先长眠时，我要在你以后，兴起一位你所生的后裔，并要巩固他的国家。”

为何下面的话：“他要为我建一所圣殿。”说是撒罗满，却不注意上面的话：“当你的寿命满期与你祖先长眠时，我要在你以后，兴起一位你所生的后裔。”是预言另一位和平人，他将如预言中所说的，不在以前，而在达味逝世后，将被高举起来。

若耶稣基督很久以后才降生，一定是在达味去世后才出现的，因为天主应许达味，将要来的，不为天主建造一所木头或石头的房屋，而是由人所造的。圣保禄宗徒对这座圣殿，即对基督的门徒说：“因为天主的圣殿是圣的，这宫殿就是你们。”（格前·叁·十七）

### 第九章 《圣咏》第八十八篇对基督的预言，与列王传中纳堂先知的预言相似

《圣咏》第八十八篇，题为“厄则拉希厄唐的训诲歌”，亦提及天主给达味王的应许，其中有些与《列王传》中的相似，如：“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；对我仆人达味起了誓，我要巩固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，世世代代我要建立你的宝座：我要巩固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（四～五）“当时你曾在异象中晓谕你的虔诚人说：‘我已将我的救助，加在有能者的身上；就是加在由民间所选者的身上。我觅得了我的仆人达味，用我的圣油敷了他。我的手必要坚固他，我的手臂，要加强他的力量。不使他受敌人的欺骗，不使他受凶恶人

的凌抑。我要在他面前打击他的敌人，使忌恨他的人都遭失败。我的信义和我的仁慈，与他相偕；因我的名，他的角将被举扬。我使他的手伸到海上，他的右手伸到河上’。”

“他将称呼我说：‘你是我的父，我的天主，和拯救我的磐石。’我立他为长子，要他超过世上所有的君王。我要永久为他保留我的仁慈，我与他立的约，永存不渝。我要他的后裔，永世无替，要使他的宝座，久与天齐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二〇～三〇）

我们该当将这一切，在达味之名下，懂作吾主耶稣的事情，他因童贞圣母由达味后裔而生，取了奴隶的形式。

以后提及他子孙的罪恶，与《列王传》中相似，当归于撒罗满。因为《列王传》上说：“若是他犯了罪，我将借着人的鞭策和人的打击来惩戒他，但是我的恩爱却不远离他。”（撒下·柒·十四）打击指点伤痕，为此说：“你们不要摩我受膏的人。”（咏·百零肆·十五）这几句话有何意义，岂非不要侮辱他吗？

在《圣咏》中，好似论达味说：“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法令，不照我的诫命行动；违背我的律例，不遵守我的训令；我就用棍杖责罚他们的恶行，用鞭笞处理他们的过犯。只是不使我仁慈离弃他，不教我的正义，归于乌有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三一～三四）

论达味的子孙时，这首《圣咏》不说“他们”，而说“他的”，当解说得有大价值：因为在教会的领袖基督身上，不能找到任何罪过，可受天主的责罚；但是在他的信友身上，即他的身体及肢体中，可能有过犯。为此在《列王传》中说“他的罪犯”，在《圣咏》中则说“他子孙的过犯”，是为使我们懂得，对他肢体所说的，亦可懂成对

他说的。同样，扫禄难为教会时，基督从天上向他说：“扫禄，扫禄，你为什么迫害我？”（宗·玖·四）

同一《圣咏》下面几节说：“我必不废弃我的誓约，也不改变我口所出的断言。我一次指着我的圣洁起誓，我决不向达味废止圣誓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三五～三六）

这是《圣经》惯常的说法。下节说出天主不废弃何物：“他的后裔要永远常存，他的宝座，在我面前，有如太阳，有如月亮永远常存，作天上忠实的见证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三七～三八）

**第十章 现世耶路撒冷的事迹，与天主所应许的不同，指出天主所许的，是属另一国王及另一国家的**

为使我们不要想天主的应许已在撒罗满身上应验了，而实际上我们所期望的，尚没有实现，为此《圣咏》上又说：“但是你拒绝摒弃了他，对你的受膏者大发了愤怒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三九）

这事在撒罗满及其子孙时实现了，犹太国的京城耶路撒冷被毁灭，撒罗满所建的圣殿亦被焚烧。但为使人不要相信天主背弃了自己的应许，《圣咏》即添上说：“对你的受膏者大发了愤怒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三九）

天主发怒的受膏者，不是撒罗满，也不是达味。所有敷过油的，都被称为受膏者，不但达味及其子孙如此，连犹太人的第一位国王撒乌耳亦如此。

他们因着受膏，预象独一的真基督。当时人以为是达味或撒罗满，实际上尚当长期等候，直至天主预定的时间，他才会来临。

在他来临之前，在他的京城耶路撒冷发生了何事？这篇《圣

咏》，就要告诉我们说：“你曾拆毁与仆人所立的誓约，将他的冠冕掷在地下。你荡灭了他的城垣，使他的堡垒，变为废墟。所有的过路人，都抢掠他，他成了邻邦的耻辱，你高举了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的仇人快乐。你使他的刀剑卷刃，在战场上，你没有扶持他。你减损了他的光辉，将他的宝座推翻在地。你缩短他青年的时日，用羞耻掩盖了他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四〇～四六）

这一切事情都在耶路撒冷实现了，也有过几位圣王，但他们期望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并依赖真基督。历史上的事实要告诉我们这一切，在犹太国是如何实现的。

**第十一章 天主人民的精粹，是在降生的基督身上，只有他能将自己的灵魂，由阴间救出**

先知说了这些事后，乃向天主祈求，他的祷词，也是一种预言：“上主啊！这要到几时呢？你永久将你自己隐藏起来吗？”是说隐藏脸面，如他处所说的：“你掩面不看我要到何时呢？”（咏·拾贰·二）

有些《圣经》抄本不说：“你隐藏起来了。”而说：“将你隐藏起来。”可懂作：“你将应许达味的隐藏起来。”

“永久”二字，指点直至最后时期，犹太人亦要信仰耶稣基督，虽然以前预言的悲伤事迹要先实现。

为此同一《圣咏》继续说：“你的如火的愤怒，要焚烧到几时呢？求你记忆生命是什么？”（咏·捌捌·四七）。这几句话，对耶稣最为适当，他是由犹太民族的血肉而生的。为此下面又说：“你所造的人的生命，又是何等的空虚！”（四八）

若人子耶稣，许多人将因他得救，不由伊撒尔人的血肉所生，

那么人类都白白地受造了。因为所有的人，因着原祖的罪过，都由真理堕入空虚之中，为此另一篇《圣咏》上说：“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时日，宛如消逝的阴影。”（咏·百肆叁·四）

天主没有白白地造了人类，因为他因着中保耶稣，救了许多人，他预见不被求援的，也造了他们，是为被救人的益处，并为将互相矛盾的两城作个比较。因此在整个人类灿烂、适当的布置中，并非没有理由的。

为此同一篇《圣咏》又添上说：“谁能长生不死？谁能使自己的灵魂，逃脱阴府的威权？”（咏·捌拾捌·四九）

他是谁？岂不是由伊撒尔民族的血肉所生及达味的后裔，耶稣基督吗？圣保禄宗徒论他说：“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亡不再统治他了。”（罗·陆·九）

基督生活着，不会再死亡了，虽然他曾死去过，但他将自己的灵魂由阴间救出。他曾降下，解放罪人的羈索；他以自己的权力，将他们救出，如《福音》上说的：“我有权舍掉它，我也有权取回它。”（若·拾·十八）

**第十二章 《圣咏》上：“吾主啊！你曩昔依凭你的信义，向达味所誓许的仁慈在哪里？”这些话，是对谁说的**

我们可以问这首《圣咏》中下面的话：“吾主啊！你曩昔依凭你的信义，向达味所誓许的仁慈在哪里？吾主啊！求你记忆你仆人所受的耻辱，纪念我怀中所备尝许多民族的凌辱。吾主啊！你的仇敌这样污辱了我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踪迹。”（咏·捌拾捌·五〇～五二）是为希望实现天主应许给达味的伊撒尔人，或是为信友们，他

们不照血肉，而依精神是伊撒尔民。

上面的事情是在厄唐的时代所说所写的，因此这篇《圣咏》所称是他的。当时达味还活着，先知就不当说：“吾主啊！你曩昔依凭你的信义，向达味所誓许的仁慈在哪里？”是为后代的人，他们离达味时代已远。

亦可当做许多民族，他们在教难时期，讥笑耶稣受苦受难，《圣经》上称它为变换<sup>①</sup>，因为基督死后就成为不朽的了。他们指责伊撒尔人的受膏者<sup>②</sup>，亦可如此懂：即犹太人期望民族的救主，而他却是为世界万民的。

许多信仰基督的人，指责犹太人还在《旧约》之中，所以说：“吾主啊！求你记忆你仆人所受的耻辱。”这并非是天主忘记了他们，而是天主的仁慈，使他们受辱后，亦能相信基督。

但照我的意见，前面的意义更为适宜。因为讥笑基督的仇人，与所说的：“吾主啊！求你记忆你仆人所受的耻辱”不适合。这种犹太人，不当称为天主之子。

这些话更适合，因为基督的缘故，而受了磨难，他们可记忆起天主曾应许达味王国，所以不失望，而请求说：“吾主啊！你曩昔依凭你的信义，向达味所誓许的仁慈在哪里？吾主啊！求你记忆你仆人所受的耻辱，纪念我怀中所备尝许多民族的凌辱。上主啊！你的仇敌这样污辱了我，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踪迹。”这不是变换，而是

---

① 系由拉丁本 (Commutatio) 一字而来，它的意义为变换，依希伯来原文意义，当译为踪迹。

② 犹太人的君王，大司祭及先知，都用敷油礼祝圣，所以犹太人的君王往往被称为敷油者或受膏者，耶稣被称为基督，即由希腊文 (Christos) 敷油一字而来。

毁灭。

“上主啊！求你记忆”有何意义，岂非求你大发慈悲，因着甘心所受的耻辱，惠赐你应许达味的光荣吗？

若愿意将这几句话，归于犹太人，只能是在基督降生以前，耶路撒冷攻破后，被掳为奴的人。他们懂清了救主的变换，即不当期待撒罗满时代的现世福乐，而是上天及精神的福乐。

外教人不知道，侮辱天主的子民，说他们被掳，这就是基督的变换，即无知的人，侮辱有知的人。为此这《圣咏》的末句：“赞美上主！直到永远！阿门，阿门！”是属于上天耶路撒冷的子民，无论是在《新约》之前，《旧约》的人，或在《新约》时期公开承认基督的人。

天主对达味的祝福，不是如在撒罗满时代，昙花一现的，而是永远的，为此说：“阿门，阿门！”这句的重复，是表示期望。

这是关于《列王传》第二卷达味的，我暂时离题，提起这首《圣咏》说：“你又预言了关于你仆人的家族未来的事。”（撒下·柒·十九）稍后又说：“请你如今就祝福你仆人的家室，使他在你面前永远存在。”（二九）因为当时达味尚当生子，由此后裔，直传至基督。

因着他，达味的家室，就是天主的家室，是永远的，因由达味所生育，是达味的家室，因着天主的圣殿，是天主的家室，非由石头，而由人造成。

人民与天主永远住在其中，天主在自己的人民中，与自己的人民同居，天主充满人民，人民充满天主。那时天主将完全在众人中：他是平安时的酬报，战争时的力量。

为此纳堂说：“上主告诉你，上主要为你建立家室。”（撒下·柒·十一）达味呼说：“万军的上主！伊撒尔的天主！你曾启示你的仆人说‘我要建立你的家室’。”（二七）

我们若圣善生活，求主助佑，亦能建立家室，因为“若非上主建造房屋，匠人必是徒然经营”。（咏·百贰陆·一）

这房屋落成时，就应验了天主用纳堂口中所说的话：“我要为我民伊撒尔指定一个地方，叫她在那里繁殖久住，再也不惊慌，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，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伊撒尔立了民长以来一样，我要使她安息，不为她的仇敌所侵扰。”（撒下·柒·十～十一）

### 第十三章 天主所应许的太平，是否可懂为撒罗满时代的

谁希望在世间得到和平的大恩，是糊涂至极。可否相信在撒罗满时代实现了呢？《圣经》固然以郑重的言语，称赞和平，但所以称赞它，因为它是将来的预象。

但这种意见，立即为下面的话推翻：“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，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伊撒尔立了民长以来一样。”（十二）

犹太人占了福地后，有君王以前，先有了民长。恶人欺压过伊撒尔人，因为在《圣经》上记载，一时平安，一时战争，有时平安时期，比撒罗满为王四十年更长。因为在民长厄胡得时代，曾有过太平八十年。（民·叁·三〇）

所以我们不可以为这个应许，是预言撒罗满时代，或任何君王时代，因为没有一个人比撒罗满时代更太平的。希伯来人总没有过一个时代，不怕为敌人所欺压，因为在沧海桑田的人世间，没有一个民族，可以不怕敌人的攻击。

天主所应许的太平世界，是在上天的耶路撒冷，伊撒尔人将在那里，因为伊撒尔的意义，就是看见天主的人。为得这个酬报，当以信仰之心，善度现世的生活。

#### 第十四章 达味对《圣咏》的贡献

达味在耶路撒冷为王时，天主城亦在进行中。达味擅长歌曲，嗜好音乐，不为娱乐，而以待奉真天主，以预象将来伟大的事迹。由多音组成的合奏，由它的复杂的声音，可以指出秩序井然的城市。

为此达味的一切预言，都在《圣咏》中，共一百五十篇，成为《圣咏》集。有人说他只作了有他名字的。也有人说他只作了有“达味自撰”字句的。有“归达味的”，是由别人所撰，而归属于他的<sup>①</sup>。

这种意见，在福音中为基督所摒弃，因为达味欲呼基督为自己的主子；《圣咏》一百零九首开始说：“上主对吾主说：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人，屈作你的脚凳。”而这首《圣咏》没有“达味自己的”，而是“属达味的”，如许多《圣咏》一样。

照我的意见，将全部《圣咏》归于达味的，比较可信，他将几首《圣咏》放在别人名下，其余不载任何人的姓名<sup>②</sup>。

不可因为在《圣咏》集中，有些先知的名字，是在达味以后的，所记载的事，应该归于他们，就不相信这个意见。因为圣神能默示达味后代先知的名字，使能吟出适合他的身份的事迹，就如一位先

① 希伯来文没有分别，思高《圣经》学会的《圣咏》集都译为达味的歌，或达味的金诗，达味的训言。

② 现在的《圣经》学者大都否认达味为全部《圣咏》集的作者，他们以为有些是达味的，共七十三篇，有的是科拉子孙的十一篇，有的是亚撒弗子孙的十二篇及别人的，见思高《圣咏》集第三三～三六页。

知曾预言了三百年以后为王的约熹雅王，及他的事迹一样。（列上·拾叁·二）

### 第十五章 是否一切对基督及教会的预言，都当列入本书中

我发觉有人希望我，在本书中解释《圣咏》中有关基督及教会的诸篇，但阻止我这样做的，我虽已经写过一本书，是材料太多，而不是没有材料。要一一加以解释，就太长了；若加以拣选，则精通《圣咏》的人，又要说我忘了最重要的。

此外，所引证据，当由整部《圣咏》，若不完全有利，至少没有相反的，不可如杂集者<sup>①</sup>，为达到自己的目标，将几句由一首歌中抽出，其实与他所论的事，根本不同。

为指出每篇《圣咏》的意义，当解释全部《圣咏》，这是困难的工作，由别人及我自己对此所写的书篇，可以证明。

愿意读的，能够读的人，去读好了，他可以找到达味圣王及先知对基督及教会，即君王及他所建城子的预言。

### 第十六章 《圣咏》四十四篇，是明指基督及他的教会，或只是象征意义

虽然先知的说法在一切事上是适当的，清楚的，但亦有象征意义；要为愚笨的人解说，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。然而也有的话，立刻指点基督与教会，只当解释不易懂清处，如《圣咏》中下面的字句：

“我的心涌溢雅言，我向王倾吐我的赞颂；我的舌像敏捷书记的笔。你比世人尤觉嘉美，你的唇流露娇艳，为此天主永远向你祝福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 (Centonum)，本指许多块布的衣服，象征意义指各种曲调集。

大能者啊！腰间要佩上你的刀，就是你的荣誉和尊威。愿你为着忠实，慈爱和公正，乘车前往，行程顺遂。

你的右手教导你许多奇事。你的利箭，射中王敌的心，万民倾覆在你以下。天主啊！你的御座，永久无穷；你秉国的权杖，是公正的权杖。你爱慕正义，憎恨罪恶，为此天主，你的天主用欢愉之油敷你，胜过你的弦乐之心，使你快心。君主的女儿们都来迎接你。”（咏·肆拾肆·二～十）

任何愚鲁的人，都会看出，这些话是指我们所宣讲所信仰的基督，因为天主的宝座是永远的，他自己祝圣了他，不用物质可见的油，而用精神方面的油。

谁会对天主教一无所知，对名闻天下的基督充耳不闻，不知基督名字是由希腊文敷油而来的呢？认识了基督君王后，可逐渐研究象征意义所说的，如为何他是人中最俊秀的，他的俊秀不是形体的，所以更令人爱慕、惊奇。

基督的真理，以良善及公义为王，已服从他的，可细心研究何为弓箭等，所说不是本意，而是象征意义。

再去看看教会与基督以精神的爱情缔结的婚姻，这是同一《圣咏》下节所说的：“王后佩戴阿裴的金饰，立在你的右边。女儿！你听，你看，你倾耳谛听！你要遗忘你的民族，和你的父家！君王羡慕你的娴雅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崇拜他。佐耳的女子前来献礼；民中的富者瞻望你的威仪。宫中的王女，绝然华丽，他的上服是金丝织成，身上穿着锦绣的长衣，被带到王前；作陪的处女和他的女友，也被引至你面前，于欢乐鼓舞中，他们被引导，进入王宫。

你的女儿们，将继续你的先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地上为王。我要使你的名，垂留万世，万民也要永远赞美你。”（咏·肆拾肆·十~十八）

我想没有人会糊涂至此，以为只在赞扬一个普通女子，即下面《圣咏》者的夫人：“天主啊！你的御座，永久无穷；你秉国的权杖，是公正的权杖。你爱慕正义，憎恶罪恶，为此天主，你的天主用欢愉的油敷你，胜过你的弦乐之心，使你快心。”即基督在所有信友之上。

他们是基督的友伴，由各民族的结合和睦，乃产生了王后！她在另一《圣咏》中，又称为大王之城；（咏·肆柒·三）它是精神方面的西宛城。在拉丁文，它的意义为“守望”。它的来世为至善，全心瞻望它。

它也是精神方面的耶路撒冷，我们已谈过它的许多事情。它的仇敌是魔鬼之城，巴比伦城，它的意义为“混乱”。这位万民的王后，由自己仇人的重生而获救，由至暴虐的国王而至圣君，即由魔鬼而至基督，为此说“你要遗忘你的民族，和你的父家”。

肉身方面的伊撒尔民，而不是精神方面的，亦属这座恶城，他们亦是这位大王及王后的敌人。

为此我们的君王自己，在另外一首《圣咏》说：“你由民众的叛乱中救了我，立我为列国的元首，我素不认识的人民，也必服属我，他们都谨慎地听从我，异民向我降服。”（咏·拾柒·四四~四五）

这个外方的民族，自己本不认识基督，但听到宣传，立刻信他，为此对它可说：“信仰是由于报道，报道是依据基督的话。”（罗·拾·十七）

这个民族，因着信仰及血肉，加入伊撒尔民中，成为天主城。

在伊撒尔民中，依照肉躯，生了基督。贞女玛利亚亦属这城，在她的胎中，基督取了人性。

另一篇《圣咏》论这城说：“论到熙雍，人要称它为母亲，因为这人，那人，都生在它中间，至高者亲自坚固了它。”（咏·捌陆·五）

至高者是谁，岂非天主？为此基督天主，因着玛利亚在此城中，而成为人之前，就以圣祖及先知造了这城。

很久以前，借着预言，对这位王后，天主之城所说的，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实现了：“你的儿子们，将继续你的先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地上为王。”（咏·肆拾肆·十七）他的子孙在天下做君王，万民趋向他，永远赞颂他。无疑的，由象征意义暗中所说的，当明显地与这些事符合。

### 第十七章 《圣咏》百零九篇，论基督的司祭品位，二十二篇，论他的苦难

在一篇《圣咏》中，说基督为司祭，在这篇《圣咏》中说基督为王：“上主对吾主说：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把你的仇人屈作你的脚凳。”（咏·百零玖·一）

基督坐在圣父之右，可信而不可见。他的仇人屈伏在他的足下，尚不清楚，现在我们相信，将来可以见到。

然而下面的话：“上主将自熙雍推行你的权杖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执政为王。”（咏·百零玖·二）要否认它，不但是不忠诚，并且是一种羞耻。

因为他的仇人亦承认基督的律法由熙雍<sup>①</sup>传出，就是我们所称的

---

① 熙雍本是山名，耶路撒冷城就造在这山上，所以《圣咏》中往往称耶路撒冷为熙雍城。

《福音》，我们看它是他能力的权杖。至论他控制他的敌人，则被他控制的敌人亦加以承认，虽然咬牙切齿，但亦不能有所作为。

以后所说：“上主一宣誓，决不反悔。”是说下面的事不会改变：“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，你将永为司祭。”（咏·百零玖·四）

现在亚巴郎的司祭品位及祭献已不存在，而在各处，由司祭基督奉献祝福亚巴郎的默基瑟德的祭献。谁能疑惑是在说明这人。同一篇《圣咏》中不十分清楚的事，若正确地加以解释，是关于此的，我对人民宣讲时，已经讲过。

在另一《圣咏》中，基督借先知的口，提及自己受苦受难时的羞辱说：“他们刺透了我的手和我的脚，我的骨骸都能数清，他们却睁眼怒视我。”（咏·贰拾贰·十七）他一定用这些言语，解说自己的身体悬在十字架上，手足为铁钉所穿，看见了这种情形的，都轻视他。

然后又继续说：“他们瓜分了我的衣裳，为我的长衣他们拈阄。”《福音》上记载这预言如何应验了。（玛·贰柒·三五）那时我们可理解《圣咏》中隐晦的事，因为与明如光天的相吻合，因此读到久已所预言的，我们可发觉他在世上的仇人。稍后我们可读到：“愿地极的众民，记忆并归顺上主之愿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朝拜，国权是属于上主的，他是万民之王。”（咏·贰拾贰·二八）

**第十八章 在第三篇、四十篇、十五篇、七十七篇等《圣咏》中，预言了基督的死亡及复活**

《圣咏》亦提及基督的复活，在《圣咏》第三篇中就说：“我卧下熟睡，我又苏醒，因为上主扶持了我。”（咏·叁·六）

谁为糊涂虫，竟相信先知以睡觉与醒来是件大事。这睡觉是基

督的死亡，醒来是他的复活。

在《圣咏》第四十篇中，在中保身上，如习惯地，将来的事，说已过去；将要发生的事，如已过去，因为在天主的预定预知中，已算过去了：“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：‘他何时死？他的名何时才灭绝呢？’倘有人来慰问我，便口出虚言，心怀恶意，出去后，便说出来。所有恼恨我的人，都低声诽议我，设计暗算我。他们说：‘他身患怪病，这卧病的人，已不能再起。’”（咏·肆拾·七～九）

这些话是告诉我们他要说的是：“死去的人，难道就不会复活吗？”前面的话指出，他的死亡是他的仇人所预定的，他们得到进而监视，出而负卖人的帮助。谁不想他就是负卖耶稣的宗徒如达斯呢？

他们为何要做所计划的事，要杀害他？是因为明明杀他，他要重新复活起来。因此添上下面几句话，似乎是说：“糊涂人，你们做什么？你们的罪恶，是我的睡觉；难道睡觉的人，就不能起来吗？”

下面的话指出，不能犯此滔天大罪而不受罚：“就是我知心的好友，我来日所依恃，吃过我饭的，也举脚踢我。上主啊！求你体恤我，使我起来，报复他们。”（咏·肆拾·十）

看见犹太人，在耶稣受苦受难及复活后，为胜利者罗马人掳去，离开本国，谁能否认这点？犹太人所杀害的，他复活了，以现世的罚罚他们；不愿皈依的，则以永罚罚他们。

耶稣自己将负卖者指给宗徒时，给他一块面包，说了《圣咏》上的话：“吃过我饭的，也举脚踢我。”（咏·拾叁·十八）已在他身上应验了。所谓“我所希望的”，是对领袖，而非对身躯所说的。

基督早已知道要负卖他的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

鬼。”（若·陆·七一）但他往往将属于肢体的归于自己，因为由首及肢体组成一个基督。为此在《福音》中说：“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。”（玛·贰伍·三五）又解释这些话说：“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了。”（玛·贰伍·四〇）他说自己对如达斯所希望的，当他被选入宗徒中时，宗徒们亦同样希望。

然而犹太人以为他们所希望的救世主，不当死亡，因此他们不承认耶稣，是梅瑟及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，而设想另外一个没有苦难，不会死亡的。为此就轻浮地主张上面所引的话，不指苦难与复活，而指睡眠与醒来。

但《圣咏》第十五篇反对他们：“因为我的心欢欣，我的灵愉悦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睡眠。因你绝不将我的灵魂留在阴间，也不容你的圣人归于腐朽。”（咏·拾伍·九～十）

谁能说他的身躯在希望中安息，不会将自己的灵魂留在死者的国中，却立刻回至自己的肉身中；不会朽烂、如其他尸首一样，而要复活起来，除非是第三日复活起来的基督，对达味圣王及先知就不能这样说。

《圣咏》第六十七篇亦说：“天主是为我们施行救恩的天主；摆脱种种死亡的关口，是吾主上主的事。”为我们施行救恩的上主天主是耶稣，就是救世主。这是耶稣名字的意义，是自童贞女玛利亚出生前取的：“她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，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。”（玛·壹·二一）

为得罪赦，当倾流他的圣血，除非因着死亡，他就不能脱离现

世。为此说了：“天主是为我们施恩的天主。”立刻就继续说：“摆脱种种死亡的关口，是吾主上主的事。”为指他为救我们，该当死亡。

尚当理会说：“是吾主上主的事。”如同是说，人的生命如此，连吾主不因死亡，亦不能离开世界。

### 第十九章 在《圣咏》六十八篇，说出犹太人的固执

犹太人不相信这明显的证据及明显实现的事实，下面《圣咏》所说的，在他的身上应验了。因为曾预言有关基督苦难的事，由《福音》所载，就更清楚：“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，我渴了，他们拿醋给我喝。”（咏·陆捌·二二、玛·贰柒·三四）

在这种饮食后，就继续说：“愿他们的筵席，在他们面前，变成罗网，愿他们平安的食物，变成樊笼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迷，不得看见，愿他们的腰，时常颤动。”（咏·陆捌·二三～二四）还有别的事情，似乎是一种期望，实际上是预言。

他们何以看不见这明显的事，除非他们的眼睛包起来，使他们看不见。若他们常屈着腰，因而看不见天上的事物，这有何奇异呢？因为照这些话的寓意去懂，是指心灵的缺点。

《圣咏》中所说的，即达味圣王的预言，只要几个例子就够了。已经读过，已经知道的人，请他们原谅我，不要抱怨没有提及他们以为更重要的。

### 第二十章 达味及其子撒罗满的朝代与功绩，在他们的书中，或与他们有关的书中所记载的，有关基督的预言

上天之子达味，在世上耶路撒冷城为王。他在《圣经》中屡次受赞美，因为他的罪过，因着谦卑的补赎，得到宽恕，能与他自己

所说的为例：“罪恶蒙饶恕，愆尤被掩饰的，这人是有福的”。

在达味之后，他的儿子撒罗满继位为王，如前面说过的，当时他的父亲还活着。他善始而不善终，福乐坏了贤者的心，其害处超过他的明智，它在现在及当时都受人称赞的。

撒罗满曾预言过，由他的书籍中可以知道，其中三种列入正经中：箴言，训道篇，雅歌。其他两种：智慧篇，德训篇，因着字句的相似，普通亦算是撒罗满的，但博学之士以为不是他的。<sup>①</sup>

然而特别西方教会，自古就以为它们有大价值。在其中之一，即撒罗满的智慧篇，很明显地预言基督的苦难说：

“我们要围攻义人，因为他使我们讨厌，反对我们的工作，指责我们违法的行为，散布我们品行的不检。他自诩是认识天主的，自称为上主的仆人。他贬责我们的思想。我们一见他就觉得讨厌，因为他的生活与众不同，他的道路与别人两样。

他将我们看做私生子，他远避我们的道路，像远避不洁之物；他声言义人的结局，是有幸福的，并自夸有天主为父。我们试看他的话，是否属实；试看他的终结如何？如果义人是天主的儿子，天主定要帮助他，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。我们唯有拿耻辱和酷刑试验

---

① 据义文本注解，说五种书都是天主启示的，但是否为撒罗满所著，学者意见不一：

箴言分九段，其中二段为撒罗满的。

训道篇是公元前二三世纪产物，作者姓名不详，撒罗满是公元前十世纪人。

德训篇的作者，为息辣之子耶稣，公元前三世纪末，二世纪初。

智慧篇的作者不详，有人以为可能是大司祭敖尼阿斯，公元前二世纪初。

雅歌题名虽为撒罗满所作，但题名是伪托的，不可依据，作者不可考，是希伯来人晚期或充军后的著作。

更详细的，请阅思高学会所编的智慧书。

他，要知道他的温良，要证验他的忍耐。我们要用极羞辱的死刑处置他！果真如他如说，天主必眷顾他。”（智·贰·十二～二〇）他们如此思想，但他们错了，他们的罪恶使他们盲目不见。

德训篇预言将来外教人的信仰说：“万有的主宰天主！请怜悯我们，转面回顾，使我们得见你仁慈的光辉！求你使那不寻找你的万民都敬畏你，使他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天主，并传扬你伟大的行为。求你举起你的手来，攻击外邦的人民，使他们见到你的威能。如同你在他们面前，对我们显示你是圣者，这样在我们面前，愿你对他们显示伟大，上主啊！好叫他们认识你如同我们一样，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天主。”（德·叁陆·一～五）

这个期望与祈祷式的预言，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身上已实现了，但是为攻击敌人，我们不能引用这证据，因为此书不在犹太人的正经目录中。

若我愿意在这三本，即在犹太人正经书中的，并认为是撒罗满的，对基督及教会所说的，需要经过辛苦的辩论，若现在就做，实在不需要。但在箴言书中恶人所说的：“如果说：‘你跟我们来吧！我们要去伏待着流人的血，无端地陷害无辜的人；我们要同阴府一样活活地将他们吞下，使他们如同跌入深坑的人；我们必要获得各种珍物，将掠夺的物品，充盈我们的住室。’”（箴·壹·十一～十三）这相当清楚，不必详细述说有关基督及教会的事，这是他的珍物。

吾主耶稣自己，在《福音》的比喻中，对恶园户说了相似的话：“这是承继人：来！我们杀掉他，我们就能得有他的产业。”（玛·贰

壹·三八)

这样，在同一书中写着的，我们论不妊妇女生七子时曾经提及，知道基督为天主的智慧的人，都以为是对基督及他的教会而说的。“智慧建造了自己的住室，是用了七根凿成的砥柱。宰杀牲畜，调和美酒，摆设筵席，派遣使女到城中的最高处呼喊说：‘谁是淳朴的人，他可来我这里。’又对愚昧无知的人说：‘你们来，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’”（箴·玖·一～五）

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天主的智慧，即圣言，与圣父永远存在。建造了住室，即在童贞女玛利亚的胎中造了肉身，使与教会结合，如身体与头结合一般；作了殉教者的牺牲，以酒与面包准备了酒席，显露出默基瑟德的铎品；邀请了儿童及残废者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：“天主遍召了世上懦弱的，为羞辱那坚强的。”（格前·壹·二七）

但他告诉懦弱说：“你们，应当舍弃愚昧，方可获得生存，又当走在明智的路上。”（箴·玖·六）分享他的饮食，就是开始享受生命。训道篇作者所说“人的福乐就在饮食中”，有何意义？岂非分享他的身体与血，是照默基瑟德的品位，《新约》的中保司祭所奉献的？

在《圣咏》三十九篇中，我们亦认出这中保借先知的口说：“祭物与素祭你不喜悦，你已通透我的耳。”（咏·叁玖·七）代替一切祭献的，是奉献基督的身体，然后分与参与祭献的人。训道篇的作者多次劝人饮食的，不是物质的饮食及找肉欲的快乐，如下面的话，可以证明：“往居丧的家里去，较往有宴会的家里去更好。”（训·柒·二）稍后又继续说：“智慧人的心，在哀悼人的家里，愚昧人的

心，在快乐的家里。”（训·柒·四）

我以为格外当注意这书中提及两城处：一座是魔鬼的城，另一座是基督的城，及它的国王，即魔鬼与基督：“邦国啊！若你的君王是个幼童，若你的长官清晨宴饮，你就是有祸的！邦国啊！若你的君王是出身贵显的，你的长官又宴饮有时，不为快乐，只求养身，那你是有福的。”（训·拾·十六～十七）

因着糊涂，傲慢，冒失，强横等过失，这是青年人习惯犯的过失，我呼幼童为魔鬼。我称基督为自由之子，或圣祖之子，他们属于自由城，由他们基督出世。

地城的君主早晨进食，即在正当时间之前，因为他们不等候来世的福乐，要享受现世的名声。但基督城中的君王，安心等候永福的时期。是为充饥，不为口腹之快乐，他们不会奢望所欺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望德不叫人蒙羞。”（罗·伍·五）

《圣咏》上也说：“没有一个期待你的人，能蒙受羞辱。”（咏·贰肆·三）

雅歌已是善人心灵上的愉快，是因着此城，君王及王后，即基督与教会结合。

但这个愉乐隐藏在寓意中，使期望更切，发现时更为愉乐，这样雅歌对新郎说：“因此处女们都爱慕你。”<sup>①</sup>（雅·壹·三）新娘则答复：“君王为这束发所系。”（雅·柒·六）<sup>②</sup>

---

① 圣奥古斯丁的拉丁文为：(Aequitas) 公正，现行拉丁《圣经》通俗本为 (Recti) 正直人；处女系照希伯来原文译出。

② 原文与拉丁文的意义颇有出入。

为结束本书起见，我撇下许多事情。

## 第二十一章 撒罗满以后，在犹大及伊撒尔国的君王

在撒罗满王的继位人中，无论在犹大或伊撒尔国，很少预言过有关基督及教会的事，犹大及伊撒尔国，是因撒罗满的罪，当他儿子勒哈贝罕在位时分成的。

十族选了撒罗满的臣子雅洛贝罕，为撒玛黎雅王，国名伊撒尔，它本来是整个民族的名字。犹大及彼纳雅明两族，因为达味的缘故，为使他的后裔不要失去王位，仍旧属耶路撒冷管辖，名犹大国，因为达味系由这族而出。彼纳雅明族，如我已说过的，亦属这国，达味以前的君王撒乌耳，便是这族人。

犹大及彼纳雅明两族一起组成犹大国，如我已说过的，而别的伊撒尔国，即其他十族，他们有自己的君王。肋未族是司祭族，不侍奉君王，而侍奉天主，是第十三族。因为雅各伯的儿子若瑟不成为一族，却成为两族：厄弗辣因及默纳协。然而更好说：肋未族亦属耶路撒冷国，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服务。

两国分成后，撒罗满的儿子勒哈贝罕为犹大王，在耶路撒冷为王；在撒玛黎雅，撒罗满的臣子雅洛贝罕做伊撒尔国王。勒哈贝罕愿意与反叛的人民作战，但天主禁止他们去攻打自己的兄弟，因为天主借先知的口说明是他自己分成两国。

由此可见，这并非由君王或人民的罪恶，而由天主的旨意而成的。两方知道后，乃和平相居，只是国家分庭抗礼，而宗教并没有分开。（列上·拾贰）

## 第二十二章 雅洛贝罕引人叩拜邪神，但天主不断启示先知，使许多人不犯这个重罪

但伊撒尔王雅洛贝罕，虽然天主给他王国，却心怀诡计，怕依天主的律法，人民至耶路撒冷朝拜天主作祭献，就要叛离自己，去归向达味的后裔。因此他在自己的国中，设了神像，强逼人民与自己一起叩拜。

然而天主不断因先知指责这位君王及仿效他罪恶的继位人与人民。厄里亚及厄里曳二位大先知便生在伊撒尔国，他们作了许多灵迹。

厄里亚说：“我的天主，伊撒尔子民，废除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祭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仅仅剩我一人，他们仍旧寻索我的性命。”（列上·拾玖·十）天主答应他说：尚有七千人，他们的膝，决不屈服于巴哈尔之前。

## 第二十三章 希伯来人两国的情形，直至两国人民，在不同的时期中，被掳至巴比伦；犹太人回国后，又屈服在罗马人的权下

在犹大国及耶路撒冷，在各时代，亦曾有先知。天主依自己的旨意，遣使他们，以报告必要的事，指责过犯，及支持公正。因为在犹大国，亦如在伊撒尔国，有些君王——虽然他们的数目比较少——因他们的罪恶，得罪了天主，因此与人民一起受了天主的罚。但亦有忠心耿耿的君王，他们的功绩受人赞扬。在伊撒尔国，所有的君王都为非作歹。

两国依照天主的旨意，因平安时傲慢自大，乃遭受灾殃。不但有内战，并与别的民族交战，使天主的仁慈及愤怒表示出来。直至

天主大怒时，整个人民为迦尔太人所败，不但国土被蹂躏，连大部分人民都被掳至亚西利人处；先是伊撒尔国人，耶路撒冷城及它的美轮美奂的圣殿被毁后，连犹大国人也被掳。

以后犹大国人得了自由，重建圣殿，虽然许多希伯来人仍居外地，但他们已没有两国，两个君王，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君王。照规定时期，他们在可能范围内，由各地走进新盖的圣殿去。

但当时，仍有敌人攻打他们，基督时代，他们正屈服在罗马人的权下。

#### 第二十四章 犹太人最后的先知，约生活在基督诞生时

由巴比伦城回国后，玛拉基亚，哈盖，匝加利亚先知及赫则辣以后，直至基督降生，犹太人就没有先知。若翰洗者的父母匝加利亚及依撒伯尔，生活在基督即将降临的时代。

基督诞生后，有年高德劭的西默盎及亚纳。若翰洗者不但预言已诞生的救世主即将出现，并使人认识他。为此耶稣亦说：“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，直到若翰为止。”（玛·拾陆·十三）

由《福音》中，我们知道这五位的预言。在若翰之前，耶稣的母亲曾作预言，但犹太人不接受他们的预言，但也有许多人接受《福音》，而信仰了他。

那时伊撒尔分为两国，是撒幕尔给撒乌耳预言过，不能更改的。玛拉基亚，哈盖，匝加利亚及赫则辣，是犹太人亦承认的最后先知。他们的著作编入正经中。

在本书中，我想提及他们对基督及教会的预言，但不在本卷内，因为已相当长了，但因上主的助佑，在下卷中。

## 第十八卷

圣奥古斯丁论由亚巴郎时直至世界穷尽，地城与天城并列：说出由罗马建国，西比来预言及先知有关基督的预言。

### 第一章 前十七卷中，至基督时代，所讨论的事

我曾应许描写两城，即天主城及世城，天主的教会，因为是整个人类的，亦流浪于世间，特别将讨论它们的起源，发展及终结。我也曾应许过，因着天主的助佑，我先辩驳天主城的仇人，他们将邪神放在教会的创立人耶稣基督之上，且仇恨信友，这是我在前十卷所写的。

第十一卷至第十四卷，讨论第一件事，即两城的起源。在本书的第十五卷中论两城的发展，由原祖至洪水，然后直至亚巴郎时代的历史。

第十六卷记述亚巴郎至伊撒尔君王时代；第十七卷记载直至救世主的事迹。似乎我的书中，天主城单独进行，其实两城自开始时，就在一起进行，与人类历史并驾齐驱。

我这样写的理由，是因为从天主的应许更为清晰后，直至救主生自童贞女，这些应许完全应验了，不掺入地域，为使直至《新约》时代，在暗中的天主城，能在光天之下。

现在似乎当将我所撇下的，补述一下，即地城由亚巴郎时代如何进展，这样，读者观察两城后，更能作一比较。

## 第二章 由亚巴郎诞生，地城的君王及时代，与圣人的时代符合

人类虽传遍世界天涯地角，然而人性皆同，但又四分五裂，因为每人求谋自己的利益。所谋求的，自己不能满足，更不能使大家满意，因为大家所求的不是同一事物，于是彼此分裂，弱肉强食。

失败者乃服从胜利者，情愿服从，牺牲自由，以得平安，保存性命。因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，反而引人惊奇。是人性在发言，使失败者臣服胜利者，而不为战争所毁灭。

这是由上主的亭毒而来，战争时有的得胜，有的败北，胜者创立帝国，败者俯首称臣。世间帝国中，因世间的利益及私欲偏情，而彼此分裂。其中最大的有两个，第一是亚述，第二是罗马，它们的时代与地区皆不同。一个在先，一个在后；一个在东方，一个在西方；一个的结束，便是另一个的开始。其他国家与君王，只是它们的附属品而已。

亚述的第一位国王为培罗，第二位国王是他的儿子尼奴，他在位时，亚巴郎在迦尔太。当时西洽尼（Sicini）亦正兴盛，范罗由他们开始写罗马历史；他由西洽尼王，写雅典人，由雅典人写拉丁人，由拉丁人写罗马人。

我已说过，在罗马建立前的国家，与亚述一比，只是小国而已。沙路底承认雅典人在希腊可称著名，但名过其实。因为他说：“我相信雅典人的行为是伟大的，然而名过其实。因着大著作家，雅典的功绩，闻名天下。因为文人笔下生花，因此人就相信雅典人，真建了丰功伟业。”

雅典城有过文学家、哲学家，文化很高。然以国土而论，古时没有比亚述更大的帝国了。据说培罗的儿子尼奴占了整个亚洲，依世界地理而言，占三分之一，其广占二分之一，直至利比亚。

只有印度不服从他。在他死后，他的妻子施米拉米（Semiramis）向该地的人民君王作战，于是大家都进贡称臣。

当尼奴在位时，亚巴郎生在迦太尔国。我们对罗马人的历史比亚述的历史认识得更清楚，若找罗马民族的来源，当自希腊而至拉丁，由拉丁而至罗马，罗马人亦是拉丁人的一部分。但我们当提及亚述，以指出巴比伦似为第一罗马，与天主城，在同一世界中进行。

在本书中，对地上及天上两城，要记述的事，特别由希腊及拉丁人而来，罗马亦在其中，好像是第二个巴比伦。

亚巴郎诞生时，尼奴为亚述王，欧罗（Europa）为西治尼王，都是第二代君王，第一代王，在亚述为培罗，爱治来（Aegialeus）为西治尼人之王。

亚巴郎走出巴比伦，天主应许他的后裔众多，因着他的后裔天下万民将受祝福。在亚述已是第四位君主，在西治尼人处则为第五位。

在西述尼奴的儿子在位，他继母亲施米拉米的位，据说她因犯

奸淫，为儿子所害。有些人说他造了巴比伦城，可能是他修理了它；这城何时及如何建立的，我在第十六卷中已说过。

有些人说尼奴及施米拉米的儿子，继母亲位，亦名尼奴，别人则以为系由父亲而来，故名之曰小尼奴。

载雷西（Telxion）在西述为王。他在位时，国泰民安，他去世后，人奉之如神，向他献祭及演戏，据说第一次演戏，是为光荣他。

**第三章 亚巴郎年近百岁生依撒格时，谁为亚述王？谁为施西尼王？依撒格七十岁左右，由黎贝加生了一对孪生子，厄东及雅各伯**

这时亚巴郎寿高百岁，妻子撒辣是石女，年龄又高，已无望生子，却生了天主所应许的依撒格，当时亚述王为第五代亚拉利（Aralius）。

依撒格六十岁时生了孪生子：黑撒乌及雅各伯，是他的妻子黎贝加生的；祖父亚巴郎尚活着，已一百六十岁，一百六十五岁时他逝世；当时亚述王为克施赐（Xerxes）又名白雷（Baleus），施西尼王为第七代杜利各（Thuriaco）又名杜马各。

亚治维（Argivi）国建立于亚巴郎孙子时代，第一位君王为依那哥（Inachus）。范罗记载施西尼人惯常在第七位王杜马各王坟前做祭献。

亚述第八位君主亚马米（Armamitre），施西尼第八代王刘治波（Leucippus）及西治维第一君王依那哥时，天主又向依撒格重复应许给他父亲的，即他的后裔将占据迦南罕地方，因他的后裔，万民将受祝福。他的儿子，亚巴郎的孙子先名雅各伯，后名伊撒尔，又

得了天主的同样应许；当时亚述王为第九代培罗各（Belocus），亚治维第二代王依那哥的儿子弗罗纳（Phoroneus）；施西尼王仍为刘治波。

当时希腊在弗罗纳，亚哥利王治下，因着几条法律及弃件，亦渐著名于世。弗罗纳的胞弟费古（Phegous）逝世后，在他坟墓附近造了一座庙，以神敬拜他，并献牛为祭。

我以为人这样敬拜他，是因为他的父亲分给两位兄弟各有其土，他在自己的国中，建立了庙宇，以恭敬神，并教人民将时间分成年月及如何称斤，计算。

当时人尚未开化，对这类事大为惊奇，于是就想他已成为神，乃以神敬他。据说姚氏，是依那哥的女儿，以伊西女神之名，在埃及受人膜拜，但亦有人说她由埃底比来至埃及为后。她公正当政多年，谋人民的福利，鼓励人求学，为此她死后，受人膜拜，若有人说她是普通人，能受死刑。

#### 第四章 雅各伯及他儿子若瑟的时代

亚述及梅索波王第十代巴雷（Baleus），有人称他为且非索，是他有两个名字，或者更可能的，是作者张三李四分不清楚，乃以别名呼之。施西尼人王第九代，雅治维王第三位名亚比，依撒格一百八十岁时逝世时，他们两个孪生子亦已一百二十岁。

弟弟雅各伯，是天主城的人，我们要记述他，哥哥则受到弃绝。雅各伯有子十二名，其中若瑟，为哥哥卖给埃及的商人，当时祖父依撒格尚活着。

若瑟为法劳王效犬马之劳，三十岁时，由卑贱的职业而登高位，

因为他解释了君王的梦，预言将有七年丰年，五谷丰登，但继续而来的是七年荒年。为此君王将他由监狱中提出，是因贞洁而被关入狱中的，委任他为埃及总督。作为守贞洁，不愿犯奸淫之罪，主母恋爱他，他将外衣留在她手中，脱身而遁，她却在丈夫前控告他，竟得到他的信服。

七年荒年中第二年，雅各伯与全家来至埃及，年龄一百三十岁，如他禀告问他的法劳王，若瑟当时三十九岁。为相时三十岁，再加七年丰年及两年荒年。

**第五章 亚治维的君王亚比，以施拉比的名字，为埃及人所敬拜**

当时亚治维王亚比坐船至埃及，在埃及逝世，改名施拉比，为埃及人的最大的神。为何死后，不保存亚比原名，而改名施拉比，范罗解说得很清楚。是因为埃及人开始敬拜他时，他的遗骸是在石棺中，石棺希腊文为 (σορος=Soros)，乃呼他为苏拉比，后来成为一语，名施拉比。

为他亦订立了一条法律，人若说他是普通人，能受死刑。在敬拜伊西代及施拉比的庙宇中，有一尊像，指头放在口中，似乎指示当静默，范罗相信不当说他们是人。

埃及人为敬亚比神，善养公牛，因为他们为活人，没有石棺，名亚比而不曰施拉比。公牛死后，他们就去找一头同样颜色杂以白毛的小牛，找到后，他们就以为是神赐给自己的，非常惊奇。

邪魔为欺骗埃及人，使受孕的母牛，见到公牛，因着母牛的欲情，在小牛身上亦显出来。雅各伯亦如此做过，他用不同颜色的棍

子，使生各色的羊。人以颜色及实物能做到的，邪魔亦能以想象物，使受孕的母牛亦同样去做。

## 第六章 亚治维及亚述谁为王时，雅各伯在埃及逝世

亚比不是埃及人的国王，而是亚治维的君主，却在埃及逝世，他的儿子亚哥继位，他的人民乃称为亚治，亦称为亚治维（Argivi）。在以前君主时，人民与地都没有这个名字。

亚哥为亚治维王，受拉多为西治尼王，而亚述王为巴来阿时，雅各伯在埃及逝世，享年一百四十七岁。他预知将去世，乃祝福自己的儿子及由若瑟所生的孙子。他祝福犹太时，明明预言基督说：“权杖不离开犹太，柄杖不离他两腿之间，直等那堪得权杖者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”（创·肆玖·十）

亚哥在位时，希腊人开始收获，田中种五谷，种子是由他处而来的。

亚哥死后，亦封为神，并为之建庙祭献。当他在位时，一个私人亦享受了这种荣耀，他名何模治（Homogyrus），他第一个用牛耕田，后为雷击毙。

## 第七章 谁在王位时，若瑟在埃及逝世

亚述第十二代马尼多，西治尼王第十一位白雷姆，亚治维人的国王仍为亚哥，若瑟享年一百一十岁，在埃及去世。

若瑟死后，天主的人民繁殖迅速，先是一百四十五年间，直至认识若瑟的人陆续去世，他们尚能安居乐业。以后因增加过速，遭人妒忌，受埃及人的猜疑，直至解放出来，受尽种种艰苦，但因天主的祝福，在艰难中，他们仍加增迅速，乃受了奴隶的待遇。当时

在亚述及希腊，同样君主治国。

### 第八章 梅瑟生在何代？当时有何种的宗教

亚述王第十四代苏法禄（Saphrus），西治尼王第十二代何多博（Orthopolis），亚治维王第五代克利索（Criasus）时，梅瑟生在埃及，他将天主的人民由埃及救出，但人民先当受苦，使能觉出需要造物主的助佑。

有人以为此时溥美载（Prometheus）出世。据说他曾以泥土造了人，因为他是一位贤人，但未提及当时的其他贤者为谁。又说他的兄弟亚特郎（Atlas）是一位大天文家，由此有了神话，说他肩天而立，实际上，他的名字是一座山，高入云霞，因此生出肩天之说。

此时，在希腊有许多类似的神话，但直至雅典王且格贝（Cecropes）在位时，雅典城才取了这名。梅瑟由埃及救了天主的人民。有些古人，因着希腊人的习惯及迷信，乃列入神位中。其中有克利索王的王后美兰冬（Melantonice）及他们的儿子福白（Phorbas），继他为王后，为亚治维的第六位国王；特柯巴第七位王的儿子雅索（Iasus）及第九位国王司登拉（Stenelas）或司登罗或司德来，他的写法因作者不同而异。

此外，普通书中传说梅居利亦生在此时，他是亚特郎的孙子，由他的女儿玛亚（Maia）所生。他精通手艺，以之训人，因此死后，亦列入神中。

据说最后为爱各来，他已属亚治维时代，虽然有人说他生活在美居利以前，但我以为他们弄错了。无论他们生在何时，但由古代可信的历史书籍中，他们都是人，但他们对人类都有贡献，使能安

居乐业，因而得了神的荣誉。

米内瓦比他们更早，据说在何治且时，她以及笄之年，出现于脱利东（Triton）湖，因而亦名脱多尼亚。她发明了许多手艺，因为她的来源不清，更易被人信为女神。

传说她由游维神的头部而生，这事在历史上不能证明，是诗人的幻想或传说而已。历史家亦不能同意何治且的时代，在他时发生了洪水。

一定不是最大的洪水，因为在方舟的人才能得救，为希腊及罗马历史家所不提，但比以后杜加林（Deucalion）时的洪水更大。

范罗由此时开始自己的历史，我前已提及，而至罗马史时代，没有比何治维时代更古的了，就是在他时代发生了洪水。

我们的历史家，如欧色比及热落尼莫，都随从古代历史家的意见，说何治时代的洪水发生在三百年后，亚治维第二位君主时代。

无论是哪一时代发生，米内瓦在雅典，且克贝为王时，已被人尊为神明，他在位时，雅典城建筑起来或修理好。

### 第九章 依照范罗，雅典在何时所建？它名字的来源

依照范罗，这城名雅典，是由米内瓦而来，希腊人称她为雅典娜。由地下忽然生出一棵橄榄树，在另一处找到一口泉水，使国王万分惊异，他乃遣人去问代尔福的亚波罗神，这奇迹的意义，并当做何事。亚波罗答说：橄榄树指点米内瓦，水指点内多纳，你们可任意用二神的名字来称呼这城，奇迹就是指点这事。

得到神的答复后，且克贝王召集了全城的男女，当时此地，女人亦参加会议，来做选举。会议时，男人赞成内多纳，女人主张米

内瓦，她们多一票，所以米内瓦就得胜了。于是内多纳大怒，海中风浪大作，并蹂躏雅典人的土地。为邪魔兴风作浪，是容易的事。

同一作者又说：为平息内多纳的愤怒，雅典人给女人三种罚：此后她们失去投票权，子女不取母亲的名字，不能取雅典名字。

这样，这座文艺之母的城子，许多大哲学家的故乡，是希腊中最出色的，因着邪魔的欺骗，男女二神竞争，因为女人胜利，乃取名雅典。然而受了败者的磨难，当罚胜利者的胜利，恐惧内多纳的水，胜过米内瓦的武器。

女人受罚后，米内瓦女神亦失败了。她虽然胜利，但不帮助投自己票的女人，因此她们丧失了投票权，子女不能取她们的名字，至少可称为雅典人，得到雅典神的名字，因为她们曾用自己的票，打败了男神。

由此可见，若不立刻当讨论别事，有多少可说的事！

#### 第十章 范罗对希腊法院的名字及杜加林时的洪水，有何记述

但范罗不愿信从反对神的谣言，以免开罪神的尊严。他亦不信雅典法庭，圣保禄宗徒曾在其间与希腊人辩道，雅典城中的法官因此而得名。所以取名的理由，是因为马尔斯，希腊文为（ $\text{Αρης} = \text{Ar-es}$ ）犯了杀人罪后，在此处受十二位法官的审判，因六人主张宽赦，他乃得赦。当时票数相同时，就赦而不罚。

但范罗反对普通的说法，他设法用别的方法来解说这个名称；他不信神话的传说，不可信希腊人以马尔斯及村名，好像是马尔斯的村，而得罪诸神，因为他们不与人诉讼。

他说对马尔斯所传说的事，完全错误，如所称三位女人之游奴，

米内瓦及维奴斯，竞争金苹果，在巴理代法官前，争取艳丽特奖。可用戏剧来平息神的愤怒，他们喜好自己的真假罪名，在戏台上歌唱、跳舞。

范罗不信这类事，因为不合神性，然而他给我们雅典的来源，不是神话，而是有历史性的，他在自己的著作中，亦提及内多纳及米内代的争执，以何名称此城。争执如此严重，除以奇迹明争外，还问亚波罗，但他亦不敢表示意见。

为结束这两位女神的问题，游比德委托巴利代，判决三位女神的艳丽。同样，亚波罗使人判决，若米内瓦因女人而得胜，却使投票的女人受罚，自己失败，由敌人雅典男人手中，取得雅典名字，但不能为自己的朋友，争取雅典的名字。

范罗写道：在当时，雅典王为且克贝的继位人克纳阿（Cranaus），或依我们的历史家，欧色比，热落尼莫，且格罗尚在位，发生杜加林的洪水，到处枉行。这次洪水并没有害及埃及其附近一带。

**第十一章 何时梅瑟由埃及救出天主的人民？若苏厄何时去世，谁继续他们的位**

梅瑟由埃及救出了天主的子民，时当雅典王且克贝（Cecropes）末年，亚加德（Ascatades）为亚述王，马拉多为亚治尼王，李乌巴（Triopas）为亚治维王。

梅瑟救出人民后，给了他们十戒，这是他在西乃山所受的，称为《旧约》，因为只应许世间的福乐，耶稣基督创了《新约》，应许入天国。

这是每个人在天主的道路上当遵循的道路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但属神的不是在先，而是属生灵的，然后才是属神的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四六）因为他说过，这是真的：“第一个人出于地，属于土，第二个人出于天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四七）

梅瑟在旷野中引领天主的人民凡四十年，逝世时享年一百二十岁。他亦用帐幕中的礼仪、司祭、祭献及其他许多命令，预言了基督。

若苏厄引人民至福地，先因天主的权力，将该地居民打得落花流水。他在梅瑟死后，管理人民凡二十七年，然后去世，亚述王第十七代亚民大（Amynta）在位，亚治尼王为十六代哥拉旦，亚治维王乃第十代大纳乌（Danaus），雅典王为第四代爱利东（Erichthonius）。

## 第十二章 由伊撒尔民出埃及至若苏厄逝世间，希腊的君王所立邪神的礼仪

此时，即由伊撒尔民出埃及至若苏厄去世，他曾领人民获得福地，希腊王立了礼仪，以敬邪神，以纪念洪水时，人类得救，上山或逃至平原的艰苦。

路背人（Luperci）在圣道中上上下下，是表示人因着洪水通上山中，洪水退后，又回至平原。据说当时弟尼西（Dionysius）亦名李培禄父（Liber），死后被封为神，在西底加地方给客人看了一颗葡萄。

于是规定了音乐游艺大会，敬拜代尔福（Delphus）的亚波罗神，以平息他的愤怒，因为大纳乌（Danaus）王入侵时，烧了他的

庙，希腊人没有加以卫护，因而希腊土地成为不毛之地。受了这神的警告后，乃立了这个音乐游艺大会。

在亚底加（Attica），爱利多王最先立了运动会，不但敬拜亚波罗并为尊敬米内瓦。胜利者可得橄榄树叶花冠，因为据说米内瓦发明了橄榄树，如李培罗发明了葡萄一样。

又传说在这年间，欧罗巴（Europa）为克利德岛王山多（Xanthus）所掳，生了拉特曼，沙班音及米脑司，普通说他们是欧罗巴与游维的儿子。

叩拜邪神的人，以为我前面所说有关克利德岛王的事，是历史性的事实，而诗人在戏台所唱游维的诗，只是幻想而已。诗人以神的想象恶行，来平息神的愤怒。

此时出现了海古力（Hercules），不是我前面所说的，而是另外一个，在底利亚<sup>①</sup>甚为著名。一本秘密书中说有好几位李培罗，也有好几位海古力。他们说这位海古力做过十二件出奇事，但不提非洲安德（Antaeus）的死亡，说是另一位海古力的事，然后他毅然投自己在阿大（Oeta）山所燃的烈火中，如他控制了怪物一般，因为他不能忍受所有的痛苦。

当时虐王步西利（Busiris），据说是内多纳及爱巴多的李比的儿子，曾将宾客祭献神。但不可信内多纳真犯了奸淫之罪，这是妄证神，是诗人的幻想，以平息他们的愤怒。

雅典王爱利都，据说是武刚及米内瓦的儿子，在他末年，若苏厄

---

① 有些本上写西利亚。

去世。为何说米内瓦是贞女呢？据说在他们争执中，武刚发怒，将精遗于地上，由此而生的人，乃取了这个名字，因为希腊文（ερις=Eris）指争执，（χθων=Chton）指地，由这两句话造成爱利都这个名字。

但当承认博学士否认他们的神做了这事，说这种荒唐意见，是由于在雅典武刚及米内瓦的，在同一庙中，找到一个婴孩，为龙所缠，这是他伟大前途的先兆。但因为不知道他父母的姓名，乃说他是武刚与米内瓦的儿子，因为他们同有一座庙。然而他的名字，由神话比历史中更易解说。但这事对我们有何关系呢？

历史训导信仰宗教的人，以诗词取悦邪魔，有宗教信仰的人，反而叩拜他们为神。一面他们否认将这类事归于神，一方面他们完全否认这类罪恶，因为举行神所要求的游戏，在有些地方做出非礼之事，以悦乐神，却为他们所否认。若神话唱出神的这类罪行，已经是真过失了。

### 第十三章 犹太人民长时代，诗人的幻想

若苏厄去世后，天主的人民有了民长，他们当时有时因犯罪而受罚，或因天主的仁慈，享受天平日子。

此时造出代多来神话，他因且来神的命，为鸟爪抓至空中，飞时撒下大地所需的种子。关在迷室的人兽神话，说人可进入，但不能出来；人马神话，有人身马面。且培罗神话，它是地狱的犬，有三个头；弗利李及他的姐妹爱雷，为一只山羊携至空中。哥尼亚神话，它的头发是蛇，谁看他就变成石头。白隆德为神马贝加索携至天上。安非神话，他以琴声能使石头软化，吸引过来。铁匠代大罗（Daedalus）及他的儿子依加罗（Icarus），造了翅膀可飞；爱比都神

话，他强迫人面野兽投入险石中，先解决了他的谜言。安德（Antaeus）的神话，他为爱古力所杀，是大地之子，每次跌在地上，起来时就更为勇毅；尚有其他我忘了的神话。<sup>①</sup>

这类神话，是由人的幻想所捏造的，但不当侮辱神明，直至脱罗亚战争，由此范罗开始他的罗马历史。

为此有人想游维神掳了美貌青年人加尼美，以犯奸淫，实际上是唐大罗王所做，归于游维而已。或说游维神愿与大乃女神交媾，乃下了金雨，是说这个妇人的贞洁，为金钱所败，是事实，或是幻想，或为他人所做，而归于游维，但已指出人心变坏，竟能容忍这类谎言。

但他们却喜好这类神话，他们既热心敬拜游维，就当重罚说这话的人。而他们不但不怨恨造这类神话的人，反而他们若不在戏台演这类戏，就能引起神的愤怒。

此时拉多纳（Latona）生了亚波罗，不是神话的亚波罗。上面所提说这话的人，他们不但不怨恨造这类神话的人，反而许多人，几乎全体人们都以为他们不能分离。

当时李培罗父在印度作战，在他的军队中，有许多艳丽的女子，名巴甘底，以性情急烈，而不以勇敢著名。

有人以为这位李培罗，为人所胜所缚。有人且说他在战争中为贝色（Perseus）所害，并指出他埋葬的地方；然而在他的名下，由邪魔订立了聚餐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有关希腊的这些神话，可参考《希腊罗马神话故事》一书。

过了多年后，罗马元老院，羞愧他们的放肆大胆，禁止在罗马演出。此时贝色柯及他的妻子安多美（Andromeda）死后，升天，并将他们的名字，为星辰取名。

#### 第十四章 神学家诗人

当时亦有诗人，可称为神学家，因为他们写了赞颂神的诗，虽然他们是伟大人物，然而他们仍是天主所造的人，亦因造物主的旨意，并非因自己的功德，他们才有权力。在虚伪之中，他们亦赞颂独一真主，但他们同时亦叩拜不是天主的神，就不算恭敬天主了，因为不能不述说神的丑行，他们中有何费（Orpheus），穆塞（Musaeus）及李纳（Linus）。

这些神学家敬拜神，但并不以真神敬拜他们。我不知道恶人之城，当将何费放在阴间神之首位，或放入亵圣者之中。

亚大曼（Ataman）王的妻子名伊奴（Ino）及他的儿子乃利旦德投身海中自杀，却被列入神中，如当时真的人一般，如亚斯都（Castor）、波鲁（Pollux）。希腊人呼刘谷德为美丽的母亲，拉丁人称她为玛都达，但大家都敬她为神。

第十五章 亚治维人王朝的没落，此时，沙都纳的儿子比谷，由父亲手中，第一个接受了劳冷底人的王国

此时，亚述王国式微，由米且尼人继之，亚加梅农（Agamemnon）即由他们而生；劳冷底人开始称王，第一位国王为沙都纳的儿子比谷（Picus），当时领导希伯来的是一位妇女，名德波辣（Debora）。

然而天主的德能在她身上工作着：她是先知，但为证明她对基督的预言，当长篇大论，因为不很明显。

在意大利，劳冷底人称王，罗马人在希腊人后，系由他们而来。但当时亚述帝国尚存在，第二十三代郎巴雷（Lampares）为王；比谷开始为劳冷底人的第一位国王。

叩拜邪神的人，居然说比谷的父亲沙都纳不是人，有人却写他在儿子比谷以前，第一个在意大利称王，维治利明说：

“聚集山谷粗野人，颁发法律命遵守；取名拉治偏僻处，却称为黄金之时。”

但这是诗人的幻想而已，所谓比谷的父亲实际是斯德旦（Stercen），是一个老农。他发明了以动物的尿粪肥田，为此就以他的名字称之为粪（Stercutium），为此亦有人称他为施粪人。无论如何，他们称他为沙都纳。无疑的，施德旦之所以成神，是因为他在农业方面的功绩。

他的儿子比谷生弗纳（Faunus），亦被列入神中。在脱罗亚战事前，已将这种荣誉给人了。

**第十六章 狄梅代在脱罗亚城毁灭后，被列为神，据说他的同伴变成了鸟**

脱罗亚城毁灭后，到处歌咏它的灭亡，连儿童都知道，这是因着它自身的伟大及大文学家为之宣传的缘故。脱罗亚灭亡时，弗纳的儿子拉丁（Latinus）为王，从这时起已称为拉丁人，而不称劳冷底人了。

希腊人胜利后，离开了毁灭的脱罗亚城，乘船返回祖国，途中经历无数灾祸，而其中数人竟被列入神之中。

狄梅代（Diomedes）即被列为神，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，是

因为受了神的罚，并说这是历史性的事，而不是诗人的神话，他的同伴变成了鸟。狄梅代虽成为神，但不能使他们重新成人，亦不能由游维神处求得这恩赐。

并说他的庙建于狄梅代岛，离亚布里（Apulia）伽加农山不远，群鸟在旁飞翔，以嘴衔水去洗濯它。且说若希腊人去，或他们的子孙前去，群鸟不但安静，且欢迎他们，若为外人，则在他们的头上飞翔，竭力啄他们，或竟杀他们，因为它们爪尖利，可以作战。

### 第十七章 范罗相信人的变化否

范罗为证明此事，并提及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即治且筮女将乌利斯的同伴变成动物；亚伽地人被牵入湖中，竟变为狼，生活在旷野中。但不吃人肉，九年后，重渡湖上，复成为人。

最后他提及代梅多（Demaenetus），他参加了一个儿童的祭献，这是亚伽地人习惯做的，献与他们的李且神，竟变成为狼，十年后又变为人。他练习拳击，在奥林碧比赛时，竟夺得胜利。

这位历史家以为在亚伽地，取名巴纳利且，游维利且，不因别的原因，只因人变为狼，因神的能力这才是可能的。狼希腊话为（λυχο=Luxos），拉丁语（Lupus）；学校（Lycaeus），即由此而来。他也说罗马人中的狼加利族人，亦由此而来。

### 第十八章 对人因魔术的变化，当作何思想

读到这些事的人，可能愿意知道我对邪魔的欺骗要说什么。我说当远离巴比伦城。当以精神形式去懂先知的命令，即以信仰之心远离现世、人群及邪魔，而以爱德亲近真天主。

我们看见邪魔的能力愈大，我们愈当紧随中保基督，因着他我

们能由下而上。我若说不当信这类事，就会有人说曾经听过，或在自己身上经验过，确实如此。

我在意大利时，亦听见过谈论这类事：说在某处，旅社的女主人，精于魔术，给客人吃奶饼，他们立刻变为动物，可使他们背任何物件，工作完后，又变为人。他们的头脑，并没有变成动物的，还是人的。

这样，亚布来（Apuleius）在他的金驴书中说假设自己饮了毒物，变成为驴，然而仍保存人的思想。

这类事情或是假的，或是太奇怪，不易令人置信，但当坚信全能天主能做一切他所愿的，无论是罚，无论是赏。而邪魔本来与天使有同样的本性，但因犯罪变成魔鬼，因着他本性的能力，非由天主的准许，不能做任何事情。他的判决有时不易看出，但常是公正的。

邪魔不能造物，若做几件我所提及的事，只变更天主所造事物的外形，似乎不像原来事物。所以我相信邪魔用他们的能力，不能变换人的灵魂及肉身，成为动物的肢体及形象。

我相信人思想或做梦时的想象，能设想无数事情，虽然不是身体，但能迅速地取物体的形式，人的五官疲倦时，能看到别人的形象。人的肉身睡在某处，五官比在睡时更为安静，但他的想象可想自己在某动物中，如在梦中，信自己是某动物，且可背动物，而另一方面看见动物的虚假身体。

白赐当曾述说他的父亲，在家中吃奶饼时中毒，睡在床上，用任何方法，都不能使他醒来。过了数日他醒了，说自己所忍受的，

如在梦中，就是他变成一匹马，与其他动物，给开往雷治亚的军队载食物。后来居然发现的确如他所说，虽然是如在梦中一样。

另外一人，一天晚上，睡觉之前，看见一位哲学士走进来，向他讲解柏拉图的学说，以前曾请求他，却不愿解说。于是他问哲学士，为何在他家中，讲解以前在自己家中所不愿讲的，哲学士答说：我并没有做，只在梦中做了。这样，一个醒的人，因着想象看见另一人在梦中所见的。

这类事不是没有信用的人所说的，而是可信的人说的。为此所说所写有关亚伽地人因着神，或更好说因着邪魔变成狼；或施且用歌曲将乌利斯的同伴变成动物，可能如我所说而成，若的确如此成了的话。

狄梅特的鸟既然还存在，我不信是由人变成的，而是代替人的，如鹿代替了亚克梅农的女儿依斐且尼（Iphigenia）<sup>①</sup>。若天主准许的话，这类奇迹为邪魔并非难事，依斐且尼后来仍活着，可见是鹿代替了她。

狄梅特的同伴没有出现，在任何地方也没有人看见他们，是为报复起见，他们为邪魔所害，使人相信变成的鸟，来自别的地区，而代替了他们。

亦不必惊奇鸟嘴衔水，浇灌狄梅特的庙，欢迎希腊人，难为外人。这是由邪魔驱使而做，他们愿人相信狄梅特已成为神，以欺骗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依斐且尼是希腊名将亚克梅农的女儿，他为求神赏赐顺风，愿将女儿做祭献，神乃将一只鹿代替了她，将少女引至他处，成为女司祭。

这是为使人叩拜许多邪神，凌辱真天主；又去敬拜许多人；他们在世时，也没有庙宇，祭坛，祭献，司祭；这类事物，只当归于独一真主。

### 第十九章 爱乃亚来至意大利，当时希伯来人由哈贝冬民长管辖

脱罗亚城毁灭后，爱乃亚用二十艘船载着剩下的脱罗亚人驶至意大利，当时拉丁纳在意大利称王，雅典人国王为马乃劳（Menelaus），西治尼人王为波利非，亚述王为多当，希伯来人的民长为拉贝冬（Labdon）。

拉丁纳去世后，爱乃亚做了三年国王，前面国家的君主如前，只是西治尼的君王是贝拉谷，希伯来人的民长为熹默雄（Samson），他的力量举世无匹，为海古力士第二。

爱乃亚逝世后，拉丁人奉他为神。沙皮人亦将他们的第一君主生谷封为神，也有人称为生多（Santus）。当时雅典王且杜（Codrus）至雅典人的敌人贝罗波人（Peloponenses）那里去，结果为他们所害。这样，他救了祖国，因为贝罗波人得了神谕，若他们不杀害雅典国王，可以胜利。于是且杜王乔装平民，与他们争斗，引他们杀了他，因此维治利说是且杜的斗争，雅典人奉他为神，向他奉献祭品。

爱乃亚的遗腹子西维（Silvius）为拉丁人的第四代君主，他由拉丁纳的女儿拉维尼亚所生，而不是由第三代国王亚加尼的母亲克沙所出；当时亚述的君王为第二十九代何乃乌，梅兰东为雅典人的第十六代国王；希伯来人的民长为赫里（Heli）司祭；西治尼国灭亡，共九百五十九年。

## 第二十章 伊撒尔人民长时代后的君王

上面的人尚做各民族的君主，伊撒尔人的民长时代完结了，由撒乌耳开始君主时代。此后拉丁人称为西维，由爱乃亚的儿子西维而来，他的继位人，在自己的名下添上这个名字，如以后恺撒奥古斯多的继位人名为恺撒一样。

撒乌耳被黜，没有子孙继他的位，在撒乌耳做王四十年后，达味登基。

雅典人在且杜王去世后，已没有国王，将国家托付给长官治理。

达味为王四十年，继位者为他的儿子撒罗满，他建造了美轮美奂的圣殿。当时拉丁人建立了亚巴城（Alba），从此称为亚巴国王，而不称拉丁人王了。

勒哈贝罕继撒罗满为王，他在位时，伊撒尔人分成两国，各人有自己的国王。

## 第二十一章 拉治的第一位国王为爱乃亚，第十二位为亚凡丁，皆被封为神

自爱乃亚被封为神后，拉治曾有过十一位国王，没有一位被封为神。爱乃亚后第十二代国王亚凡丁（Aventinus）在战事中阵亡，葬在山上，至今仍以他的名字称之，亦被列入神中。但亦有人不愿说他在战事中阵亡，只说他不见了；山称为亚凡丁。不是因他的名字，而是群鸟飞至的原因。

在他以后，除建立罗马的罗马禄以外，拉治就没有封过神。在他们中，曾有过两位，其中的第一位，照维治利所说：“是白罗加，为脱罗亚族的荣耀。”

他在位时，罗马建成，而最大的亚述帝国，却正日没西山。由尼奴的父亲白罗小国时代算起，经过一千三百零五年，才为梅地人（Medi）所灭。<sup>①</sup>

白罗加在爱木利前称王；爱木利曾强迫他弟弟奴米（Numitor）的女儿赖亚（Rhea）亦名伊丽，即罗马禄的母亲，作为女司祭。但据说她与马尔斯神生了一对双生子，这样，她对自己不守贞操，找到一个托词，并说一只母狼养了这两个婴儿。因为据说狼是马尔斯神的圣兽，以乳喂婴儿，似乎在承认他们是主人马尔斯的儿子。

但亦有人说两个婴儿卧地啼哭，先由一个妓女收养，因为妓女往往被人称为母狼，妓女院拉丁语便称为狼寮（Lupanaria）。又说以后这对孪生子为牧者法斯都收养，由他的妻子亚加喂奶。

若要指责国王，因他命将两个婴儿淹死，而著名的罗马城将由他们建造，天主命人将他们从水中救出，由狼所养，有何可惊奇处呢？

奴米都继哥哥爱米利的位，他是罗马禄的外祖父，当他在位初年时，罗马建成了，于是此后，他与外孙罗马禄一起称王。

**第二十二章 罗马建成时，正值亚述帝国灭亡，希则克雅为犹太国王**

闲话少说，这个另一巴比伦城，似乎是它的女儿，罗马城建立起来了，它将依天主的旨意，管辖全世界，以统一与法律形成一个国家。

当时人勇毅善战，不肯轻易投降，于是当长期作战，双方皆俱败互伤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即波斯人，现名伊朗人。

亚述帝国征服整个亚洲时，虽然亦作战，但战争并不十分激烈，人民亦不众多，所以不能抵抗。因为由洪水中，只有八人由诺厄方舟中获生。在尼奴征服整个亚洲时，印度除外，只有一千年左右。

罗马不能以同样速度，征服东西二方的民族，因为战术已很进步了。罗马建成时，伊撒尔民居于福地已七百十八年，其中二十七年是若苏厄时代，三百二十九年，是民长时代，开始有君王时亦已三百二十六年。

犹太国的君主为阿哈兹（Achaz），或如别人所说，是他的继位人希则克雅（Ezechias），我们知道这位善良君主在位，直至罗马禄时代。在伊撒尔国，胡齐雅（Osee）登基为王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哀利代的女巫，在其他女巫中，特别预言基督

有些人记载，在此时哀利代的女巫作了预言；范罗说有好几位女巫，不止一个。这位哀利代的女巫写过很明显有关基督的事，我曾在拉丁译文中读到过。

名人范洽奴（Flaccianus）学富雄辩，曾任总督，听到谈及基督时，出示一本希腊文书，说是哀利代女巫的预言，他引了一段，每首头一句排列如下：耶稣基督，天主子，救世主，拉丁译文如下：

大地汗颜开审判，自天降下永生君，  
降来审判普世界，善人恶人共睹主；  
世界穷尽时诸圣，灵魂肉身同受审，  
世界卧在荆棘中，金银偶像皆弃尽；  
大火焚烧海天化，打开黑暗地狱门，  
圣人身体发大光，永火焚烧罪人身；

各人暴露其秘密，天主光照每人心，  
 哀号痛哭切齿声，日月星辰将丧尽；  
 山岭下降丘壑升，世间人事无耀荣，  
 山岭下降成田地，蔚蔚海洋丧失尽；  
 天空高处号筒吹，痛哭罪恶与艰辛，  
 大地开裂显地狱，天主台前聚君臣；  
 炎炎大火与硫黄，从天下降物烧尽。

由希腊文译成的拉丁诗中，不能由希腊文诗中以 Y 字开始的句子找出意义，因为拉丁语没有以 Y 字开始，而能达出其意义的。这样的诗共有三句，即第五句，第十八句及第十九句。为此将每句第一字母并拢时，在这三句中，我姑且以为确有 Y 字，于是形成：耶稣基督，天主子，救世主，这是只在希腊文如此，而不在拉丁文中。

一共二十七句，由三首四句而成，三乘三等于九，九乘三等于二十七。若将五句希腊文第一字母拼起来，即耶稣基督，天主子，救世主，乃成为 (ιχθους = Ixtus) 就是鱼。它指点基督，他在世间，如在海洋深处，没有罪恶而生活着。

这个哀利代女巫的预言，或更多人所信的，古曼女巫 (Cumea) 的全部预言，上面所引的只是一小部分，与邪神的敬礼毫无关系，反而它反对邪神及叩拜邪神的，似当将它放入天主之城。

拉克当 (Lactantius)<sup>①</sup> 在他的书中亦曾引女巫对基督的预言，

---

① 拉克当是天主教的拉丁辩护学家，文字隽永，人称他为天主教的西塞罗，他于公元 325 年去世。

虽然不说是谁的。我以为当将他分在各处的，集在一处，形成一个预言，他说：“将被交于外教人手中，他们将以手掌打他，向他吐唾；背受鞭打；被打时他不出声，使人不知他由何而来，如何能对阴间发言；他又头戴茨冠。他们给他吃苦胆，饮醋，这是他的饮食。糊涂的人民，你没有认识你的天主，反而加以讥笑，加以茨冠，又使他饮苦胆。

“圣殿内的帐幕裂开，中午时天昏地黑，历三点钟。死后第三日，由阴间第一个复活起来，以指示复活的开始。”

拉当治与人辩论时，依照当证明的事，各处引女巫的话，我不添加，只将它集在一处，加以符号而已。

也有人说：哀利代的女巫预言，不在罗马禄时代，而在特罗亚战争时。

**第二十四章 罗马禄在位时，有七位贤人，此时伊撒尔国的十族人民，为迦尔太人掳去为奴；罗马禄死后，人敬以神礼**

据说当罗马禄在位时，有米雷人泰利士（Thales），他是七贤人中之，他们在神学家诗人之后，特别何飞（Orpheus）之后，被称为智者。

此时伊撒尔国的十族为迦尔太人打败，被掳为奴，在犹太国只剩下两族，以耶路撒冷为京城。

罗马禄死后，罗马人找不到他的踪迹，乃将他列入神中，这是早已取消了的风俗。在恺撒时不因错误，而因谄媚，西塞罗赞颂罗马禄，以为他当享受神的荣誉，已不在愚鲁易欺骗时代，而在文明时代，虽然尚未被哲学家的高论所污秽。

后来虽已不将人封为神，但仍继续敬拜自古以来的神。拜偶像外，又加上迷信，这是古时人所没有的，乃由魔鬼装神，他且以假预言骗人，使将神的罪恶丑行，在戏台上表演出来，以恭敬邪神，这是在文明时代所梦想不到的。

努马（Numa）继罗马禄位，他虽然相信城中当有邪神，在他死后，未能列入神中，好像天上已有这么多的神，为他已没有位子了。

当他在罗马为王时，在希伯来人民中，默纳协（Manasse）为王，传说依撒意亚先知为他所杀，当时尚有沙米亚女巫的预言。

**第二十五章 当大居义在罗马为王，希伯来王漆德克雅在位时，耶路撒冷城被攻破，圣殿被毁，当时的哲学家为谁**

漆德克雅为犹太国王，在罗马大居义继马治何（H. Martius）为王时，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为奴，耶路撒冷及撒罗满所造的圣殿亦被毁。

先知们，特别耶肋米亚先知，指责希伯来人的罪恶时，曾预言过他们将要遇到这类事，特别耶肋米亚且指出年数来。

据说此时米底来人比大谷（Pittacus）出现，他是七贤人中的一。其他五位，除了泰利士及比大谷外，照欧色皮所说，生活在犹太人掳至巴比伦时。他们是：雅典人苏龙（Solon），拉且大人纪罗（Chilo），哥林多人柏良德（Periander），林地格步人格来步（Cleobus），白里人皮雅士（Bias）。他们被称为七贤人，在神学家诗人以后，著名于世，因为他们的德行超众，且以简单的文句，说出伦理的诫命。

但除了苏龙以外，他们没有留给后人任何文字，据说苏龙曾给雅

典人法律。泰利士是一位物理家，留下大地原理的书籍。在犹太人被掳为奴时，尚有安纳门（Anaximander）、安纳米（Anaximenes）、施奴方（Xenophon）。毕达哥拉（Pythagoras）亦生活在此时，由他开始乃名为哲学士。

**第二十六章 七十年时期满时，犹太人完结了奴隶生活，罗马人亦脱离了国王的控制**

此时波斯王居鲁士（Cyrus）打败了迦尔代人及亚述人，停止了犹太人为奴的时代，他使五万犹太人回国重建圣殿。他们只打好了基础，因着敌人的攻击，不能继续工作，直至达理阿王（Darius）时，常停止工作。

那时发生了儒弟德书中所述的事，犹太人不愿将它列入正经中。

在波斯王达理阿时，先知耶肋米亚所预言的七十年时代已满了，他乃取消了奴隶制，犹太人得了自由。当时罗马人的第七代君王大居义在位。但罗马人将他逐出后，亦自君王手中夺得了自由。

伊撒尔人中至今常有先知，虽然他们的数字很多，但只有少数，留下著作，在完结上卷书时，我曾经答应不讨论它，我想现在当提及它了。

**第二十七章 罗马帝国开始，亚述的国堕落，此时预言开始**

为研究先知时代，我们当退一步，在欧瑟亚第一章中写说：“在胡齐雅，约堂（阿哈兹和希则克雅）为犹太王，并在约阿市的儿子雅洛贝罕为伊撒尔王时，有上主的话传于贝厄黎的儿子欧瑟亚。”

（欧·壹·一）

亚毛斯亦写自己在胡齐雅王时作预言，并说雅洛贝罕为伊撒尔

王，所以也生活在此时。依撒意亚，是亚毛斯先知的儿子，或更好说，不是先知，而有同样名字人的儿子。在书的第一章，写着与欧瑟亚同样的四个君主，说自己在他们时代作了预言。

米该亚也说自己的时代是在胡齐雅王以后，因为他称三王。如欧瑟亚一般：约堂，阿哈兹和希则克雅。（米·壹·一）

由他们的书中，我们知道他们同时尽了先知的职务。约纳生活在胡齐雅时代。岳厄尔生活在胡齐雅的继王人约堂时代。这两位先知的时代，我们由编年纪中知道，而不由他们书中知道，因为他们都不提。

当时拉丁人的国王为普罗加（Proca），或他的前任亚凡底王，直至罗马王罗马禄，或直至他的继位人邦比利时代。所以当时亚述帝国已日落西山，而罗马帝国正如太阳东升时，他们尽了先知的职务。

如在亚述帝国初期，天主应许亚巴郎，因着他的后裔，所有民族将受祝福，同样，在西方巴比伦——罗马——的开始时，它将是基督教会的地方，先知的预言，亦将在那里应验，亦有先知，不只以宣讲，并以笔墨，证明这件将来重要的大事。

由国王时代开始，在伊撒尔人民中，几乎常有先知，这是为他们的利益，而不为外方人的利益。但为外教人亦有益处的预言开始时，自当由将统治外邦的罗马城建立时开始。

## 第二十八章 对基督的《福音》，欧瑟亚及亚毛斯预言了什么

欧瑟亚先知的著作深奥，不易懂清，但我们当取些材料，放在此地，如我所许的：“你们不是我的人民，而我也不是你们的上主。”

(欧·壹·九)

先知预言外教人亦将得救，他们以前不属天主，圣保禄宗徒们也懂清了这点。因为外教人，以精神而论，亦可称为亚巴郎的子孙，所以可称为伊撒尔人，他乃继续说：“犹太及伊撒尔民将聚在一起，选一位领袖，由地上起来。”（欧·壹·十一）<sup>①</sup>

我们若要加以解说，就要失去先知预言的滋味。但当记得基石及两墙，一面是犹太人，而另一面是外教人。犹太人及伊撒尔人当同心协力，创造一个王国，由地上兴起。

同一先知亦证明伊撒尔人起初不愿相信基督，以后却相信了，即他们的子孙将要相信，而他们自己，归入阴间说：“因为伊撒尔子民将要孤居多日，没有君王，没有领袖，没有祭献，没有柱像，没有‘厄缶得’，没有忒辣芬。”（欧·贰·四～五）谁不看出今日的犹太人正如此呢？

但我们先听他所说的：“此后伊撒尔子民将要转来，寻求天主，他们的天主，和他们的君王达味；到末日，他们必要战战兢兢奔向上主和他的慈善。”（欧·叁·五）

没有比这预言更明显的了，在达味名下，当懂作基督，如圣保禄宗徒所写的：“他按肉身是生于达味的后裔。”（罗·壹·三）

这位先知也预言过基督死后第三天要复活起来，以先知郑重的口吻说：“两天后他必使我们复生，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。”（欧·陆·二）

---

<sup>①</sup> 思高圣经学会的《圣经》没有这一节。

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。”（哥·叁·一）

亚毛斯也预言了同样事件说：“伊撒尔！准备迎接你的天主，因为看！他形成山狱，创造风暴，向人宣示他的旨意。”（亚·肆·十二）

他在另一处又说：“在那一天，我必建立达味已坍塌的房屋，修补它的裂口，兴建它的废址，使它重见有如往日一样；必使他们获有厄东的遗民和属于我名下的万民，做这事的上主的断语。”（玖·十一·十二）

## 第二十九章 对基督及教会，依撒意亚预言了什么

依撒意亚不在十二位小先知之内，因为他们所写的，与大先知比较起见，较为短促，大先知却写成大本书籍。依撒意亚与十二位小先知并论，是因为他在同时尽了先知的职务。

依撒意亚曾指责恶事，劝人行善，预言罪人将受罚，对基督及教会，即君王及他所建的城，预言了许多事情，竟有人说他是圣史，而不是先知。但为了不使本书太长起见，在许多事情中，我只引一则。他以天主圣父的名义说：“看啊！我的仆人要成功，要受尊荣，要被举扬，且极受崇奉。就如许多人曾惊愕他，因为他受了伤残，他的容貌已不像人，他的容貌已不似人子；同样众民族也要惊骇，诸君王在他面前要杜口无言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先前没有给他们讲过的事，他们要彻悟先前没有听说的事。”（依·伍贰·十三～十五）

“谁曾相信我们的报道呢？上主的手臂给谁露了呢？他的仆人如嫩芽生在他面前，又像根蒂生自干地中；他没有俊美，也没有华丽，可使他们瞻仰他；没有仪容，好使我们恋慕他。他受了侮辱，又为

众人所遗弃；他真是苦人儿，而熟识病苦，他好像人们掩面不顾的一个人；他受侮辱，我们因而也不尊敬他。

然而他所背负的，是我们的痛苦，他所担荷的，是我们的疼痛，而我们却以为他是受天主痛打，击伤和窘难的人。他为了我们的悖逆而受刺透，为了我们的罪恶而被痛打受伤，他身受惩罚，为叫我们安全，他身受创伤，为使我们痊愈。

我们都像羊一样迷了道，各走各的路，但是上主却把我们众人的罪过归在他身上了。他受虐待，而仍是柔顺的，总不开口，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羔羊，又像母羊在剪毛者前，缄默而不开口。

他受了不义的审判，而被夺去了，有谁怀念他的命运呢？因为他从生活的地上被削去了，为了我人民的罪，他受难至死。虽然他没有行过不义之事，他口中也从未出过谎言，人们埋他的坟墓却在歹徒中，葬他的莹地在作恶的人中。毕竟上主喜欢用苦难折磨他，他虽牺牲了性命，作了补愆祭，但仍将看见他的后辈延年益寿，上主的旨意也要借他的手得以成功。

因他心灵的苦难，他要看见光明，借自己认识的必得满意，我正义的仆人要使多人成义，他将担承他们的罪过。为此，我把群众给他作为部属，他要获得无数的人，作为胜利品。因他倾流了自己的性命，一直到死，又被列于叛逆之中，他承担了对多人的罪过，又为叛逆者转求。”（伍叁·一～十二）

现在我们看看对教会方面的，他说：“不生育的石女！欢乐吧！不生产的女子！喜庆高呼吧！因为被弃离的子女多于结婚者所生的，这是上主说的。扩大你帐幕的地方！伸开你住所的帷幔吧！不必顾

惜，拉长你的绳索！坚固你的木桩！因为你要向左右扩张，你的后裔将占领外邦，还要使废弃的城可得居住。

“不要害怕！因为你再不会受羞辱；不要羞惭！因为再不会受凌辱。你要忘了你童贞时所受的耻辱，再不怀念居寡时所受的侮慢。因为造成你的是你的新郎，‘万军的上主’是他的名字，他是你的救赎者，伊撒尔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世界的天主。”（依·伍肆·一～五）

我想已经够了，其中有些本当加以解释，但我以为既然如此明显，就已够了，连敌人也不得不懂它。

### 第三十章 米该亚、约纳、岳厄尔对《新约》的预言

米该亚先知预象基督如一高山说：“到末日，上主的圣殿必要竖立，为诸山之冠，超出一切丘陵，诸民必汇集在它那里。必有众多民族来说：‘来啊！我们登陟上主的山，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！他要把自己的道路指给我们，我们要循行他的路径。’因为法律要颂自熙雍，上主的话出自耶路撒冷。他将在万民中执行审判，为远处的强盛列邦，断定是非。”（米·肆·一～三）

此外，这位先知也预言了基督诞生的地方说：“厄弗辣塔白冷啊！你在犹大郡内虽是最小的，但是将由你中间为我出现一位统治伊撒尔的人，他的来历是由于亘古，源于永远的时代。为此，直到孕妇生产的时候，直到他兄弟中最尊贵者，再回到伊撒尔子民那里的时候，上主必委弃他们。他必要卓然自立，借上主的勇力和上主他天主名号的威严，牧放羊群；人民必获安居，因为这时他必为尊大，达于地板。”（米·伍·一～四）

约纳先知不以言语，而以痛苦预言了基督，比用言语更明显地，

说出他的死亡及复活。因为他被大鱼所吞，第三日又被吐出来，岂非表示基督第三日由阴间复活起来吗？

岳厄尔的预言，需要更详细的解说，为指出表示基督及教会。但我不遗忘依照基督所许，圣神降到信友身上时，宗徒所提及的：“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所有血肉的人身上：你们的儿子们和你们的女儿们要说预言，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，你们的青年要见异象。甚至那些日子里，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仆人和婢女身上。”（岳·叁·一～三）

### 第三十一章 亚比底亚、纳鸿、哈巴谷预言了世界将因基督而得救

这三位小先知：亚比底亚，纳鸿，哈巴谷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预言的时代，在欧色皮及热落尼莫的年代史中，亦找不到它。人们将亚比底亚与米该亚放在一起，但不在米该亚作预言的时间，由他的书中可以知道，我想这是由抄写人的错误而来。其他两位先知，在我所有的年代史中，找不到他们，但他们既在正典书中，我们就不能对他们遗弃不顾。

亚比底亚的著作，在所有先知中是最短的，他作了预言，反对厄东人，他们是亚巴郎的孙子，依撒各的孪生的长子乌撒乌的后裔。

若将厄东理解为外教人，以个别代替全体，那么我们可将下面的话归于基督：“但是熙雍山必有拯救，它将是神圣的。”（十七）稍后他在预言的最后一段说：“胜利者必上熙雍山去审判黑撒乌的山岭，那时王权必归上主。”（十一）

熙雍山即犹太的被救人，即信仰基督的人，特别是宗徒们，去

保护黑撒乌的山。如何保护，岂非宣讲《福音》，使信的人得救，迁至王国中去？对这点他明显地加上说：“那时王权必归上主。”

熙雍山指点犹太国，《福音》曾在那里宣讲了，它将得救援，而圣者即为耶稣基督。黑撒乌的山是厄东，是指点外教人的教会，他们保护熙雍山得救的人，使成为天主的国，在未到前不很清楚，但来了后，那位信友不承认它呢？

先知纳鸿，更好说天主借他的口说：“上主已对你下了命令：你的名字不再传播于后世，由你的神庙内我要扫除雕像和铸像，我要为你安置一座坟墓，因为你是应受鄙弃的。看啊！那传递《福音》，宣布和平者的脚已在山上！犹大啊，举行你的庆节，偿还你的誓愿吧！因为毁灭者再不会由你中间经过，他已全然泯灭。”（鸿·壹·十四～·贰·一～二）

谁由阴间起来，又吹向犹太人的脸，即犹大斯门徒的脸呢？谁记住《福音》，便知道是圣神。他们已属于《新约》，庆日的精神反复，故能长生不老。我们看见因着《福音》，绘画或雕刻邪神的像都被毁灭了，被人遗忘了，如在坟墓中一样。由此可知，先知的预言，在这事上亦已应验了。

哈巴谷下面的话，岂非指基督的降临：“上主答复我说，你写下这神谕！清清楚楚写在版上，好使人能流利诵读。因为这种神谕有一定的时期，最后必要实现，决不欺骗，如果它迟缓了，你应等待，因为它必定来，决不逾期。”（哈·贰·二～三）

### 第三十二章 在哈巴谷的祷词及歌中的预言

哈巴谷在祷词中对基督说：“上主，我听到了你的报道，上主，

我见了你的作为。”（哈·叁·一）这是指点何物，岂非人类新的，忽然的得救吗？

“被认识在两动物之中”<sup>①</sup>，有何意义，岂非基督是在新旧约之中，或在两盗之中，或在梅瑟与厄里亚之中，与他们交谈？

“求你在几年中彰显它！求你在几年中宣示它。”（哈·叁·二）这些话不需要解释。“但愿你在发怒时，也怀念仁慈”是指点基督属犹太人民族，他们却为愤怒所蔽，竟将他钉死，他却记起仁慈，呼说：“父啊！宽赦他们吧！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”

“天主自忒曼而来，圣者由帕兰山而至”（三），有人解释“由忒曼而来”，为由南方而来，南方表示爱德炽热，真理光耀。帕兰山能有许多解释，我以为更指点《圣经》的高超，预言基督。因为在《圣经》中，有晦暗不明处，使学者大伤脑筋，然而懂清后，就找到基督了。

“他的威严遮盖诸天，他的荣耀充满大地！”有何意义？岂非如《圣咏》中所说：“天主啊！愿你的崇高在诸天之上，愿你的光荣，超乎大地。”（咏·伍陆·六）

“他的光辉有如日光”指点何物，岂非他光照信友？“由他手中射出光芒”，有何意义，岂非指点十字架？

“瘟疫在他的前面开路”不需要解释，“热疫随在他的足后”指点什么，岂非基督来前，先有预言，升天后又报告了信友吗？

“他一停止，大地就动摇”，是指明何物？是说他停下来救济人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往往用于圣诞节，指点马槽中的耶稣。

“大地就动摇”，是使人信他。“他一注视，万民就震撼”，即他怜爱，使人民作补赎。

“永恒的山崩裂”，即骄傲人因着灵迹大受感动。“常存的丘陵沉没”是被压服于一时，永远受举扬。

“那里自永远是他的行径”，即由爱德的工作，会得永远的酬报。“我看见雇商的帐幕在困苦之中，米德扬的帷幔也在颤动”，是外教人听见奇迹而惊异，不属罗马帝国的，亦进了天主教。

“是否是向河流示怒，或者是向海洋泄愤”？是说基督不是来审判世界，而是来救赎世界。“当你骑着你的马，当你乘着你的凯旋车时”，即圣史们将抬举你，由你指导他们，你的《福音》，能救相信你的。

“你显露你的弓弩，以箭矢装满了你的箭囊，你劈开地面，以成河川”，即你的宣道员宣讲，人心乃赞颂你，“你们当撕裂你们的心，而不是你们的衣服”。

“众山见到你，都战兢害怕”，是痛哭后，成为幸福人。“密云降下骤雨”，是传道员去各处宣讲你的真理。“深渊发出巨响”是表示由人心深处所发出的。深渊是对高山而言，指点所思想的。幻想是他不隐藏，而表达出来。

“太阳忘记了升起，月亮停留在自己的居所”，是基督升天，而教会在他之下。“你的箭矢射出是为照耀”，即基督的话不在暗中，而明显地宣传出去。“你的枪矛是为闪烁”，是暗示枪，基督虽对门徒们说：“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。”（玛·拾·二七）

“在愤怒中你踏遍大地”是压制人。“在震怒中你蹂躏‘方邦’，是报复，压服骄傲人。

“你出现是为拯救你的百姓，是为救护你的受传者，你击毁了恶人的房顶”，这一切不需要解说。

“你将他的头颈以绳缚住”，可懂作智慧的绳，将首足缚起来。“你惊奇地解开了”就是缚束，“大力者的头为之摇动”就是惊奇不已。“张开他们的口，暗中食物，如贫穷人一样”即有势力的犹太人，为他的言行所吸引，但因怕犹太人，只在暗中来请教他，如《福音》中所载。（若·拾玖·二八）<sup>①</sup>

“你将他的马匹投于深海，投于多水的污泥中”就是民众，其中许多因着畏惧，不敢皈依，其余若不昏乱，也不至于成为仇人。

“我一听见，我的脏腑战栗，因你的声音，我的口唇也颤动，麻痹侵入我的骨骼，我的步伐下面业已凌乱”（十六），这里所说，是先知畏惧自己的祷词，因为是预言将来。许多人看见教会将遭的困难，自己又是它的肢体，于是说：“论望德，要喜乐；在困苦中而忍耐。”（罗·拾贰·十二）

“它必要出现在进攻我们的民族身上”，即远离恶人，他们留恋现世，不找天国。

“纵然无花果树不发芽，葡萄树不结实，阿里瓦树一无所产，麦田不出产食粮，羊栈内绝了羊，牛栏内没有牛”（十七），要杀害基督的民族，失了心灵方面的财富，依先知的说法，它往往以地上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段系由圣奥古斯丁所引拉丁文译出，与思高《圣经》学会所译大有出入。

丰富表示出来。

是因为犹太人不知天主的公义，却依仗自己的义德，于是受罚，乃继续说：“但我仍喜乐于上主，欢欣于救助我的天主。吾主上主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脚，引我稳行于高处。”（十九）这与《圣咏》的话相似：“他由祸坑和污泥中拖出我来。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稳固了我的脚步。他教我的口，讴唱新歌，就是赞扬我们天主的歌曲。”（咏·叁玖·三～四）

他赞颂上主而得胜了，因为他赞颂上主，不赞美自己，“因为要夸耀的，应因主而夸耀”。（格前·壹·三一）

我以为当采取有“我在我天主耶稣中喜悦”句子的《圣经》本，而译拉丁文的，却舍了这个名字，它为我们是最宝贵的，最悦乐称呼的。<sup>①</sup>

### 第三十三章 耶肋米亚及索福尼亚，对基督及外教人受召的预言

耶肋米亚是大先知中之一，如意撒依亚一样，并不是小先知，我已提及过他们。他作预言时，耶路撒冷的君王为约熹雅，罗马国王为安谷马治（Ancus Martius），犹太人即将被掳。他的预言直至犹太人被掳后五个月，由他的著作中可以知道。

小先知之一，索福尼亚与耶肋米亚同时，他自己说是在约熹雅王时作了预言，但不说直至何时为止，而耶肋米亚不但在安谷马治时，并在罗马第五代王大居义，白斯哥时（T. Priscus）作了预言；白斯哥，在犹太人被掳为奴前，已登王位。

耶肋米亚对基督预言说：“上主的受传者本是我们的气息，竟被

---

① 希伯来文本，没有耶稣名字，系为后人所添。

捕在他们的陷阱中。”（哀·肆·二〇）这简单指出基督是我等主，将为我们受苦受难。

在别处这位先知又说：“这位就是我们的天主，没有别的神可与他比拟。他寻获了智慧的一切道路，赐给了他仆人雅各伯和他可爱的伊撒尔。此后，她便出现在地上，与人们往来。”（巴·叁·三六～三八）

有人不将这句归于耶肋米亚，而归于他的秘书名巴路克，但普通以为是耶肋米亚的。

同一先知又预言基督说：“看哪！时日将到——上主的断言——我必为达味兴起一个正义的嫩枝，它将执政为王，处事贤明，在地上秉公行义。到他那一天，犹大必获救恩，伊撒尔必能安居，人将称他为‘上主，我们的正义’。”（耶·贰叁·五～六）

他对外教人的皈依，我们今日已看见实行了说：“上主啊！我的力量，我的保障，我忧患之日的避难所！异族必由地极来归向你，且说：我们的祖先所承受的，只是虚妄，空无和无益之物。人岂能为自己制造神祇，其实它们就不是神。”（耶·拾陆·十九～二〇）

犹太人不但不承认，反而要杀害基督，同一先知对他们说：“心地奸猾超出万物，不可医治，谁能认识它？”（耶·拾柒·九）

我在本书第十七卷，第三章，所引有关《新约》的，基督为其中保，亦是耶肋米亚先知的：“看！时日将到——上主的断言——我要与伊撒尔家和犹太家订立《新约》。”（耶·叁壹·三一）及其他可读到的地方。

与耶肋米亚同时预言的索福尼亚书中，我提出下面有关基督的：

“为此你们等待我吧——上主的断言——等我起来作证的一天，因为我的定断是要聚集万民，召集列国。”（索·壹·八）

他又说：“上主要显示给他们，因为他要消灭地上的一切神祇，使人人由自己的地方，即由异民的各岛屿来朝拜他。”（索·贰·十一）

稍后又说：“那时我要使万民的口唇变为纯洁的，为使他们都能称呼上主的名号，使他们一心服侍他。雇市河那边钦崇我的人（我所分散的集团）必给我贡献祭品。在那一天，你决不再因你反抗我所行的一切行为而羞惭，因为那时我心由你中间驱逐你的傲矜自夸的人，从此你再不得在我的圣山上自夸，但我心在你中间留下谦和贫苦的百姓，他们必依上主的名号。”（索·叁·十~十二）

这是伊撒尔中剩下的几个人，圣保禄宗徒亦提及他们说：“假使伊撒尔子民的数目多如海沙，唯那残存的要蒙受救恩。”（罗·玖·二七）犹太人的残存者信了基督。

### 第三十四章 达尼尔及厄则克耳对基督及教会的预言

其他两位大先知：达尼尔及厄则克耳，在被掳至巴比伦时，亦作了预言。其中达尼尔且预言了基督的将来及受苦受难的年代，要计算起来，未免太长，在我之前已有人做了。

他对基督及教会的权力说：“我仍在观看夜间的奇象，看哪！有似人子的一位，乘着天空的云彩降来，到万古常存者那里，被引至他面前。他给了他治权、尊荣和国度，使诸民族、诸国家和诸异语人民都奉待他，他的治权永存不替，他的国度永不沦亡。”（达·柒·十一~十四）

厄则克耳，依照先知所习惯用的，以达味表示基督，因为由他

的后裔中，取了人性，以奴隶之形，而成为人，天主之子被称为天主之仆。他以天主圣父的预言说：“我要为他们立定一个牧者，去牧放他们，那就是我的仆人达味，他要牧放他们，他要做他们的牧者。我，上主将为他们的天主，我的仆人达味将在他们中为领袖，这是我上主所说的。”（厄·叁肆·二三～二四）

他在另一处又说：“将有一位国王治理他们，他们再不成为两个民族，再不分为两个国家。他们不再为他们的偶像和丑恶之事，以及各种叛逆与玷污，我要拯救他们脱离他们因背约所犯的罪过，并且我还要净化他们：如此，使他们便成为我的百姓，我做他们的天主。我的仆人达味将做他们的国王，他们全体将只有一个牧童。”（厄·叁柒·二〇～二四）

### 第三十五章 哈盖、匝加利亚及玛拉基亚的预言

剩下三位小先知，哈盖、匝加利亚、玛拉基亚，他们都在被掳末期，作了预言。其中哈盖很明显地以下面的话，预言基督及其教会：“并且我还要震动万民，使万民的珍宝运来，我必要使这殿宇充满光荣——万军的上主说。”（哈·贰·七）

这预言一部分已实现了，而另一部分则将在后来应验。基督诞生时，天主震动上天，有天使及星辰作证；童贞女生子，大地亦被摇动了；基督的《福音》，传遍普世，大地、海洋都被震动；普世万民都逐渐信仰基督。

下面的话，“万民所仰望的必要来到”<sup>①</sup> 是指点基督最后降来，

<sup>①</sup> 希伯来原文，没有此句，在拉丁本上有它。

为使他成为大众所仰望的，信友先当爱他。

匝加利亚对基督及教会预言说：“熙雍女子，你应该极其喜乐！耶路撒冷女子，你应该欢呼！看！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正义的、胜利的、谦逊的，骑在驴上，骑在驴驹上。他的权柄由海至海，由河直到地极。”（匝·玖·九～十）

这件事何时应验了，即基督骑驴，《福音》曾记载此事，并提及这个预言。（玛·贰壹）

另一处预言因基督的血，能得罪赦说：“因了你盟约的血，我要由无水的旱井中释放你的俘虏。”（匝·玖·十一）旱井的意义，在真的信仰人中，亦能有不同的意见，但依我看来，最好指点人深湛的可怜，干涸一物不生，没有义德的水，只是一潭罪恶的脏水。《圣咏》亦提及这旱井说：“他由祸坑和污泥中拖出我来。”（咏·叁玖·三）

玛拉基亚预言教会，我们看见它由基督传于各处，以上主的名义向犹太人说：“我不喜欢你们，也不悦纳你们经手的祭品，因为自日出到日落，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，在各处给我的名焚香献祭，且献纯洁的祭品，因为我的名在异民中大受显扬，万军的上主说。”（拉·壹·十～十一）

我们看见依默基瑟德品位的祭祀，在东西各地，已由基督奉献，我们不能否认犹太人的祭献已停止了：“我不喜欢你们，也不悦纳你们经手的祭品。”他们读到这预言已经应验了，还在等候基督以外的司祭，但没有基督就不会应验了。

稍后，天主自己说：“我同他订立的盟约是生活与平安的盟约，我

将它们赐给了他，而他应依敬畏的盟约敬畏我，并对我的名恐惧。在他口里只有真理的训诲，在他唇内没有找到偏邪，他的虔诚及正直与我往来，且使罪人远离罪恶。因为司祭的唇应保持智识，人们由他口中应获得训诲，因为他是万军上主的使者。”（拉·贰·五～八）

为此不必惊奇基督被称为全能天主的天使。他被称为奴仆，因为他以奴仆的形式出现于人，因着向人宣传《福音》，又被称为天使，因为《福音》是希腊文的意义，而天使则为报喜信的人。

先知又说：“看哪！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修平道路。你们寻求的主子，即你们所渴慕的那盟约的使者，必要忽然来到自己的殿宇中，的确！他必要来临，万军的上主说。对他来临的日子，谁能支持得住？在他发显时，谁能站得住？”（拉·叁·一～二）

此处他预言基督第一次及第二次的降临，对第一次他说：“他要忽然来到自己的殿宇中。”就是要降生成人，《福音》上亦说：“你们拆毁这座圣殿，三天之内我要把它兴建起来。”（若·贰·十九）对第二次降临则说：“他必要来临，万军的上主说。对他来临的日子，谁能支持得住？在他发显时，谁能站得住？”

后面所说：“你们寻找的上主，你们所求的盟约的天使，一定指点犹太人，他们照所读的《圣经》寻找基督。但其中许多人，为以前的罪恶所隐蔽，没有认识他们所希望的基督。所谓盟约，或盟约的天使，或如上面所说：‘我与他的盟约。’当理解为《新约》，它应许永远的福乐，而不是《旧约》，它只应许现世的福乐。”

不正常的人以为是大幸福，他们侍奉天主以得世福，看见恶人享受世福，就心烦意乱。为此先知将分清《新约》赏赐永远的福乐，

只给善人，与《旧约》的世间福乐，往往恶人亦能享受说：“你们胆敢彼此议论我——上主说。你们反问我……我们议论你什么来？即你们说：侍奉天主是徒然的，我们遵守他的规诫，在万军的上主前穿苦衣而行，有什么益处？现今我们应称骄傲人有福气，连作恶的居然顺利，连试探天主的竟安然无事！这是敬畏上主的人彼此议论的，但是上主都加以注意了，也全听见了，为敬畏上主和投靠他名字的人，已在他前所有的记录册上记下了。”（拉·叁·十三～十六）

在此书中，《新约》已指出了，我们姑且听下面的话：“他们属于我——万军的上主说——在我执行之日，他们算是我的产业，我要怜爱他们，像一个人怜爱那孝顺自己的儿子。你们重新要看出义人与恶人的区别，侍奉天主的与不侍奉他的人的区别。”（拉·叁·十七～十八）

“看哪！因为那日子来到，像烈炉炽燃，骄傲的人和作恶的人都成了草秸。到那一日，要燃烧他们——万军的上主说——给他们不再留下根子和枝子。为你们这些敬畏我名字的人，要生出正义的太阳，在它的翼下有安宁。你们要践踏恶人，因为他们在你们脚底下好像尘埃——万军的上主说。”（拉·叁·十九～二一）<sup>①</sup>。这是审判的日子，若天主愿意的话，在自己地方，我要详细讨论它。

### 第三十六章 厄斯德拉及玛加伯书

在三位先知哈盖、匝加利亚、玛拉基亚以后，犹太人由巴比伦解放回来时，厄斯德拉亦写了书籍，但他是历史学家，而不是先知。

<sup>①</sup> 在拉丁通俗本为第四章一、二节。

艾斯德尔传也是历史性的书籍，是为赞颂天主，也离这个时代不远。

除非说厄斯德拉预言了基督，是当时几个青年讨论谁的权力最大，一个说有最大权力的人是君主，另一个说是酒，第三个说是女人，因为她们屡次命令君王，但厄斯德拉主张真理胜过一切（厄下·叁·九），我们由《福音》中知道真理是基督。

从此以后，自圣殿修理完毕后，犹太人已没有君王了，只有酋长，直至阿黎斯托步罗（Aristobulus）。这时代的计算，不能在《圣经》正经中找到，其中有玛加伯书，犹太人不以它为正经，但教会奉它为正经，因为有几位殉道者，在基督降世之前，备受苦刑，为天主的律法，奋斗至死，忍受了酷苦的刑罚。

### 第三十七章 先知的权威，他们比外教的哲学家更早

我们先知的书籍，现在已为众人所知，当时尚没有哲学士。第一个称为哲学士的，是沙麻人毕达哥拉，他出名时，是在犹太人被掳的末期，其他哲学士，更在先知之后。历史告诉我们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所有哲学士的老师，伦理学的领袖，生在厄斯德拉之后。

稍后柏拉图出世，他在苏格拉底的门人中，可谓鹤立鸡群。若我们加上以前尚不称为哲学士的，即七位贤士及继泰利士的物理学家，他们仿效他探求事物的性质，即安纳门、安纳米、安纳沙及其他在毕达哥拉之前的，他第一个被称为哲学士，都不在我们的先知之前。

且传说泰利士，其他的哲学士都在他以后，闻名于罗马禄时代<sup>①</sup>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泰利士生活于公元前624—前550年，罗马禄生活于公元前753—前715年，所以泰利士不能生活于罗马禄时代，圣奥古斯丁及古人对年代不很注意，亦可能是当时历史书很少。

当时在伊撒尔，先知已如江河决口，到处预言，传于普世。只有诗人神学家，如何飞（Orpheus）、李奴斯（Linus）、穆塞（Musoeus）及希腊的几位诗人，比我们的先知更早，他们的书籍是可靠的，但他们亦不先于我们的真神学家梅瑟，他宣传独一真主，他的书籍在正经书中，权威最大。

为此，希腊文学虽然在普世脍炙人口，他们亦不能自夸，说自己的智慧若不在我们的宗教之上，至少更古，因为其智慧是在我们的宗教内。但该承认不但在希腊，即在其他民族中，如在埃及，在梅瑟以前，已经有他们的学说，形成他们的智慧，不然，《圣经》上不会说梅瑟生后，为法劳王的公主所养，受了埃及的教育。

但埃及人的智慧，在时间方面，亦不在我们的先知之先，因为亚巴郎也是先知。埃及人在伊西斯（Isis）教他们文学之前，有何智慧可言？而他死后，竟受人敬拜如神。据说，伊西斯，是伊纳哥的女儿，她第一在亚治维人处为王，而当时亚巴郎已有孙子了。

**第三十八章 有些圣人的著作，因它们的年代古远，未被列入教会的正经书内，为使假的书籍，不混在真的书中**

若我们推至古代，在洪水之前，有诺厄圣祖，他可称为先知，因为他造了方舟，全家因而得救，是预言我们的时代。我们在犹大书信中，读到亚当后裔第七代厄诺客也曾作了预言（犹·十四），他的著作在希伯来人及我们中无任何价值，是因为太古，故当加以怀疑，以免将假的书籍当做真的。

因为我们知道有些人将自己的著作，归与前人，自己就随便胡说。然而正经典中不接受它，并不是否认天主朋友的权威，而是因

为不是他们的著作。

我们不可惊奇当怀疑古书的正确性，因为在犹太及伊撒尔国王的传中，我们相信它是《圣经》的一部分，但它不加解说，是在先知的书中可以找到，有些地方，居然提出他的名字。<sup>①</sup>

然而这些书籍并不在犹太人的经典中，我承认不知其原因，但我相信圣神默示的人，在宗教方面有其权威，因为以先知身份，由天主默示而写，但他们以人而论，亦能写历史性的书籍，后者属他们自己，而前者则归天主，他利用他们的口舌而发言。前者是博学人的著作，后者是宗教书籍，故由经典管辖。

若有些书籍，说由古先知所著，而不在经典之中，并不能增加我们的学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当归于谁，为此不当盲目信从，特别若有相反正经书籍的真理，这就可以证明不属先知了。

### 第三十九章 有人说：希伯来文书，总没有译成他国文字<sup>②</sup>

不当如有人所想的，希伯来话，只由希伯（Heber）所保存，希伯来名字即由他而来，直至亚巴郎，梅瑟颁诫命时，希伯来文字才开始，由他世世相传，于是希伯来话得以保存。

在颁布诫命之前，梅瑟已指定了教导《圣经》的人，《圣经》称他们为引领人，即将《圣经》引至弟子心中，或更好说引弟子至《圣经》中。

所以任何民族不可自夸在学识方面，比我们的圣祖及先知更早，因为他们有天主的智慧，连埃及虽亦以文化古老自夸，但在智慧方

---

① 编年纪上，贰玖·二九；编年纪下·玖·二九。

② 本章拉丁文题目有错误处。

面，亦不比我们的古圣祖更早。因为没有人敢说埃及人在知道文字之前，即伊西斯教他们前，就精通文学了。

他们的学识，被称为智慧，是天文及类似的智慧，只能训练头脑，而不能教人真的智慧。因为哲学能教人幸福，在梅古利，亦称代美治多时代，在埃及甚为盛行，固然在希腊贤人或哲学家之前，但在亚巴郎，依撒格，雅各伯，若瑟及梅瑟之后。

因此可肯定地说：梅瑟出世时，著名天文学家亚德朗尚在世，他是波美德的兄弟，大梅古利的外祖父，他的孙子就是梅古利代美治多。

#### 第四十章 埃及人贪虚荣，说他们的文化竟有十万年之久

有人竟夜郎自大，说埃及人十万年前，已知道天文学了。他们由伊西斯处，学习文字只两千年左右，从何书籍中，能找到上面的话呢？范罗亦记载这事，他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历史学家，而况所说与《圣经》正吻合呢！

若由天主造原祖亚当只六千余年<sup>①</sup>我们就不必辩驳，更好讥笑愿意使我们相信，在此时代，不但与它不同，而且相矛盾的人。我们更容易相信那位历史学家，岂不该相信他预言将来，已在现在实现了？在历史学家中的矛盾，也指示我们该相信，不与天主告诉我们的真实历史相矛盾的。

为此，恶城的居民，于世界各地，读到博学之士的著作，对离我们时代久远的历史，彼此不同，虽然都相当重要，但不可盲从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由《创世记》及其他《圣经》中，若我们将圣祖的年龄加起来，至圣奥古斯丁时，有六千余年，但古代人如何计算年代，是否如我们一样，不得而知，且《圣经》的目的，不是教人历史，所以并不阻碍我们相信人类已有数十万年或百余万年的历史，如现在人类考古家所主张的。

但我们因着在宗教史中天主的权威，以为凡是与它相反的，都是假的，无论在世俗史中是真是假，对幸福生活，都无大关系。

#### 第四十一章 哲学家意见纷纷，而教会的正典经书却互相吻合

现在我且放下历史不谈，来看看哲学家。他们都在找寻人生活幸福的方式，然而门人与老师意见不同，学生中更是意见纷纷，这是因为他们只以人的理智及情感去做研究。其中原因，也可归于贪图虚荣，要显出自己出人头地，不随别人的意见，自己发明了学说。

我们姑且承认其中有几个或多数，与自己的老师或同学背道而驰，是为着真理，是真与否，暂时不论，就是我们承认这一点，若没有天主的助佑，只能引人不幸，不会得到幸福。

而我们的作者，正经典决定后，就不会意见不同。他们若有著作，大家都信天主因他们而发言，不为学校中纷纷辩论，而为城市乡间的白丁与博学鸿士所信从。他们当是少数，不要在宗教方面，宝贵的事因多而贱，但亦不可太少，不然，就不能吻合了。而在哲学家中，虽然遗下辞藻华丽的著作，但不易找到相同的学说：若要在本书中证明这事，就太长了。

在叩拜邪神的城中，能有一个作者，为大众所推崇，而指责不同的人吗？在雅典城，伊比鸠派说神不管人事，而斯多噶派正相反，说人事由神所管辖，所助佑。

我奇怪人指责亚纳沙，因为他说太阳不是神，只是炎热的一块石头，而在同一城中，伊比鸠，却安然生活着，且受人尊重，他不但信太阳为神，且否认游维及任何神的存在，或人可以祈祷呼求他。

亚利市底 (Aristibulus)，以为人的最大幸福是肉身的快乐，而安底德 (Antisthenes) 则谓因着德行人才能有福。这两位苏格拉底的门人，对人生目标竟如此不同，且相矛盾，一个说贤人当远避国家，而另一个却主张国家当由贤人管辖，虽然如此，两人皆有弟子。在著名的走廊中、学校内、花园中、公私场所，各人为自己的意见辩护。

有人说只有一个宇宙，别人说有无数宇宙；有人说这独一无二宇宙有其原始，别人说没有原始；有人说它将有终穷，别人说它永远存在；有人说它由神所管辖，别人说是由偶然而来；有人说灵魂是不死不灭的，别人则说它是有死亡的。

说灵魂不死不灭的，有人说它在动物中轮回，别人否认轮回。主张灵魂要死亡的，有人以为灵魂在肉身后，立即死亡，别人则以为它尚活一时，但不永远存在。

有人以为善的目标在肉身，别人说在灵魂；也有人说在两者中；还有人说在肉身灵魂之外，尚当有财物；有人以为当相信五官，别人则谓不可常相信，也有人主张总不当信它。

哪一个民族，上议院或恶城中的任何权位，能审议哲学家的无数学说呢？当接受几种，而排斥其他，但他们自己也是意见纷纷，不是对田地房屋或某经济问题，而是对人生幸福与否的问题。

虽然他们亦说出几种真理，但亦自由宣传邪说，因此这城可称为巴比伦城：因为巴比伦的意义是混乱，如我在本书第十六卷第四章及他处已说过的。为魔王因邪说而争辩，没有关系，因为由许多罪恶，他们已在他的手掌中。

然而有天主之言之伊撒尔民族、国家，却不这样自由混乱，《圣经》的作者，彼此意见相同，并无歧见。他们是哲人，即爱智慧的人；是贤人，是神学家，是先知，是德行的导师。谁照他们而感觉而生活，不依人而生活，是照天主而生活，因为天主是借他们的口而发言。

若禁止祭献，是天主禁止。若说当孝敬父母，是天主的命令。若说毋行邪淫、毋杀人、毋偷盗等，不是人言，而是天主的命令。

哲学家在许多错误中，发现几种真理，并大费口舌，使人相信天主造了宇宙，亭毒万物，劝人修德，爱国家，与朋友信，竭力行善，虽然不知道世间一切的目标。先知虽然亦是人，是由天主方面，将神意传与人民，但不以辩证；谁轻视它，不是轻视人，是轻视天主。

**第四十二章 由天主上智的照顾，《旧约》由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，使天下万民都能认识它**

埃及王托勒密（Ptolemaeus）愿意知道《圣经》。马其顿国的强盛曾因大亚主山昙花一现，他几乎以武力及恐吓，征服了整个亚洲及世界，在东方他亦占了犹太国。他死后，他的将军，不能和平地管辖这广大的疆域，乃瓜分了它，更好说消灭了它，因为战争毁坏一切，托勒密在埃及称王。

第一国王，是拉谷之子，由犹太国掳了许多奴隶至埃及。另一位托勒密，号称友爱兄弟者，准许被掳为奴隶的，能自由回犹太国，并遣送礼物至天主的殿中，请司祭厄耳哈匝尔送他一部《圣经》，因为他听说是天主所默示的，因此他愿意在自己的丰富图书馆中亦

有它。

司祭给他送去一部希伯来文的《圣经》，翻译者七十二位，每族六人，都精通希伯来及希腊文，但普通称为七十贤士。据说他们分开工作，因为托勒密王愿意试探他们的信仰，但他们的译文，一字一句，毫无差别，却彼此完全吻合，连字句的次序亦然<sup>①</sup>。好像只有一个翻译人，译文完全相同，因为同一圣神在众翻译人中。

他们由天主处得了奇妙的恩赐，使能抬高《圣经》的价值，因为不是人的工作，而是天主的工作，对相信它的能有裨益，这是我们已看到的。

#### 第四十三章 七十贤士本，除了希伯来原文外，在一切译文中占第一位

虽然也有别人将《圣经》由希伯来文，译成希腊文，如亚吉拉（Aquila）、西马谷（Symachus）、德陀治（Theodotion）及一位无名氏的译品，称为第五种译文，而教会却以七十贤士本为独一的善本，天主教的希腊文信友常利用它，其中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尚有其他译文。由七十贤士本，亦译成拉丁文，为拉丁教会所保存。

我们时代，热落尼莫司铎，学富五车，精通多种文字，他不由希腊文，而由希伯来原文译成拉丁文。虽然犹太人承认这伟大工作，并谓七十贤士在许多事上犯了错误，但基督所立的教会，却以为厄耳哈匝尔所遣的七十贤士，以完成这巨大工作，其权威实在一切译品之上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只是传说而已，现代《圣经》学家，已没有人主张此说。

虽然圣神不在他们之中，但依人间的习惯，他们彼此交换意见，大家所赞成的，保存下来，一人不能反对多数人，可以显出天主的能力，使任何《圣经》的译者，由希伯来文译成别的文字，无论与七十贤士本吻合与否，可看出先知的崇高地位来。

因为圣神默示先知预言这类事，在七十贤士翻译时，亦为同一圣神，他能在先知以外说别的事，因为都是圣神所说的，但少有不同。为理解它的人，不是解释言语，是为解释事物，可以减少或加上几句，以证明在这工作中，不是翻译人在发言，而是天主引导译者的思想。

但有人以为可以希伯来文本，来改正七十贤士本，然而他们不敢将希伯来文所无，而七十贤士本所有的取消，只加上希伯来文本所有，而七十贤士本所无的，以符号在文句前做一标记。在希伯来文所无，而七十贤士本所有，则以一撇，在句子前做一标记，如在大字本所有的。

有这类符号的拉丁文本，已传遍各地。不是减去或添入，只是说法不同，虽然有另一意思，但不矛盾，或词异意同，只有将各抄本比较后，才能知道。

我们在《圣经》中，只找天主圣神借作者所愿说的，在希伯来文本所有，而七十贤士本所无的，是圣神愿以先知，而不以译者说这事；在七十贤士本所有，而为希伯来文本所无，是天主愿以译者，而不以先知说出这事，以证明两者皆为先知。

同样，天主愿意有些事由意撒依亚先知预言，有的由耶肋米亚或其他先知预言，或由别人预言同一事件。在某人处所有，是同一

圣神愿他们这样说，前者作预言，后者以先知立场，为之预言。

所言为真实时，是因同一和平的圣神，在彼此不同时，亦是同一圣神，解说一切，如只有一张嘴一样。

**第四十四章 尼尼微城的毁灭，在希伯来文本是四十日，在七十贤士本则为三日，当如何理解法**

有人向我说：如何能知道约纳先知对尼尼微人说“尚有三天，尼尼微即将毁灭”或“尚有四十天”？<sup>①</sup>谁不看出天主派先知以即将毁灭来恐吓这城，岂只能用一种方式？若将在三日后毁灭，一定不能在四十日后；若将在四十日毁灭，也必定不能在第三日。

若问我约纳究竟如何说了，我以为他如在希伯来文中说了：“尚有四十天，尼尼微即将毁灭。”七十贤士很久以后才做翻译工作，能对同样事件作别种说法，但意义相同，这样，读者不可轻视两者中的任何权威，当在历史中寻找所写的意义。

这事固然在尼尼微城实现，然其意义却超乎此城重要之上。如先知在鱼腹中三日，是预示另一先知，众先知的主子，在阴间三日。若尼尼微城系预象外教人的教会，作了补赎，革新换面，这是因着基督的工作而成的，则三日或四十日，都是预言基督。若为四十日，是他复活后，与门徒共度四十日，然后升天；若为三日，是他第三日复活。

因此七十贤士及先知自己，如将专顾历史上事实的人，从梦中催醒，以研究先知预言的奥义，似乎是说：你在四十日中寻找三日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实际上，当做四十日，如此尼尼微人才有工夫作补赎及其他一切事情，三日是七十贤士译错了，或后人抄错了，参阅思高圣经学会所编达尼尔十二小先知，四二三页。

你可找出四十日是升天，三日是复活。因而两个数字，都有其意义，一个由约纳先知而成，另一个则由七十贤士所成，但常由同一圣神而来。

我不愿长篇大论，来证明在许多事情上，七十贤士，似乎违反希伯来文的意义，若理解的话，它们是吻合的。我亦步武宗徒们的芳踪，他们利用希伯来文及七十贤士的预言，我亦引用两者，因为两者都是天主的。现在我们继续论别事吧！

#### **第四十五章 自圣殿修理完毕后，犹太人已没有先知，直至基督诞生，常遭艰难，为使人理解先知在预言修理另一圣殿**

希伯来人自没有先知后，就每况愈下，即在巴比伦被掳后，修理了圣殿，可希望比以前更美。这个只知物质的民族，这样解说了哈盖先知的話：“这座后起殿宇的光荣，比之前者尤其伟大。”（哈·贰·九）

同一先知，稍前曾证明这预言是关乎《新约》的，预许基督时，他曾明说：“并且我要震动万民，使万民的珍宝运来。”（哈·贰·七）

七十贤士，以先知的权力，给此处的意义，更适合身躯，而不适合头脑，即适合教会，而不适合基督说：“使万民的珍宝运来。”（哈·贰·七）即将来基督自己在《福音》中亦曾说过：“因为被召的人多，被选的人少。”（玛·贰贰·一四）

在《新约》内，由外教人中，如由生活的石头，建立起天主的圣殿，比在被掳后修理好的撒罗满圣殿，更为灿烂夺目。

犹太民族，从此时开始，由外教君王及罗马人处，受了许多灾殃，使人相信哈盖的预言，已在修理圣殿完毕后应验了。

稍后，来了大亚立山王，他征服了犹太国，虽然没有任何毁坏，因为犹太人不敢抵抗，就俯首称臣；然而这殿宇的光荣，并不比在自己君王治理下，更为灿烂。

固然亚立山王在天主的圣殿中牺牲牛羊，并非他已归向天主，而是因虚假的迷信，相信当与其他的神一起叩拜而已。

亚立山去世后，拉谷的儿子拉勒密，我以前已说过，掳了许多奴隶至埃及，但他的继位者友爱兄弟的托勒密让他们回来，他亦命七十贤士翻译《圣经》。

以后犹太人疲于战事，如玛加伯书中所载，又为亚立山城的君王托勒密号称厄庇法纳的，掳为奴隶；又受西利亚王安提约古许多磨难，他强迫他们叩拜邪神，圣殿中也充斥了外教人的迷信事物。但他们的勇将将犹大玛加伯，打败了安底哥的将军，将一切邪神由圣殿中逐出。

稍后，亚治莫（Alcimus）因着贪心，虽非司祭族人，却成为司祭。五十年间，没有和平，然而竟大功告成，亚里斯多步第一个称王及司祭。犹太人自被掳至巴比伦回来后，修理了圣殿，就没有过君王，只有领袖，虽然君王因着他的权位亦可称为领袖，亦可称为将军，因为他统领军队。但并非所有领袖，都可称为君王，如亚里斯多步一样。

亚立山继位为王及司祭，据说他虐待了人民。以后是他的王后亚立山大为王。从此以后，灾祸连天。亚立山大的两个儿子亚里斯多步及依尔刚争夺王位，引起罗马人来攻打犹太人，因为依尔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攻击他的兄弟。

当时罗马已占了非洲及希腊与世界的其他部分，还不知足，几乎为自己的广大疆域所连累。先是内战，后为社会战争，弄得筋疲力尽，乃将民国变成帝国。

罗马著名将军邦贝（Pompeius）率领军队进了犹太国，占了京城，窜入圣殿，不为祈祷，是为胜利权力；他竟入了圣所，只有大司祭可以进去，并非为叩拜天主，是为褻渎圣所。他承认依尔刚为司祭，但安底伯为总督，将亚利斯多步掳去。从此以后，犹太人亦向罗马人进贡称臣。后加西乌（Cassius）竟抢了圣殿。

数年后，一个外方人黑落德为王，在他时基督降生。圣祖雅各伯所预言的已到了时候：“权杖不离开犹太，柄杖不离他两腿之间，直等那堪得权杖者来到，万民都要归顺他。”（创·肆玖·十）

犹太人希望有自己的君王，黑落德是第一个外方君王。已经到了《新约》时代，万民所要归顺的救主时代了。他谦卑受人审判时，谁若不信他，就不能希望看见他在光耀之中，审判万民。

**第四十六章 天主圣子降生为人，犹太人散居各地，如所预言的**

黑落德在犹太国为王，在罗马民国已亡，恺撒·奥古斯都平静了天下，登上皇位，依照先知的预言，基督生在犹太国白冷城，以人性而论，系由贞女而生，以天主性则由圣父所生。因为先知曾预言说：“看哪！将有一位贞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厄玛奴耳。”（依·柒·十四）

为证明自己的天主性，基督曾做了许多奇迹，《福音》中记载的很多，能使人认识他。第一个圣迹，是出生奇妙，最后奇迹为死后

复活，与肉身一起升天。

犹太人不相信他，且杀害了他，因为他需要死亡复活，因而犹太人为罗马人所蹂躏，远离自己的祖国，由外人占据，散于世界天涯海角，到处皆有。用他们的《旧约》，为我们作证，我们没有捏造了对基督的预言，先知曾对他们预言说：“伊撒尔啊！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，唯其中残存者终将归化。”（依·拾·二二）他们是先看见他受苦受难，以后又复活起来，乃相信了他。

对其他的人却预言说：“愿他们的筵席，在他们面前，变成罗网，愿他们和平的食物，变成樊笼。愿他们的眼睛昏迷，不能看见，愿他们的腰，时常颤动。”（咏·陆捌·二四～三二）是他们盲目不见。

他们不信我们的《圣经》，如同盲人去读它，除非说对基督的预言，由西皮拉或他人所传，若真有的话，不是犹太人的，而是天主教人所捏造的。

为我们，仇人书籍的证据，虽由于勉强，但已足够了。他们散于世界上天涯海角，基督教会发展的地区，都是这类书本。在他们亦诵读的《圣咏》中，对这点曾预言说：“天主必要以慈爱趋迎我，愿天主使我目睹仇人的恶报。天主啊！杀戮他们吧！免得他们陷害我的百姓，吾主！我们的保护者，求你用你的能力，惩罚他们，制伏他们。”（咏·伍捌·十一～十二）

因此天主对自己的教会，在敌人犹太人方面，显出自己的慈善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而是因着他们的过犯，救恩临到外邦人。”（罗·拾壹·十一）他不杀害他们，让犹太人继续生活下去，虽然他

们被罗马人战败、虐待，使他们忘记了天主的律法，但不能反对我们讨论的证据。若只说“杀戮他们吧！免得他们陷害我的百姓”，而不加上“惩罚他们”就不够，因为若照《圣经》的证据，他们仍在本国，不在各处流浪，各处的教会，就不能有他们，在各民族中，证明对基督的预言了。

#### 第四十七章 在天主教时代前，除了伊撒尔民族外，曾有天主城的人否

若在伊撒尔外，别的民族的书籍，不在正典《圣经》中，亦对基督作了预言，若我现在或将来知道了，可以添上去。并非一定没有，且有理由相信在别的民族中，也有人得了天主的宠佑，或没有天主的宠佑，知道了这奥迹。他们由邪魔的鼓励，乃作预言，他们宣布了基督的天主性，而犹太人尚不知道。

我想连犹太人亦不敢说，除了伊撒尔人外，自黑撒乌被摈弃后，开始了伊撒尔民族，但不能否认其他民族中也有人，不因地上团体，而因天上团体，属于真实伊撒尔人，是上天的子民。

若否认这点，则圣约伯就可作证，他生来不是犹太人，或归化的伊撒尔人，他是一个依杜美人，生于斯，死于斯，但颇受天主的赞美，没有一个同时人，在公正及孝爱方面，可同他比拟的。

虽然我们在历史中，找不到他的时代，但我们知道他的书籍，犹太人因他的功绩，居然将它放入正典经中。因着天主的安排，由于他我们知道，在别的民族中，也有精神方面是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依照天主生活，且为天主所爱。

但只有知道耶稣基督为天主及人中间中保的，古代圣贤曾预言

他的降世，以便因着他，同样信仰，引领所有被选的人，至天主的城及天主的家中，天主的圣殿内去。但所有民族的预言，关乎因耶稣基督所得天主的恩宠，都能以为由信友所捏造。

为使一个外教人愿意辩论这问题，且使他皈依，若他相信希伯来文经书中对基督的预言，他们虽被掳他乡，散居世界各地，而基督的教会却传遍普世。

#### 第四十八章 哈盖的预言，不在重建圣殿，而在基督的教会中应验了

天主的屋，即教会，比以前用木头、石头、金属及更尊贵的物件造的，更为光荣。所以哈盖先知的预言，不在圣殿重建时应验了。

基督复活后，所得的荣耀，在撒禄满时代，总没有过，且可指出它的荣誉式微，先由预言的停止及各种的磨难，最后由罗马人的毁灭，都可作证。这座新屋属《新约》，由活的石头所创造，它的荣耀比以前更大。

由于重建圣殿，亦可指出，因为它的重建，在先知的口吻中，是指点《新约》。

天主用哈盖先知所说的话，“且在此地我必须赐和平”（哈·贰·九），不指一定的地方，而指所预象的地方，是重建的地方，指点教会，它由基督而重建。同样，“且在此地，我必须赐和平”，是指点这所预示的和平。因为一切指示别事的，似乎都由它代替了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磐石是基督。”（格前·拾·四）这磐石的确指点基督。

《新约》的光荣比《旧约》的更大，落成后尤大，那时，“使万民的珍宝运来”（哈·贰·七），如在希伯来文所载的。他第一次来

时，未为万民所期望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当期望谁，相信谁。

照七十贤士本，预言的意义相同，“上主所选万民的事物将来”，只有所选的事物来到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就如他于创世以前，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。”（厄·壹·四）耶稣自己亦说：“因为被召的人多，被选的人少。”（玛·贰贰·十四）证明这座房屋不会颓倒，不由被请，但当由被逐的人所建，而由被选的人所造。

现在在教会中，亦有当逐出堂外者，如簸之筛莠，这房屋的光荣，在内的人，将永远在内时，才显露出来。

#### 第四十九章 教会在现世人数众多，许多恶人与善人流离各处

在现今恶世中及恶时代间，教会因着目前的侮辱，获得了将来的荣耀，它要忍受恐惧、痛苦、疲倦、诱惑，而只有希望，且恶人与善人相混杂，如《福音》中所说的网一样。现世如汪洋大海，所有的鱼都在网内，被拉至岸上，不好的鱼与好的鱼才分开。天主在善人中，就如在自己的圣殿中一样，他将是万物中的万有。（格前·拾伍·二八）

所以现在我们知道《圣咏》上的话应验了：“纵使我要晓谕申述，亦不能胜数。”（咏·肆玖·六）这事先由前驱圣若翰，然后由他自己的话应验了：“你们悔改吧！因为天国临近了。”（玛·叁·二）（肆·十七）

基督由卑贱不学无术的门徒中，选了宗徒，使他们以后无论做了任何伟大事业，知道是他用他们而做的。其中之一且为恶徒，以完成他受难的预言，为使教会容忍恶人。

基督自己宣讲了《福音》后，受难而死，然后复活，他用自己

的苦难指出我们为真理所当忍受的，他的复活告诉我们当期望永远，他为我们倾流宝血而死，立了告解圣事，以赦我们的罪。他与门徒在世盘桓了四十日，在他们前升了天，十日后遣使了预许的圣神。

圣神降临信友身上的奇迹，是他们每人可言万方言语，这样，指出教会是万民的统一，因为先已说了他们的言语。

**第五十章 《福音》的宣传，因着宣传员的殉难，成为更著名，更有效的**

以后照预言：“因为法律将自熙雍颁布，天主的话将自耶路撒冷发表。”（依·贰·三）基督自己在复活后，在惊讶的门徒前，开启了他们的理智，使能了解《圣经》，并向他们说：“经中这样记载：默西亚必须受苦，第三天从死者中复活，又必须因他的名字宣讲悔改及罪之赦，从耶路撒冷开始，直到万邦。”（路·贰肆·四六～四七）

基督答复问他将来降临的人说：“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，但是你们要领受降临于你们的圣神的德能，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犹太和撒玛黎雅，并直到地极给我做见证人。”（宗·壹·七～八）

教会由耶路撒冷传开，在犹太省及撒玛黎雅有许多人信从后，乃向外方宣传，是基督自己所训海的门徒，又用圣神激励了他们，到处宣传《福音》。他曾向他们说过：“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而不能杀害灵魂的。”（玛·拾·二八）

他们不畏惧，反而热爱。不但在耶稣受难前复活后，曾看见过他，听说过他的，连他们的继任人，在教难、苦刑及杀害殉教人中，

将《福音》传于普世。天主亦以奇迹及圣神的德能与七恩为他们作证，使万民信仰为救他们被钉死的基督，并尊敬因魔鬼的愤怒，所倾流的殉道者的鲜血。

连君王们先曾磨难教会，亦奉他们以前愿意取消的基督的名字，他们乃开始与邪神为难，因为他们，首先磨难敬拜真天主的信友。

### 第五十一章 公教的信仰，因着异端邪说而加强

邪魔看见神庙门前，可以罗雀，人类皈依中保及救主基督，乃鼓吹异端人以信友的名字，来攻击教会的教义，似乎在天主的城内，能邪正并列，如在混乱的世城中，学说不同，而且互相矛盾的哲学家，可以并肩接踵一样。

在基督的教会中，主持虚伪教义的，应受责斥，因为他们摈弃真理，固执己见，不愿改正错误害人的意见，反而竭力卫护，乃成为异端人，乃被弃于信友之外，被视为教会的敌人。

但他们因自己的罪恶，亦能帮助基督的肢体，公教人，因为天主亦利用恶人：“天主使一切事，为爱天主的人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蒙召的人，助其为善。”（罗·捌·二八）

教会的敌人，无论如何错误，如何凶恶，能磨难它，使它修忍耐，若以邪说攻击它，乃激起它的智慧。教会仍爱他们，无论是劝告他们，或以严格的规戒惩罚他们，都表示他的大方恩惠。

为此恶城的领袖、邪魔，用自己的工具，在世间攻击天主城，但丝毫不能加害。天主上智亦以顺利事情，安慰教会，使它在困难中不致失望，以艰难试探它，使它不要在顺境中变坏，这样，顺逆互相交换，使我们知道《圣咏》上的话乃由主而来：“当我心中多忧多虑的时

候，你的安慰却悦乐了我的灵魂。”（咏·玖叁·十九）圣保禄宗徒也说：“论望德，要喜乐，在困苦中要忍耐。”（罗·拾贰·十二）

不可相信同一宗徒的话：“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，都要遭受迫害。”（弟后·叁·十二）有时会无效的：因为虽然没有外面的教难，所以似乎太平，实际上也真有太平，使软弱的人心花怒放，然而在教会内有许多人品行不端，使热心信友心痛如绞，因为他们使天主教信友的名字被人侮辱。

愿在基督内热心度日的人，越爱这名字，越觉难受，因为因着教会的恶人，人就少爱这个名字，如善人所希望的。一想起异端人亦有信友的名字，圣事，《圣经》，并认自己为信友，就使善人心痛如割：因为有许多愿意奉教的，看到他们的恶行，就犹豫不前，而恶人又找到了嘴骂信友名字的原因：因为他们亦是信友。

这样，愿热心侍奉基督的，因着人们的恶行及错误，虽然他们肉体不受磨难，亦受教难之苦。为此善人不在肉躯，而在心中受苦，所以《圣咏》上所说的：“当我心中多忧多虑的时候。”（咏·玖叁·十九）而不说我的身躯受苦。

但他们亦想起天主的允许是不会变更的，这就是圣保禄宗徒所说的“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”（弟后·贰·十九）；“因为他预知的人，也预定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”（罗·捌·二九）。他们中任何人不会丧亡，为此《圣咏》又继续说：“你的安慰却悦乐了我的灵魂。”（咏·玖叁·十九）

然而因恶信友或假信友的恶行，善人心中所受痛苦，为他们有益，因为由爱德而发，为此他不愿恶人丧亡，或阻碍别人得救。

最后，因恶人的皈依，善人心中尝到无限的安慰，正如他们丧亡时，所感觉的痛苦一样。

这样，在这世界中，在这忧愁的日子里，不但自基督及宗徒在世时候，连从为恶人所杀的第一个义人亚伯尔时算起，直至世界穷尽，教会在世俗的难为及天主的安慰中度日。

**第五十二章 可否相信，如有人所说的，十次教难后，不会有别的教难，只有假基督时代的第十一次教难**

依我看来，不能说，并不能合理相信有些人所主张的，就是教会直至假基督时，不会再受教难了，除了十次已受过的，只剩下最后第十一次的。

他们说第一次教难是在奈禄时代，第二次教难是陶米仙时代 (Domitianus)，第三次是托拉杨时代 (Trajanus)，第四次是安多尼时代 (Antoninus)，第五次是塞弗禄时代 (Severus)，第六次是马西米时代 (Maximianus)，第七次是代治乌时代 (Decius)，第八次是范雷利时代 (Valerianus)，第九次是何雷连时代 (Aurelianus)，第十次是狄克先时代 (Diocletianus) 及马西米时代 (Maximinus)。

他们以为埃及人准许天主的人民离埃及前，曾先有过十次灾祸，我们就该根据这点，承认假基督时代的第十一次教难，就如埃及人追赶希伯来人，淹死在红海中，而希伯来人却足未沾水地走过去了。

我不相信在埃及发生的事，预言教难，虽然相信这事的，很巧妙地将教难与埃及人的灾祸互相比较，不由先知的精神，而是由人的猜想，有时能得真理，但有时亦能错误。

这样思想的人，对吾主耶稣被钉死，有何说法呢？将它列入哪

次教难中？若他们说这事不当列入，因为只算身躯所受的教难，那么，对耶稣升天后，在耶路撒冷的教难，圣斯德望被乱石击毙，若望的哥哥雅各伯为剑所杀，伯多禄被监禁，准备受死刑，后为天使所救，信友兄弟们被逐出耶路撒冷城之外。在此城中扫禄，以后成为圣保禄宗徒，磨难教会，他自己宣传以前磨难的信仰，对他在犹太省及在他处热心宣传基督时，所受的磨难，又将何言？

为何他们要将教难由奈禄时代算起，而教会直至奈罗时代，常生长在极剧烈的教难中？是因为一一加以叙述，就会太长了吗？若他们以为只当计算国王发起的教难，则耶稣升天后，黑落德王兴起了极残忍的教难。亦当承认如连（Julianus）王时代的教难，为何不列入十次教难中？他禁止信友教书，或学习艺术，就不算难为教会吗？当他在位时，范雷丁（Valentinianus）在他后第三位荣登皇位，不能在军队服务，因为信仰天主教。

我且不提他在安底基城所做的，他惊讶于一位青年信友的兴高采烈，他与许多人一起被捕受刑，整日为铁爪所苦，反而引吭高歌，不愿在众人中显出残废来。在我们今日，上面范冷底的亚利安派弟弟范冷，岂不在东方难为公教吗？

为何不赞成教会在世界各处广传，并发生利益，在有些地方能受君王的磨难，在别处则不受苦。哥底王虐待哥治亚（Gothia）的信友，岂非教难为何？许多信友殉教而亡，如我听见当时尚为儿童的人述说，但他们仍旧记得，因为亲眼见过这事。

在波斯又发生何事？岂非兴起一场严厉的教难，反对信友，若现在已完的话，但有些人居然逃至罗马村庄中。

考虑了这些及其他事件后，我以为不能计算教会所当受的教难。但说除了最后一次的教难，这是任何信友所不犹豫的，还要有君王难为教会，也未免太冒失了。我们暂且将这问题放下不管，任何方面不加承认或否认，而不冒失地肯定任何一种说法。

### 第五十三章 我们不知最后一次教难的时期

一定的，耶稣自己将来临，结束假基督的最后教难。因为圣保禄写说：“主耶稣却以自己口中的气息要杀死他，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示把他消灭。”（得后·贰·八）

此地人们惯常要问：这事几时实现了？这是不适当的询问，若这事有益的话，师傅耶稣，岂不答复他的宗徒们？他们对他并不缄默，反而直接问他说：“主！是此时要给伊撒尔复兴国家吗？”他却对他们说：“天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期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。”（宗·壹·六～七）

宗徒们得到这答复时，并没有问及钟点、日子、年月，而只问时代。为此我们计算世界穷尽前尚有几年，是徒劳无益的，因为我们已听见耶稣的真理之口说过：这事不能由我们知道。

有人主张自吾主耶稣升天后，直至重来审判万民，尚有四百年，别人说五百年，还有人说一千年。为证明每人如何建立自己的主张，非长篇大论不可，并且不必要。只由人的推测，不当引《圣经》上的证明。耶稣说过：“天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期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。”（宗·壹·六～七）已推翻一切的计算了。

因为这是《福音》的意见，就不必惊讶，为何不能阻止叩拜邪神的人，以为由他们所叩拜的神，其实是邪神，可算出天主教能传

至何时。

他们看到天主教不为严重的教难所毁灭，反而日益增长，他们就幻想出某人询问神，他以希腊文诗来作答复说：“基督并无褻圣的罪，而伯铎禄却以巫术，使基督的圣名，为人所叩拜凡三百六十五年，过后，一切就完了。”

这么博学鸿儒的人！文人墨客们，你们会相信基督的这类事，但你们不愿相信他，因为门徒伯铎禄，没有从耶稣处学到巫术，耶稣是无罪的，而他的门人却成为巫术人；以自己的巫术，置身重大的辛苦及危险中，最后，还倾流了鲜血，愿耶稣的名字，受人恭敬，超过自己的名字。

若伯铎禄行巫术，使世人爱基督，无罪的基督做了何事，使伯铎禄爱他呢？请他们答复自己，若可能的话，他们当懂得，是因着天主的恩佑，世界爱基督，以获常生，因同样的恩宠，伯铎禄爱慕耶稣，直至为他忍受暂时的死亡，为能同他获得永远的生命。

何种神能预言这些事，而不互相矛盾，终因巫术而堕落，为此，当杀害一个一岁的儿童，以邪说分裂他、埋葬他，并能阻止反对派日益加强，并对长期残酷的教难，不作抵抗，而只忍受，让他竟毁灭了自己的偶像、庙宇及神答词的礼仪。

最后，不是我们的神，而是他们的神，究竟为谁，为这么重大的罪所逼，要赐这恩惠呢？不当将上面的诗文归于邪神，而该归于天主，因为它说：伯铎禄的巫术得了这些事，不敬基督为神的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神。

## 第五十四章 外教人以为天主教不会超过三百六十五年，是糊涂的谎话

若卜术所许，为人所信的年代没有过去，我可以搜集这类的许多事情。但由他自己及宗徒所立基督名字的敬礼，自数年来，已经满了三百六十五年，还要寻找什么，以摒弃这种虚伪呢？

我且不由基督诞生时算起，因为婴孩及儿童时，他没有门徒，但由圣若翰手中，在若尔当河受洗后，开始招集门徒，天主教的教义，就为人所知了。为此《圣咏》上说：“自这海直到那海，从大河直到地极，他必要为王。”（咏·柒壹·八）

在基督受难及复活前，大家还没有听到宣传信仰，是在复活时，信仰固定了，为此圣保禄宗徒向雅典人说：“天主对那愚昧无知的时代原不深究，如今却传谕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，要由他所立定的人，按正义审判天下，给众人可信的凭据，叫他从死亡中复活了。”（宗·拾柒·三〇～三一）为解决这问题，最好由此开始，特别他已遣了圣神，是在基督复活后，这是适当的第二律法，即《新约》是在耶路撒冷城开始的。第一律法，是在西乃山，由梅瑟所传，故名曰《旧约》。

第二律法当由基督颁布，如所预言的：“因为法律当自熙雍颁布，天主的话将自耶路撒冷发表。”（依·贰·三）所以基督说：当向万民宣讲补赎，而由耶路撒冷开始。在此处开始恭敬基督的名字，信仰被钉复活的耶稣基督。

在此城中，信仰奇妙地开始了，数千人信仰基督的名字，变卖了自己的家产，分施穷人，甘心守神贫，在嗜血的犹太人，中，准备

着为真理作战，直至死时，不以武器，而以更有力的忍耐。若这事没有任何巫术而成功了，那么为何不信，因着天主的同样德能，在全世界可以实行呢？

若伯铎禄在耶路撒冷以巫术，使人信仰耶稣的名字，他们曾逮捕过他，钉他在十字架上，加以讥笑。我们应当研究，由此年开始，三百六十五年何时完毕。基督在二位总统时逝世，是三月二十五日，第三日复活起来，有宗徒们作证。

四十日后他升天，十日后，即他复活后第五十日，他遣派了圣神。于是三千人因着宗徒们的宣讲，相信了他，因着圣神的德能，开始敬拜这个名字，如我们真正相信的，而不以伯铎禄的巫术，如有人幻想的。

稍后，由伯铎禄自己所行的奇迹，因他的命令，一个生来的跛行人，由人抬至圣殿门前，以求哀矜，因耶稣的名字被治好了，又有了五千人信仰基督，与其他皈依的人并合起来，教会就进步了。由此也可知道这年开始的第一日，即在五月中旬，圣神降临了。

计算了总统后，三百六十五年，正在这月，是何努利（Honorius）及欧底基（Eutychianus）为总统时。不必研究来年，即德陀罗（M. Theodorus）任总统时，在各地因邪魔的言语或人的幻想，天主教已不再存在了，在世界别处发生何事，就不必追究了。

我们知道在非洲名城迦太基，欧奴利皇的将军高登治及游维，于三月十八日，毁了许多神的祭坛，打碎了他们的偶像。自此以后，直至现在，谁不看出基督的名字如何传扬开去，特别许多以前以为卜术是真的，乃远离信仰，过了些时间后，他们看出其中的虚假，

乃皈依了天主教。

我们为信友者，不信伯铎禄，而信伯铎禄自己所信的，因着伯铎禄的宣讲乃相信耶稣基督，并没有被他的歌词、巫术所欺骗，却由他的恩惠助佑。这位基督，在引人入永生的生活上，也是我们的老师。

我至此处已将完结这卷了，已足够地讨论了，由开始至经常在一起的天地二城的将来前途。地城由物及人中创造了假神，恭敬他，向他献祭，地上的天城，不拜邪神，自己是真天主的受造物，成为真实的祭献。

两城用同样的世物，受同样的苦，然而信仰不同，期望与爱情亦异，在最后审判时才彼此分开，各达其无穷的目标，现在我们要讨论两城的目标。

## 第十九卷

在本卷内，圣奥古斯丁讨论地城与天城的目标，研究哲学家善恶目标的学说，且证明他们为得现世福乐所作的努力一败涂地。他辩驳他们时，也竭力指出，何为天城或信友在现世能有的，及后也所希望的幸福及和平。

### 第一章 范罗记载论善恶目标问题，竟有二百八十八种学说之多

我既然当讨论天城与地城的目标，在本书可能的范围内，先论人在现世困苦中，想获得幸福的理由，为看出它的虚伪，与天主许给我们的真幸福，有何分别。我不用天主的权威，而用理智的光明，这是与外教人辩论时当采的途径。

哲学家深湛研究，又用许多方式讨论善恶的目标，设法找到使人幸福的方法。善的目标，是因它而期望其他一切的事物，而善自身，为自身所当期望的；恶的目标，是因它当避免一切，而恶乃自身当避免者。

我们说善的目标，不是就要失去的，而是要完成的；而恶的目标，不是就要消失的，而是它要引人去的。所以其目标，是至善与

至恶。为达到这个目标，为在现世能达到至善，避免至恶，如我已说过的，研究智慧的人，曾下过一番辛苦。虽然有不同错误，但问题的性质，不许他们远离正道，不将善恶的目标，放在灵魂上，别人放在肉身上，也有人放在二者之中。

由这种学说的总分析，范罗在他的哲学书中，经过一番努力细心研究后，竟发现了二百八十八派，并非真有这么多数派，是依照微小区别，就能有这么多数派。为简单证明这点，且引他自己所感觉及所写的。

他说有四样事物，是人不需要老师、学习及生活情形，自然而然一定学到的：五官感觉的快乐，避免麻烦，寻找安逸，或二者一起，伊比鸠总称它为快乐，或是自然的原则，包括这些及其他事物，或在肉身上，如肢体的完整，健康无恙，或在灵魂上，如人理智的大小。

这四样事物，即快乐，安逸，或二者一起及自然原则，是在我们人中，即后来学识教我们的德行，是自身当追求的，其他则为德行，而二者则为自己而追求。这样，就有十二派，每种又分成三类，证明一种后，别种亦不难证明。

肉身的快乐，服从德行，或在它上或与它结合，就能有三派。快乐服从德行，就帮助它去修。为国家而生活，而生育子女，就是德行，但该有肉身的快乐，因为没有快乐，就不去饮食，不去性交，以生育子女。

若将快乐放在德行之上，就为自身而期望，德行当为它而修，即德行只为达到人保存肉身的快乐而已。但这种生活是可耻的：因

为德行，若完全服从快乐，就不是德行了，然而竟有哲学家主张此说。最后，快乐与德行相合，即为二者之一，不为它，而为自己而愿望。

为此，如快乐或服从德行，或在德行之上，或与德行相合，已成为三派；同样，安逸，或与德行，及自然原则一起，每样又形成三派。因着意见不同，有时服从德行，或在德行之上，或与德行相合，就有十二派。

若加上社会生活上的区别，则派别就当加增一倍：因为随从十二派学说的，无疑地，或为自己，或为同胞：自己所愿意的，亦为同胞而愿意。因此十二派为随从自己，另外十二派则以为不当为自己，而为别人，希望他们得利益，如同自己一样。

这二十四派，由新学园派所供给的区别，成为四十八派。因为在二十四派中，可如斯多噶派，卫护在任何一派为真的，他们以为使人幸福的善是德行。别人如新学园派，以为不一定，虽不一定，但似乎如此。二十四派以为是一定的，二十四派以为虽不一定，但至少似乎如此，所以可随从。

再者，可如其他哲学家，或犬儒之流，随从四十八派之一：因着这个区别，又加增了一倍，成为九十六派。又因为人可随从一派，而爱安静生活，如喜欢读书的人，颇有心得，或爱活动，虽然研究哲学，但又从政，管理人事，或喜好二者，如有人一面安心读书，一面工作。这种区别，可加三倍，乃成为二百八十八派。

依我所能，已清楚地说出范罗书中的意见，用我的言语解释了它。若要如他一样，排斥所有派别，只随旧学园一派，他们是柏拉

图的弟子，直至他们第四位继任人波来业（Polemonis）。他们承认事物的确定性，所以与新学园派有别，它的创立人是亚盖西大（Archisila），波来乐的继任人，他们以为一切都不一定，若要详细讨论，那就太长了。

同样，虽然不可放弃一切，若要如范罗一样，相信老学园派，没有任何疑惑及错误，也就太长了。他先撇开增加派别的区别，他撇开的理由，是因为它不是善的目标。他以为哲学只有一派，因善恶目标的不同，与别派皆有区别。

人除非是为寻找幸福，便没有研究哲学的理由，但使人幸福的，是善的目标，所以除了善的目标外，便无研究哲学的理由，因此不达到任何善的目标的，便不能称为哲学家。

在社会生活方面，可问贤者当求朋友的利益，使他幸福，如愿意求自己的幸福一样，或只要求他个人的幸福，问题不在利益方面，而在当与朋友共享幸福否，不为自己的利益，而为朋友的益处，即喜欢他得幸福，如自己得幸福一样。

这样，若问新学园派，他们以为一切都不一定，他们哲学所研究的是不一定的，或如别的哲学家所主张，是一定的，并不问当随从善的何种目标，而是否应追求似乎善的真实性，或更清楚地说：当说所寻求的是真的，似乎真的，或是假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总是追求独一无二相同的善。

犬儒学者在态度与习惯分别中，亦不讨论何为善之目标，只讨论追求其善者，无论他以为何为善，应当追求，当依何种态度或习惯而生活。

最后，也有随从善的不同目标，如德行或快乐，但保存同样的态度或习惯，所以被称为犬儒学者。这是所以分辨犬儒学者，与其他学者的原因，他们不愿选择任何善，以得幸福。因为若有一事对此有关，自然一种态度强迫人达到同样的目标，而别种态度就不会成功。

## 第二章 如何取消了一切区别后，这不是派别，而是问题，范罗达到善的这种定义，当拣选其中之一

讨论当采取动的生活，或静观生活，或二者兼有的生活，并不讨论至善，只讨论生活的方式，以易于达到它：因为善的目标达到后就会幸福，但采取三种之一的生活方式，并不常得幸福，因为许多追求它的人，对使人幸福，善的目标，会有错误。

所以善恶的目标，使哲学家形成各派，这与社会生活问题不同，由学园派的不一定，犬儒派的生活及服装及三种生活：活动、静观及二者兼有，其中任何一派，都不讨论善恶的目标。

范罗由社会生活、新学园派、犬儒派及三种生活所取出的四种区别，得了二百八十八派。撇下所达到的，及不关追求至善，因此不是学派，而退至十二派，研究何为人的善，得到它后人就幸福，并指出其中这是真的，其余全是假的。除了三种生活方式外，已取消了三分之二，只剩下九十六派。除去犬儒派的别，又减去一半，只有四十八派。再取消了新学园派所加的，只剩下一半，即二十四派。

同样，取消了社会生活所加的，只有十二派，但因区别，使它加增一倍，乃成为二十四派。对这十二派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因为

不是学派，学派只追求善恶的目标。

寻到善的目标后，就有恶的目标。为使形成十二派，当将范罗所称为原始的四种：快乐，安逸，二者兼有及自然的最初原理。

有时这四种事物，属于德行之下，似乎不因自身，而因德行所追求，别的被采取，并非因它自身，而是因为德行因它而修而保存。别的与它联合，因为它与德行当由自身而期望。因而四种乘三，成为十二派。

范罗自四者中，取消了三种，并非他不赞成，而因本性的原则，就有快乐与安逸。

若本性原则已包含这些及其他，何必将二变成三，二、若快乐与安逸当分开期望，三、若为合一的。

所以范罗愿意细心研究这三派，而从其中采取一派。因为理智不能准许真理有二，无论是在三者中，或在他处，如我们以后要看到的。

现在我们简单明晰地，看看范罗如何选了其中之一：因为三派之所以形成，是讨论自然的原则，是因爱德行而愿望，或德行当由它而期望，或二者一同，即德行与自然界的原则，当由自身而当受人期望。

**第三章 范罗随从旧学园派安底谷的意见，在这种寻求至善的派中，当拣选何种**

三种之中，何为真当随从，范罗以这方式来证明：先是哲学所研究的至善，不是植物的，动物的，亦非天主的，而是人的，所以他们先当研究何为人。先在人的本质中，分成两种体质，即肉身与

灵魂。

他不疑惑两者之中，灵魂更为尊贵，但他问：灵魂就是人否？肉身对它就如马与骑士一样。骑士不是人与马，而只是人，但所以称为骑士，是因与马有一种关系。

或者肉身就是人，对于灵魂，就如饮料之与杯子：因为杯子与其中饮料一起，不称为饮料，而只是专为盛饮料的杯子。或者人不但是灵魂，亦不算是肉身，而是二者一起，灵魂与肉身只是一部分，二者合一，乃成为人，如称二马一起为骖，左右二马皆为骖的一部分，但其中之一并不是骖，无论彼此关系如何，二者一起，才称为骖。

在这种假设中，范罗选了第三种，以为人不是灵魂或肉身，是灵魂与肉身一起。所以他结论说：使人幸福的至善，是由两种质料，即由灵魂与肉身而来。为此他以为自然的原理，当因自身而追求，德行及学问，是生活的艺术，是灵魂的善，是为所求的至善而去寻求。

因此德行，即生活的艺术，接受了自然界的最先事物后，原来没有它，但在哲学存在之前已经有了，为自己期望一切及自己，利用一切及自己，依照大小不同而取乐，为享受一切，若需要的话，则轻视其小的，而保存其大的。但德行不将任何灵魂或肉身的善，放在自己之上，因为它利用自己及一切，使人幸福。

若没有德行，虽有种种幸福，但非人的幸福，为此若不善于利用，就不能称为善，不能得到任何利益。所以幸福生活的人，是有德行及灵魂与肉身的才能，不然，就没有德行；若有德行及一切的

善，就更幸福；若有灵魂及肉身一切的善，一无所缺，则其生命是最幸福的。

生命不是德行，因为不是所有生命，而只是智慧的生活才是德行，能有生活而无德行，然而没有生活，就无德行了。这是对人身所有的记忆，理智及一切类似的事物而言。没有学问，它们亦能存在，然而没有它们，任何学问都不能存在，连德行亦当以研究与操练而得它。

至于善跑，身体俊美，力可拔山等，没有它们，德行可以存在，它们亦能没有德行而存在，然而都是善，依照它们，德行该为自身而爱，利益及其他一切，则依照与德行相合与否而定。

他们也说：幸福社会的生活是爱朋友的利益，如同自己的利益一般，希望他们所得，如自己所得一样，无论是在朋友的家中，如他的太太，子女及家人，或他家所在的地方如城市，或与他同居的国民，或世界上的人类，或是宇宙间的神祇，贤人的朋友，我们普通称他为天使。

然而他们否认可以疑惑善恶的目标，说这是他们与新园派的区别，无论取何名字，穿何服装，名曰犬儒学者或其他名字，该讨论他们以为真的目标。

他们说在三种生活内，即静观、活动及二者兼有的生活中，他们喜欢第三种。范罗说这是旧学园派所主张的，他们随从西塞罗及自己的老师安底谷的芳踪，然而照西塞罗，在许多事上，他更似斯多噶派，而非学园派。但我们愿意判断事件自身，每个人对名人有何意见，与我們有何关系呢？

#### 第四章 信友反对哲学家，因为他们说至善是在自己身上，对至善与至恶，当有何意见

若问我们的天主城对这些事情，特别善恶的目标有何意见，它要回答说：永生是至善，永死为至恶。为得永生，为免永死，当正经生活。为此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善人必因自己的信实而生存。”（哈·贰·四）

因为我们现在看不见我们的善，当以信仰去寻找，我们不能由我们自己正经生活，除非我们相信能以祈祷，使给我们信仰的天主助佑我们。

相信在世间，就可找到善恶的目标，将至善放在肉身或灵魂上，或放在二者中，或更明显地说：在快乐、德行，或二者中；或在快乐与安逸，或在德行，或在二者中；或在自然原理，或在德行，或在二者中，他们竟想由自己而得到幸福。

天主要以先知的的话讥笑他们说：“上主知道人的思念。”（咏·玖叁·十一）或如圣保禄宗徒所引：“上主知道智慧人的思念，都不过是虚幻。”（格前·叁·二十）

谁能大放厥词，解说现世的困难呢？在安慰书中，西塞罗依他所能，为他千金的去世而哀号，然而他能做何事？因为自然界的原理，在现世的生命中，何时何地能如此坚定而不摇动呢？何种相反快乐的痛苦，相反安静的扰乱，不为贤者所有呢？

割下肢体，或身体软弱，就能使人失去健康，丑恶能失其俊美，疾病能夺去健康，疲倦使人失其力量，懒惰与病痛夺去人的迅速。哪种缺欠不能在贤者的身体上有呢？

身体的态度、运动，各得其所，亦为本性界中的主要事宜，然而疾病能使全身震颤。背脊弯曲，使人双手触地，变成如动物一样。这样，岂不将一切态度及运动的美妙，扫除净尽吗？

心灵的才能，能有五官与理智，为求真理，尤为重要，若人成为聋子或盲人，尚有何种知觉？若因疾病而疯癫，则理智岂不停止？癫狂者做出疯癫事，与他的志愿及品行不同或相反，使人想起或见到，不禁眼泪涔涔。

对付魔的人又将何言？理智埋没，邪魔随便利用他的灵魂肉身。谁能相信智者在今世不会有这种灾祸呢？若如我们在智慧书中读到的：“这必腐朽的肉身，重压着灵魂，这属于土的寓所，扼制了多虑的精神。”（智·玖·十五）则在现世能得到何种真理呢？

所谓勇于作为，也是本性的才能之一，岂不与失去理智人的盲目冲动相似吗？

德行不是本性所有，乃由教育而来，为人最宝贵的事物，岂非与人内部的毛病不断地斗争吗？特别是对节德而言，以控制肉欲，使理智不去随从罪恶。因为常有一样毛病与德行相对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：“因为肉身想反对神魂，而神魂想反对肉身，二者互相敌对，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。”（迦·伍·十七）

我们愿意获得至善时，当做何事，岂非肉身不反对灵魂，没有所愿的毛病吗？若我们在现世虽然愿意，但不能做到这点，至少因着天主的助佑，不要让肉身有相反灵魂的思想。互相敌对，而使我们堕入罪恶之中。我们一直有内战时，总不可相信以为已达到胜利后，才能得的幸福，哪位智者，不感觉肉欲的冲动呢？

所谓明智为何？岂非小心辨别善意，行善避恶，不致错误吗？它也证明我们是在恶中，恶亦在我们中。它教训我们顺从罪恶是恶，不顺从肉欲是善。然而明智教我们不要随从，节德教我们抵抗，在此世时，不为明智与节德所取消。

公义是将应得的归于人，因而在人本身发生自然的秩序，灵魂属于天主，肉身服从灵魂，灵魂与肉身皆服从天主。这可证明我们尚当努力，不可休息，因为灵魂越不想念天主，就越不服从他，肉身越想反抗灵魂，就越不服从它。我们有这类疾病，瘟疫，柔弱，为何能说我们已经得救，若未得救，如何已享最后的幸福呢？

所为勇毅之德，无论任何明智该与它为伍，是人痛苦的最大证据，当以忍耐受之。

我奇怪斯多噶哲学家竟以为这不是痛苦，若痛苦太多的话，智者不能或不该忍受时，可以自尽，离开现世。他们是如此骄傲，糊涂，以为在现世就可找到善的目标，由自己成为幸福的人。大言不惭地说一个斯多噶的哲学家，即使成聋变哑，又是盲者，肢体柔弱，震颤不已，全身痛苦，遭遇任何可说可想的苦楚，甚至不得已自寻短见，仍称这类充满痛苦的生命为幸福的。

幸福的生命，为结束它，当仗着死亡的帮助，若是幸福的，就当生活着，若因痛苦太多而离开它，如何能是幸福的？胜过勇毅之德的痛苦，使它自己证明失败，如何不是痛苦？竟使他们胡说生命是幸福的，但当躲避它。若承认因痛苦而当躲避，为何不克胜骄傲，承认其不幸呢？

请问：贾多（Cato）是因忍耐或不忍耐而自杀，若他接受恺撒

的胜利，就不会出此，他的勇毅何在？他竟一败涂地，抛弃了幸福的生命。可能他不幸福，所以是不幸的人。这岂不是当躲避使生命不幸的痛苦吗？

亦有承认这是痛苦的，如逍遥派，旧学园派，范罗曾拥护他们。他们的推论比较可接受，然而他们亦犯了大错误，因为他们说，有这么多巨大的痛苦，为避免它当自尽，然而生命仍旧是幸福的。他们说：“肉身的痛苦是恶，越急剧越坏，为避免它，就当离开现世生命。”

我问，何种生命？他们答说：“为这么多痛苦所压迫的生命。”那么，在你所说当避免痛苦中的生命内，你仍是幸福的？或你说是幸福的，因为可以死亡避免这些痛苦。若因天主的命令，你当在痛苦中，不能死亡，不能避免，你将如何呢？至少立时你要称现世的生命为不幸的了。所以生命是幸福的，因为能迅速地离开它；若为永远的，就不幸福了。岂不是幸福的，因为是短促的；更不合理的，是不幸因为是短促的，就可称为幸福的。

痛苦的力量巨大，竟强迫智者自尽，但本性要求人避免死亡，期望肉身与灵魂结合而生活。

然而痛苦也有巨大力量，它使人胜过本性求生的欲望，甚至期望死亡，若不能由别的方面死亡，乃去自尽。

痛苦的力量这样大，竟使自尽者有勇气——若可称为勇气的话——使人完全为痛苦所战败，不能安心忍受，乃被迫去自寻短见。

智者亦当安心忍受死亡，但当由其他原因而来，若要自尽，痛苦该当是不可忍受的，不得已乃去自尽。

所以无论如何，不能称现世生命为幸福的，既然痛苦这么重大，使

人被痛苦所摧迫而自尽，以为本来在世寻求幸福，然而不能找到至善。德行本来该帮助我们战胜危险，劳苦，痛苦，现在它却使我们不幸。

只有真的善人，才能有真德行，它使人不妄想在世毫无痛苦，但在现世各种痛苦之中，使人期望来世的幸福。因为人若未得救，如何能幸福呢？

因此圣保禄宗徒，不对糊涂、暴躁、凶恶的人，而对功德俱全的人写道：“原来我们得救是在于希望，但所希望的若已看见，就不是希望了。因为人何必再希望所看见的呢？但我们若希望那未看见的，就必须坚忍等待。”（罗·捌·二四～二五）

我们由希望而得救，亦因希望而幸福。现在我们既然尚未得救，所以也没有幸福，而在等候将来，这是因着忍耐，因为我们在患难中当加忍耐，直至一切都是喜乐，不再需要忍受任何痛苦。

来世的得救，是最后的幸福，哲学家不承认这种幸福，因为不能看见，而想以虚假骄傲的德行，造成现世虚假的幸福。

### 第五章 社会的生活，本是可贪求的，但为许多逆事所扰乱

他们说：社会的生活，是贤人的生活，我们十分同意。我们在本书第十九卷中论天主城，若圣人不生活在社会中，它如何能发展，能达到它的目标呢？谁能重视它呢？我们姑且听听一位戏剧家所说，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：“我娶了妻子，是如何的不幸！生了儿子，更照顾不过来。”<sup>①</sup>

对戴冷治所说爱情的毛病，如凌辱、猜疑、争吵、和平，又当

<sup>①</sup> 戴冷治 (Terentius)，拉丁戏剧家，此语出自他的剧本 *Adelphoe* 第五剧，第四幕。

何言呢？这类毛病，在人世间，岂不到处都是？在朋友的爱情中，岂不如此？在人世中，我们岂不到处遇到猜疑、仇恨、战争，这是一定的灾殃？而和平却是不一定的，因我们不知人心，即使今天我们知道，明天如何，我们就知道了。

在一个家庭中居住的人，本当和睦共处，然而因着暗中的恶意，屡次发生纠纷，本来希望享受和平，却遇到了纠纷。这是大家都遇到的，使人含泪重复西塞罗的话：“没有比在责任，友谊之下的诡计更为隐秘的，明显敌人容易躲避，然而家庭内的阴谋，不但存在，在你发觉前，已逼迫你了。”

所以当听耶稣的话：“所以，人的仇敌，就是自己的家人。”（玛·拾·三六）因为人若勇敢忍受或预防假朋友的诡计，若他是好人，必因恶人的凶恶而心痛如割，无论是恶人装成善人，或是好人变成恶人。

若在家庭中，尚不能避免这类事情，何况在大城市中，在法庭内，日日民事、刑事诉讼不已，不然，就是内乱，战争，即使暂时平息，明天可能又有战争爆发的危险。

## 第六章 真理不明时，是人判断的错误

在城市中和平时期，人亦判断别人，这种判断往往不可靠：因为法官不能看见人的良心，因此往往要刑囚无罪的人，以寻找案件的真相。

人为自己的案件而受刑，是为知道他有罪否，因而他本无罪，为不一定的罪，却受一定的苦刑，不是为证明他的罪，是不知道他犯罪了否。因而法官不知道，往往是无辜的不幸。

更不可忍的，若可能的话，且当流泪痛哭的，是法官以苦刑逼

迫被告者，以不杀害无罪者，然而因着人的愚蠢，有时弄死无罪受刑的人，而其原意是为不杀害无辜者。

照哲学家的意见，他情愿离开此世，不愿受苦，乃说自己犯了罪，其实他并没有犯罪。将因此被判为死刑，杀了他后，法官尚不知道是杀了一个犯人或无辜者。令他受刑，原来是不杀害无辜者，然而因着无知却杀了他。

在社会的这种黑暗中，明智的法官要开庭审判否？他一定要开庭。世间的社会强逼他尽法官的职责，他以为不能摒弃。

法官以为对别人的案件，刑囚无辜的证人，并无不合法处，因而被告者，往往忍受不住痛苦，乃承认虚假的罪名。于是无辜受刑，无辜被判罪，若不判死刑，往往就死于苦刑，或因苦刑而死。控告者不愿罪不受罚，以谋社会的利益，证人乃继续说谎，被告者坚毅地忍受苦刑，不招实情，但因为不能证明被告的罪名，乃为法官判刑。

明智的法官，不相信这些重而且多的不幸是罪恶，因为他并无意害人，但因缺少知识，为社会所逼，当下判决。这是人类的不幸，而不是贤人的恶意。

法官以苦刑强迫无辜者，因为他不知道实情，至于被告者究竟无辜又不幸，他却不太关心。在这种困难中，承认自己的不幸，从心中恼恨，若有信仰，乃向天主呼求说：“求你领我脱出我的忧患。”（咏·贰肆·十七）则他做的就更为慎重适当了。

### 第七章 言语不同，使社会分裂，所谓义战的不幸

在城市后，乃是世界，这是社会的第三阶级，由家庭而城市而

世界，如水越多，危险亦越大。特别言语不同，使人成为外人。

两人不通言语而相遇，当在一起居住，虽然都是人，就如种类不同的动物，彼此间不能了解一样，人性虽同，但因言语各异，不能互通意见，因此人更愿与犬为伍，而不愿与外人为伴。

为此罗马帝国，为谋求属下人民的和平，不但要他们接受罗马的法律，并且要他们学拉丁语，并命令准备许多通译人。这是实在的，然而为达到这个目标，要经过多少的战争，当杀多少的人，当流多少的血！

然而这不幸的事过去后，人类灾祸还没有完毕，因为当与交战的敌人常常存在，并因帝国疆域广大，亦生出更大的灾殃，如内战及社会之战争，为害人类，比战争以求和平，或战争因怕敌人重来，更为重大。

若我要适当地述说种种重大的不幸及不得已的事，如问题所要求的，则本书就不会完了。但有人说：君子只有义战。似乎他既然是人，不痛心当作义战，因为若是不义的，他就不会去作战，因为君子总不作战。

然而敌人的恶行，要逼贤人作战，这种恶行当使人心痛，因为是人所有的，虽然他没有作战的必要。

为此谁若思想这样重大严重的灾祸，就当承认其不幸。谁若忍受，思想而不觉病苦，则更为不幸，因为他已失去人情了。

## 第八章 人的友谊，在现世危险中，是不可靠的

若在世間，没有类似疯狂的愚蠢，这是在生活时常有的，以朋友为敌人，以敌人为朋友，在充满错误与痛苦的现世中，什么比真

朋友的友谊，更能安慰人心呢？然而朋友越多，又散居各地，我们越怕他们遭遇人世间的灾祸。

不但我们挂虑他们受饥饿，战争，疾病，坐监之苦，我们且帮助他们，不要变成不忠不诚的人。这种恐惧心是痛苦的。若发生这类事时，散居各地的朋友越多，事情也就越多，我们知道后，谁能知道我们心中的忧虑，除非自己尝过其中的滋味。

我们情愿听说他们已经去世，虽然我们亦不会听见，而没有痛苦，因为挚友的死亡，如何使我们不忧心忡忡呢？谁愿阻止我们痛苦，若可能的话，就要阻止我们与朋友交谈，破坏朋友的团结，破坏友谊，或是说我们当交朋友，而心中毫无所觉。

若这事绝对不会实现，则朋友生活为我们是欣悦，他们溘然去世，我们如何不痛苦呢？这种痛苦，就如人心的伤痕，当以安慰的言语来医治它。不可说某人心好，不必去医治它，因为心越好，就越容易医治。

虽然我们听到挚友死亡的消息，但我们情愿听说他们死亡，不愿知道他们失了信仰、德行，因为它能使我们的灵魂死亡。世界充满着这类的不幸，为此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人生在世，岂非兵役？”（约·柒·一）因此吾主耶稣自己亦说：“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。”（玛·拾捌·七）他又说：“由于罪恶的增加，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。”（玛·贰肆·十二）

因此我们有时喜欢挚友的去逝，虽然使我们哀伤，但亦安慰我们，因为已不为现世痛苦所袭击，这是善人所受，所引坏的，或至少有这种危险。

## 第九章 因着邪魔的诡计，许多敬拜邪神的人受了欺骗，我们在现世，不能有天使的友谊

哲学家相信天使是神，是我们的朋友，将他放在第四处，好像由宇宙来至世间，因为宇宙亦包括天在内，我们不会畏惧这些朋友死亡或变成恶魔。

但天使与我们没有人间的亲密来往，这是人世间不幸之一。我们在《圣经》上亦读到，有时撒旦变成光明的天使，以试探要受他教训或哄骗的人。我们需要天主的大仁慈，使我们以天使为友，不要以邪魔为友，因为他们诡计多端，为害无穷。

谁需要天主的仁慈，岂非我人？因为我们无知，容易为邪魔的诡计所欺骗。在恶城的哲学家，相信与神为友，一定坠入邪魔的陷阱之中，因为全城都属他，将与他同受永苦。

这由敬拜他们的典礼，或更好说他们的褻渎，由他们的戏剧，显出其中暴露他们的邪恶，以为能平息他们的愤怒，因为是他们自己发明了它，并要求它。

## 第十章 圣人克胜诱惑的效果

敬拜独一至高真神的人，亦受许多欺骗诱惑。因为在现世及恶劣的时代中，这样顾虑也是有益的，以更热切寻找完满统一的和平。

我们可以找到造物主赏赐人性的恩惠，我们可以找到永久的利益，不但由智慧医治心灵的利益，并且是复活后肉身的利益。那里，德行不需要与毛病交战，就可得到胜利的酬报，任何人不能危害这永远的和平。这是最后的幸福，齐全的目标，没有穷尽的目标。

在现世我们平安，如由善生所得的，就算幸福了，然而这暂时

的幸福与永远的福乐一比，就不是福乐，更好说是不幸了。我们享有这平时，这是人若善修德度生，在现世人事中所能有的德行，就能善为利用，若我们没有平安，则德行亦能利用人所忍受的痛苦。

善用一切恩惠，一切痛苦，以达到最好、最大的幸福，这才是真的德行。

### 第十一章 圣人的齐全，就是永远和平的幸福

我们可以说：我们一切善的目标是和平，如我已说过的，就是永生。《圣咏》对我们所讨论的天主城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！你要赞颂上主。熙雍啊！你也要赞扬你的天主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闩，降福了在你中间的子女。他使你们境内平靖。”（咏·百肆柒·十二·十四）

门闩关紧后，任何人不能进出，所以我们当结论到它的目标，就是我们所指示的最后和平。这城的妙名为耶路撒冷，如我已经说过，它有和平的意义。

但因和平之名，在世物中，虽没有永久和平，亦屡次用它，所以我用永生，而不用和平，来指点现世的目标，至善即在其中。圣保禄宗徒对这目标写说：“可是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自由，做了天主的奴隶，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为成圣，而它的结局就是永生。”（罗·陆·二二）

但因“永生”这句话，能被不精通《圣经》的人，用于恶人，或对灵魂的不朽，如几位哲学家所承认的，或如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，恶人永远受罚。若他们不永远生活，就不会永远受苦了。为使大家都能理解，就当说这城的结局，至善即在其中，是和平在永生中，或永生在和平内。

和平在世物中，亦是至宝贵的，没有更悦耳，更切望，更好的。若我愿意更详细讨论和平，无论是我们所说这城的目标，或因和平是大家所悦乐的，我想大家是不会讨厌的。

**第十二章 一切民族的战争及人民的不安，都是为达到和平，没有人不贪求它的**

任何人与我一同观察人事及人性，都会承认，大家都愿享受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和平。愿意战争的人，是愿意胜利，是愿意以战争达到光荣的和平。何为胜利，岂非反抗者的臣服？臣服后就有和平。所以作战是为和平，就是从事尚武，出令，作战亦是为此，所以很明显的，和平是战争的目标。

任何人，即在战争中，是为求和平，没有人因和平而去找战争的。就是愿意扰乱所有和平的人，并非恨和平而为此，是愿意照自己的意愿变换它。他们并非不要和平，是愿意他们所期望的和平。虽然因革命而与人分离，倘在革命人中，没有和平，就不能达到这目标。连强盗们，为更容易扰乱别人的和平，在他们中，亦愿有和平。

若强盗中之一，有拔山之力，能避开同伴，一人能抢人的财物，杀人越货，但与不能杀害的人，及不知自己阴谋的人，亦保持和平。在自己家中，愿与妻子，子女及愿服从自己意愿的人和平同居。若他们不服从，他就发怒，处罚，需要的话，以严厉手段恢复自己家中的和平，因为他感觉，若在家中一切不服从一人，即他自己，就不会上轨道。

若有许多人，一城或一个民族，愿意服从他，如在他家中一样，

他就不再如一强盗，度绿林生活，就将登上王位，因为贪心与恶仍在他内。所以所有人，都愿与自己的人有和平，使能依己所欲，控制他们。

发动战争的人，是为使人臣服自己，使他接受自己和平的律法。若有一人，如寓言诗中的人，因他的愤怒，不称为人，而名为半人。他的国土是荒凉的坟墓，他如此暴虐，竟被称为恶人。他没有娇妻，孝子，也没有一个朋友，连他的父亲武刚亦以为若没有生下这个怪物才好呢。他不给人任何物件，但夺取一切所好的。在这山洞中，仍血流成渠。他只求安静，不愿任何人去扰乱他的安息。

最后，他愿与自己的身体和平，得到后，他非常满意。他命令自己的肢体，都服从顺命。为平息内里的战争（这是由饥饿而起的），为阻止灵魂与肉身分离，他乃抢掠，杀戮，吃食，他所以这样野蛮，是为保存灵魂与肉身的和平，若他愿意与别人保存和平，如在山洞中他与自己和平一样，他就不会被称为恶人、精怪、半人了。

若他身体的古怪形状，口吐火焰，阻止他与人交往，他如此暴虐，可能是为生活的需要，而非出于损害人的欲望。我说这样的人，总没有存在过，或至少如诗人所描写的。若不称他为恶人，则爱古雷从来就少受人赞颂了。

一切凶恶的动物，据说虽有它们暴虐的一面，但与同类者仍保持和平，互相交配，生育子女。虽然生性孤独，即不如羊、鹿、鸽子、掠鸟、蜜蜂，而如狮子，狐狸，老鹰，猫头鹰。那只老虎，在小老虎前，不显示其凶暴，而与小老虎游戏呢！那一只老鹰，虽生性孤独，高翔天空，以掠食物，但仍交配，做巢，抱卵，养小鹰，

似乎竭力保存家庭团结的生活。

何况人由于本性律法，倾向与人团结，并在可能范围内，与所有人和睦。连恶人亦奋斗以得和平，若可能的话，使所有人服从自己，侍奉自己一人。这样，或因爱情，或因武力，大家都接受他的和平。因着骄傲，居然愿意仿效天主。

他厌恶在天主之下，与人平等，而愿代替天主，控制他人。他讨厌天主公道和平，而爱自己不公平的和平。但他不能不爱和平，因为没有毛病，如此相反本性，以致能消灭其踪迹。

知道将公正的放在不公正之上，将有秩序的放在没有秩序之前的人，就可看出恶人的和平与善人的一比，不能称为和平了。连没有秩序的，亦当在和平中，至少在事物的一部分，或由一部分或有一部分如此。不然，就无所有了。

若一人头朝下，他身体的秩序及肢体的次序一定要乱了，因为本来在上的要在下面了，这种颠倒的次序，使身体难受。虽因灵魂在肉身中，注意它的健康，为此有痛苦。若因痛苦，灵魂离开肉身，若肢体秩序尚在，则肢体暂时会平安。

肉身愿回至地下，但为灵魂所阻，仍倾向和平，它的重心力，要求休息的地方。这样，没有了五官的感觉，仍不离开本性的秩序，无论是保持时，或倾向它时。

若以药品及手术，以避免死尸朽烂，尚有一种和平，即肢体互相联络，使整个身体，埋入适当的土中。若不加药料，任其自然，则臭气熏天，令人掩鼻，直至一块一块地与泥土合而为一。无论如何，不能逃避造物主的律法，万物的和平，皆由他所管辖。

由大动物的死尸中，生出小动物来，因着同样的自然律法，一切小身体为小魂服役；虽然人的死尸为虫蚁所食，仍守生物的规则；生物以适合自己的食料而生活，无论由何而来，与任何物结合，或变化而来。

### 第十三章 论普遍的和平，在一切混乱中，不能没有本性的秩序

肉身的和平，是各部分有统系的联合。无理智灵魂的和平，是在贪欲有秩序的休息。有理智灵魂的和平，是思想与活动中有秩序的和平。肉身与灵魂的和平，是动物有秩序的生命及健康。人与天主的和平，是服从，信仰，守永远的律法。人间的和平，是众人戮力同心。家庭的和平，是一家人中，知道出命，亦知道服从命令；城市的和平，是在一城人中，出命与服从都依秩序而行。

天城的和平，是享受天主及在天主内享受一切的最适宜的社会。一切事物的和平，是为秩序的安宁。

秩序是同与不同事物的安插，而各得其所。不幸的人，不在和平之中，没有秩序的安宁，不然就没有任何混乱了。然而不幸，是由他们的过失所造成的；在不幸中，亦不能越过程序之规定，不与有福的人联合，但因秩序的法律，与他们分离。

没有扰乱时，就与他物适应，为此亦有秩序的和平，亦有和平。然而他们不幸，因为虽然不抱怨没有稳定，但并不在不必痛苦难受的地方；若不守自然界的律法，则更为不幸了。

他们抱怨时，在所抱怨的事上，固然失去和平，但在没有痛苦的地方，团结亦未瓦解，则仍有和平。

能有生命而无痛苦，但不能有痛苦而无生命；同样，能有和平而无战争，但不能有战争而无和平；并非以战争而言，是以本性事物而论，若不为和平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。

能有自然界物存在而没有缺点，然而不能有一物，而毫无用处。连邪魔以本性而论，也并非恶的，是罪恶使他变成恶魔。他不在真理中，但不能脱离真理的判断；他不在秩序的和平中，但不能避免亨毒万物者的权威。

天主的善，自然在他身上，使他不能脱离天主的公义；天主以罚，使他回返秩序中，天主不罚他身上的善，是罚他作的恶。

天主并没有完全取消了本性的善，只取去一部分，仍留下另一部分，为使人能哀痛所取消的部分。

痛苦亦是失去的善及保留善的证据，因为若没有存留的善，就不会哀惜失去的善了。犯罪作恶者，若喜欢罪恶，就成为更坏的。若痛哭，未得任何的利益，则为失了得救而哀伤。

公正与健康都是有益的，失去后，自然该痛哭，而不当喜悦，除非有更好的来代替它，如心灵公正，就比肉身健康更为可贵；因此恶人受苦难时，甚于喜悦犯罪。

在犯罪时，失去善而喜，是意志恶劣的证据；同样，在刑罚中，痛哭失去的善，是性善的证据。谁痛哭失了本性的和平，是为和平而哀痛，因为它使自然界成为我们的朋友。

这是在最后审判时，恶人在苦刑中哀号本性优点的损失，承认天主取消了它，是颇合理的，因为赏赐他们许多恩宠时，曾加以轻视。

天主是最明智的造物主，一切自然界的最公平的亭毒者，他将人放在地上，如最美丽的装饰，赏赐人几种适当生命的恩惠，即照现世的可能性，现世和平，及一切为保护这和平所需要的，如因利便适当，接近我们的五官，如呼吸的空气，可饮的水，及一切养畜，遮盖，照顾，装饰它的一切。

但这一切，天主定下了适宜的条件，凡善用与人性吻合得最好的恩惠，则将得到更大更好的，即不死不灭的和平，及永远生命的光荣；那里可享见天主及他人；不善用者，不享天福，且将失去永福。

#### 第十四章 论上天，下地的秩序及律法，乃照顾人类团体的，照顾将时可以利用

利用现世事物，是为地城，以得地上的和平；在天城中，以获永久的和平。若我们是没有理智的动物，只求肢体与身体联合，肉欲休息；在肉身的安息及各种快乐外，不求其他，为使肉身平安，以求灵魂的平安。若肉身没有平安，灵魂也就没有平安，因为不能得到肉欲的平息。

但二者皆有助于肉身及灵魂的和平，即有助于规则生活及健康。动物躲避痛苦，喜庆身体及觉魂的安息，随从本能，顺从肉欲，避免死亡，指出它们如何喜好平安，为此肉身与觉魂结合在一起。

但是因为人有一个灵魂，将与动物共同的一切，屈伏在理智的灵魂之下，以便考虑后，能合理进行，使思想与行为，如胶如漆，这是我们所称的有理智灵魂的平安。为此他期望不为痛苦所扰，不为愿望所乱，不为死亡所分离，以知道有益的事，并依照这种知识，

来安排生活及习惯。

为不堕入错误之中，因着人理智的柔弱，在研究时，需要天主的引导，以便稳固地听从；要天主助佑，以能自由地顺命。灵魂在肉身中时，是由信仰而不由目睹而行，将一切肉身或灵魂或二者的和平，归属有朽的人与不朽的天主和平，为使它的服从，在永久的律法之下，按照信仰而行。

基督教训我们两种主要的命令，即爱天主及爱人；爱的对象有三种：即天主，自己及他人。爱天主的人，爱自己不会错误，因此亦当使别人爱慕天主，因为他当爱人如己。对妻子，子女、仆人及其他所有人皆如此。需要时亦询问别人的意见，因而在可能时，他与所有人都和睦亲爱。

和睦要求不损害任何人，因而竭力帮助人，特别该照拂自己家中的人，因为更容易，更适宜；在本性团体及人间社会中，却能奉献主意；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如有人不照顾自己的戚族，尤其不照顾自己的家人，即是背弃了信德，比不信的人更坏”（弟前·伍·八）

由此生出家庭的和平，即在同居的人中出命与受命者中彼此间的和平。出命的人当先考虑，如丈夫之对妻子，父母之对子女，主人之对仆人。受人指导的人当服从，如妻子之对丈夫，子女之对父母，仆人之对主人。

然在义人的家中，他依信仰而生活，离天城尚远，出命人亦为受命的人效力。因为他们不因愿意控制他人而出命令，而因引导的责任；非因傲心，愿在他人之上，是喜爱预算将来。

## 第十五章 论自然的自由及仆役，其第一原因为罪恶，因而恶意的人，虽不在别人的权下，却是自己肉欲的奴隶

这是自然秩序所要求的；这样，天主造了人后说：“使他们管理海中的鱼，天空的飞鸟，牲畜，大地和地上所有的蠕行昆虫”（创·壹·二六）

天主愿意照自己肖像所造而有理智的人，管理没有理智的万物，不愿人管理人，而管理动物。最初的人是牧童，而不是人的君王；这样，天主也教训我们自然秩序及罪恶之所要求的。

奴隶的境界，似乎是罪人应得的境界。在《圣经》中，诺厄罚他儿子之前（创·玖·二五），我们找不到“奴隶”二字；所以不是因本性，而是因罪恶获得了这个名字。

拉丁语奴隶（Servus）一词，似乎是战败的人，本可被杀，然而胜利者保留（Servant）他们，而成为奴隶，这也是因为罪恶的缘故：因为义战时，是罪恶与德行交战，若天主允许罪人胜利，乃压伏战败者，是为改正或罚其罪恶。

天主的人达尼尔，被掳为奴，在天主台前，承认自己及同胞的罪恶，以为是做奴隶的原因（达·玖·五）。所以罪恶是人成为奴隶的第一原因，这也由天主的判断而来，他照公义，依罪人之所当得。分施刑罚。

为此全能的天主说：“凡是犯罪的，就是罪恶的效果”（若·捌·三四），为此有时善人服侍恶的主人：“因为人被谁制胜；就是谁的奴隶”（伯后·贰·十九）

然而容易侍人，不易服侍肉欲；姑不提别的，管理人的贪欲，

因其贪心，就能败坏人心。但为和平起见，人服从人，谦卑为奴隶有益，骄傲则对主人有害。天主所造的人，没有一个依其本性，是人的或罪恶的奴隶。

但奴隶制，是由命令保存自然秩序而禁止违反它而来的，因为若不相反这条诫命，就不当受奴隶的罚了。为此圣保禄宗徒劝奴仆服从主人，殷勤服侍他们，若不为主人解放，由自己解放，即不以畏惧之心，而以爱情服侍主人，使罪恶及人间一切的权位消失，天主在一切之上。

#### 第十六章 论正当管理的权利

为此，我们圣善的先人亦有奴仆；他们治理家庭时，固然以世物而论，将子女与奴仆分开，但在永生方面，他们同样用心照顾所有的人，使家中每人敬拜天主，并依赖他。

这是自然秩序所要求的，家主之名也由此而来；连好的主人亦有这个名字。但好主人劝自己家中所有的人，如子女一样，敬拜天主以获得天主，因为他们希望能达到天乡，那里不必命令人，因为不必为已享受永福的人求谋了。

但至天乡之前，主人比仆人更当努力。若有人不愿服从，扰乱家庭和平，可加以指责或用轻罚或重罚，为他的益处，使恢复扰乱了的和平。帮助人，使他失了重大的善事，已不是恩惠了；同样，加以宽赦，使人犯更大的罪，也不能无过失。

善人不但该害任何人，且当阻止或罚罪恶，使受罚者因罚而改正，或使别人不敢仿效。

家庭是国家的原始及其一部分，一切原始有其特别目标，而部

分是为整体；所以家庭和平，有关国家的和平；一家之中，主人与仆人能和平同居，有关一国之内人民的和平。为此，家主当依国家的法律，管理自己的家庭，使与国家的和平互相吻合。

### 第十七章 为何天城与地城有和平及纷争

不依信仰生活的家庭，在现世的事物及享受中，寻找和平。依信仰生活的家庭，则仰望所许的将来财物，如旅客利用现世的财物一般；即不因世物，离开天主，却用世物，忍受世苦，使肉身不压逼灵魂。为此信友与教外人，都用现世的财物，然而其目标不同。

不依信仰生活的国家，希望现世的和平，将出命令与服从命令，都放在现世财物上。但天城，或它在现世，依信仰生活的部分，亦当利用这和平，直至离开现世，这和平是必要的。

因此他在现世虽如旅客，但他已获得将来得救的允许及神恩；他亦当守国家的法律，以保养其生命。天城与地城的人都将死亡，为此他愿保存地城的和平。

但地城中有几位智者，为天主所指责，因为他们自己或受了邪魔的欺骗，以为能以世物与神交往，使他们管理每一事物。这样，肉身归一神，灵魂归一神；在肉身中，头归一神，头颈归一神，其它肢体又归另一神。在心灵方面，一神管理智，一神管学说；一位管愤怒，另一神管欲情。在维持生活的事物中，动物归一神，五谷归一神；酒油归另一神；森林、钱财、航行、战争、胜利、婚姻、受孕、产生等都有神管理。

而天城则承认只当敬拜独一的天主，侍奉他，敬拜他，这是他应当独有的。这样，它的律法不能与地城的律法相吻合，当与它有

别。若天主之城不因信友众多，及上主的助佑，就不易忍受意见不同人的愤怒，仇恨及窘难。

天城在世间，由不同聚集自己的子民，由各种言语中收留自己的人；不管风俗，法律，制度的不同，以获得及维持和平；不毁坏任何物，反而加以顺从，保存。

因为在各国虽有不同，若不阻止教训人恭敬独一至高的真天主，则是为达到同一目标，即世间的和平。

所以天城在世上，只要为人有益，劝人戮力同心；只要为宗教及虔诚所允许，将世间和平就合上天的和平，这是真和平，是有理智人的独一和平，即一组织完善的社会，以享受天主。

达到这点时，已没有有朽的生命了，是活泼的生命，已不是连累心灵的动物身体，而是精神的身体，完全服从意志，毫无所缺。

这是天城在现世的和平，一切为爱天主及爱人而工作，以获得这和平，因为天城之和平，也是社会的生命。

### 第十八章 新园派的犹豫及天主教信仰的坚定

天主之城以新园派的学说为狂言，因为他们主张一切都不一定，它却以为我们有一定的知识，虽然因着有朽的肉身连累灵魂，知识微小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，只是局部的”（格前·拾玖·九）

在明显的事物前，我们相信五官的见证，灵魂因着肉身利用它们，谁若以为不当相信五官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天主之城也相信古经与新经，我们称它们为正经书籍，由之而发生信仰，“义人必因自己的信仰而生存”（哈·贰·四），它使我们

在现世安稳而行。

信仰坚定后，不受任何指责，我们只疑惑几件事，不由五官及理智所知，亦非由圣经所启示，也不由可靠证人传至我们的。

### 第十九章 信友的习惯

天主教对信友的服装及生活的形式，以为无关紧要，只要不违反天主的规诫。因此它不勉强皈依天主教的哲学家，改变他的服装及生活的习惯；对进天主教，这并非阻碍，它只排斥错误的学说。因此不管范罗所说犬儒学派的差异，只要他们不做丑恶的行为。

每人只要保持信仰，可在静观，行动及二者兼有三种生活中，随便拣选其中之一，以达幸福；然而在因爱真理当主持，及因爱德责任所当行者，其中自有区别。任何人不当只顾静观，而不管别人的利益，亦不可一味活动，而不静思天主的真理。

在静观中，不可空闲无事，而当寻求发现真理，使每人更认识它；寻获后，当加以保存，而不嫉妒别人。在行动时，不可贪恋光荣，权力，因为在光天白日之下，一切皆为虚假；是为工作本身，若合理行之，自然能得光荣与权位，即为别人的利益，如我已说过的，这是照天主圣意的。

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谁若想望主教的职分，是渴望一件善事。”（弟前·叁·一）他愿意解说何为主教的职分，是工作的职分，而非荣耀的职分，因为主教照希腊文的原意，有监督的意义，因此主教不可只顾高高在上，而不顾人的利益。

不禁止任何人努力认识真理，这是可赞许的安静，但不可期望，而当竭力执行领导人民的职务。为此，爱慕真理，该寻找安静，而

爱德的需要则要求工作。

若没有人加给我们责任，则可寻找真理：若我们有了责任，就当为爱德的原因，加以接受，然而不当完全抛弃寻找真理的娱乐，而为工作所驱使。

## 第二十章 圣人的同伴，在现世因着期望，已经是幸福的

天主城的最高幸福，是永久完全的和平，不是人出生死亡的和平，无任何不顺心的事。谁能否认，这是最幸福的生活，现世生活，与它一比，实不幸之至，虽然充斥灵魂，肉身及外面的事物。

任何人在现世，利用一切，为求另一目标，热爱它，期望它，现在就可称为幸福的，但并非由现世，是因期望另一生命。

“现世的生命，而不期望来世，是一种虚假的幸福，是极大的不幸，因为不善用灵魂的真福乐。若不是正真目标，加以明智判断，以节制加以拒绝，依公义而分施，以达安稳永远及完全的和平，使天主成为万有中的万有”（格前·拾伍·二八），就不是真明智了。

**第二十一章 照施比安的定义，由西塞罗的对话中，可以知道，曾有过罗马民主国否**

现在已到简单清晰地讨论我在本书第二卷，第二十一章允许将来要证明的：即照施比安的定义，在西塞罗的民主国家书中，可读到的，罗马民主国总没有民主化过。他简单下了民主国家的定义：民主国为人民大家的事物。

若这定义是对的，罗马民主国总未成为真民主国家，因为总未成为人民的民主国，如定义所要求的。他对团体的定义为：“团体是大众的结合，由于权力所承认，利益所共同。”

何为“由权力所承认”，他以后没有公义，不能管理一个民主国时，才指出来；没有真公义的地方，也就没有权利。因为依权利而行的，必定照公义而行；不照公义而行的，不能成为权利。

不可相信或说：人的不合理的法律为权利，因为他们自己也说：权利是由公义而出的；所以有些人所说，他们的思想不正常，以为权利是为少数有大权利益人的。没有公义的地方，不能有人民依法律而组成的团体，因此也不是照施比安及西塞罗的定义。若没有人民，也就没有人民的东西，只是乌合之众，实不称人民的名字。

为此，若民主国为人民的事物，若非依法组成的就不是人民；没有公义，就没有权利，就可结论到：没有公义，就没有民国；而公义是每人所当得的。

公义岂是人使别人，不属天主管辖，而去奉事邪神，岂是每人得所应得？谁若取消买者的权利，而给没有权利的人，岂非违反公义？若否认当服从造人的天主，而去服从邪神，岂合公义吗？

在他们给民国的书中，热烈讨论反对不公义，以卫护公义，但开始却相反公义，卫护不义，说民国若不以不公义，便不能存在及发展。虽说主张人控制人是相反公义，但说帝国的京城若不行公义，便不能管辖各省。

为公义辩护的人说：使这类人服从，为他们有利，因为他们受了压迫，生活就会更正经；让他们自由，就为非作歹。并说这理由是一定的，由自然界中取得：为何天主命令人，灵魂指挥肉身，理智控制欲情及一切毛病？由此可见，服从为有些人是有益的，而奉事天主，则为所有的人有利。

奉事天主的灵魂，可命令肉身，在灵魂中，理智服从天主，可指挥欲情及毛病。人若不奉事天主，有何公义可言？灵魂就绝对不能指挥肉身，理智不能命令毛病吗？若这样的人没有公义，由这类人所组成的社会，亦不会有公义的。

因此法律不能使群众形成一个民族，而成为民国。对为群众利益，依照定义而成一民族，我又将何言？为不奉事天主的恶人，没有任何利益，只为邪魔有利，他们愿意人给他们做祭献；我想所说的权利已足够了，以指示照这个定义，若一民族没有公义，就不能称为民国。

若说罗马人在民国时代，没有奉事邪魔，而敬拜善神，难道要重复已多次说过的吗？除非是糊涂人或好辩者，至本书这卷时，尚会疑惑罗马人奉事邪魔吗？

为不提及罗马人所祭献的是何种神，我只引天主诫命中所说：“凡在上主以外又祭祀他神的，必要将他铲除”（出·贰贰·十九）。出这命令的，以重刑禁止向善恶诸神做祭祀。

## 第二十二章 天主教信友所恭敬的天主，是否当祭献的独一真神

但有人可答说：这位天主是谁？如何能证明当受罗马人恭敬，并禁止敬拜任何神呢？尚要找天主是谁，真是眼瞎了。他是先知所预言，而我们所见到的。

是他向亚巴郎说：“因着你的后裔，天下的万民，将获得祝福。”（创·贰贰·十八）这预言在基督身上实现了。他由亚巴郎的后裔而生，无论情愿与否，连反对他的人，亦当承认这点。他是借先知的口发言的天主，我在前卷中已提及过这些预言，已在教会中实现了。

我们已见它传遍普世。

他是罗马人中最博学的范罗所信的游维神，虽然他不知所云。但我们以为当提及他，因为一个学富五车的人，不能否认这位天主，或不重视他：因为他以为游维是他相信的最高的神。

波菲禄是博学的哲学家，虽然是天主教的敌人，他所承认的天主，也是因着他所信为神的预言使然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何为波菲利所说，神对基督所说的预言

在“神言哲学”书中，论神的言语为哲学的一部分，波菲禄说——我引他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话——一日，他问如何能皈正他奉天主教的妻子时，亚波罗用诗答说：

“水中写字更容易，轻羽如鸟空中飞，  
使尔夫人皈依难，在错误中坚不移，  
受骗被判受刑后，十字架上救世主。”

在亚波罗神上面的话译成拉丁文后，波菲罗继续说：“亚波罗用上面的话，指责天主教的信友，以为犹太人比他们更亲近神”。此处他毁谤基督，将犹太人放在天主教信友之上，以为他们恭敬真天主；他引亚波罗的诗：“受骗被判受刑后，十字架上救世主”；以为犹太人公正地判他死刑；他若见亚波罗的巫人对基督所说的话，便以为真，以后我们要看到他为何设法使神的话不互相矛盾；这里他却说犹太人敬拜真主，判基督受极刑，是做得对的。

这位他所尊敬的犹太人的上主，曾说：“凡在上主以外又祭祀他神的，必要将他铲除”（出·贰贰·十九），自当听从。

现在我们再看看他如何明显地说出犹太的神为谁，他曾问亚波罗：言语、理智、律法，三者之中何为最好，他以诗答说：

“世间宇宙造物主，天地海神皆称臣，  
律法由他发生出，犹太人民所尊敬。”

由亚波罗神的话中，波菲罗说希伯来人的神实在伟大无比，为众神所畏惧。他曾说若祭祀别的神，必被铲除，我倒惊奇波菲罗祭祀别的神，却不怕为他所害。

但这位哲学家，对基督亦说过不少赞美的话，好像忘了对他上面所说的侮辱；他的神好像在梦中侮辱基督，醒后，认识了他的慈善，乃加以赞颂。

然后他说了似乎不可信的话：“我要说的，有些人一定感觉奇异。神声明基督是不朽的善人，对他加以赞扬，而信友却走入迷途。他乃侮辱他们。”

以后他写出他神攻击天主教信友的话：有人问爱加德基督是否天主，他答说：“你知道不朽的灵魂，死后与肉身，智慧分开，徘徊于错误之中；这个灵魂是伟人的灵魂，天主教信友叩拜他，不合真理。”

在这神的话后，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说：“爱加德说基督是好人，他的灵魂，如其他的神一般，永久不朽，为无智的信友所叩拜。”

对问基督为何被判死刑，女神答说：“肉身常反对使它软弱的刑罚，善人的灵魂将在天上。这个灵魂，使别的没有游维神的恩赐，智识的神，都堕入错误中。天主教的信友为神所恨，因为没有神恩

赐的人，基督让他们堕入错误之中，但他是善人，如其他善人一般，获得了天堂。因此你不当出言侮辱，当对恐惧重大危险来临的人抱同情之心。”

谁这么糊涂。看不出这类神的话，是天主教信友的狡猾敌人所捏造，或由邪神而来，使人相信他们赞颂基督，而指责信友；这样，能关闭得救的道路。他们感觉这并不相反他们害人的诡计，若他们称赞基督时，得人信从，指责信友时，自然亦受人相信，使相信二者的，可赞颂天主，而不愿为信友。基督虽受他们的赞颂，信他的人，如他们所讲的，不成为一个真信友，是随从弗底纳，他以为基督只是人，而不是天主。这样，不能因他而得救，亦不能解脱邪魔的拘束。

但我们不赞同侮辱基督的亚波罗，及赞颂他的爱加德。亚波罗愿意我们看基督，是一个罪所应得的犯人，爱加德愿意承认他为善人，但只是人。二人的目标是一样的：使人不做信友，因为若非信友，就不能由他们的魔掌中救拔出来。

这位哲学家，或相信反对天主教神的话，设法使爱加德与亚波罗意见相同，二人一齐。若获得成功，也当躲避邪魔的诡计。但男女的神，对基督方面意见不同，有的咒骂，有的称赞；若思想正确的话，不能相信信友以外的神。

波菲罗及爱加德，赞美基督时，说他使信友走入歧途之中，且指出错误的原因。在引证他们之前，我且问基督，是否使信友或准许信友，心甘情愿走入歧途。若是愿意的，他们如何是义人？若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如何能有幸福？

现在我们研究错误的原因：他们说：“在世间有小神，在邪魔的

柄力之下。希伯来人有贤人，耶稣为其中之一。”听见了阿波罗前面的神话，禁止人亲近恶魔小神，敬拜他们，而去敬拜天神，特别天主圣父。他并说：“这也是神所命我们的，在上面书籍中，已指出该举心向主，朝拜他。”

愚者，恶者，不能得到神的恩宠，也不知游维为谁，不听神的言语，不叩拜真神，却敬拜邪神。若他们敬拜天主，就不会做出上面的事。他是万物的大父，毫无缺欠，我们当以公义、贞洁等德行去敬拜他。我们的生命，就是向他祈祷，效法他，寻找他，寻找能清洁一切的神，仿效他而成圣，将意志归于他。

他对天主圣父所说的对，也说出当如何敬拜他。希伯来人先知书中，无论赞美或指责圣人的生活时，都充斥这类诫命。论天主教信友时，就大错特错了，且加以妄证，如他们以邪魔为神，好像个人或群众，不易记起在庙中或戏台上，为光荣神所做的丑事，再读读听听天主教所说，及所奉献的礼物，就可了解气氛善良与否。

除邪魔外，谁会大言不惭地说信友不但不恨邪魔，反而敬拜他们呢？

然而这位希伯来贤人所敬拜的天主，禁止向天使献祭，我们在世尊敬他们，为我们的同事，但“敬他神的必要将他铲除”。

使人不要想、不可向大小邪神举行祭祀，他们在《圣经》中，亦被教外人称为神，如照七十贤士本的《圣咏》上所说的：“因为外邦的神，尽为虚无。”（咏·玖伍·五）不要使人以为不可祭祀邪魔，而可向上天的诸神或某神祭祀，就立刻继续说：“唯独上主创造了诸天。”除非有人是指日神，可向他做祭献，但依希腊文《圣经》，不

当如此解释。

希伯来人的天主，这位著名的哲学士对他亦表示尊敬，以希伯来文给自己的人民律法，为万民所知，上面写说：“凡在上主以外又祭祀他神的，必要将他铲除。”（出·贰贰·十九）

为何要研究天主及先知的律法呢？它并不多，亦不困难，只要将显明的，屡次申说的，在我书中搜集拢来，使明显地看出只可向他举行祭献。当听从、敬畏、慎守这法律，是天主以简单的字句，然而郑重，并以恐吓口吻说出的，博学多能的也这样说，以免不听从者，能被罚死亡。

“凡在上主以外又祭祀他神的，必要将他铲除”，并非天主需要什么，是我们当完全归于他，为此在希伯来文的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吾主！你是我的幸福，除你以外，没有什么福利。”（咏·拾伍·二）

能献给天主最好的祭献，是我们自己，就是天主之城。我们以祭祀纪念它的奥义，这是所有信友所知道的，如我在前卷中已写过的。

天主叫先知预言希伯来人的祭献有一日将停止，自东方，西方各种民族要举行祭献，如我们今日所见到的。在本书中，我曾引了几句这种预言。

为此，若没有公义，天主不在城中出命令，命人只向他举行祭献。因此此城的所有人民服从天主，指挥肉身，理智指挥毛病。这样，如一个善人，同样，整个城中的人，以信仰而生活，以爱德而行动，人爱天主，如所当爱，并爱人如己。若没有这种公义，也就没有以权力及利益相同的团结了。

若没有它，也就没有人民，若人民的定义是正确的话，也就没

有民国了，因为若没有人民，自然就没有民国了。

#### 第二十四章 不但罗马人，其他民族亦称自己为人民及民国

若人民的定义为“是有理智人，嗜好同一事物的团结”，为知道是何种人民，就先当知道他所嗜好为何。但无论嗜好何物，若不是一群动物，而是有理智人，在所爱的事物中团结，就可称为人民，人民嗜好的事物越好，他们亦就越好；所嗜好的事物越坏，人民也就越坏。

依照这个定义，罗马人是一个民族，他们的国家是民国，这是没有疑惑的。但罗马民族当初及以后爱了何物，如何以叛乱毁坏了人民所需要的团结，而引起内战及社会之事，为历史所记载，我在前卷书中<sup>①</sup>已引过不少。

但我不说罗马人已不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，只要有許多理智的人，因同一嗜好而团结在一起，就是国家人民。我对罗马人及罗马民国所说，我对雅典人，希腊人，埃及人，巴比伦的亚述人及其他民族，亦这样说，无论他们的国家是大是小。

然以普通而论，在恶人之城中，天主不出命令，除他之外，不可祭献他神，因而若心灵不正当指挥肉身，德行不指挥毛病，就没有公义及真理了。

#### 第二十五章 没有真宗教，就没有真德行

虽然似乎灵魂指挥肉身，理智指挥毛病。但实际上，若灵魂及理智不服从天主，如他所命人服从的，灵魂就不能正当命令肉身与毛病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第一卷，第三十章，第二及第三卷。

一个人若不认识真天主，亦不服从他的命令，而服从邪魔的权柄，如何能控制他的肉身呢？所以若他似乎有德行，因而指挥肉身及毛病，已是毛病而不是德行了。因为若是人想他修德行，只为自己，而不为其他目的，反而骄傲自大，就不是德行，而是毛病了。

如同使肉身生活的，不由肉身而生，是在肉身之上，同样，使人幸福的，不由人而生，不但在人之上，并在一切权力及德能之上。

**第二十六章 天主的人民，在此世间时，利用世间的和平，以培养自己的热心**

如灵魂为肉身的生命，同样，天主是人的幸福生命，希伯来人的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以上主为他们天主的百姓，真是有福。”（咏·百肆叁·十五），所以离开天主的民族是不幸的！他也寻求和平，这是不可轻视的，但最后找不到它，因为他以前没有去寻找它。

但在现世能有和平，对于我们没有关系，因为二城互相混杂时，巴比伦城的和平，为我们也有利益，因为天主的人民在它旁边生活，在此世间，因着信德而救出了。为此圣保禄宗徒告诉教会亦为君王及有权信者祈祷，然后他又说：“为使我们能以全心的虔敬和端庄，度宁静平安的生活。”（弟前·贰·二）

耶肋米亚先知，对《旧约》选民预言将来被掳，并以上主之名，劝他们去巴比伦为奴时，亦侍奉天主，且劝他们为和平祈祷说：“因为该地的安宁也是你们的安宁。”（耶·贰玖·七）现世的和平，是善人与恶人所共有的。

**第二十七章 侍奉天主的人，在现世不能得到完全的和平**

我们的真和平，是在天主内，在现世因着信德，在永世因享见

天主。然而在现世，无论是公共的，无论是信友所持有的和平，更好说是我们苦难中的慰藉，而不是真喜乐。

连我们的义德，因着它的目标是真实的，但在现世，更好说是赦罪，而不是安全的德行。现世天主城的祈祷，可以证明这点，因为它们以所有信友的名义向天主呼号说：“宽免我们的罪债，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。”（玛·路·十二）

然而我们的祈祷，“信德若没有行为，自身便是死的”，（雅·贰·十七）没有效力，只为，“唯有以爱德行事的信德的人”（迦·伍·六）才为有效。它为义人也是需要的，因为理智虽然服从天主，然而在现世，并在连累灵魂的肉身中，不能完全指挥毛病。即使服从，也当经过一番奋斗。

勇敢作战，竟能克服打败服从的敌人时，在现世若不以行为，一定因轻妄的言语及荒唐的思想而犯罪。所以直至完全控制毛病，不能有完全的和平，因为抵抗的人，必经过一番战争，打败的人，心灵不会平静，所以该当不断醒悟留意。

只有骄傲人，才会生活而不觉需要呼求说“尔免吾债”，因为是生活在诱惑之中，在《圣经》中对此简单地说：“人生在世岂非兵役？”（约·柒·一）

天主因着公义，抵抗傲慢的人，赐恩宠给谦逊人，为此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天主拒绝骄傲人，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。”（雅·肆·六）

依照公义，天主命令人，灵魂命令肉身，理智命令毛病，它若反抗，当克服它，或抵抗它。当求天主赏赐恩宠，或宽免罪过，或感谢所得的恩惠。

但最后的和平，当修义德以得到它，因为人性，为不死不朽的特恩医好后，已没有了毛病，没有自己或别人方面的反抗，理智亦不需要控制毛病，因为它已不抵抗了，而是天主命令人，人命令肉身，听命容易，如生活及做君王一样。

那时在所有人中及每人中都是永远的，为此这幸福中的和平，及这和平中的幸福，都是至高的。

## 第二十八章 恶人的结局

然而不归属天主城的人，则要永远受苦，可称为第二次的死亡，因为灵魂离开天主，就不算有生活，当受永苦的肉身，亦不能说生活着。为此这第二次死亡更为痛苦，因为不能以死亡结束它。

如痛苦为幸福的反面，生命为死亡的反面，战争为和平的反面，我们可以问：和平既为善人的目标，反过来说：战争就当在恶人的目标内了？

谁问这事，就当想及在战争中所能有的害处，只是互相攻击而已。这种战争，比意志反抗痛苦，痛苦反抗意志，更为激烈。这种仇恨不能因一方胜利而结束。痛苦攻击肉身，彼此总不和平服从。

在现世有这奋斗时，或者痛苦得胜，或者死亡取消一切诱惑，或本性得胜，或健康取消痛苦。有痛苦磨难，本性受苦，就不会缺少任何一方面，以取消痛苦了。

善人及恶人的结局，一种是可期望的，一种是当避免的，因为公审判后，善人享福，恶人受苦。在下卷书中，若天主准许的话，要论永罚。

## 第二十卷

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都证明将来有最后公审判。

**第一章 虽然天主在任何时间都做审判，但在本书中，当讨论最后审判**

为讨论天主最后审判恶人，当先以《圣经》作为基础。不愿信仰的人，设法用假的理由反对我们，或用《圣经》上的证据，证明并非如此，或根本否认《圣经》的权威。

我以为任何人解说《圣经》上的话，相信是天主用圣人所说的，就会相信，或口中承认，或者怕承认它，却疯狂似的，固执己见，以假为真。

在世界末日，耶稣基督将第二次来审判生者死者，这是天主教所公认的，称为最后审判。这审判历时几何，尚不一定，然而无论谁，即使走马观花地一读《圣经》，就知道日子是指时间而言。

我们说最后审判，因为天主自人类开始时直到现在，常审判人，将犯了重罪的原祖逐出乐园。他亦审判了背叛的天使，他们的领袖反抗天主，并且诱惑人亦背叛天主。

邪魔在空中<sup>①</sup>，人类在世間，艰难多端，这也由上主定夺而来。即使无人犯罪，天主让人享受永福以前，也必须经过审判。他不但审判魔鬼及人类，加以取罚，且审判每人的自由行为。

魔鬼曾求基督不要难为他们，（玛·捌·二九）他们犯罪受罚，乃理所当然。人在世间或死后，明显地或暗中亦要忍受天主给他们的罪罚，虽然没有天主的助佑，就不能行善。人及邪魔，没有天主的允许，亦不能作恶。因为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难道天主有不义吗？绝对不是！”（罗·玖·十四）他在别处又说：“他的判断是多么不可测量！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察。”（罗·拾壹·三三）

在本书中，不讨论其他审判，若天主许可的话，只论最后审判。这真是审判的日子，因为已不争论恶人享福，善人受苦了，在众人前，善人当受赏，恶人当受罚。

## 第二章 在人事中，亦有天主的审判，虽然不易知道

我们当学习忍受苦难，这是善人亦有的，亦不要羡慕福乐，是恶人亦能有的。为此，在天主公义的真奥绩中，亦存有益的教训。

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天主为何允许善人穷苦，恶人富贵。我们亦不知道，照我们看来，一人作恶多端，本当受苦，却享世福；而另一人修德立功，本当享福，却受尽世苦。我们更不懂为何无辜的人，由法庭出来，不但未被昭雪，反因法官不公正，或为假证人所控告，被判罪名；他的仇人不但未受罚，反而侮辱他。

我们亦不知道为何恶人健康，善人生病。我们更不知道，身体

---

① 圣奥古斯丁及古时人相信魔鬼住在空中。

健康的青年人去做梁上君子，而在言语上也不得罪人的，反而满身疾病。有益社会的婴孩夭折，最好不要出世的却长命百岁。为何一身负债的人，荣华富贵，而众口皆碑的人，却默默无闻，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事，谁能懂清呢？

若这类矛盾的事继续存在，在现世间，如《圣咏》所说，“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时日，如消逝的影”（咏·百肆叁·四），只有恶人享尽世福，善人受尽世苦，或可归于天主的允许，使不能享受永福的人，享受世福，为世福所欺骗；或因天主的仁慈，而得安慰，而不当受永罚的人，皆受世苦，以免除小过失，或为修德立功。

不但善人受苦，恶人享福，这似乎是不公正的，但多次恶人亦受苦，善人也享福，则天主的审判更不易知，他的道路更不易测量了。

我们虽然不知道，天主本是最明智，最公正，无丝毫偏心的，为何准许这事，却使我们学习不要重视，善人恶人所能共有的世福与世苦，以追求善人独有的善，避免恶人独有的恶。

到了公审判的日子，亦称为天主的日子，一切事情都要显出是最公正的，一切由最初至当时的事情，都要显露出来，那时也要显露出来人所不知的天主的审判，但是善人早已相信现在所隐藏的，必定是公正的。

### 第三章 撒落满王在训导篇书中，如何讨论了现世善人恶人所有的事情

伊撒尔最明智的君王撒落满，在耶路撒冷为王，在训导篇第一章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奥古斯丁及古时人，大都以为撒落满王是训导篇的作者，现在的《圣经》学者，大都加以否认，见思高《圣经》学会之智慧书训导篇引言，第二八六至第二九三页。

犹太人亦将它放在正典《圣经》中写说：“虚幻的虚幻——训导者说——虚幻的虚幻，一切都是虚幻。人在太阳下所受的一切劳苦，究有何益？”（训·壹·二～三）

以后他将别的事情与上面的话联系在一起，他又提及人生在世，如白驹过隙，且充满痛苦与错误，毫无固定的事。他又痛心虽然明智胜于昏愚，如光明胜于黑暗，智者行于光天白日之下，而愚者则在黑暗中行走，然而众人的最后结局，却完全相同。

他又说：善人受苦，好像是恶人，恶人享福，好像是善人：“在上还有这么一件虚幻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，反照恶人所行的；恶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说：这也是虚幻。”（训·捌·十四）

这位明智人写了这部书，以指责虚幻，其目的是希望在光天白日下没有虚幻，而有真实，不然的话，人岂不成为虚幻，如虚幻的事物一样吗？

但是人在虚幻的日子，接受或拒绝真理，有无真虔诚，就有区别了。不当为得现世的财物，或为躲避暂时的灾祸，而为避免将来的审判，因为善人永远受赏，恶人永远受罚。

对最后这点，智者结论说：“你当敬畏天主而遵守他的诫命，因为这是各人应尽的义务。”（训·拾贰·十三）他能说更简单、更真实、更有益的话吗？

“你当敬畏天主而遵守他的诫命，因为这是各人应尽的义务。”人就是如此，遵守天主的规诫，不然，就是虚幻。谁不追求真理，便是虚幻。“你该知道，为这一切事，天主要领你听受审判。”（训·拾壹·九）即人在世所做的，以为是可忽略的，天主亦将审判。

#### 第四章 论天主教审判时，为何先引《新约》，后引《旧约》的证据

在《圣经》中，对公审判的证据，先当由《新约》，后由《旧约》中选出。以时代而论，固然《旧约》更古，但以地位而论，则《新约》更为尊贵，因为《旧约》只预言《新约》而已。

因此我先引《新约》的证据，为更确定地证明它，亦引用《旧约》的证据。

在《旧约》中有律法与先知，在《新约》中则有福音与宗徒的书信。圣保禄宗徒曾说：“因为由于法律的行为，没有一个有血肉的人能在他前成义：原来借着法律，人才认识罪过。但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，法律和先知给它作了证，但是天主的正义却是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德，加给凡信仰的人，本来没有区别。”（罗·叁·二〇～二二）

天主的正义是属《新约》的，由《旧约》即由律法及先知加以确定。先当规定问题，然后乃引字句。耶稣自己亦说当照这种程序：“为此，凡对天国受了教育的经师，就好像一个家主，从他的宝库中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。”（玛·拾叁·五二）

耶稣没有说：旧的事物及新的事物，若照时间程序而不照地位程序，他就该当这样说。

#### 第五章 耶稣用什么言语，说出世界穷尽时将来的审判

基督自己曾指责在其中曾行灵绩，而相信他的城，乃将教外人的城，放在它以上说：“但是我给你们说：在审判的日子，提洛和漆冬所受的，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。”（玛·拾壹·二二）稍后他又对

另一城说：“但我给你们说：在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城所受的，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。”（玛·拾壹·二四）

在别处耶稣又说：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，将同这一代人起来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，因为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！南方的女王，在审判时要同这一代人起来，而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地极来，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”（玛·拾贰·四一～四二）

此处指出二事：即将有审判，是在死人复活之后。耶稣提及尼尼微人及南方的女王时，一定暗示在公审判的日子，死了的人要复活。“他说将要受罚”，并非他们将受审判，而是与他们作一比较后，他们就当受罚。

在另一处，耶稣论现在善人与恶人共居同处，在审判日却将分开，乃说了好种子与莠子的比喻，他结论说：“那撒好种子的，就是人子，田就是世界。好种子，即天国的子民，莠子即邪恶的子民。那撒莠子的仇人，即是魔鬼。收获时期，即今世的结局，收获者即是天使。就如将莠子收集起来，用火焚烧，在今世终结也将是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国内，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，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，扔到火窑里，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。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，发光如同太阳。有耳的听吧！”（玛·拾叁·三七～四三）

同样，耶稣向门徒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：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，在重生的世代，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，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。”（玛·拾玖·二八）由此可知

耶稣将与门徒一起审判。

在别处耶稣又向犹太人说：“如果我仗赖贝耳则步驱魔，你们的子弟是仗赖谁驱魔，如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。”（玛·拾贰·二七）

但我们不可相信与他一同审判的只有十二人，因为他说他们将坐在宝座上。十二数字是指点所有要来审判的人，因为三乘四等于十二，是指点全体。不然的话，玛弟亚被选，以代替出卖耶稣的如达斯。圣保禄宗徒，工作超于他人，却没有权利坐下审判人了。但他却说自己与十二位宗徒同为法官：“你们不知道我们连天使都要审判吗？”（格前·陆·二一）

至于被审的亦如此。因为耶稣说：“你们将审判伊撒尔十二支派，勒未族是第十三族，及其他民族，就不受审判吗？‘重生’二字，被当做死人复活。这样，我们的肉身由于不朽而重生，如我们的灵魂由信仰而重生一样。”

我撇下许多与复活有关的事，因为仔细研究起来，意义不清，或指他物，如救世主的降临，在他的肢体教会中已逐渐实现了，因为教会是他的妙体。或者对耶路撒冷的灭亡：因为耶稣论它时，似乎是对世界穷尽时而言，非将玛豆、玛谷、路加三圣史对照，就不易懂其意义。

有些事情在一处隐晦难懂，而在另一处对同一问题则更清楚。我在一封致沙罗纳主教爱斯基信中<sup>①</sup>论世界穷尽时，会设法解说此事。

---

① 在圣奥古斯丁书信集中，为第二卷第一九九号信函。

现在我引圣玛豆福音，论公审判时，在基督前，将善人与恶人分开说：“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，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，那时他要坐在他光荣的宝座上；一切的民族，都要聚在他面前；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，如同牧童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；要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：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，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！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，我渴了，你们给了我喝的；我做客，你们收留了我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了我穿的；我患病，你们看顾了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探望了我。

那时义人回答他说：主啊！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饥饿而供养了你，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了你做客，而收留了你，或赤身露体而给了你穿的？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患病，或在监里而来探望过你？

君王便回答他们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：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，就是对我做了。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：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”（玛·贰伍·三一～四一）

对他们，基督亦说出他们没有做的事，而在右边的人却做了。同样，他们问几时他需要这些事物时，他要答说：对最小兄弟所做的，就如对他做的一样。然后他结论说：“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。”（玛·贰伍·四六）

圣史若望明明记载耶稣，在死人复活时预言公审判；因为他说了“父原来不审判任何人，但他把审判的全权交给了子，为教众人

尊敬子如同尊敬父；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派遣他来的父”（若·伍·二二～二三）；就立刻继续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：听我的话，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，且不受审判，而已出死入生。”（若·伍·二四）

这里基督说他的信徒不受审判，但他们当因审判，而与恶人分开，站于法官的右边；则“审判”二字当懂作降罚。听他的话而相信遣使他的人，一定不会受罚。

### 第六章 何为第一次及第二次复活

圣若望又继续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：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凡听从的就必生活。就如父在自己内有生命，照样他亦赐给子在自己内有生命。”（若·伍·二五～二六）

圣若望圣史尚不论第二次复活，即将来肉身的复活，而是灵魂由罪恶中的复活；为分别它，他乃说：“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”。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”（玛·捌·二二），就是指点这样死亡的人；是因罪恶，灵魂死亡的人。

耶稣说：“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凡听从者就必生活”；他所说听从者，就是相信及恒心至终的人。

此地不分善人与恶人：因为听他的话，由罪恶的死亡中而至虔敬的生活，为所有人都是好的。

圣保禄宗徒对这死亡也说：“既然一个人替众人死了，那么众人就都死了；代替众人死，是为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生活，而是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生活。”（格后·伍·十四～十五）

所以所有人都因原罪或本罪而死，没有一人出规，一个活者却为死者而亡，即基督，他没有犯过罪，为使得了罪赦的人，不为自己生活，而为众人因罪恶而死的人；他复活了，是为我们的义德；这样，相信他使罪人得罪恶之赦，由死亡中复活，能参与现在的第一次复活。

只有永远将享福的人，能有第一次的复活，对第二次复活，则善人恶人皆有份，如稍后我就要讲的。第一次是仁慈，第二次则为公义。为此《圣咏》上说：“我要歌颂仁慈与正义”（咏·百·一）。圣若望所说：“并且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，因为他是人子”（若·伍·二七），也指这次审判而言。

此次证明基督以同一肉躯来审判，如他从前受人审判一样，为此他说：“因为是人子”。然后基督又说：“你们不要惊奇这事，因为时候要来，那时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来：行过善的，复活人生命；作过恶的复活受审判。”（若·伍·二八～二九）

以前所说的审判，是指降罚：“听我的话，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，且不受审判，而已出死入生”（若·伍·二四）。谁参加第一次复活的，由死亡而至生命，不会受罚，即是审判所指的，如下面所说：“作过恶的，复活受审判”（若·伍·二九），即受罚。

不愿在第二次复活时受罚的，当在第一次亦复活起来：“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凡听从的就必生活”（若·伍·二五），就是不会受罚。即所谓第二次死亡。没有参与第一次复活的，肉身复活后，将参加第二次的复活。

“因为时候要来，那时凡在坟墓里的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出

来”（若·伍·二八），不说现在；因为是世界穷尽，天主最后来审判时。亦不如前说：“谁听从的就必生活”，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得这幸福的生命，也是独一无二可称的生命；因为肉身不能由坟墓中复活起来，听见，行走，而没有任何生命。

不是大家都随从生活的原因，由下面的话可以指出：“行过善的，复活入生命；作过恶的，复活受审判”（若·伍·二九）。第一批人将长生，第二批人不得长生，因为在第二次死亡中当死去。他们作恶，因为在罪恶中生活，生活不善，或因他们的灵魂没有在第一次复活，或没有恒心至终，以达复活。

所以如我上面所说，有二种重生：第一种依信德由洗礼而得；第二种在最后审判时，由灵魂不死不朽而得。亦有二种复活，第一种是现在的，使人不要跌入第二次死亡中；第二种是在世界穷尽公审判时，肉身的复活；这时有些人将第二次死亡，而另一些人则永远无穷的生命。

## 第七章 论二种复活及一千年，在若望默示录中写了什么，当如何讲解

圣史若望，在默示录中，这样描写这二种复活，我们中有些人没有懂清第一种复活，竟成为笑话。

圣若望宗徒说：“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，他捉住了那龙，那古蛇，就是魔鬼——撒殢，把它捆起来，一千年之久；并把它抛到深渊里，关起来，在上面加了封条，免得它再迷惑万民，直到那一千年满了，此从应该释放它一个短时辰。我又看见一些宝座，有人在上面坐着，赐给了他们审判的

权柄，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作证，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斩首者的灵魂；还有那些没有朝拜那兽，也没有朝拜兽像，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，他们都活了过来，同基督一起为王一千年。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，直到那千年满了；这是第一次复活。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，是圣洁的。第二死亡对那些人毫无权柄；反之，他们将作天主和基督的司祭，并同他一起为王一千年。”（默·贰拾·一～六）

有人因默示录上这些话，以为第一次复活是肉身方面的，格外注意到一千年数字，似乎圣人工作了六千年后，即自人类受造，后因原罪被逐出乐园后，可享受千年长期的休息：因为照《圣经》所说，在天主前一日等于千年，千年等于一日（默·贰拾·一～六）；所以六千年就等于六天，然后第七日就是休息日，死人要复活起来，以示庆祝。

若承认在这安息日，圣人们因着主的来临，心灵喜悦，这意见是可容忍的。有一个时期，我也赞成过这意见。但是他们说，那时复活起来的人，大吃大喝，放纵欲情；肉欲的人才能接受这说。人家称他们为千年国说者，希腊文为（Chiliasta）<sup>①</sup>。要仔细辩驳他们，就需要长篇大论，我们更当指出如何去懂《圣经》。

吾主耶稣说：“决没有人进入壮士的家，能抢劫他的家具的，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，然后抢劫他的家”（谷·叁·二七）。壮士指魔鬼，因为他能使人类为奴隶；能抢劫的家具，指将来的信友，因

<sup>①</sup> 关于千年之说问题，可参考思高圣经学会所译的默示录六一五～六二二页。

着各种罪恶，已在魔鬼手中了。

为捆起这壮士，圣若望宗徒在默示录中说他看见：“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持深渊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，他捉住了那龙，那大蛇，就是魔鬼——撒殢，把它捆起来，一千年之久”（默·贰拾·一～二），即阻止他诱惑人的能力，获得当得救的人。

依我看来，一千年能有二种懂法：或是这些事当在最后千年完成；或是第六千年，如第六日一样；我们现在已在最后的千年中，以后就是永久的安息，圣人的不停安息。我们称它为千年，是依照以部分指全体的说法。或者他用六千年以指点一切年代，以完整的数字，来指点时代的完满。

一千是十的平方数，十乘十等于一百，是正方形。为固定它，当以十乘百而得一千。有时用一百以指点全体，如吾主耶稣应许弃绝一切跟随他的人，在现世得百倍的赏报（玛·拾玖·二九）。圣保禄宗徒解说这句话时说：“像是一无所有的，却无所不有”（格后·陆·十）。以前《圣经》上曾说过：“为忠诚的人，整个宇宙之内充满财富”。

我说用一千数字，是十的平方数字，以指点全体；《圣咏》上说的话：“他记忆他的约言，直到永远，他所嘱咐的约言，直到万世”（咏·百零肆·八），亦当如此懂，就是指点全体，永远。

“把它抛到深渊里”，即将魔鬼投入地狱中，以指点许多恶人，心中仇恨天主的教会。并非魔鬼以前不在地狱中。说抛到深渊，是指逐于信友之外，更把握着恶人。不但远离天主，还要无理地怨恨奉侍他的，便在魔鬼手中。

“关起来，在上面加了封条，免得他再迷惑万民，直到一千年满了”（默·贰拾·三）。说“关起来”即禁止出来，违反命令。“封条”二字，依我看来，是指点谁属魔鬼与否，不明明揭出。

在现世的确不知道，因为站着的，不能一定不会跌倒，跌倒的人，不一定不能起来。因着这铁链及封条，魔鬼不能引诱属于基督的人，虽然以前曾欺骗了他们，管辖过他们。因为天主在创造世界之先，就选了这些人民。将他们由黑暗的权力中救出，迁于自己心爱的圣子园中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。（厄·壹·四）

那位信友不知道，魔鬼继续哄骗人，引他们同自己一齐受永苦呢？也不当惊奇，魔鬼也引诱在基督已重生，并走天主道路的人。主知道自己的人，魔鬼不能欺骗他们。

耶稣的天主性知道他们，因为无一事物，即使是将来的，亦不能隐瞒天主；而不以人性，因为人只看到现状，只见外表，而不见人心。

为此魔鬼被捆，关在地狱中，不使他诱惑教会的信友，如它成立前，曾哄骗过他们。并不说他不引诱任何人，只说不引诱属于教会的人。

“直到那一千年满了”（默·贰拾·三），即直至千年组成的第六日的一部分完成，或直至现世尚存的年月。

“免得他再迷惑万民，直到一千年满了”（默·贰拾·三）不可懂为以后他只能引诱教会的信友，却为铁链及封条所阻。可能是以《圣经》中这类的话来解说，如在《圣咏》中说：“我们的眼睛，也照样仰望上主我们的天主，期待他矜怜我们”（咏·百贰贰·二）；

因为天主矜怜我们后，吾主如人的眼仍旧瞻仰他。

词句的次序一定如下：“关起来，在上面加了封条，直至那一千年满了”；“免得它再迷惑万民”，与上面无关；有分别的，是后来添上去的，于是词句如下：“关起来，在上面加了封条，直到那一千年满了，免得它再迷惑万民”；将他关起来，即直至一千年满了，不要再迷惑万民。

### 第八章 魔鬼被捆被放

“此后应该释放它一个短时辰”（默·贰拾·三）。若魔鬼被捆被关，是指点不能迷惑或教会；解放后，就能迷惑它吗？不；教会是在宇宙创造前就被选了；《圣经》上写说：“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”（弟后·贰·十九），他们不能为魔鬼所迷惑。

但是教会，当魔鬼被解放时，仍旧存在，如以前被创立时一般，它将常常在不断生死的人中。稍后又说魔鬼迷惑了世界所有国家，引它们与教会作战，敌人的数字，如海边的沙一样多。

“他一出来便去迷惑地上四极的万民……围困了众圣徒的营幕和蒙爱的城邑；但有火自天上，从天主那里降下，吞灭了他们。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那烈火与琉黄的坑中，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日夜受苦，至于无穷之世。”（默·贰拾·八～十）

这是关乎最后审判的，我现在就提出，不要使人相信在短促时期中，魔鬼解散，教会已不在世间存在，或为魔鬼引起的教难所毁灭。在基督二次来临之中，一千年间，魔鬼一定被捆束，不能迷惑教会，在解放时，也不能迷惑它。

若被捆指点不能迷惑人，或没有准许；则释放有何意义，岂非

能迷惑人吗？但这是不会成功的。

捆住的魔鬼，解说不准他用各种方法，以武力，以欺骗来迷惑人；以武力威胁，以奇巧哄骗人臣服他。因为这样长久，并因许多人的软弱，使天主不愿他们受这试探，竟使信友失足，或阻止他们信天主。但在被捆时，是不会成功的。

然后解放一个短促时期，因为《圣经》记载，三年半时，魔鬼要用全力及用信他的人，攻击信友，但他们不受他的诱惑。若总不解放，他的能力似乎更小，圣城内人民的耐心亦要更小；全能天主能从恶中取善，范围亦更小了。天主虽然将魔鬼由信仰人心中逐出，但不禁止魔鬼引诱他，以得抵抗的益处。

但在将信他的人中却捆住了，使恶神不能使许多柔弱的人背弃信仰，他们是已信或将信教会的。最后恶魔要被解放，使天主城看出胜了何等大能的仇人，为光荣救世主及救援者。

将我们与当时的圣人及信友作一比较；为试探他们，天主竟解放了这么大能的敌人，而我们却在危险中，与被捆的敌人作战，我们将如何呢？没有疑惑的，在此期间，也有基督战士，明智勇敢，即生活在魔鬼被解放时期，亦会谨慎，避免一切诡计及诱惑，以忍耐受之。

教会自犹太国传至外邦，不但此时魔鬼被捆，并且直至世界穷尽，那时才被解放。当时无信仰的人，最后亦将皈依。于是这个勇士邪魔，在每个信友身上被捆，已不是他的工具了，然而他被捆的深渊，并不因人死而了结；他们死后，别人继续下去，直至世界穷尽；仇恨信友，在他们盲目的心田中，如埋住深渊中一样。

在三年半间，魔鬼被解放时，愤怒万分，教会不一定能有新的教徒，因为若如所说：“除非先把壮士捆住，然后才抢他的家”，解放时，如何能抢他的家呢？为此，似乎依这意见，在此短促时期，没有人能入教会，魔鬼竭力攻击信友，将战胜一部分人，他们将自天主子中除掉。

为此写了默示录的圣若望宗徒，在一封书信中说：“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，但不曾属于我们，因为如果曾属于我们，必存留在我们中”（若一·贰·十九）。

然而婴儿将如何？因为此时似乎婴儿照常出世，领受洗礼；若是如此，魔鬼被解放时，他们如何能被抢去，因为除非将他捆起来，就不能夺他的物件。

更该承认在这时，有人离开教会，也有人进入教会；若要领洗的婴儿及他们的父母，信仰坚固，要战胜解放的魔鬼，即当立刻认出千方百计引诱他们的，竭力反攻，于是不屈服解放了的敌人。

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除非先把壮士捆住，然后才抢他的家”，并不因此成为虚假的，因为照这句话，先是壮士被捆，然后抢他的物件；教会既传遍普世，在自己怀抱中，接收强者弱者，坚信天主所许所行的事，就能抢夺解放了的敌人的财物。

该当承认当时邪恶横行，许多人的爱火要冷淡下去，许多人的名字还未写在长生的册中，因着残酷的教难，及解放了魔鬼的勾引，就投降称臣；所以不但热心的信友，还有些教外人，因着天主的恩宠，读了《圣经》后，知道世界已将穷尽，乃开始相信以前所不信的，勇敢地战胜了解放了的魔鬼。

若是如此，则当说魔鬼先被捆，后被解放，物件被抢走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除非把壮士捆住，然后才抢他的家”。

## 第九章 何为圣人与基督共王五千年的天国，如何与永远的天国区别

一千年间，魔鬼被捆，圣人与基督一齐为王，就是他第一次的来临。因为除了这个国家，《圣经》上所说的：“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！”（玛·贰伍·三四）；又对圣人说：“看！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”（玛·贰捌·二〇）；若圣人不与他同王，虽然不完全一样，教会就不能称为天主的国及天国了。

没有疑惑的，亦在此时，“凡对天国受了教育的教师，就好像一个家主，从他的宝库里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”（玛·拾叁·五二），我以前已经说过。

在教会中，收割人让收割与好种子一齐生长，直至收割时的莠子：“收获时期，即是今世的终结；收获者即是天使。就如将莠子收集起来，用火焚烧；在今世终结时也将是如此：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田内，将一切使人跌倒之事，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”（玛·拾叁·三九～四一）在这国中，就没有恶表吗？是将由这国中，即现在的教会内，将坏表样的人集拢来。

《圣经》上亦说：“所以谁若废除了这些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也这样教训人，在天国里，他将为最小的；但谁若实行，也这样教训人，这人在天国里将称为大的”（玛·伍·十九）。上面二人皆可进入天国，谁不实行所训人的诫命，不守它，就是犯它，在天国是最

小的；实行而又训人的，在天国是最大的。

下面又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：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义人的义德，你们决进不了天国”（玛·伍·二〇）；超过：就是超过训人而不实行的人；在别处耶稣说经师及法利塞人，不实行他们训人的事；你们的义德不超越他们，即不违犯，而实行你们教训人的，你们不能进天国。

所以在天国中，有人实行教训人的，也有不实行教训人的，虽然大小不同，是同一天国；只有实行教训人才能进入的天国，是另一个天国。有二种人的，就是现世的教会；只有一种人，而没有任何外人的，是将来的天国。现在的天国是基督的教会，将来的是真真的天国。现在的圣人与基督共王，但与将来为王不同；莠子虽与好种子一齐生长，但不能入仓库。

实行圣保禄所说的，将与基督共王：“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；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”（哥·叁·一～二）他们的思念，是天上的事。最后与他共王的，在地国中，亦成了他的国家。然而若找自己的利益，而不谋求基督的利益，如何能成为基督的国家呢？

本书讨论战争的教会，与敌人交战，有时抵抗毛病，加以控制，直至和平之国来临，没有仇敌而生，此时有第一次复活。

《圣经》上说了魔鬼将被捆千年，然后暂时被解放，说出教会将做千年中所受的：“我又看见一些宝座，有人在上面坐着，赐给了他们审判的权柄”（默·贰拾·四）。这些话是对最后审判而言，宝座

是为与基督共王人的；审判是：“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”（玛·拾捌·十八）

圣保禄宗徒也说：“原来审判教外的人，与我何干？教内的人，岂不是该当审断吗？”（格前·伍·十二）。圣若望也说：“他们就是那些为给耶稣作证，并为了天主的话被斩首者的灵魂”（默·贰拾·四）。这里已包含：“他们将与基督共王千年”，即尚未与肉身结合殉教者的灵魂，未与基督的教会分离。

不然，在祭坛上行祭献时，不会纪念他们；在危险时，也不必为他们付洗，以免未领洗而去世。若良心不安而去世，亦不必与教会和好了。为何做这类事？岂非去世的信友，仍是教会的肢体。虽然他们的灵魂，尚未与肉身结合，但与基督共王千年。为此在同一书中及别处都说：“凡在主内死去的，是有福的死者！的确，圣神说：让他们停止自己的劳苦而安息吧！因为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。”（默·拾肆·十三）

所以现在教会在死者及活者中，与基督共王，正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因为基督死而复生了，正是为作生者和死者的主。”（罗·拾肆·九）

圣若望只提及殉教者，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光荣；但我们由部分观察全体，我们可以肯定所有死去的人，都属教会，即基督的国。

下面的话：“还有那些没有朝拜那兽，也没有朝拜兽像，并在自己的额上或手上也没有接受他印号的人”（默·贰拾·四），该当懂作生者死者而言。虽然该细心研究那兽为何，但以它为恶人之城，

教外人，信友及天主城的敌人，并不相反信德。我看这兽的像，是有信友之名，而如外教人生活的人；因为他们假装，自称信友，并非心中真信，而只是外貌而已。

不但基督及光荣他的明显敌人，归属那兽，连在世界穷尽时，将由教会中除去的莠子，也属于那兽。谁不朝拜那兽及他的像，岂不是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。”（格后·陆·十四

他们不朝拜，不同意，不臣服，在额上不因职业而接受罪恶的印号，在手中亦不因工作而接受。他们没有罪恶，无论尚活在肉身中，或已去世，从现在起，就与基督共王千年，依照适合此时的情形。

“其余的死亡没有活过来”（贰伍·五）。现在是亡者听天主子声音的时期，听见的就生活，其余的不能生活。下面：“直到千年满了”，该当懂作他们不生活在应生活的时代，乃由死亡而至生命。

肉身复活的日子，不由坟墓而至生命，乃至审判，即被罚，这是第二次死亡。谁不生活至千年过去，即第一次复活以前，不会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不由死亡而至生命。在第二次复活时，即肉身的复活，一定与肉身同至第二死亡。

又继续说：“这是第一次复活。与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是有福的”（默·贰拾·六）。不但由罪恶死亡中复活起来，恒心至终而复活起来的，亦有份子。

“第二次死亡对这些人毫无权柄”；但对稍前所说过的则有权柄：“其余的死者没有活过来，直到那千年满了”；因为在此千年短促时

期间，虽然其中有些人在肉身生活，但没有从亡者中复活起来，因为被罪恶所留，以与第一次复活有份，并阻止第二次死亡，对他们有权利。

### 第十章 如何答复以为复活只属肉身，而不属灵魂的人

有人以为只能讨论肉身的复活，并以为第一次复活也是肉身的。他们说：起来是对倒下而言；只有肉身死时才能倒下，所以死尸（Cadaver）在拉丁文系由倒下（Cadere）而来；为此他们说：灵魂不能复活，只有肉身才能复活。

然而他们不能反对圣保禄宗徒，他亦称灵魂的复活，是因内里的人，而不因人的外表复活起来；他对他们说：“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。”（哥·叁·一）

他在别处，又用别的言语说出这思想说：“为的是基督怎样借着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了，我们也怎样在新生活中行走”（罗·陆·四）。为此他又说：“你这睡眠的，醒起来吧！从死者中起来吧！基督必要光照你。”（厄·伍·十四）。

主张只有跌倒才能起来的人，因此以为只有肉身才能复活，灵魂不会复活，为何不听《圣经》上的话：“你们不要离开他，以免跌倒”；“他或站立或跌倒，都由他的本主人管”（罗·拾肆·四）；“所以凡是以为站得稳的，务要小心，免得跌倒。”（格前·拾·十二）

我相信当躲避灵魂跌倒，而不是肉身跌倒；若起来是属跌倒人的，灵魂亦能跌倒，就当承认灵魂亦能复活了。

圣若望宗徒说：“第二次死亡对这些人毫无权柄；反之，他们将作天主和基督的司祭，并同他一起为王一千年”（默·贰拾·六）。

司祭不但是主教，司铎，他们在教会中是狭义的司祭，亦是所有信友；我们称他们为信友，是因圣油；称他们为司祭，因为是独一无二司祭的肢体。

圣保禄宗徒称他们为“王家的司祭，圣洁的国民”（伯前·贰·九）。亦简单称基督为天主说：天主及基督的司祭，即圣父及圣子的；他以为基督因奴仆之形而成为人，同样，依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成为司祭。对这点，在本书中已提及过多次了。

### 第十一章 世界穷尽时，魔鬼被解放后，催逼哥格及玛哥格难为天主的教会

“及至一千年满了，撒殢就要从他的监牢里释放出来。他一出来便去迷惑地上四极的万民，就是哥格和玛哥格，聚集他们上阵交战，他们的数目有如海滨的沙粒”（默·贰拾·七）。那时魔鬼诱人去作战，如以前哄骗人类原祖，使他犯罪一样。

上面的《圣经》说：“释放出来”，是说明显的教难，由仇恨之心而发生。这是最后的教难，世界将穷尽时，整个教会都当受苦，即整个天主城，被魔鬼城所磨难，无论世上如何。

圣若望宗徒所称哥格及玛哥格，不可相信他们是天涯地角的民族；第一字母似乎是指且大（Getas）及梅且大（Massagetas），或罗马帝国以外的民族。

他们传遍整个世界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地上四极的万民”（默·贰拾·八），而名为哥格及玛哥格。

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些名字的解释，哥格解说房屋，玛哥格解说由房屋中，即由房屋中走出。是指点这些民族，即上面所说的魔鬼

关在深渊中，后来走出来；所以是房屋，及由房屋而出的。

若我们将这二名归于民族，他们是房屋，昔日的仇人，似乎是关在房屋中；他们亦能由房屋而出，为此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于是他们上了那广大的地区，围困了众圣徒的营幕和蒙爱的城邑。”（默·贰拾·九）

并非说他们是由某某地区而来，好像天主城及圣人的住所一定当在某处，因为这是传遍普世基督的教会，为此它无论在何处，是在各民族中，这是由“广大的地区”指出，那里有圣人的住所，那里有天主所喜的天主城，为敌人围困，他们在各民族中都有，为各种磨难所操练，但不放弃服务，所以称为营堡。

## 第十二章 由天降火，烧死恶人，亦是罪人的罚否

以后所说：“但有火自天上，从天主那里降下，吞灭了他们”（默·贰拾·九）不当懂作基督所说的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”（玛·贰伍·四一）；因为不是由天而降的火，是他们被投入火中。

天火是圣人们的勇毅，他们不顺从万分凶恶的敌人，要他们随自己的意愿。空中为天，是圣人的勇毅，使邪魔怒发冲冠，因为不能将基督的信友，引至假基督方面去。

这是由天主而来的火，将焚烧他们，因为因着天主的助佑，天主的圣人不能被战败，为此敌人焦心如焚。

热忱有时是好的，如：“因为我对你殿宇的热忱，耗尽了我，并且那侮辱你者的辱骂，都落在我身上”（咏·陆捌·十）；有时是恶的，如：“让他们见到你对百姓的热忱，自感惭愧；此外还让对待你

仇敌的烈火，吞灭他们！”（依·贰陆·十一）

这并不是最后审判的火，也不是由天而降，以罚基督找到尚活在世间教会的敌人，基督将以他口中的气杀死的假基督；更不是恶人的最后审判；而是在肉身复活后，恶人要受的最后审判。

### 第十三章 一千年当算入假基督的教难否

最后的教难，即假基督时的教难，如我在本书前面已说过，达尼尔先知亦预言过，为期三年及六个月。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短促的时期，是魔鬼被束。圣人与基督同王一千年，或是另外加增的。

因为我们若说归属圣人与基督共王的千年，则比魔鬼被束的时间更长了。魔鬼被解放后，竭力攻击，而圣人战胜困苦后，正与基督共王；那么为何《圣经》记载魔鬼被束与圣人为王，皆为一千年，如何在魔鬼被束三年六月前就结束呢？

若我们说，这教难的短促时期，不当列入千年之中，是当另外增加的，以便更容易懂清下面的话：“天主及基督的司祭与他共王千年”，又加上说：“一千年后，撒殢被解放，由监狱出来”；这几句话指出基督的王朝及魔鬼被囚时间同时停止，使我们相信这教难的时期，不归圣人们为王及撒殢被拘时，因为二者皆已包含在千年之内，是另外加上的，当特别计算；那么我们就当承认，在这教难中，圣人已不与基督共王了。

然而谁敢说与基督日益亲密的圣人，特别在战争激烈时，不败的荣誉更大，殉教的冠冕更为灿烂无比。

若不承认圣人为王，因为他们当受许多苦，亦不能说圣人在千年间遭受教难，不与基督共王；连默示录的作者，说自己见了为基

督及天主圣言作证而被害的灵魂；因此为基督完全所有的，而不与基督共王，这是荒唐之论，当尽力推翻它。

光荣的殉教者，战胜了一切痛苦与劳苦，离开肉身后，即与基督共王，过了千年后，又与肉身结合，继续为王。在三年六月中，为基督殉教人的灵魂，无论已与肉身分离，或在最后教难中才离开，与基督为王，直至现世了结，进入没有死亡的国中。

因此与基督共王的圣人的年代，比魔鬼被拘束时期更长，因为他们与天主子，他们的君王，一齐为王；在三年六月中，魔鬼已不被拘束。我们听见说：“天主及基督的司祭，与基督为王千年，一千年完结后，撒殢被解放出来”，就当解说为：或者圣人的千年尚未终结，而魔鬼监禁的时期已完结；千年当懂为每人当经过的时期，圣人为王时，比魔鬼被拘束的时期更长。

或者更可能，三年六月的短促光阴，不当计入，因为魔鬼被禁的时期更为短促，而圣人为王的时期更长，如在本书中第十六卷所说的四百年，虽然多几年，亦只算四百年；若仔细加以研究，在《圣经》中，时常有这类事实。

#### 第十四章 魔鬼及同伴受罚，亡者复活，最后审判

圣若望说了最后教难后，简单述说在最后审判时，魔鬼及其同伴，敌城与其君王所当受的苦难。他说：“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了那烈火与硫黄的坑中，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日夜受苦，至于无穷之世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）

我已说过，野兽当懂作恶人的城，他的假先知或为假基督，或者我已说过的像。然后圣若望圣史将所得的启示，重复述说死者的

肉身，第二次复活后的最后审判说：“我又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御座和坐于其上的那位，在他面前，下地和上天都逃避了，再也找不到它们的地方了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一）

他不说：“我又看见了一个洁白的大御座和坐于其上的那位，在他面前，下地和上天都逃避了”，因为不在审判生死人之前，而说：“看见坐在宝座上，下地和上天都逃避了”，是在以后。在审判后，天地都终结了。开始一个新天地。

这个世界将终穷，非因毁灭，而因事物的变迁。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因为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”（格前·柒·三～三二）；不是世界，而是局面当逝去。

圣若望说了自己看见坐在宝座上的，在他之前，下地和上天都逃避了，又继续说：“我又看见死过的人，无论大的小的，都站在御座前；案卷就打开了；还有另一本书也打开了，就是生命册；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，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二）

他说：案卷打开了，也说出是何种案卷，是每人的生命册，而书籍则为旧约与新约，其中有天主的规诫；每人的生命册，则指出善守天主的规诫与否。

依人而论，这本书，谁能想象它的长度及厚呢？所写每人一生的行为，几时能念完呢？是每人有一位天使，每人可听到天使对他所说的；那就不是一本书为众人，而是各人有其书了；然而只有一本，因为说：案卷打开了。

案卷当懂作天主的德能，它使每人迅速地记起自己善恶的行为，

每人指责或推辞自己的良心，使整个人类及每人同时受审判；这种天主的德能乃称为案卷，因为在其中，可以读到所记载的一切。

为指何种大人小人当受审判，圣若望又回到留下的说：“海洋遂把自己内的死者交了出来，死者和阴府也把自己内的死者交了出来”（默·贰拾·十三）。没有疑惑，这是在死人受审前当做的，以前已说过了；这是圣若望所留下的，又重复述说的。

现在他照次序，为明了起见，又仔细重述已说过的死人受审判，因为说了：“海洋遂把自己内的死者交了出来。”他即继续说：“各人都按照各人的行为受了审判”（默·贰拾·十三）；这是上面所说的：“死过的人都按那案卷上所记录的，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二）

### 第十五章 海洋，死亡及阴间，如何交出它的亡者，以受审判

海洋交出的亡者为谁？因为并没有说死在海中的，不在阴间，或他们的身体保存在海中；或更不合理的，是海洋保存好的亡者，而阴间保留恶者。

谁相信这事？有人以为海是现世；说基督同时审判将复活起来及尚活着的人，亦称他们为亡者，称下面的人为善人：“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了”（哥·叁·三）；下面的为恶人：“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！”

亦可称为亡者，因为他们的肉身是有朽的，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身体固然因罪恶而死亡，但神魂却因正义而生活”（罗·捌·十）。由此可见在活人中，除了身体，尚有一物，身体死去，神魂却生活着。不说有朽的身体，而是已死去的身体，虽说稍后称身体为有朽

的，如普通所称的。

所以海洋交出其中的亡者，即现世交出尚未死去的人：死亡与阴间交出他们的亡者。海洋交出亡者，如其所有；死亡及阴间交出亡者：因为叫他们重新生活。但称死亡或阴间尚为不足，为此说出二者：死亡为善人，他们只能死亡，而不会入地狱；地狱为恶人，他们将在地狱中受苦。

我们有理由相信古教的圣人，期望将来的救世主，他们所在的地方，以受苦而论，离地狱甚远，但以地点而论，可能相近；直至救赎大工完成后，为耶稣基督所救援。为基督圣血所赎的信友，不到地狱中去，直至有了身体后，接受应得的赏报。

说了：“众人照他们的行为受了审判”后，亦简单写出他们如何受审判：“然后死亡和阴府也被投入了火坑”；以这名字指出死亡及地狱中受苦的魔鬼及其同伴。这是前面更清楚说过的：“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了那烈火与硫黄的坑中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）

下面暗中所指的：“就是那兽和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”；此地则明明说出：“凡没有见载于生命册上的，就被投在火坑中”（默·贰拾·十五）

并非此处忘了提及天主，是论预定得常生的人。天主一定认识他们，且不必由此书中认识他们，而他对他们不能舛错的预见，就是这本生命之书，就是已认识了他们。

## 第十六章 新天新地

审判以后，圣史预言恶人将被罚，亦当提及善人，为此他解说主耶稣简单所说的：“这些人要进入永罚”（玛·贰伍·四六）。亦当

解说下面有连带关系的：“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”。“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”（默·贰壹·一）

以上所说的，将依这程序进行，即看见坐在宝座上的，在他之前，天地都要回避。审判以后，天主将生命书上无名的恶人，罚入永火之中；除非圣神默示，没有人知道这火的性质，在世界何处，及其中所有的东西：世界因一切事物消灭将消逝，如洪水时一切灭亡一样。

因着一切事物的消灭，如我已经说过的，适合我们身体的有朽之物，完全消失，而同样事物，因着奇异的变换，适合我们不朽的身体，为使宇宙由维新，以适合维新的人身。

至于所说：“海已不再有了”，不易决定是因大火而干，或变为更好的。我们固然读过将有新天新地，然而我不记得曾读过有新的海洋，除非默示录中所说的：“御座前面有如玻璃海，仿佛水晶。”（默·肆·六；拾伍·二）

然而此处非论世界穷尽，亦不论真的海洋，而是像似海洋的事物。虽然所说：“海已不再有了”，能指点上面所说的：“海洋交出其中的亡者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三）

那时被称为海洋的世界，为世人已不是狂风大浪的险海了。

## 第十七章 教会永远受光荣

圣若望继续写说：“随后我看见了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与先前的地已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也看见那新耶路撒冷圣城，从天上由天主那里降下，就如一位为自己的丈夫装饰好了的新娘。

我听见由御座那里有一个大声音说：“看，天主与人同在的帐幕！他要与他们同住”；他们要作他的百姓，而他要作“与他们同在的天主”；“他要由他们的眼上拭去一切眼痕，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号，没有苦楚了；因为先前的都已过去了。坐在御座上的那位说：“看，我更新了一切。”（默·贰壹·一～五）

说这城由天而降：因为天主以上天的恩宠造了它，因此天主以依撒意先知的口说：“只有我，上主创造了这事”（依·肆伍·八）。由天开始，由天上天主的恩宠，在圣神内以圣洗而得，天主的子民乃加增了。

在公审判时，身体由有朽而进至不朽，天主的恩宠是如此的光荣，不留下任何缺欠的踪迹。

我以为主张与基督为王千年时，独有下面所说的，是不可靠的：“上主要由他们的眼上拭去一切眼痕，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号，没有苦楚了”。谁能胡涂地说：在现世痛苦中，我不说一个圣的民族，是说一个圣人生在世上或已生活过的，一生没有流泪，没有痛苦，而实际上，一个人愈圣善，就愈痛苦。

岂非一位天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呼说：“我的泪涕昼夜作我的饮食”（咏·肆壹·四）“每夜泣流如雨，湿透了我的衾被，我的泪珠，已浸湿了我的床榻”（咏·陆·七）：“我沉静无声，即善言也不出口，然而我的凄楚重新滋生。”（咏·叁捌·三）

岂非天主的子女，受苦痛哭，还期待脱免痛苦；但得圣宠，使死亡为生命所吸收？有了圣神的特恩，内中期望得天主子女的名分。圣保禄自己为他的同胞依撒尔民痛哭悲伤，岂不是上天耶路撒冷的

居民吗？

最后，在这城中没有死亡：“死亡！你的胜利在那里？死亡！你的刺在那里？死亡的刺就是罪过”（格前·拾伍·五五）；说在“那里”时，死亡一定不存在了；然而现在，不是一个上天耶路撒冷的居民，是圣若望宗徒自己在书信中说的：“如果我们说：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。”（若一·壹·八）

在默示录中，有许多隐晦的事，以激发读者的思想；因为不易懂清，他乃反复而论，设法作另一说法时，似乎是在说别的事。然而所说：“上主要由他们的眼上拭去一切眼痕，再也没有死亡，再也没有悲伤，没有哀号，没有苦楚了”（默·贰壹·四），明显地指点圣人永远的不朽，若加以怀疑，在圣经中，就找不到更明显的事了。

### 第十八章 圣伯铎禄宗徒对公审判的话

现在我们看看圣伯铎禄对公审判所写的话：“首先你们该知道，在末日要出现一些爱嘲笑戏弄的人”，按照自己的私欲往来，且说：“那里有他所应许的来临？因为自从我们的父老长眠以来，一切仍旧存在，全如创造之初一样”。他们故意忘记了：在太古之时，因天主的话，就有了天，也有了由水中出现，并借水而成的地；又因天主的话和水，当时的世界为水所淹没而消灭了。甚至连现有的天地，还有因天主的话得以珍存，直留到那审判及恶人丧亡的日子，为火焚烧。

亲爱的诸位，唯有这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决不迟延他的应许，有如某些人所想象的，其实是他对你们含忍，不愿任何人丧亡，只愿众人回心转意。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临；在那一日，天要轰然过去，所有的

原质都要因烈火而溶化；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。这一切既然都要这样消失，那么你们应该怎样以圣洁和虔敬的态度生活，以等候并催促天主的日子来临呢！在这日子上，天要为火所焚化，所有的原质也要因烈火而溶化；可是，我们却按照他的应许，等候义德常住在其中的新天地。”（伯后·叁·三～十三）

他不提死人的复活，但足够说了现世的毁灭。他亦提及洪水时的经过，似乎是劝我们相信这世界，到了时期，亦要终穷：因为他说过：世界将消失；不但下地，连上天，即其周围的气体亦将消灭。

整个流动的气体，他称它为上天，是下面的，不是上面形成日月星辰的，都将成为液体，与地球一齐毁灭，如以前为洪水毁灭一样。

“甚至连现有的天地，还是因天主的话得以珍存，直留到审判及恶人丧亡的日子，为火焚烧”（伯后·叁·七）。所以天地，即世界曾为洪水所灭，在公审判时及恶人受罚的日子，将为火所焚烧。

不可豫疑说，恶人将丧亡，然而本性仍然故我，虽然在痛苦之中。可能有人要问说：“在公审判后，建立新天地之前，现在的世界将被焚毁；火烧时，圣人将站在何处？因为凡有身体的，就当在一物质的场所”。

我可答说：他们站在高处，能不为大火的烟所熏，如以前未被水所淹一样。圣人的身体，能在所愿的任何处。他们已是不朽的，不怕这大火了，就如达尼尔及其同事三人，能不被炎火所侵害一样。

**第十九章 圣保禄宗徒给撒罗尼人所写，假基督出现，基督即随之而来**

为不使本书太长起见，当撇下许多圣史及宗徒们对公审判所写

的，然而不能不提及圣保禄宗徒写给得撒洛尼人的：“兄弟们！关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来临，和我们聚集到他前的事，我们请求你们，不要因着神恩，也不要因着言语，也不要因着书信，似乎全出于我们，好像说主的日子迫近了，就很快受到摇乱，失去理智或惊慌失措。不要让人用任何法子欺骗你们，因为除非那背叛之事先来，以及那罪恶之人，即丧亡之子被启示出来——他是敌对者，且高举自己在各称为神或受崇拜者以上，以致要坐在天主的殿中，宣布自己为神——主的日子还不会来到。

你们不记得我还在你们那里时，给你们说过的这些事吗？你们也知道现今那阻止的，叫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。因为罪恶的秘密已经在活动，只等如今这阻止者一由中间被除去，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。主耶稣却以自己口中的气息要杀死他，且以自己来临的显示把他消灭。

那人一来临，借着撒殛的力量，具有各种德能，行欺诈的奇迹异事，为那些丧亡的人具有各种违法的诱惑，因为他们没有接受爱慕真理之心，以能拯救自己。为此天主给他们放出一种具有诱惑的力量，叫他们相信谎言，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悦违法的人受裁判。”（得后·贰·一～十二）

没有人疑惑圣保禄宗徒，说这些事时，是说假基督及公审判日子，他称它为主的日子，在背叛天主的人来之前，它是不会到的。这类事可对所有恶人而言的，何况对这个背叛天主的人呢！

他在天主的什么圣殿中，建立自己的宝座，则不一定：是在倒颓的撒落满王所造的圣殿中，或在教会内？他一定不称邪神的庙宇

为天主的圣殿。为此有人以为在此处，假基督不但是真领袖，也是全体，即所有属于他的人。

他们以为拉丁话，更好照希腊文的口吻，更能达出意义，他不坐在圣殿中，而如圣殿（In templum），即他自己就如天主的圣殿，即教会。他以后所说的：“你们也知道现今那阻止的”，就是他迟来的原因，“叫他在自己的时辰才出现”；他不愿明明说出，因为他们已经知道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所知道的，愿意努力知道圣保禄宗徒愿意说的，然而不能达到目的，因着下面的话，意义更不清楚：“因为罪恶的秘密已经在活动，只等如今这阻止者一由中间被除去，那时那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”。

我坦白承认不知圣保禄宗徒所愿说的，但我可说出我所读过或听过人们的推测。

有人以为是罗马帝国：圣保禄宗徒不愿明白说出，使人不要诬告他侮辱帝国，因为当时人想它是永远的。他们以为所说：“罪恶的秘密已在活动”，是暗示奈禄（Nero）皇帝；信友因他的行事，推测他为假基督。为此有人以为他当复活，成为假基督；别人不信他被害，是被抢走，使人相信他已被害；别人则以为他正当年富力强时隐藏起来，在适当时期重新出现，登上皇位。

我以为这类推测，荒诞不经。但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只等如今这阻止者一由中间被除去”，可信为罗马帝国，似乎是说：现在出命令者，继续出命令，直至由中间被除去，“那时无法无天的人就要出现”；没有人疑惑他就是假基督。

别的人相信所谓：“你们也知道现今那阻止的叫他在自己的时辰

才出现，因为罪恶的秘密已经在活动”，是指点教会中的恶人，直至人数相当多，形成假基督的人民；是罪恶的秘密，因为是暗中。

他们说圣保禄宗徒劝信友在信仰上要有恒心说：“只等如今这阻止者一由中间被除去”，即直至秘密的罪恶由教会中除去。

他们以为圣史若望在书信中所说的，也指点这秘密：“小孩子们，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！就如你们听说过反基督要来，如今已出了许多反基督，由此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最末的时期了。他们是出于我们中的，但不曾属于我们，因为如果曾属于我们，必存留在我们中，但这是为显示他们都不是属于我们。”（若一·贰·十八~十九）

圣若望所称的最末时期，由教会中出了许多异教人，他称他们为假基督，他们就说：那时凡不属基督，而属假基督的，都要出来。

所以有人这样解说，别人那样解说圣保禄宗徒的晦隐字句，但他一定说过，若假使基督不先来诱惑罪人，在天主的预见中，他们将被他所诱惑，基督就不会来审判生者死者。如所说的：“那人一来临，借着撒殢的力量，具有各称德能，行欺诈的奇迹异事，为那些丧亡的人具有各种违法的诱惑。”（得后·贰·九~十）

那时撒殢将被释放，因着他假基督做许多奇异的事，但是假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些奇迹异事被称为假的，是假基督以幻想欺骗人的五官，似乎在做未曾做的，或者是真奇迹，哄骗不知魔鬼能力的人，他们以为非由天主的赞助，魔鬼不能行此奇迹。

由天降火，一转瞬间，毁灭了约伯圣人的全家人及羊群，或狂风怒吼，吹倒了房屋，压死其子女，一定不是幻想，而是撒旦的工作，天主给了他们这种能力。

那时明显地露出为何这些异能异迹是假的。无论因已说过的任何理由，“那些没有接受爱慕真理的心，为能拯救自己”，终被诱惑。为此圣保禄宗徒又添上说：“为此天主给他们放出一种具有诱惑的力量，叫他们相信谎言。”（得后·贰·十一）

天主准许魔鬼做出这类事，虽然他心不怀好意，去做这事：“为使一切不信真理而喜悦违法的人受裁判”，受裁判的将被诱惑，被诱惑的将被裁判。

受裁判的，是被天主暗中公正的审判所吸引，他自第一罪恶后，就不断审判人，被诱惑的，将受耶稣基督公正法官的最后审判，他自己反被人不合公正地判决了。

## 第二十章 圣保禄宗徒在得撒洛尼前书中，对死人复活的意见

圣保禄宗徒在得撒洛尼前书中写说：“兄弟们！关于亡者，我们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以免你们忧伤，就像其他没有望德的人。因为我们若是信耶稣死了也复活了，这样天主也要领那些死于耶稣内的人同他一起去。我们用主的话给你们讲这事：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到主来临时绝不比死过的人先到。因为在发命时，在总领天神的呐喊和天主的号角吹响时，主要亲自由天降来，那些死于基督内的人先要复活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同时与他们一起要被提到云彩上，到空中迎接主。这样，我们就时常同主在一起。为此，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安慰。”（得前·肆·十三~十八）

圣保禄宗徒的这些话，明显地预言，主基督来审判生死者时，死者将复活。但普通常问基督来时，尚生活的人，圣保禄及同时人亦可能在其中，总不会死，或者与复活起来的人，被提至云彩之上，

去欢迎基督，由死亡中迅速地而至不朽。

可能在空中死去活来。所谓“这样，我们常同主在一起”，不可懂作与主常在空中，因为主亦不常在空中，他来后就去。所以我们去欢迎来临的主，而不是常在的主，“我们常同主在一起”，就是我们将有永久的身体，与他到处在一起。

圣保禄宗徒自己亦给我们解说这几句话，基督来时尚活着的人，亦将死亡，然后在瞬息间，可得不朽说：“在基督内众人都要复活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二二）在论肉身复活时又说：“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，决不得生出来。”

基督来时，尚活着的人，若不死亡，由于不朽，将与他一起复活，而另一处却说：“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，决不得生出来。”或者不能说：死了的人，回至地下，照原祖犯罪后，受了罚说：“直到归于土中，因为你是由土中来的。”（创·叁·十九）他们播下了种子。

该当承认基督来时，尚未与身体分离的人，不包含在圣保禄宗徒及《创世记》的言语之中，因为被提至空中，并非播种，亦不回至土中，他们或者根本不死，或者在空气中暂时死亡。

同一圣保禄宗徒，对格林多人论亡者复活时，能帮助我们：“众人都要复活起来，或如其他抄本所说：‘众人都将死亡。’”

若没有死亡，就不会有复活，此处所谓睡觉是指死亡而言。若基督来时，尚活着的人，不死亡，亦不复活起来。若我们相信，基督来时，尚活着的人，将提至空中欢迎基督。在出神后，又立刻与他结合，因为已成为不朽的人了。在圣保禄的言语中，就不成问题。

“你所种的，若不死去，就不会有生命”。或别处所说，“众人都复活起来，或众人都死亡”，因为若不先死去，就得不到不朽之恩。

虽然暂时死去，但是实在的，亦会享有不朽之恩。似乎不可相信众人的身体种在空中，以便复活后就成为不烂不朽的，若我们相信同一宗徒明明说的，即复活是瞬息间的事，古代的死尸，亦很容易、迅速地复活起来，永久生活着。

我亦不信这些圣人，不受人当受的罚，“你原来是土，将来还要归于土”。若在他们死时，他们的肉身没有埋葬，但被提到空中死去，同样，他们提至空中时，亦能复活起来。

“归于土中”指点：失去生命后，你要去以前的地方，你以前有生命，现在却没有了。天主向宇宙吹生命之气，于是人成为活人，似乎是说：大地有生命，这是你以前所没有的，你将无生命，以前你曾有过。在死尸臭烂前已有了，无论死在何处，没有了生命，但很快地就要有它。

这样，回至土中，因为由有生命的人成为灰土，变为灰土的，便是灰土，老人就是老了，陶器就是由陶土而成等。现在我们只能猜想，那时却知道得更清楚。我们若愿意是信友，就当相信基督来审判生死者时，死人就要在肉身中复活起来。即使我们不能完全懂透如何复活，我们的信仰也不是虚伪的。

现在依照需要，如我所许的，要说先知书中，对天主的审判说了什么。

## 第二十一章 依撒意亚先知对亡者复活及公审判的意见

依撒意亚先知说：“你的亡者将再生，他们的尸体要起立：你们

苏醒歌咏，睡在尘埃的人啊！因为晶莹的朝露，是你的朝露，大地也会将幽灵抛露。”（依·贰陆·十九）上面的话，是关于圣人的复活。最后一句，“大地也会将幽灵抛露”是指点恶人的身体将受罚。

若我们愿意仔细研究善人的复活，当为第一次复活，“你的亡者将再生”，下面的话，“他们的尸体要起立”，是指点第二次复活。若我们再研究主来时，尚生活的人，可将下面的话归于他们，“因为晶莹的朝露，是你的朝露，大地也会将幽灵抛露”。

此地“朝露”正指长生不老，不需要饮食，如每日的药品。为此同一先知，在审判之日，使善人有希望，恶人恐惧说：“因为上主这样说：看哪！我要在她身上广赐和平，有如河流一般。我要赐给她异民的光荣，好似泛滥的河流。她要将她的乳儿抱在怀中，放在膝上摇摆。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，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，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受安慰。你们见到这种情形，你们的心必要欢乐，你们的骸骨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，那时上主的手必要显示给他的仆人，他的愤恨必要向他的敌人发泄。

“因为，看哪！上主乘火降来，他的车好似暴风一般，他要在狂飙中发泄他的怒气，在火焰中施展他的威吓。因为上主要用火及刀剑审判所有的血肉，许多人将被上主所击灭。”（依·陆拾陆·十二～十六）

“和平犹如河流”，是指点最大的和平。在上卷我已长篇大论，谈过这犹如河流的和平，我们一定可受它的灌溉。上主说他将使这河流倾向他应许幸福的人，即在天上，一切事物，将为此河所灌溉。

但因不朽的和平亦将普及地上的身体，先知说天主使这河由上

而下，使人像天使。这样，我们不可懂耶路撒冷为婢女与其子女，而是我们自由的母亲，照圣保禄宗徒，她永远在天上。在那里，经过劳苦忧虑后，我们将受安慰，将如婴儿一样，被背在肩上及放在膝上。我们虽然粗野，又无经验，然而和平仍要助佑我们。

在那里我们将看见，心中喜悦，并没有说我们将见何物，一定是天主，以便使福音所应许的，在我们身上应验：“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”。（玛·伍·八）还有许多我们现在不见而信的，照人性的可能，我们设想它比实际上更小：“你们看见后，心中要喜悦。”此地你们相信，那里你们将要看见。

所说“你们的心中要喜悦”，是使我们相信天上耶路撒冷的福乐，不但是精神方面的，乃添上说：“你们的骸骨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”，这是简单地提及肉身的复活，述说尚未说过的。肉身的复活，不是我们看见时才有，是复活后，我们才会看见。

我们已说过新天新地，并屡次用各种形式，提及应许圣人们的事情说：“因为，看哪！我要造一个新天和一个新地，先前的没有人记忆，没有人关心。人们将因着我所造成的喜悦，欢乐直到永世，因为，看哪！我要造一座喜悦的耶路撒冷，使她的人民为欢欣的人民。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悦，因我的百姓而欢欣，其中再听不到哭泣和哀号的声音。”（依·陆拾伍·十七～十九）

还有其他的事，有人将它归于千年肉身的娱乐。先知往往将寓意与正文混在一起，使人辛苦研究后，达到正当求知的愿望。懒惰愚蒙的人，只懂《圣经》的皮毛，以为不必加以更深的研究。我上面对先知预言所说的，已足够了。

此地说了，“你们的骸骨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”，是为指出天主记得善人的复活，所以加上说，“那时上主的手必要显示给他的仆人”。这是什么？是天主将朝拜他的与轻视他的人分开，为此说，“他的愤怒必向他的敌人发泄”，或如《圣经》的注解者所主张，以为是不信天主的人。

“因为，看哪！上主乘火降来，他的车好似暴风一般，他要在狂飙中发泄他的怒气，在火焰中施展他的威吓。因为上主要用火及刀剑审判所有的血肉，许多人将被上主所击灭”。

说在火中，暴风内，用刀剑，是说审判的刑罚，上主将如火一般的来临，为他们施刑罚。“车”用多数，是指点天使。下面的话：“上主要用火及刀剑审判所有的血肉”，不但指点天使及圣人，也指点世人及肉欲的人，“他们只思念地上的事”，（斐·叁·十九）“原来肉身的思念招致死亡”，（罗·捌·六）天主又称他们为血肉说：“人既属于血肉，我的神不能恒久住在人内。”（创·陆·三）

“许多人将被上主所击灭”，是说他们将有第二次的死亡。火、刀剑、打击，亦可以善意解说。吾主耶稣曾说将火带至世上，（路·拾肆·四九）“有些散开好像火的舌头，停留在他们每个人的头上”，（宗·贰·三）是说圣神降临。

吾主耶稣也说：“我来不是为带和平，而是带刀剑。”（玛·拾·三四）《圣经》称天主之言为“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锐利”。（希·肆·十二）在雅歌书中，说圣教会为爱情所伤。我们读到或听见吾主耶稣将来审判，其意义是很清楚的。

然后简单提及在审判时要受罚的，就是恶人，以古教的禁止食

品指出，由基督降生开始新约的恩宠，直至我们现在讨论的公审判。因为吾主耶稣曾说要来召集所有的人，看见他的荣耀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：“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，都缺乏了天主的光荣。”（玛·叁·二三）

并说将给他们留下标记，看见它后就会相信天主，将派被救的人至各国及远岛中，那里总没有听过天主的名字，也没有见过他的荣耀。当将自己的荣耀报告万民，将兄弟伊撒尔人民带至天主圣父前。

由万方各国，都将车马，当做礼物，送给上主。所谓车马，是天主因天使或人的助佑，在圣城耶路撒冷城中，它因着圣善的信友，已传至普世。人得了天主的助佑，当相信的地方就来相信。

天主将他们比作真正的伊撒尔民，他们在圣殿中，给他奉献祭品，弹琴唱歌，如现在主教到处所做的，并在其中拣选司祭及辅祭的，这是我们看到所实行的。

现在我们看见司祭及辅祭的选择，不照肉身的关系，如以前照亚巴郎的支派。而在《新约》中，是照默基色德的程序，最高的司祭为基督，各人依其功德而当选。他们当重视的不是名称，因为不肖者亦可获得，而是圣德，这在善人与恶人中是不同的。

说了我们大家所知的天主的仁慈后，他应许人因着公审判，而达到目的，将善人与恶人分开，天主以先知的口对上主说：“因为，就如我所创造的新天地，怎样在我面前存在，你们的后裔与你们的名字也要怎样存在，这是上主的话。将来每逢月朔，每逢安息日，凡属血肉的都要来到我面前跪拜。这是上主所说的。他们必要来观看背叛我们人的尸体，因为他们的虫总不会死，他们的火总不会灭，他们

为一切属血肉的人将是一种可憎之物。”（依·陆拾陆·二二~二四）

依撒意亚先知结束自己的书，亦结束了现世。有人不称做“人的肢体，而是男人的死尸”，以死尸来代替肉身的罚，虽然普通称没有生命的身体为死尸。他们将是有生命的，不然就不能受苦，除非我们不能称第二次死亡人的身体为死尸。

由此，同一先知说，我已提及过，恶人的土地将消失。谁不知道拉丁文（Cadaver）是由坠下（Cadere）而来？

任何人不能说，在这刑罚中，没有女子，但特别是为男人的，因为更健壮，也是因为女人由男女肋骨造成，所以可包括二者。但更重要的，是对善人亦说：“所有的人都来”，因为这个民族由各民族而来，不是全体，因为有许多人已在受苦，如我开始时说的，以肉身称善人，以肢体或死尸，来指点恶人，并谓将来的审判，在肉身复活后，当有信仰，为事物名字所证实，善人与恶人总当分开。

## 第二十二章 圣人如何去看恶人受罚

善人如何出去看恶人受苦？岂该离开享福的地方，动身至受苦处，去看恶人的刑罚吗？不，以知识去，为此《圣经》上说受苦者是在外面。（玛·贰伍·三〇）

为此吾主耶稣称这地方为外面的黑暗，这与善人的正相反：“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！”（玛·贰伍·二一）不要想恶人入内，为使人认识他，是善人因着知识，认识外面的。受苦的人，不知内里做什么，而享受福乐的，却知道外面黑暗中所行的一切。说出去，因为去认识外面的人。

若先知能知道尚未实现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心中有天主，则圣人

岂不知道已做了的事？天主是在一切事物中。圣人的后裔及名字是在福乐中，对后裔圣若望说：“因为天主的种子存留在他内。”（若一·叁·九）对名字则依撒意亚说：“我要赐给他们一个永久不能泯灭的名字。”（依·伍陆·五）“将来每逢月朔，每逢安息日，凡属血肉的，都要来我面前跪拜。”（依·陆拾陆·二三）

他们由这古旧暂时的黑暗中，进入永久新的光明时，将有以上的一切。对于不熄的火及虫则解说不一。有人将二者皆归于肉身，别人归于灵魂，也有人以为火以本意归肉身，虫则以象征意义归于灵魂，这似乎更为可信。现在没有时间讨论其中的分别。

在本书中论最后审判，善人与恶人分开，下次更详细地讨论赏罚问题。

## 第二十三章 达尼尔预言假基督的教难，天主的审判及圣人的王国

达尼尔说了假基督将来临后，乃述说圣人的永远王国。他预见四只野兽，指点四个国家，其中第四个为一位君王所胜，他就是基督，最后是人子的永远王国，他继续说：“我达尼尔因此事心中忧戚，我脑中的奇象烦扰着我。我遂走近侍立者中的一位，询问他这一切事的究竟，他给我讲述了。”（达·柒·十五）

然后他将由所问的人那里听到的写道：“这四个巨兽是由世界上将兴起的四位君王。至高者的众圣者将承受那国家，要永远占有那国家，直至万世无穷。那时我愿知道关于那第四个兽的究竟，因为它与众不同，非常可怕，铁牙铜爪，吞噬撕裂，又用蹄子践踏所剩余的，又愿知它头上的那十只角，和所生出的一只，以及这角前面

所脱落的三只，还有那有眼睛和有夸大的口的角，这角似乎大于它同类的角。我正观看时，这角正与众圣者交战，竟战胜了他们，直到那万古长存者降来，为至高者的圣民申冤。于是期限到来，众圣者就取得了王权。”

达尼尔说，这是他所问的事，他又写下他所得的答复：“第四个兽是指由世界上将兴起的第四个国，它与所有的国不同，它要并吞天下，加以蹂躏和粉碎。十只角，是指由这国中所要兴起的十个君王。他们之后，另兴起一位，与前者不同，他要制伏三个君王。他要说亵渎至高的话，要灭绝至高者的圣民，企图改易庆节和法律，圣民要被交与他手里直到一个时期，另外两段时期和半段时期。然后审判者要开庭，必夺去他的治权，将他毁灭消除，直到永远。必将王位，治权和天下万邦尊威赐给至高者的圣民。他的国是永远的国，所有的权能都要侍奉他，服从他。叙述至此为止，我达尼尔心中十分烦乱，我的面色大变，但我仍把这事存于心中。”（达·柒·十七～二八）

有人愿意这四个国家是亚述、波斯、马其顿及罗马帝国。谁愿知道什么人如此解说，可读热落尼莫司铎谨慎广博地所写的《达尼尔》一书。谁读到了这类事，就是走马观花，也不能疑惑是论假基督的国王，它虽只是一时，但要难为天主的教会。

一时期，多时期，半时期，等于一年，两年，半年，即三年半。由后面的日子也显明如此。有时在《圣经》中，连月亮也指出。此处时期在拉丁话中未加规定，但为多数，这是拉丁文中所无的，而希腊文及希伯来文皆有之，所以时期是指二期。

我承认，对十个君王，为假基督遇到的不同的十个人，我们能

有错误，我以为即使罗马帝国还没有十个君王，他亦会来的。十的数目，是指所有的君王，以后假基督便来到，如千、百、七等是指整数一样。

在另一处，达尼尔又写说：“那将是一个患难的时候，是自有民以来直到那时所未有过的。到那时你的百姓，即凡登录在那书上的都要得救。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要醒起，有些要入于永生，有些要受永远的羞辱和侮慢，贤明者要发光如苍天的辉煌，引导多人得正义的人，要永远有若星辰。”（达·拾贰·一～三）此处与《福音》很相似，至少对于肉身复活方面。

因为《福音》所说“在坟墓里的”（若·伍·二八），达尼尔先知称“睡在尘土中的”，或如别人解说在灰土中的。“行过善的，复活入常生；作过恶的，复活受审判”，（若·伍·二八）这里则说：“有些要入于永生，有些要受永远的耻辱和侮慢”。

若《圣经》上说“凡在坟墓里的”，而先知却说，“许多睡在尘土中的”，因为《圣经》上有时用“许多”，以指点全体。

天主对亚巴郎曾说，“因为我已将你立为万民之父”，（创·拾柒·四）而在另一处却说，“因着你的后裔，天下的万民，将获得祝福”。（创·贰贰·十八）

写复活后，达尼尔先知亦继续说：“你应去等候结局，好好安息！到末日，你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。”（达·拾贰·十三）

## 第二十四章 达味《圣咏》中预言世界穷尽及最后审判

在《圣咏》上对公审判说了许多事情，但大都简单，偶然提及而已。但它明显说的，不能放过：“你自古建立了大地的根基，诸天

也是你双手的化工。天地有毁，你却长存。一切如衣服，都有腐旧，你如更换衣服将它们更换，它们就都改变。至于你，你常依照你的岁月，无有终期。”（咏·百壹·二六～二八）

为何波非禄赞美希伯来人的宗教，因为朝拜伟大的真天主，威严对待诸神，但对信友，却以新的谏语，指责信友糊涂，因为他们说这世界将穷尽。在希伯来人的《圣经》中，照这位大哲学家的意见，大家都敬畏这位神，他说：“诸天也是你双手的化工。”

诸天会消逝，宇宙岂不同归于尽？诸天是最高，在最稳固的地方。若这论调，不中游维神的意思，为更有价值起见，乃以他的谏言，控诉信友残忍，为何不控告希伯来人的糊涂，在他们的书中，可以找着它。

若波非禄赞颂它的智慧，竟用诸神的谏语赞颂说，“诸天将逝去”，因为这是糊涂，在信友的信仰方面，在别事之中，相信世界将毁灭，因为若世界将消逝，诸天就不会销毁吗？

在我们的《圣经》中，无论是福音及宗徒的书信中，都说：“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。”（格前·柒·三一）“世界逝去”，（若一·贰·十七）“天地都要逝去”。（玛·贰肆·三五）我以为逝去，将逝去，语气比其他的都要婉转。

在圣伯铎的书信中，说当时的宇宙为水所淹而灭亡，相当明显，世界的那一部分将消灭。如何消灭，何种人在审判的日子，及恶人在审判时将被火烧死，稍后乃写说：“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如盗贼一样来临。在那一日，天要轰然过去，所有的原质都要因烈火而溶化，大地及其中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。”（伯后·叁·十）

稍后又说：“既然一切消逝，你们当如何？”由此可得结论道：为火焚烧的诸天将消逝。在世界下面，混乱的世界部分将逝去，而在最高处的天中，满布星辰，则当无恙。

《圣经》中对天上星辰堕落，可别样理解，证明诸天尚存在。若星辰堕落，为象征意义，这是比较可信的，或真要在这低处堕落，则又何等奇妙。维治利的星大发光亮，去躲在西尔凡树林中。

但上面《圣咏》的话，似乎说诸天都要消逝，因为《圣咏》上说：“诸天是你手中的工程，将要消逝”，一切的星辰，属天主的全能，亦要消逝。

波菲禄及其弟子不引用所恨圣伯多禄的话，以证明神的谏语，所承认的希伯来人的意见，整个世界不致毁灭。所谓“他们要毁灭”，是以部分代替全体，只是天的下层当毁灭。在圣伯铎宗徒的信中，说世界将由洪水毁灭，虽然只有天的下层将毁灭，亦是以部分代替全体。

但主张整个人类不能因任何水火所灭的，不用上面的著作，如我已说过的，他们不赞成圣伯铎宗徒的意见，只得申明他们的神亦赞成希伯来人的意见，因为他们没有读过《圣咏》上的话。

《圣咏》第四十九篇亦提及最后审判说：项我们的天主要来，再不缄默。在他面前有烈火燃烧，在他四周有暴风吹起。为审断他的百姓，他招呼上天下地说：“为我聚集那些以牺牲同我立约的信义者。”（咏·肆玖·三～五）

我们将这一切归于吾主耶稣，他要从天降临审判生者死者。因为他先悄然降世，受恶人的审判，他要公开地降来，以审判善者恶

者。我说他要公开地降来，且不缄默，即以法官的身份而来。他先悄然而来，在法官前一言不发，如羔羊一股，被牵去作牺牲，如依撒意亚先知所预言的，（依·伍叁·七）我们在《福音》中看见它已应验了。（玛·贰陆·六三）

我论依撒意亚先知时，已经说过当如何解释火及暴风。所谓“他招呼上天”是圣人及义人可称为天，等于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同时与他们一起，要被提到云彩上，到空中迎接主。”（得前·肆·十七）

为何照字句的意义，称为上天呢？岂有另外的天？“下地审判自己的人民”是包括：“呼”一语，即呼地，不包含下面，当解释为：天是与他一同审判的人，地是受审判的人。“招呼上天”不当解为提至空中，当解为至审判座位，或招呼天使至高处，同他们降世审判。

“招呼下地”可理解为：招呼世人受审判。以后说“下地”当理解为二者，即招呼至上面，其意义即为，“招呼上天下地”。我以为最好理解为人将被提至天空欢迎基督，上天指灵魂，下地指点肉身。

“审判自己的人民”有何意义？岂非将善人与恶人分开，如将绵羊与山羊分开一样吗？因此向天使说，“将圣者聚集拢来”。这样重要的事，当由天使执行。

若问天使当聚集何种善人，是“以祭品与他立约的人”，这是圣人一生所做的：以祭祀与天主立约。因为慈善事业，是在祭祀之上，或在祭祀之前，照天主的意见说：“因为我喜欢仁爱胜过祭献。”（欧·陆·六）

或者“在祭献之上”有在地上之意，那么仁爱的事，就是悦乐

天主的祭献，如我在本书第十卷中所说的。义人用这种行为与天主缔约，因为他们是依《新约》中应许而行的。

义人在右，基督最后审判时要对他们说：“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，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！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了我吃的。”（玛·贰伍·三四）及其他一切在最后审判时，法官所说，有关善人所行的慈善事业及其酬报等。

## 第二十五章 玛拉基亚先知对最后审判的预言，及因痛苦而得洁净

玛拉基亚，亦称为天使，热落尼莫司铎说照希伯来人的意见，可能是厄斯德拉司祭，他的其他著作，亦列入《圣经》之内，他对最后审判写说：“看哪！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修平道路。你们所寻求的主子，即你们所渴慕的那监约的使者，必要忽然来到自己的殿宇中。的确！他必要来临！万军的上主说，对他来临的日子，谁能支持住？在他发显时，谁能站得住？因为他像炼金的火，又像漂布者的卤汁。他坐着好像熔化和精炼银子的人，他净化肋未的子孙，精炼他们像金银一样，好使他们能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。

“这样，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祭品悦乐了上主，就像昔日和古代。那时，我要为了裁判接近你们，我要当一个敏捷的证人反对术士，奸淫者，发虚誓者，并反对那压榨佣工，寡妇和孤儿的人，也要反对欺凌外方人，而不畏惧我的人——万军的上主说。因为我，上主决不改变。”（拉·叁·一～六）

由上面所说的，显然在审判时，为有些人当有赎罪的罚，因为所说的：“对他来临的日子，谁能支持住？在他显现时，谁能站得住？因

为他像炼金的火，又像漂布者的卤汁。他坐着好像熔化和精炼银子的人，他净化肋未的子孙，精炼他们像金银一样。”如何能别样去懂？

依撒意亚先知亦说过相似的话：“就是吾主将借公正的神，毁灭的神，洗净熙雍女儿的污秽，涤除耶路撒冷的血渍的时候。”（依·肆·四）

除非该说将由他们的污秽炼净，融化，因着审判，将恶人分出。他们受罚，就是他们的炼净。但所说：“他净化肋未的子孙，精炼他们像炼金银一样，好使他们能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。这样，犹太和耶路撒冷的祭品悦乐上主”，（拉·叁·三）无疑的，指出虔诚的祭献，悦乐天主，他们将由不公义中炼净，因为它使它们不悦乐天主。

他们洁净后，将成为完全的祭品，它们能献比自己更中悦天主的事物吗？但为更详尽地讨论炼狱的痛苦问题，我以后再谈。

犹太及耶路撒冷的子女，指点天主的教会，不但由希伯来人，且由所有的人形成，但不如现在一样：“如果我们说，我们没有罪过，就是欺骗自己，真理也不在我们内”，（若一·壹·八）而如那时一般，由最后审判洗净，如空气为风所净，凡需要洁净的，都由火所烧净，就没有人再为自己的罪过而行祭献了。

凡奉献祭祀的人，都是罪人，是为得罪赦，使举行祭献后，中悦天主而得罪赦。

**第二十六章 圣人所献的祭祀悦乐天主，如古代的祭献悦乐他一样**

天主愿意指出，那时在耶路撒冷城中已没有这种习惯了，乃说肋未的子孙奉献正义的祭祀，不在罪恶中，所以亦不为罪恶。由下

面的话：“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祭品悦乐上主，就像昔日和古代。”（拉·叁·四）可指出犹太人，白白地等候古教时代的祭献再回来。

当时不奉献正义的祭品，而奉献罪恶的祭品，特别是为罪恶而祭献。司祭自己，本当比别人更好，但依天主的命令，他先该为自己的罪恶献祭，然后为人民的罪恶做祭献。（勒·拾陆·六·希·柒·二七）

为此我当解释说：“就像昔日和古代”，可能是指人类尚在乐园的时代，当时他们天真烂漫，无丝毫罪恶，将自己作为洁净的祭品献与天主。但因原罪，原祖被逐出乐园，人类也有原罪，独一救世主除外，及儿童在领洗之后，如《圣经》上说的：“谁能使洁净出于不洁之中？没有一个人。”（约·拾肆·四）

若有人答说：在信仰中奉献的人，就可说在公正中做祭献，因为“义人因信德而生活”，（罗·壹·十七）虽然若说自己没有犯罪，是哄骗自己，所以不当说生活于信德，谁能说这信仰的时代，能与最后审判的火，炼净奉献公正祭献的人比较。

该当相信在洁净后，义人已没有任何罪过了。一定的，这个没有罪恶的时代，不能与原祖在犯罪之前，在乐园中幸福地生活着比较。所以所说的“就像昔日和古代”，正指这时。

天主应许了新天新地后，亦因着依撒意亚，以象征预言了圣人的福乐说：“因为我的百姓的寿数有如树木的年数。”（依·陆伍·二二）为避免冗长起见，我不加以解说。

谁读过《圣经》，就会知道天主在何处植了生命之树，因着原罪，天主将原祖逐出乐园，离开生命的果子，并以火剑卫护生命之

树。(创·叁)

若有人以为依撒意亚所说的树木的年数，不是基督教会的日子。基督自身亦被称为生命之树，因为他是天主的智慧，撒落满说：“又是持守她的生命树。”(箴·叁·十八)原祖在乐园时期不长久，没有生过子女，就被逐出，为此不是所谓“昔日和古代”，我且将这问题撇下，不要辩论每一问题。

我还看出另一意义，使我们不要相信先知所允许的祭献牺牲的古时代，是最大的恩赐。古教的祭品，无论如何，当是纯洁无瑕的，是象征末日的祭品。圣人不朽的身体及心灵的洁净，已为牺牲所预象了。

对那些不堪炼净而当罚的，玛拉基亚先知说：“那时，我要为了裁判接近你们，我要当一个敏捷的证人，反对术士，奸淫者。”(拉·叁·五)。说了当罚的罪恶后，他又加上说：“因为我，上主决不改变。”(拉·叁·六)好像说：你们虽因罪恶变得更坏，但由我的恩宠所救，我不会改变。

然后天主说自己的证人，因为他审判时，不需要证人。证人已准备好了，或因他忽然来临；或因不等候他的时候，他忽然降来，紧急审判，虽然似乎尚当等候很久；或因不用辩论，良心就暴露出来：“恶人的企图将受审问。”(智·壹·九)圣保禄宗徒亦说：“因为他们的思考或彼此互相控告自己有罪，或者也辩护自己无罪，这事也必要彰显在天主审判人的隐秘行为的那天，依照我的福音，这审判是要借耶稣基督行的。”(罗·贰·十五~十六)

这样，亦可说主耶稣是准备好的证人，因为他立刻使人记起他

所要控告的，乃要加以责罚。

## 第二十七章 善人与恶人分开，最后审判的决案

我在本书第十八卷中，所引用玛拉基亚先知的的话，也与最后审判有关，他说：“他们属于我——万军的上主说——在我执行之日，他们算是我的产业，我要怜爱他们，像一个怜爱那孝顺自己的儿子。你们重新要看出义人与恶人的区别，侍奉天主与不侍奉的人的区别。”（拉·叁·十七～十八）

“看哪！因为那日子来到，像烈炉炽燃，骄傲人和作恶的人都成了草秸。到那一日，要燃烧他们——万军的上主说——给他们不再留下根子和枝子。为你们这些敬畏名字的人，要生出正义的太阳，在它的翼下有安宁。你们要跳跃着出来就像出栈的牛犊。在我执行之日，你们要践踏恶人，因为他们在你们脚底下好像尘埃——万军的上主说——”（拉·叁·十九～二一）

赏罚不同，将善人与恶人分开，在现世看不出来，但公义的太阳，照耀世界，将显示每人的生活，那时要进行从未有过的审判。

## 第二十八章 梅瑟的律法，当以精神去懂，以免用肉欲的观念去批评它

同一先知玛拉基亚所说：“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梅瑟的法律，即我在曷勒布山上向他对全伊撒尔所命令的诫命和章程。”（拉·叁·二二）此处适当地提及命令与章程，说守法律与不守者有大区别，并使人以精神意义去了解律法，以能找到基督，他要善人与恶人分开。

吾主耶稣自己曾向犹太人说：“若是你们相信梅瑟，必会相信我，因为他指着我曾写过。”（若·伍·四六）

但是因为他们以物质观念去懂律法，不知道天主的应许，是上天事物的象征，乃抱怨说：“侍奉天主是徒然的，我们遵守他的规诫，在万军的上主前穿苦衣而行有什么益处？现今我们应称骄傲人有福气，连作恶者居然顺利。”（拉·叁·十四）

因着这些话，先知不得已乃预言最后审判，恶人不但显出并非真正有福，反而不幸至极；善人不但受世苦，反而享受永远的福乐。上面亦引他们的话说：“凡作恶的在天主眼里成了好人，他也喜欢他们。”（拉·贰·十七）

他们抱怨天主，因为他以物质意义去解说梅瑟的律法。为此他在《圣咏》第七十二篇，说自己的脚几乎踌躇不定，险些滑倒，嫉妒恶人享受太平说：“天主怎样知道？至高之主岂有知识？”（咏·柒拾贰·十一）又说：“实在，我白白地洁净了我的心，洗手表白我的无辜，也是徒然。”（咏·柒拾贰·十三）

为解决看见善人受苦，恶人享福的困难问题时说：“我要领悟这事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实在难解。等我进了天主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”（咏·柒贰·十六～十七）

在公审判时，一定不是这样，恶人的不幸及善人的幸福，都要显示出来，其中有大区别，与现在的情形大不相同。

**第二十九章 审判前厄利亚要来讲解《圣经》的秘密，犹太人当皈依基督**

玛拉基亚先知劝犹太人记得梅瑟的律法，因为他预料他们不以精神方面的意义去解释，乃继续说：“看哪！在上主的伟大和可怕的日子来临前，我要派遣厄利亚先知到你这里来，他要使父亲的心转

向自己的儿子，使儿子的心转向自己的父亲，免得我来到时，以毁灭法打击这地。”（拉·叁·二三）

几乎所有人都相信，犹太人在公审判前，因着伟大先知厄利亚的宣讲，要相信真救世主，即我们的基督。犹太人期望在救世主第二次来临世界前，他要先来，因为他们相信他现在还活着，他由现世中掠去，如《圣经》明明说的。

到以精神意义，去懂犹太人以物质意义懂律法时，将“使父亲的心归向自己的儿子”，七十贤士以单数代替多数子女们，即犹太人懂律法，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，连先知梅瑟亦在他们中生活过。

这样，父亲的解说，成为儿子的解说时，父亲的心就要归向儿子；儿子如父亲感觉时，儿子亦要归向他们的父亲。七十贤士本则说，“人的心归向他的近人”。谁比父子更为亲近呢！

七十贤士以先知口吻解说《圣经》，可以找到更好的解说，即厄利亚将天主的心归向圣子，并不是因为圣父爱圣子，使犹太人亦爱我们的基督，他们以前是恨他的。犹太人的心远离我们的基督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是天主或天主之子。

那时，依照他们似乎圣父的心归与圣子，我们的心归正后，才会懂清圣父对圣子的爱情。所谓“人的心对待近人”，即厄利亚将人的心归向亲近人，如何去懂？除非人的心归向为人的基督。他本有天主的本性，但取了奴仆的形态，以便做我们的亲人。

厄利亚来是“免得我来到时以毁灭法打击这地”。如犹太人以肉欲的看法对待世间的事物，所有同样观看世间事物的人，就如土地一样。因着这种过失，他们乃抱怨天主说，“因为恶人悦乐天主，而

侍奉他毫无益处”。

**第三十章 《旧约》书中提及天主将审判世界，不一定是指基督，但由天主说话的口气，无疑的是指基督**

《圣经》上有关最后审判的证据尚有很多，要聚集起来，未免太长。只要证明这审判，已有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所预言的就够了。在《旧约》中，没有如在《新约》中一样，明说这审判将由基督主持，他要从天降下，来做法官。

《圣经》上所说：上主将来，并不明说是基督，因为上主能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神。但我们不当撇下此事，不加以证明。先当证明耶稣基督在先知书中，以上主发言，显明地就是耶稣基督，虽然不如此说，但现在最后审判时，上主将来，就可懂作耶稣基督。

在依撒意亚先知书中有一处，很显明地证明我所说的，因为天主借先知的口说：“雅各伯即我所称呼的伊撒尔啊！你听我说吧！只有我自己是原始，我也是终末。我的手奠定了大地，我的右手展开了上天，我一叫了它们，它们就一同立起来了。你们都集合来听吧！它们中谁预言了这一切呢？上主爱他，使他实行自己的旨意，攻击巴比伦，和加色丁的苗裔。

只有我，只有我预言了这事，我叫了他，也引导了他，使他所行的道路顺利。走近我，静听这事吧！我从起初在暗处总没有说过话，从实现之时起我也在那里，我上主是主宰，我如今决定要施救。”（依·肆捌·十二～十六）

是他以上主之名发言，若没有加上下面的话，就可不解说为耶稣基督，“上主及他的神遣派了我”。

他自己取了仆人的形态，用过去时，以指示将来的事，如在同一先知书中可以读到的“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羔羊”，（依·伍叁·七）不说，“将被牵去”，却以过去时代替将来，预言常是如此。

在匝加利亚的一处，说全能者遣派全能者，岂非天主圣父遣派天主圣子？他写说：“因为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：为了获得光荣，他派遣我到劫掠你们的异民间去，因为谁触动你们，就是触动他的眼珠。因为，看！我要在他们身上挥动我的手，为使他们成为自己侍从的掠物了，如此，你们便知道是万军的上主派遣了我。”（匝·十二～十三）<sup>①</sup>

此处说全能的主为全能的主所遣，谁能说不指基督，他曾说过伊撒尔中的羊遗失了。他在福音中说：“我奉遣只是为了伊撒尔家失迷的羊。”（玛·拾伍·二四）此处却比作天主的眼珠，是因着特别的爱情，因为宗徒们亦由此民族而来。

《圣若望圣史》曾说，“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”，（若·柒·三九）等他复活后，也派宗徒至外方人处。这样，《圣咏》上的话应验了，“你由民众的叛乱救了我，立我为列国的元首”，（咏·拾柒·四四）使曾臣服伊撒尔人的民族，及伊撒尔为他民族所掳，做奴隶时，不肯臣服，反使他们成为伊撒尔民的胜利品。

这是耶稣应许宗徒们所说的“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”，（玛·肆·十九）并对其中之一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要做捕人的渔夫。”（路·伍·十）他们将为善事的胜利品，如同由勇士手中夺来的器具，让与更勇的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奥古斯丁所引旧拉丁译本为全能的天主，希伯来原文及现行拉丁通俗本为万军的上主，意义相同。

同样，天主因匝加利亚说：“那日，我要打倒攻击耶路撒冷城的所有民族，将慈惠的神倾注在达味的家中及耶路撒冷的居民中，侮辱它的人要瞻望我，痛哭它如自己的亲人，如长子死去一样的伤心。”（匝·拾玖·九）<sup>①</sup>

谁能除去圣城耶路撒冷的仇敌，岂非天主？他们攻击它，或如别人解说，围困它，克服它，或为倾流慈惠的神于达味之家，及耶路撒冷居民之上。这一定归于上主，先知是说天主。

这位做如此伟大事业的天主，就是基督，“侮辱它的人要瞻望我，痛哭它如自己的亲人，如长子死去一样的痛心”。犹太人及所有接受了慈惠之神的人，那天都要后悔，在基督受难日凌辱了他，看见他在光荣中来临时，要认出就是他们祖先所侮辱的，他们复活后，不为得光荣，而是为受罚。

因此他们不能以为下面的话，是为自己的，“将慈惠的神，倾注在达味的家中，及耶路撒冷的居民中，侮辱它的人要瞻望我”，他们是后裔，将因厄利亚而相信基督。

我们向犹太人说：“你们杀害了基督”，虽然不是他们，而是他们的祖先杀害了基督，他们亦后悔对这罪恶有份，因为是他们的后裔。他们不因犯罪而后悔，是因同情之心。

为此七十贤士说，“侮辱它的人要瞻望我”希伯来文是，“穿透他的人瞻望我”。由这句话，显出基督被钉而死。但他受苦难时，尚有七十贤士所说的侮辱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次所引，系依希伯来原文本文之分章，现行通俗拉丁文本，匝加利书只有十四章。

捕捉他，缚他，审判他，给他穿羞辱的衣服，加以茨冠，以芦苇击其首，在嘲笑中跪下朝拜他，背十字时，钉在十字架上，都是凌辱他。若不随从一种说法，将两种设法合拢来，读作，“侮辱了他，钉死了他”，我们就更深刻地懂得吾主耶稣的苦难了。

我们在先知书中，读到天主要来审判万民，若不加分别，就当懂作基督，因为即使圣父审判，他亦以人子来临而审判。因为天上圣父不亲自审判任何人，将一切审判交于圣子，他在人世时受人的审判，亦将以人性审判万民。

天主用依撒意亚，在约伯及伊撒尔名义所说的是谁？他这样写说：“请看我的仆人！我必扶持他！我所拣选的，是我心灵所喜爱的，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，叫他给万民传布真道。他不叫喊，不喧嚷，在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。要破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将熄的灯芯，他不吹灭。他要忠实传布真道。他不沮丧，也不失望，直到在世上奠定了真道：那时诸海岛都期望他教诲。”（依·肆贰·一～四）

在希伯来原文中，没有雅各伯及伊撒尔名字，但七十贤士愿意告诉我们当如何理解“我的仆人”一句，即至尊上主纡尊降卑，取了仆人形状的理由，乃加上人名，以指出他由何民族取了仆人的形态。天主圣神曾以白鸽的形状降至他的头上，如《福音》上所载的。

他预言了将来的审判，这是人所不知的。他温良，不喧哗，然而不停止宣传真理。但是当时人不听他，在跟随他的人之外，也没有人听从他，但他并没有消灭自己的敌人——犹太人——他们如折断的芦苇，又如烧火冒烟的木块，因为他宽赦了他们。他不来审判他们，却受了他们的审判。但他预言了，若他们固执作恶，必将受

罚，这是合乎真理的审判。

他在山上，面容发光，声名达于普世。他及他的教会总没有被践踏毁灭。在敌人前，总没有退却，消灭。因此敌人所说的：“他何时死？他的名字何时才灭绝呢？”（咏·肆拾·六）“直至在世上执行审判”，是不会实现的。我们没法隐藏的，已暴露出来了，这是他由天降世要执行的审判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最后所说的：“众民都仰望他的名字”，已应验了。

因此不能否认，并且他们所坚决否认的，当加以承认：因为谁能期望我们所见的，就是还不信基督的，亦不能否认，为此咬牙切齿。当基督被捕，被缚，被鞭打，受人讥笑，被钉时，谁能相信他。连他的门徒亦失去了对他的信心。

在十字架上，只有右盗对他尚存希望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仰望他。为避免永远的死亡，都以基督的十字，画十字圣号。

没有人否认或疑惑最后审判将由基督主持，如《圣经》所预言的，除非固执盲目，不愿相信在全世界已证明的真理。

我说过，在公审判时，或以前，厄利亚先知要来，犹太人要信基督，假基督亦要出现，基督要审判万民，死人复活，善人与恶人分开，世界穷尽，焕然一新。

我们当相信这一切都要实行，但依何种程序进行，事实的经验比我们人的幻想更能告诉我们，但我相信大约是如上面所写的程序完成。

本书只剩下两卷，依上主的助佑，我将完成所许的。一卷论恶人受罚，另一卷论善人的福乐。并依上主所赐，辩驳反对上面一切的理由，他们竟反对天主的应许，并以信仰为虚假可笑的。

但有天主智慧的人，《圣经》中的一切，虽然照人看来，似乎不易相信，但其真理已由各种方式证明，以天主的全能为最大的证据，他不会欺人，能做外教人所不能的事。

## 第二十一卷

撒旦城的结束，即恶人的永罚，及恶人反对它的理由。

### 第一章 讨论的次序，先论受罚者与魔鬼的永苦及圣人永远的福乐

因着天主的助佑，在本书中，我将竭力设法讨论，天主城及撒旦城，因为生者死者的判官吾主耶稣的工作，达到目标时，魔鬼及其追随者将受永罚。

我愿意随这次序，因为圣人及受永罚的人都将有身体，肉身似乎不能在痛苦及永福中。证明了永苦的可能性后，就更容易讨论圣人肉身将来的不朽。

这种次序并不相反《圣经》，它有时将善人的福乐放在前面，如：“行过善的，复活入生命；作过恶的，复活受审判。”（若·伍·二九）有时则放在后面，“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国内，将一切使人跌倒之事，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，扔到火窑里，在那里有哀号和切齿。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，发光如同太阳”。（玛·拾叁·四一～四二）“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”。

(玛·贰伍·四六)

谁细心地去读先知书，要一一引证，就太长了，就会发觉它们所随的次序，也不常一样。我选了这次序的理由，我已经说过了。

## 第二章 肉身能否永远为火所烧

我将说什么，使恶人相信人的身体具有灵魂而生活，不但能不死，并能永远忍受永火的刑罚。他们不愿我将它归与天主的全能，但愿意我用几件事实来作证明。

若我答复他们，有些微小动物一定有死亡，但生活在火中。在有些泉水中有小虫能生活无恙，而泉水这么热，人的手竟不能去触它，而这些小虫竟不能在热水外生活。若他们说：我若不证明这点，他们就不信，即便以可靠的证人来证明它，他们还是心存恶意，说这些证据是不确实的，不能证明所要讨论的问题：因为这些虫会死，但在高热中，却逍遥自在，因为这些元素适合它们的胃口，不但不损害它们，反而养它们，不为火所苦，反而为火所养，这是不可信的。

在火中受苦但活着是奇妙的，然而在火中生活而不受苦，则更奇妙。若相信这事，为何不信那事呢？

## 第三章 肉身受苦，是否就会死去

但有人说：没有一个身体能受苦而不死亡的。这点我们如何知道？谁能知道魔鬼说自己受重大痛苦，是在身上受苦？若回答说：没有任何世间的身体能受苦而不死亡的，这只是由五官及经验而知的。

他们所知的，只是有朽的肉身，他们的理论是：他们没有经验

过的，就以为不可能。乃以痛苦为死亡的原因，而实际上却是生命的证据。我们无论如何研究，受苦的人能永久生活，一定的，一切受苦的必定存在，因为只在生活物体上，才能有痛苦。

为受苦当有生物，然而痛苦并不一定杀害人，因为并非一切痛苦都杀害人，但是他们一定要死亡。有时痛苦能杀害人，因为灵魂与肉身严密结合。在重大痛苦时，灵魂就让步，但因彼此联系微妙，所以不能忍受这类重大痛苦。

但在永远时期中，灵魂将与肉身如此结合，任何时间都不能解除这类联系，亦没有任何痛苦能解开它。那时不能有别种死亡，只有永久的死亡。灵魂不能生活，因为它没有天主，亦不能以死亡，解除肉身的痛苦。

第一次死亡，将不甘心情愿的灵魂，由肉身中逐出；第二次死亡，灵魂将强制肉身，虽然它不愿意。这两种死亡所共同的，是灵魂虽不愿意，却该当忍受肉身的痛苦。

反对我们的人，只注意到现世，没有一种身体能受苦而不死亡的，但不思想，有比肉躯更重要的，就是灵魂，因着它，身体生活，能受苦而不死亡。在受罚人的身上，将有所有人灵魂上所有的。

若我们详细研究肉身的痛苦，就要发觉，更好说灵魂的痛苦，因为受苦，可谓是灵魂的特性，而不是肉身的，虽然痛苦的原因，是由肉身而来。我们说肉身受到感觉，因灵魂而生活。同样，我们说肉身受罪，虽然痛苦，只能由肉体而来。

所以灵魂在肉身上某处受苦，但它自己亦能单独受苦，有时因着不能看见的原因而忧愁，虽然肉身丝毫无恙。灵魂与肉身分开后，

亦能受苦。那位福音中的富翁在地狱中受苦说：“因为我在火焰中极其痛苦。”（路·拾陆·二四）

然而没有生命的身体，不会受苦，有生命的身体亦不单独受苦，是与灵魂一起受苦。若是痛苦为死亡的原因，这理由对的话，就是说能死亡，因为能受苦，则死亡更好说是灵魂的，受苦是它的特性。

所以若受重大痛苦的，不能死亡，那么为何要结论到受罚人的肉身因为受苦，就当死亡呢？柏拉图派人相信是肉身灵魂上发生恐惧、愿望、感觉痛苦及喜悦，为此诗人维治利说：“因着它，即现世肉身，乃恐惧、期望、受苦、欢乐。”（EN·陆·七三三）

但在本书第十四卷中，我已证明，照他们的意见，即灵魂炼净一切肉身的缺点，仍切望回至肉身中去。但有希望，亦即有痛苦。因为若不满意，或为达到所期望的，或失去所得的，就要变成痛苦了。

为此，如灵魂离开肉身，亦能痛苦至极，但不死亡，同样，肉身虽受苦，也不能死去。最后，为何肉身能使灵魂受苦，但不使它死亡，岂非因为使人受苦的，不一定使人死亡。

那么为何不信，这火能使肉身痛苦，但不使它死亡，如同肉身灵魂受苦，不强迫它死亡一样。为此痛苦并非将来死亡的证据。

#### 第四章 自然界的榜样，可以证明生物在痛苦中，可以继续生活

细心研究过动物的人写说：鲛鱼生活在火中<sup>①</sup>。在西西利岛，自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奥古斯丁听人传说如此，并不一定正确。本章对磁石一节，是古代对磁力最详细的记载，颇有科学价值。

古有火山，火焰万丈，而鲛鱼仍活着，我们有许多证人，可以证明火并不消灭一切。

灵魂亦证明并非一切能受苦的，都会死亡，那么为何还要寻找证据，以证明永远受罚人的身体，受地狱火的焚烧，但不消灭，他们受苦，但不死亡。

那时肉身有天主所赐的特性，在自然界中，特奇的事物这么多，我们已不觉得可奇了。它使孔雀死后，肉体不朽烂。我在迦太基城，正遇到这似乎不可信的事。有人拿来烧熟的孔雀肉，我们取去需要的肉脔，加以保存。

过了许多日子后，别种肉都已腐烂不堪，但孔雀肉却毫无臭味，过了三十日后，仍旧如初，一年后，肉只干瘪而已。天主亦给稻草特性，可以保存雪，却可使未成熟的果子成熟。

谁能解说火的奇妙，它焚烧物件，使它变成黑色，而火自身，却极光明。它使周围的事物都烧成黑色，使火光炎热了的炭，成为黑炭。

但并不常常如此：因为石灰石在火中燃烧后，变成白色，虽然火越烧越红，石灰石却越来越白，白色立于日光之下，如黑色立于黑暗中一样。火烧木料与烧石头，在同样的物质中，能发生不同的效果。石头与木料虽然不同，但并不相反，如黑白一样，然而火却使石头变白，木料成黑。一种由石头形成，另一种由木头形成。石头光明，木料黑暗。火烧木料，烧后就熄，烧石灰石却越烧越透明。

炭如此，岂不奇妙至极！它脆碎，轻加压力，就立刻分解，然而另一方面却非常坚固，不为潮湿所侵，长久不变。定界限者，往

往放一块石头，经过许多年后，一块石头，就可使人不能否认界限。

何物在潮湿的地下而不朽腐，岂非烧毁一切的火。石灰石在烈火中成为白色，其他事物在火中却成为黑的。石灰石好像将火吸入内部，虽然以后变成冷的，里面尚保存着火，因此我们称它为生石灰，似乎火尚藏在它内，用水泼它，就生火焰，这是多么奇妙呢！

为使它失去内中的火，乃泼以水，使其浸入全部，开始是冷的，忽而成为热的了。其他一切事物浸水后，都变成冷的。失去了热气后，石灰变冷，水亦不能再使它变热。开始是生石灰，现在却变成熟石灰了。

对这奇妙事情，还能添加什么？还可添加：若不用水，而用助火燃烧的油，无论如何添加，石灰石总不变热。若我们读到，或听见别人谈论石灰石，我们一定相信这是谎话，大为惊异。这类奇妙事，每日在我们眼前总有几千种，因为日常所见，所以就不奇怪了。连由远方印度而来的石灰石，我们也不惊奇了。

我们中有许多人，特别是金银匠，琢宝石者。有一种金刚石，据说不能用铁器或火或其他物件去分开它，只能用羊血。但有它的人或认识它的人，岂会如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那么奇怪吗？总没有看过它的人，可能不相信，或者相信，对不知的物件表示惊奇。若给他看，就会惊奇，如一件特奇事物，若是他时常看见它，就不再惊奇了。

我们知道磁石吸引铁，我第一次看到时，非常惊奇。我看见一个铁环，为磁石所吸，悬在空中，又好像磁石将特性传与铁，铁圈上挂着另一铁环，亦悬着，如第一只铁环，附在磁石上面一样。这

样第二只铁环就挂在第一只铁环上。

第三、第四只铁环亦如此，这样一个一个挂着，成为一串。谁不惊奇磁石的能力，不但在磁石自身，并传至各个悬着的铁环上，似乎是由不可见的联系力所联系了。

但我由同道米来维的斯物鲁主教处，所知有关磁石的事，更使我惊奇不已。他说自己在非洲昔日的侯爵巴旦南（Batana）处用膳时遇到的事：他拿起磁石，放在银器之下，上面放磁石，然后用手移动磁石，上面的铁，即与磁石一起移动，而在中间的银子，却毫无影响。磁石为人所执，上面的铁则为磁石所吸。

我听讲的，是我自己亲眼见到，及听见别人向我报告的，就我自己亲眼看见一样。

现在我说我对磁石所听到的：在它旁边放一块金刚石，就不吸引铁了；若已吸取，金刚石一近时，立刻放开。

我们一认清了磁石后，就不再奇怪了，何况由他们而来的，他们很容易地能获得它。他们看它，如我们看石灰一般。水本可灭火，一泼入生石灰中，却生出火来，若用平日燃灯的油，就不会燃烧，因为这是平常的事。

**第五章 许多事物，不能以理由去解说，但是真的，这是没有疑惑的**

我们向外教人讲天主，古时及将来所发的圣迹，但我们不能以榜样加以证明。他们问我们理由，我们不能给他们证明，因为超越人的能力之上，他们就认为我们说谎话，那么我们自己就当追求所见奇妙事迹的理由。若我们看出不能由人而成，我们就不能说一件

事情没有发生或不能发生，只是不能说出理由而已。

我不去寻找许多书上所写的事，或曾发生过，现在已不存在的事，只是人可去研究的事情，并且数目是少数。

据说意大利西西里岛亚且都（Agrigen-tinum）城的盐，放在火中，如在水中一样融化，若放入水中，就爆裂起来，如在火中一样。<sup>①</sup>在加拉孟（Garamantas）地方有一口泉水，日间甚冷不能饮，夜间则热得不能触它。在埃必（Epirum）地方有一口泉水，如其他泉水一般，燃着的蜡烛熄灭，但不同的，是熄灭了的蜡烛会燃烧起来。

在希腊亚加地（Arcadia）地方有一种石头，燃烧起来，总不会熄灭。埃及有一种无果树，不如其他木料，浮在水上，却沉入水下，奇怪的是沉在水底后，既然湿了更重，却浮在水上面。

在巴力斯坦索多玛（Sodoma）地方生有一种苹果，似乎已熟，若咬它一口，或用手指捺它，就云消雾散<sup>②</sup>。波斯的火石，手拿它时，会燃烧手指，所以名为火石。在波斯有一种石头，它的光彩与月亮同增同减。

在小亚细亚加巴多（Cappadocia）地方，牝马由风而孕，但所生之驹不能生活两年。印度底龙（Tilon）岛，为风景胜地，因为所生草木，不会失去它的叶子。

历史上所记载的这些及其他奇妙的事迹，不是古代的，而是现在还存在的，我若要一一加以研究，就太长了。外教人不愿相信《圣经》，以为神不会做出这类不易相信的事，对我们现在所说的，

---

① 圣奥古斯丁此处所引的奇妙事物，大都根据罗马生物家贝利义（Plinius）书中所载。

② 见若瑟《论犹太战争》书中，及罗马历史家大治督（Tacitus）的书中所记载的。

去追求其理由吧！

他们说：不能承认肉身被烧而不消灭，人受苦而不死亡，如理论家所承认的，他们曾说出奇妙事迹的理由。请他们说出我所举少数例子的理由；若他们不知道，我若说将来要实现的事，他们自然更不相信了。

我若说将来人的肉身被烧受苦，但总不会死亡。若说有一种盐，火能将它融化，如水一般，水能使它爆裂，如在火上一般；有一口泉水夜间热得不能触它，日间冷至不能饮它；有一种石头，能焚烧拿它人的手；另有一种石头，燃烧后就不能熄灭，及其他我们当提出的事，却舍弃了其他无数的事，则他们中，谁肯相信呢？

若我说将来要发生这类事，外教人可答说：若你们愿意我们相信，请给我们证据。我以为不可能，因为这一切，及天主的其他奥妙工程，远超过人的软弱理智之上，但我坚信全能的天主行事，一定有其理由，虽然人的理智不能说出原因。在许多事上，天主所愿意的不很确定，但他所愿意的，必定都会成功，这是一定的。我们相信他所说的，因为我们不能相信天主无能或会说谎言。

批评我们的信仰，追求理由的人，我们问你们人类理智不能理解，且相反本性事情的理由，请你们答复。若我说是将来的事，则外教人要问我们所说将来事件的理由。

为此，天主的这类工程存在，虽然我们不知道其理由，为此别的事情亦能存在，因为一件事情，若我们不知其理由就不存在，这是不合理的。

## 第六章 并非一切奇迹都是自然的，有的系由人的技术所作，许多乃由魔鬼而成

此处他们能答应说：“这类事不是真的，我们不信，所说所写都是假的。”他们又加上说：若当信这类事，你们亦该当相信书中所载的。在维奴斯女神庙中有一蜡台，上面的火，在空气中燃烧；任何暴风大雨，都不能使它熄灭，它如上面的石头一般，总不熄灭。

这使我们难以应付，因为我们若说，不当相信这类书籍，亦能使人不相信我们所提的；若我们说该当相信，我们就承认外教人的邪神存在。

但我在本书十八卷中所说：我们不要相信外教人历史的一切，因为如范罗所说，历史家彼此意见不同。若我们愿意，可以相信书中听载不互相矛盾的，我们不疑惑当相信它。至于这类圣迹的地方，只要我们可以看见的，或容易找到证人，使不信的人，亦相信这事。

至于维奴斯女神的庙及其不灭的火，不但我们没有困难，并且前途无限，在不熄的灯以外，我们还可添上许多由人以魔术所做的，即人用魔术而行，或竟由魔术所行的。若我们要否认这些事，我们就相反所信的《圣经》了。

人以技术，以不灭之火造了大庙，火由魔术所燃，使人在庙中惊奇，或魔鬼以维奴斯的名义，显露出来，使人看见奇迹，为时甚久。

魔鬼由天主所造，而非由他们自己造的事物所出。他们居在世间，乃依其所好，以不同的石头、草木、动物、歌咏及礼仪而行。

为使人呼求他，他们以恶神引诱人，将毒药注入他们的心中，

或以假友谊勾引人，其中有些成为弟子，许多别的成为博士。

若魔鬼没有告诉他们，人们一定不能知道，神愿意什么，恨什么，当用何等名称呼他，求他，能因何而行，巫术的来源为何。邪魔特别侵占人心，沾沾自喜，竟将自己变成光明的天使。所以他们的许多行为，越奇妙，越当避免。

为此现在我们就当注意：若邪魔能做这类事，天使的能力自然更大。上主能使天使行奇迹，他的能力，自然更是伟大无比了。

若受造之物，以人的能力，能做出这么奇妙的事，无智者居然信以为是神的工作，因此，在一庙中，在地面及屋顶间，放着一块大磁石，一尊神的铁像，好像因着神的能力，站在半空，大家都不知道上下有何物。我已说过，匠人能在维奴斯神的灯中放上不灭之石，也是如此。

若魔鬼能抬高《圣经》上所称巫人术士的工作，欺骗人的五官，竟使著名诗人维治利对一个精通巫术的女人说：

“许以法则变人心，江河停流星倒行；夜魔扰乱睡人梦，足下大地呼呼鸣，榛树由山向下行。”

何况天主能做出外教人以为不可能的事，但为天主的大能却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天主造了石头等的能力及人的理智，使能奇妙地运用；天主亦造了天使，他们的能力，超乎世间的一切以上，他的智慧，由所作、所命、所许，在秩序及行事中显出，在造宇宙中，更是善于利用。

**第七章 在一切奇妙事中，信仰的最后原因，是造物主的全能**

天主为何不能使亡者复活，恶人的身体永远受火烧呢？他在所

造的宇宙中，天上，地下，空中，水内，奇妙至极，宇宙自身更是奇妙无比。

与我们辩论的人，也相信天主为宇宙的造物主，他造了诸神，以管辖宇宙。他们亦承认在宇宙中能自然地，或因某种礼仪或巫术，能有奇迹，但我们一提灵迹，不是人或神所做的，如我上面简单提及的，他们就往往回答说：这是自然界的能力，是自然如此，这是他们的本性如此。

所以亚且都的盐在火中融化，在水中爆炸，因为这是它的本性。似乎这是相反它的本性，因为依照本性，不是火而是水能融化盐，是火而不是水能焚烧，而他们却说：是盐的本性，有相反的作用。

对加拉曼的泉水，日间冷，夜里热，无论何时去触它，都感觉不好过，他们亦说出同样的理由。

另一泉水，虽然冷，如其他泉水一样，能使燃者的火熄灭，但与其他不同的，是它能使熄灭的复燃。同样，明石自身虽没有火，但与火一接近就燃烧起来，不能熄灭。

这是反复不停，令人生厌的理由，有相反本性的行为时，不说出其他理由，只说这是它的本性如此。我承认这理由简单，答复足够了。

天主既然是宇宙的造物主，他们为何不承认我们的理由更充足？他们不相信一件事，以为是不可能的，我们说这是全能天主的旨意。他被称为全能的，就是因为他能为所欲为。天主造了这么多的事物，若不显示出来，或不由可信者的传说，大家都要以为是不可能的，不但不为人所知的如此，我所提及大家所知的，亦莫不如此。

大家都可不相信，而不受人指责，只在书中读到，没有其他证人的事，因为他们没有受天主的启示，所以可能有错误。

我亦不愿人盲目相信我在前面所提及的事，因为我自己并不以为没有任何可疑惑处，除了我自己观察过的，及每人容易看到的。如石灰在水中沸腾，在油内却冷冷静静；磁石不知因何能力，不动草屑而吸铁；孔雀肉不朽烂，而柏拉图的死尸却早已烂了；稻草可保存雪，却能使苹果成熟；火焰可烧石头，使它发亮，焚烧他物时，却使它黑暗。同样，一滴油，使衣有污点，以白银可印黑线。

同样，炭一近火就变红，木头变黑，坚物软化。这些事情及其他，在本书中要一一提及，未免太长，不但我知道，别人也都知道。

至于我上面所说，不是我自己亲眼看过，只在书中读到的，除了泉水能使燃着的蜡烛熄灭，灭了的蜡烛燃着，及索多玛的苹果，外面似乎成熟，里面却是一股乌烟，我没有找到可信的证人，可以推定是否真实。

我也没有找到见过爱比罗泉水的人，但我遇到过说自己在法国格且纳城<sup>①</sup>看见过相似泉的人。至于索多玛的苹果树，不但有可信的书信提及，也有许多亲眼看见的人作证，似乎不能疑惑<sup>②</sup>。

其他事迹，我以为不能承认或否认，我所以提及，只因为历史家曾加以记载，但未说出任何理由，却有人相信。然而我说全能的天主，能做超乎他们的经验及官能的事，即使说出理由，他们亦加

---

① 即现在的格纳白 (Grenoble) 城。

② 我于1962年朝拜圣地时，曾至索多玛附近一带，都是不毛之地，并没有任何果树，在附近叶里各城，果子却很多，橘子尤为著名。

以拒绝。

还有比天主实现了他所预言的事，更好的理由，以证明全能的天主，将实行他所应许的事吗？他将实行他所许的似乎不可能的事，使不相信的外教人，相信他们不信的事情。

### 第八章 我们知道某物的性质，但忽然变成与所知道的不同，这并不相反本性

若我们的敌人说他们不相信人身将永远被焚，如我们信仰所训示的，我们不能用别人对奇妙事迹所表示的意见，说这是自然能力，或说这是此事的本性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不是人身的本性，由《圣经》上的话，可以知道。

我说人性受造时，与现在大相径庭，在犯原罪前，人身不会受苦，但在犯罪后，已变坏了，成为我们现在所见的；在死人复活后，它又将与现代不同。

但他们不信《圣经》上所载的，它告诉我们人在乐园中何如，不会死亡。因为他们若相信，就不必长篇大论，与他们讨论恶人将来的罚了。我们当自他们历史家的记载中，说有些事，能表示与其本性不同，是可能的。范罗在罗马人民书中所载的，我现在引他的话：“贾斯都写道：天上出现一个奇迹，在全星中——柏拉都（Plautus）称它为威斯贝路（Vesperugo），荷马称它为美丽的爱斯贝（Hesperon）——有一奇迹，变换星的颜色、大小、形状及行迹，这是空前绝后的奇迹；拿坡利城著名的数学家齐且纳（Cigyceus）及狄翁（Dion）说这事是任何治且（Ogyge）王在位时出现的。”

若不是相反本性，著名的作家范罗，一定不会称它为奇迹。我

们说奇迹相反本性，但这是不对的。因为由天主的本性而成的，如何能相反本性呢？一切受造物的本性，就是造物主的旨意。所以奇迹不是相反本性，而是相反我们所知道的。

谁能数清各民族中所有的奇迹呢？现在只引一件与我们有关的事。造物主安排何事，如星辰的行运，有其确定不移的定律吗？他以大能管辖他所造的，然而他愿意时，就变更它的颜色，大小，形状；更奇妙的，是变换大家所知道的最大，最发光恒星运行的秩序及定律。

这事一定发生扰乱，因为天文学家已订定几条定律，以计算星宿已往及将来的行运，照这定律，他们能说的在金星所有的，是空前绝后的。

在《圣经》中，我们读到若苏厄求天主命太阳停止，直至希伯来人打完胜仗（苏·拾·十三）<sup>①</sup>。我们亦可读到太阳已下降的度数倒退，以表示天主应许希则克雅王多活十五年（依·叁捌·八）。他们虽然相信由圣人的转求所得的奇迹，但他们归之于巫术，因此维治利诗人写了上面所引的话：“江河止流星倒行。”

上流停止，下流续行，在《圣经》中我们读到若苏厄领天主的民族进福地时，曾经发生过（苏·肆·十八）；厄利亚先知及其门徒经过若尔当河亦然（列下·贰·八）。我上面已说过，希则克雅王在位时，太阳下降的度数倒退。但范罗所载的金星事迹，没有说是因人的请求而得的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事如何解说，可参考若苏厄书的注解，第五一～五二页。

所以外教人不可将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，闭起双目，以为在自然界中，不能因造物主的意愿，发生任何人类经验所知的事情。虽然自然界的事物，大家所知道的，若加以观察，就会引人惊奇不已，只是普通人遇到出奇事实，才会惊奇。

谁若仔细观察一下，在无数的人中，本性相似，但圣人的面貌不同。若本性不相似，就不能与其他动物有别；若面貌相似，就不能彼此有别。所以在相似中，有不同处。不同处更为奇妙，因为共同的人性似乎要求相似。然而因为稀罕的事就会引人惊奇，我们看见两个相似的事物，其中区别，只在毫厘之中，就更为惊奇。

但他们不相信范罗所说的，虽然他是他们的博学多才的历史家，并且他们不相信这事，因为这出奇的事迹出现不久，就恢复原状了。但我以为现在他们尚有足够的证据，若我们仔细观察自然界时，不能否认天主能变换自然界，使与我们所认识的不同。

索多玛地方，一定不如现在一样，而如其他土地，且更为肥沃，因为《圣经》上将它比作天主的乐园。但受了上天之罚后，如历史证明，现在去那里的人，亦可看到满野荒烟，使人畏惧，其果子外面似已成熟，内中却是一堆败絮。以前并不如此，现在却是如此。造物主将那里的自然界变得更坏了，当时所发生的，直至现在数千年后尚且如此。

正如天主能造他所愿意的事物，亦能变更他所造的，因此妖怪、精异、特奇，若要一一加以记载，这书何时能完？所谓怪物（Monstra）由拉丁文指示（Monstrare）而来，是指示一物；怪事（Ostenta）由表示（Ostendere）而来，异兆（Portenta）由预示（Preo-

stendere) 而来, 妖异 (Prodigia) 是由预兆 (Praedicere) 而来。

然而解说的人, 当留心不为邪魔所欺, 他设法使好奇的人坠入其陷阱中, 虽然他们所说的, 有时是实在的。

所说所为相反本性的事, 圣保禄宗徒, 照人间的说法, 说过野阿里瓦树枝, 接在阿里瓦树上, 同沾树根的肥脂 (罗·拾壹·十七)。所谓怪物、怪事、异兆、妖异, 当指示、表示、预示、预兆天主对人身的预言, 没有任何困难, 或自然法律能阻止它。

至于天主曾预言过, 我想在前卷中, 由《旧约》与《新约》中已相当清楚地说明了, 不是有关这问题的全部, 但依我看来, 为本书已足够了。

### 第九章 论地狱及永罚的性质

天主借着先知的口, 预言恶人的刑罚, 一定要来到: “他们的虫总不会死, 他们的火总不熄灭。” (依·陆拾陆·二四)

为指出这点, 吾主耶稣以肢体代表立坏表样的人, 命人砍了他: “你残废进入生命, 比有两只手而住地狱里, 到那不灭的火里更好, 在那里虫子不死, 火也不灭。”他对脚亦说: “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, 砍去它! 你瘸脚进入生命, 比有双脚, 被投入地狱里更好, 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, 火也不灭。”

对眼睛亦然: “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, 剜出它来! 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, 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, 在那里他们的虫子不死, 火也不灭。” (谷·玖·四三~四八)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“在那里他们的虫不死, 火也不灭”, 在《圣经》原文, 只对眼而言, 圣奥古斯丁将两句亦加入手足处。

此地重复三次同样的话，谁对由人而天主的口中所说出的恐吓，不惊心动魄呢？

不承认上面两种刑罚，是肉身的苦楚，以为是灵魂的苦楚的人说，受罚的恶人，心灵痛苦，虽然后悔已太迟了，毫无用处。为此他们以为可用火，以形容激烈的痛苦，因此，圣保禄宗徒说：“谁跌倒，我不心焦呢？”（格后·拾壹·二九）

他们也相信虫是指点痛苦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对心灵忧伤的人唱歌，就如冰天脱去大衣，又如把醋倒入盐硝。”（箴·贰伍·二〇）

承认肉身与灵魂皆当受苦的说：肉身将被火所焚，而灵魂则为虫所咬。这是更为可信，因为说在地狱中，肉身与灵魂都没有痛苦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我以为主张火与虫皆属于肉身。在《圣经》上没有提及灵魂的受苦，是因为若肉身受苦，灵魂自然亦为后悔所苦。《旧约》上说：“因为褻圣人的罪罚，就是烈火与虫子。”（德·柒·十九）

可更简单地说“要罚恶人”，为何提出恶人的肉身，岂非两者，即火与虫将为肉身的罚？若《圣经》上说肉身将受罚，因为人照肉身生活而受罚，为此将受第二次死亡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因为如果你们随从肉身生活，必要死亡。”（罗·捌·十三）每人可任意拣选，或者将火归于肉身，虫属灵魂，一照本意，一照寓意，或者将两者照本意，都属于肉身。

我在前数章内，已讨论过，若因全能造物主的圣迹，动物能在火中焚烧而不毁灭，在痛苦中生活而不死亡。谁否认天主能做这一切，就不知道奇妙的自然界，由谁所造了。是天主发了我们所载的大小圣迹，以及其他我们撇下的更多的圣迹，都在宇宙中实现了。

它就是最大的灵迹。

每人可拣选他所喜悦的：虫依本意，属于肉身，或照寓意，属于灵魂。究竟哪种是真的，将由事实证明，直至圣人的知识完备，不必亲身尝到苦楚，就能完全知晓，而我们现在只知其部分的，直至完全的来到。（格前·拾叁·九）现在只要知道恶人的肉身，将为火所烧就够了。

### 第十章 若地狱的火是有形的，无形的魔鬼能否被焚烧

此地可问，若火不是非物质的，如灵魂上的痛苦，而是物质的，触之生痛，能烧身体，邪魔如何亦能受其害呢？因为焚烧恶人及邪魔的，是同样的火，如基督所说的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”（玛·贰伍·四一）

除非如许多博学之士所信的，邪魔亦有身体，由潮湿的空气组成，如风吹时所感觉的。这种物质，若不受火的害，在水中烧后，亦不会烧人，因为先当烧滚，然后才能烧人。

若有人以为邪魔没有肉身，我们不必费心研究，赤面而争。因为众人的灵魂，本是无形的，能居于肉体内，常与肉身为伍，为何不能说，没有肉身的精神体，能受火的痛苦呢？

所以邪魔，即使没有肉身，是纯粹的精神体，亦能为火所困而受其苦，但火并不因与精神体接触，而生出动物。而如我所说的，以特奇的形式，由火得到罚，但不生出生命。因为尚有另一方式，精神体与肉身结合后，成为有理智的人，但不能说出原因。

我说精神体被烧，没有肉身，就如在地狱的富人，呼道“我在火焰中极其惨苦”（路·拾陆·二四）；除非能答说：这火如此厉害，

他抬起眼来，看到拉匝禄，由拉匝禄的指中，口舌愿得一滴水，那边的灵魂都已没有肉身了。

焚烧的火及愿得的一滴水，虽有物质的状态，但如睡者所梦见的，或如出神人所见一样。此时看见非物质的事物，但有物体的形状。

地狱亦称为火力及硫黄火海，是有形的火，焚烧恶人及邪魔。人的肉身，由固体组成，邪魔由空气组成，或是人身与灵魂，邪魔都没有肉身而受苦则同，并不使有形的火，生出生命来。如真理之主耶稣说的：恶人与邪魔的火是相似的。

#### 第十一章 公义是否要求刑罚的时期，不超过犯罪的时候

我卫护天主之城，反对有些人，他们以为以永远的罚，来罚瞬息间所犯的罪，是相反公义，好像公义，要求人犯罪用了多少时间，亦受罚多少时间。

西塞罗写道：“在法律中有八种刑罚：罚款、坐监、鞭打、报复刑、羞耻、充军、死刑、为奴。”除了报复刑外，哪种刑罚，能照犯罪所用的时间，来服刑呢？只有报复刑能使人得与其行为相称的罚。

为此法律说的：以眼报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以严厉的法律，剜人眼的，同时亦剜出他的眼来。若因口吻他人的妻子而受鞭笞，在瞬息间所做的，却被打数小时，岂不以长期的痛苦，来赔偿一时的快乐吗？

坐监如何？岂当照他犯罪所用的时间，来判他当坐监几时吗？一个仆人出言侮辱主人，或打他一顿，要坐监多年，岂不合乎公义？罚款、羞耻、充军、为奴，普遍都不赦，岂不像似永罚吗？

然而不能是永罚，因为受罚人的性命不是永远的；但长期受刑的，犯罪时所用的时间都极短促。没有人以为杀人、奸淫、褻圣，或其他任何重罪所用的时间，就当受罚多久，不照犯罪的时刻，而照罪名的轻重，加以刑罚。

因犯大罪而受死刑，岂不当以犯人一瞬间而被杀，而以他永远逐出人类之外吗？

如以第一次死亡，将人逐出现世之外；同样，第二次死亡的人，将人逐出永城之外。如在国家的法律中，一个受死刑的人，不能再做这国的人民；同样，依天主城的律法，亦不许第二次死亡的人，重获生命。

我们的敌人要说：基督所说的“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，也用什么升斗量给我们”（路·路·三八）如何能是真的？一个瞬息间所犯的罪，报以永罚，如何能合理呢？

但他们不想想，“用同样升斗”，不当懂作时期的长短，而当懂作罪的报应。谁犯了罪，就当受罚。虽然上面的话，可以适合吾主当时所说的审判及受罚。为此不依公义审判、判刑的，自身当受依照公义被判罚，那么就同样接受了，虽然未接受他所作的恶。

他宣告定刑，亦将受罚，他罚的，不按公义，但他所受的罚，却按公义。

**第十二章 原罪的凶恶，因此所有在基督宠恩以外生活的人，都当受罚**

永远的罚，照人性看来，似乎太严厉，且不合乎公义，这是因为人性软弱，缺乏必要的智慧，所以弄不清原罪的凶恶。因为人愈

享见天主，摈弃他乃穷凶极恶，因此当受永罚，失去永远的福乐。

为此整个人类都受了罚，因为原祖犯了罪，他自己及他的后代都受了罚，除非由天主的仁慈恩宠，谁也不能逃避这当得的刑罚。人类乃分为两种，在有些人身上，显出天主仁慈的恩宠，在别人身上，则显出公正的罚。

若所有人都受应得的罚，这就显露不出来了，因为在任何人身上，都看不出救世主的仁慈恩宠。若所有人由黑暗而迁光明，这点亦显不出来，因为在任何人身上，显不出严罚来。

承受恩宠的人多于受罚的人，以显出各人所应得。若所有人都受赏，就没有人能指责天主的公义，但因为许多人得救，就当感谢救主的恩惠。

### 第十三章 反对主张死后，刑罚是为炼净罪恶，而非为罚罪恶的意见

柏拉图派的哲学家，虽然不承认任何罪不受罚，但他们相信任何人间或天主法律所定的罚，生前死后，都以迁善为目的，无论已得宽赦，或虽受罚，但未改善的人。

因此维治利·马罗 (Maron)<sup>①</sup> 说了肉身后，论灵魂说：

“关入黑暗地狱中，恐惧期望苦与乐，离开人世光明后，未脱人间之灾祸；久积恶念一时露，依照罪恶定刑罚，或悬空中或沉渊，烈火炼净诸罪恶。”

随从这意见的人，只承认死后的罚能炼净灵魂，因为宇宙间主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只说马罗 (Maron)，为维治利之姓名，因为此诗是在他的 (Eneide) 卷一，第六章，第七三三～七四二节。

要的元素是水、火、空气，世间所犯的罪，当由它们炼净。“或悬空中”是指空气，“深渊”指水，火则明明说出了“烈火炼净”。

我们也承认在现世有的苦难能炼人，不是每况愈下的罪人，而是因苦难而改正的人。其他一切刑罚，无论是暂时的或永远的，由天主的上智安措，或因人、天使及邪魔而来，为罚已往或现在的罪恶。

若有人因别人的恶意或错误而受苦，因无智或不公义使人受苦的，一定有罪，但天主因着公正，虽然隐藏的判断，让人去作，并无不对之处。

有人在现世或死后受暂罚，也有人在现世及死后都受暂罚，但总在公审判之前。但并非所有死后受暂罚的人，公审判后，都受永罚，因为有些人，在现世未得宽恕，在来世将得宽赦，以不受永罚（玛·拾贰·三一～三二），如我已在前面说过的。

#### 第十四章 论人间现世的罚

在现世不受苦，只在后世受苦的人是极少数。但我自己认识或听说有人直至耄耋年龄，总未发过寒热，平安度日，虽然人生本身就是苦，因为不断受诱惑，如《圣经》上说的：“人生在世岂非兵役？”（约·柒·一）

愚鲁无知，也是一种痛苦，当加以避免，所以往往用刑罚强逼儿童去求学，但以刑罚逼他们求学，仍然是痛苦的事，有时他们情愿受罚而不求学。

若能任意选择，或者死亡，或者回至孩童年龄，谁不择选死亡<sup>①</sup>？

---

<sup>①</sup> 圣奥古斯丁回忆少时求学，常受老师鞭打，直至老年时，对昔日受教育的经过，仍然耿耿于怀，竟情愿死，不愿重度这种生活，可启发教育家的反省。

人生不以笑而以哭开始，无意之中，是预示将来的痛苦。

据说左路亚（Zoroastre）生下时就笑<sup>①</sup>。然而这种特奇的笑，并非是吉利的预示。他虽发明了巫术，然而不能打败敌人，反为亚述王尼奴所败。

总而言之，正如《圣经》上所说：“自从人出离母胎那一天起，直到他被埋葬，归赴到众生之母怀的那一日为止。”（德·肆拾·一）有时婴儿虽因着洗礼，赦了原罪，但仍旧受许多苦楚，有时竟受邪魔的攻击。

希望这些痛苦，不能危害他们，若他们在这年龄，灵魂离开肉身，就要离开现世的话。

**第十五章 天主的恩宠，将我们从旧恶的深渊中救出，是为来世的新生命**

“自从人出离母胎那一天起，至到他被埋葬，归赴到众生之母怀的那一日为止”，使我们重视痛苦，节制有度，弄清现世因着在乐园中所犯的原罪，已成为痛苦，并知道在《新约》中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是为新世纪建立产业，使我们在现世获得保证，在后世获得所保证的事。

现在是在希望中行动，日日迈进中，以精神压制肉身，“因为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”（弟后·贰·十九）；“因为凡受天主的圣神引导的，都是天主的子女”（罗·捌·十四）；非因本性，而因恩宠。

天主的独一圣子，因着仁慈，为我们成为人子，使我们以本性

---

<sup>①</sup> 根据贝利尼的记载。

而言是人，因着他，而成为天主之子。

他虽自身不变，但取了我们的人性，虽然保存真天主性，但取了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与圣而不朽的他结合后，失掉罪人的一切，充满至善，保存他在世间时所行的善。

因着一人的罪恶，我们都陷入重大的不幸中，同样，因着一人的义德，他同时是天主，我们获得这至高的幸福。

但任何人不可想由此及彼，除非已没有诱惑，获得在战争中的平安，因为肉身想攻击精神，精神攻击肉身。（迦·伍·十七）

若人因着自由，保存受造时的正直，就不会有这种战争了。但因为不愿与天主享受和平，在现世不幸，自己攻打自己，虽然这是可泣哭的事，但已比现世最初时更为可观了，因为攻打毛病，比不交战就为它所控制更好。

我是说：带着永远和平的希望作战，比为人奴，而不想获救的更好。但我们亦希望避免这场战争。为获得和平，下物当服从上物，当燃起天主的圣爱。即使我们没有这种幸福的希望，我们亦当住在战争的困难中，而不退让，让毛病来控制我们的肉身。

## 第十六章 在何种宠爱的法律下，重生者的年龄问题

天主的仁慈，预定人将来享受天堂的光荣，人生第一期婴孩时，完全顺从肉身，第二期儿童时，理智尚未发达，所以随从肉欲的快乐，虽然他已开始言语，超过婴孩时期，然而他的理智尚不能懂清命令。若他们领了圣事，在儿童时期夭折，将由黑暗中而至基督的天乡，不但可免地狱的永苦，且可不受炼狱的苦。灵魂重生后，就不会受肉身的害了。

但到了成年后，能守规诫，就当与毛病勇敢交战，以不犯罪，免受永罚。若不因节节胜利，余勇可嘉，就容易失败投降，若习惯战胜，就不易败退。不以真理与诚恳，由信仰基督而爱公义，这是不易做到的。

因为若有法律在出命令，但没有精神的帮助，只能增加犯罪的意愿，而终于跌倒。往往明显的毛病，为暗中的毛病所胜，因为人竟以它为德行，其中有骄傲，诩诩自喜。

该当记住，爱天主才可战胜毛病，这只由天主自己经过耶稣基督才可做到，他取了人性，使我们分享他的天主性。

在青年时，幸而不犯罪的，是极小数，因着肉情之乐，使人犯罪，犯了错误，压伏精神。许多人接受了法律的命令，但因毛病的强逼，竟犯了诫命，因着天主圣宠的助佑，勇毅作战，以精神克制肉身，皈依天主，而得胜利。

谁愿避免永罚，不但当受洗，且当在基督内修德，挣脱魔鬼的权下，而属基督。在公审判之前，没有刑罚可炼净罪恶。然而不能否认地狱的永火，依照罪的轻重，为有些人更轻或更重，或因火自身的强度不同，照各人所应得；或火的强度相等，但各人所受痛苦的强度不一。

### 第十七章 有人想任何人的罚都不是永远的

现在似乎已到时候，与我们中的人进行讨论；他们因着仁慈，不愿相信公义的法官，会判人受地狱的永火，或者有一部分人将受永苦。他们以为依照罪的轻重，早晚会被救出的。

对这点最仁慈的是何理日，他相信魔王及邪魔依照他们罪的轻

重，经过长期受苦后，终将得救，与天使为伍。

但他们在这点上，及在他事上，特别是祸福在定期中互相交调不息，为教会所罚，因为他们竟将不幸归于圣人，说他们能以不幸，清除罪罚，因此他们就不能享受安稳固定而无恐惧的幸福了。

但他们的仁慈限于人间感情之内，因为他们想被罚人的痛苦不是永远的，每人早晚将被救出，共享永福。这个意见因为是仁慈的，可能是好的真的，越仁慈，就越真。将这仁慈推而广之，及于被罚的天使，他们经过许多世纪后，将被救出。

为何这种仁慈只限于人性，而不及乎天使？为何他们的仁慈不及乎魔鬼？若有人敢这样主持，那么他越仁慈，就越犯重大的错误了。

## **第十八章 有人主张在公审判时，因着圣人们的转求，没有人会受罚**

也有人，如我自己在谈话中听到过的，似乎尊重《圣经》，然而品行不端，只顾自己的私利，主张天主的仁慈，比上面所说的人还重大。他们说：天主虽然预言恶人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将受罚，但公审判时，却要大发仁慈。

他们说：仁慈的天主，因着圣人们的祈祷，要宽赦他们。若圣人们为难为他们的仇人们尚且祈祷，何况看见他们谦卑请求，岂不为他们祈祷吗？圣人们在世时，不免犯罪，尚为仇人祈祷，达到圣德最高峰时，已不能再犯罪，反而不为恭敬他们的人祈祷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天主岂不俯听自己子女的祈祷，他们已造至圣德高峰，已没有祈祷的阻碍了。

他们以为没有宗教信仰及恶人将长期受苦，然后得救，乃引《圣咏》上的话，为自己辩护说：“难道天主忘记了怜悯？或是因发怒而忘记了慈悲吗？”（咏·柒拾陆·十）

他们说：天主的愤怒固然要求不堪享受永福的人，受永苦。若没有终止的话，他就要因愤怒而取消了仁慈了，依《圣咏》上的话，这是不会实现的，因为《圣咏》上说：“或是因发怒而忘记了慈悲吗？”可以证明他不会忘记的。

照他们的意见，天主虽然不罚人，他的恐吓，仍然有效，正如我们不能说天主对尼尼微城的恐吓是无用的，虽然所恐吓的并没有实现。天主没有说：“若尼尼微城不改过，作补赎，将要毁灭。”他没有加上条件，而说尼尼微城将被毁坏。

他们以为天主的恐吓是真的，因为天主预言了尼尼微人所应得的罚，虽然并无意真罚他们。因为他知道尼尼微城人将作补赎，但他却无条件地预言了它将毁灭。这是应当的严厉，因为是理所当然，然而愤怒并没有取消了仁慈，他却宽免了他们的罚，因为他们祈求了。

他们又说：若天主宽免时，曾使先知约纳伤心，何况圣人们求他宽赦罪人，他岂不宽赦吗？《圣经》上虽没有明说他们心中所想的，是为使许多人能因畏惧暂时或永远的罚，改过自新，也有人方不愿皈依的人祈祷。

他们说：为此《圣咏》上写道：“你为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所积存的，在人们面前，所施行的恩泽，是何等富厚呢？”（咏·叁拾·二〇）是为使我们懂得，为使人恐惧，乃隐藏了天主的慈善。

他们且说圣保禄宗徒曾说：“因为天主把众人都圈入背逆之中，为怜悯众人。”（罗·拾壹·三二）是指示天主不罚任何人。

但这样思想的人，也不主张魔鬼亦将得救。他们只由世人的仁慈怜悯世人，特别为使自己的恶行不受罚，在宣扬天主的慈善方面，将为主张魔鬼也将得救的人所胜。

**第十九章 有人主张所有罪人，连异端邪说的人在内，亦将得宽赦，因为他们是基督的肢体**

别的人主张，并非所有人能免永罚，只有领过洗的人，因为他们已成为基督的肢体了。无论他们生活如何，或陷入异端邪说中，因为基督曾说：“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谁吃了，就不死。我是从那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，谁吃了这食粮，必会生活直到永达。”（罗·陆·五〇～五一）

为此他们就说：这些人当由永死中得救，而达到永生。

**第二十章 主张不是所有人，只有领过洗的天主教人，无论后来犯罪错误，都将得到天主的仁慈**

别人不主张所有领过洗的人，及领过圣体的人将来得救，只有天主教的人，虽然他们品行不端，因为他们不但在圣事中，在自己中他们亦领基督的身体，因此亦属基督的身体。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因为饼是一个，我们虽多，只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。”（格前·拾·十七）

因此他们虽陷入异端，或如外教人敬拜偶像，只因他们领了洗，在他身中，即教会内，领过圣体，不但不永远死亡，反而能得常生。无论罪恶如何重大，不会受永罚，只是受苦时期较长，受苦更重

而已。

## 第二十一章 主张不是所有人，只有天主教的信友，虽然日后犯罪多端，应当受罚，但因信仰的基础而得救赎

也有人因着下面的话：“唯独坚持到底的，才可得救。”（玛·贰拾肆·十三）以为进天主教的，虽然品行不端，亦能救灵。因着信仰的基础，他们将如经过火一样得救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因为除了奠立了的根基，即耶稣基督外，任何人不能再奠定别的根基。但是如果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木、草、禾秸，在这基础上建筑，各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。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。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，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。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必要获得偿报，但谁的工程若被毁了，他就要受到损失，他自己固然可得救，可是仍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。”（格前·叁·十一·十五）

所以他们说：天主教的信友就是犯罪，仍有基督为他的基础。异教人就不然，因为已与他分离了。所以他们相信，因着这个基础，天主教人就是犯罪，将因火而得救，如同建筑在木、草、禾秸的一样，就是由公审判后罪恶人的火中救出。

## 第二十二章 主张行哀矜的人所犯的罪，不会受罚

我也发觉有人以为只有疏忽行哀矜的人，才会受永罚，依照圣雅各伯宗徒的话：“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时也没有怜悯。”（雅·贰·十三）

他们说：慈惠的人，就是品行不端，亦将蒙惠待，不会受罚，或一时受苦，总将得救。所以他们想死亡者的判官，将赏右边的善

人享永福，左边的恶人受永苦，亦注意到曾作哀矜与否。

他们并说每日念天主经时所求的，亦指点这事：“宽免我们的罪愆，犹如我们亦宽免得罪我们的人。”（玛·路·十二）因为宽免得罪的人，也是行哀矜。

吾主耶稣自己亦劝人说：“因为你们若宽免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但你们若不宽免人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”（玛·路·十五）圣若望宗徒所说，谁没有仁慈，审判时也不会得仁慈，也是指点这事。

他们并说，吾主耶稣没有分大小罪，只说：“你们若宽免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”因此他们以为因着每天所念的经，天主就宽免人每天所犯的罪，不论多少轻重，就是犯罪至终的也不例外，只要他宽赦得罪了他，而求他宽恕的人。因着天主的助佑，我答复了这些意见后，我就结束了这卷书。

### 第二十三章 反对主张魔鬼与恶人的罚，都不是永远的

我们先当研究为何圣教会不准辩论有些人的意见，他们主张魔鬼受了长期的重大罚后，也将得宽赦。

许多精通《旧约》、《新约》的圣人，不愿否认魔鬼受了重大苦楚后，能得天堂的福乐，但亦不愿否认吾主耶稣在公审判时所说的话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罢！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一）耶稣用这些话，指出魔鬼及其使者要受永远的火烧。

《默示录》亦说出这端真理：“迷惑他们的魔鬼也被投入了那烈火与硫黄的坑中，就是那位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日夜受苦，至

于无穷之世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）

上面说永远，这里说无穷之世，在《圣经》中，都指点无终。为此，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，能相反真实不变的信仰。魔鬼及其使者，绝对不会回到圣人的美德及行为中，因为《圣经》不会欺骗任何人，却说天主不宽赦他们，却将他们打入黑暗的地狱中，等候最后的审判，永远受火的焚烧。

既然如此，如何所有人或有些人一时受苦后，不受永罚，而不损及教义，它主张魔鬼受永罚。若对所有人或有些人说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一）若恶人不永远在那里，那么有何理由相信魔鬼及其使者要永远在那里呢？

天主对魔鬼及恶人的判决，岂能只对魔鬼是真的，而对恶人是不对的？这样，人所幻想的，比天主所说的还要有力了，这是不会的。所以愿意避免永罚的，不当辩论，最好在尚有光阴时，听天主的命令。

耶稣在同一处，说了包含两者的事说：“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。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六）如何能否认永火，却承认有无穷的常生呢？若两者都是永远的，当懂作两者为有终的，或两者都是永远的，因为永罚及常生是同时的。

同时说：永生是无穷的，而永罚将终止，是不合理的。为此，因为圣人们的常生是无终的，永罚也是无终的。

## 第二十四章 反对主张天主审判时，因着圣人的转求，要宽赦所有人的意见

这点也能反对为自己辩护，相反天主的言语，主张当有更大仁慈的人。他们说天主的言语是真的，因为人该当忍受天主所恐吓的罚，并非真的要受罚。

他们说：因着圣人们的祈祷，天主要宽免罪人，圣人们的圣德越高，越能为仇人祈祷，那时他们已无丝毫的罪恶，所以他们的祈祷更为有力，更容易蒙天主的垂允。

为何圣人们不用他们的圣德及祈祷，为地狱的魔鬼，转求天主减轻他们的痛苦，或从火中救出他们来呢？

能有人以为该当如此，说天使与人一起为魔鬼及将受罚的人祈祷，使因天主的仁慈，不受照公义所当受的苦楚，这是任何有信仰的人没有说过，也不会说的。因为若是这样，耶稣曾命教会为自己的仇人祈祷，亦能为魔鬼及其使者祈求了。

圣教会不为魔鬼祈祷的理由，不为公审判时，当受地狱永火烧的人祈祷，亦同样有效，虽然那时它已达到至高圣德的地步。现在它为现世的仇人祈祷，因为他们还能作有益的补赎。它为他们求什么？岂非：“或许天主会赐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，使这些被魔鬼活捉去，顺从他旨意的人，能觉悟过来，摆脱魔鬼的罗网。”（弟后·贰·二六）

若它一定知道，尚活着的，将与魔鬼一起罚入地狱的永火中，就不为他们祈祷了，如不为魔鬼祈祷一样。但因不一定知道，所以它只为现世的仇人祈祷，但并非为所有的人祈祷，都蒙天主的垂听。

只为他们祈祷，他们虽攻击它，但因它的祈求，他们预定将为它的子女。

谁若执迷，固执不悟，不由仇人变成它的子女，圣教会岂能为他的灵魂祈祷吗？这是何故？岂非他是魔鬼的同伴，在世时皈依基督。这是它为现世罪人祈祷的原因，但不为去世的外教人及已亡的恶人祈祷。

天主听我们为已亡者的祈祷，只为重生于基督，和行不太恶劣，至于不堪得天主的仁慈，亦不太圣善，以致不需要我们的祈祷。这样，在死人复活后，有些人作了补赎后，得了天主的仁慈，不受永火的罚。

因为若在现世未得宽赦，至少在后世将得宽赦，就不能说有些人“在今世及来世，决不得赦免”。（玛·拾贰·三二）但活者亡者的判官既然说了：“那时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：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，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！……”“然后又对那些在左边的说：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……这些人要进入永罚，而那些义人却要进入永生。”（玛·贰拾伍·三四～四一～四六）若说天主所说将受永罚的，不受永罚，一定是胆大妄言，因着这种胆大妄言，甚至对现在失望，对来世发生疑惑。

谁都不当将《圣咏》上的话“难道天主忘记了怜悯？或是因发怒而忘记了慈悲吗？”（咏·柒拾陆·十）解说为天主的判决为善人是真的，为恶人是假的，或者为魔鬼是真的，为恶人是假的。因为这首《圣咏》是对天主所许的子女而言，《圣咏》作者自己也在其

内，他说了：“难道天主忘记了怜悯，或是因发怒而忘记了慈悲吗？”立刻继续说：“我便说：这是我最难受的，至高者的右手改变了。”（咏·柒拾陆·十一）

他一定解说前面所说的：“或是因发怒而忘记了慈悲吗？”因为天主的愤怒亦在现世：“人好像一口气，他的时日，宛如消逝的阴影。”（咏·百肆肆·四）

但在现世天主不忘记自己的慈善，“他使太阳上升，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，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”（玛·伍·四五）这样，天主在发怒时，亦不阻止他的慈善，特别是在这篇《圣咏》中所说的：“我便说：这是我最难受的，至高者的右手改变了。”

仁慈之器变成更好的，现世充肃痛苦，就是天主的义怒，虽然在现世尚有天主的义怒，但在愤怒中仍有慈善。《圣咏》上所说的应验后，并非说不属天主城的人就要受永苦。若愿懂为恶人受罚，当懂作天主愤怒，罚他们受苦，但仍保留他的慈善，不要他们受应受的痛苦。并非不受苦，或将有终止时，而是比应得的苦更轻。这样，天主的愤怒，不取消仁慈。我不赞成这意见，但也不拒绝它。

别的人相信《圣经》上下面的话，只是恐吓，而非事实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给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了的永火里去吧！……这些人要进入永罚。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一）“他们日夜受苦，至于无穷之世。”（默·贰拾·十）“他们的虫总不会死，他们的火总不会灭。”（依·陆拾陆·三四）不由我的理由，而为《圣经》自身驳倒了。

尼尼微人的补赎得了效果，因为是在现世作的，天主愿意我们在世时，在痛苦中播种，以便在喜乐中收获。然而谁能否认在他们

身上，天主所预言的已实现了，除非不想天主不但在愤怒中，亦在仁慈中罚人。

天主罚罪人有两种方式，或如索多玛城人，因罪而受罚，或如尼尼微人因作补赎而清除罪罚。所以如天主所预言的应验了，恶的尼尼微城被毁了，出现了以前没有的好尼尼微城，其城墙与房屋固然仍在，然而城中的坏风败俗则取消了。先知约纳虽然因他所预言的没有实现而伤心，但天主所预知的则实现了，因为他知道将以更完美的形式而实现了。

为使他们对罪人慈善，懂得下面《圣经》的话，是对何而言：“你为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所积存的，在人的面前，所施行的恩泽，是何等富厚呢？”（咏·叁拾·二〇）亦读下面的话“投靠你的人，所积存的”，“敬畏你的，投靠你的人”有何意义？岂非天主的慈善，对愿以畏惧建立法律上的义德，并不算大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，没有尝到过天主的仁慈。

他们不依靠天主，却依靠自己，因而不知天主慈善的甜味。他们怕天主，如同奴仆一样，而不如子女。齐全的爱德排斥畏惧。

为此，天主赏赐甘饴与依赖他的人，使他们有爱德，以圣洁畏惧之情，不以爱德所排斥的，而以永久长存的，若要寻求光荣，当在天主内去寻求。

天主的智慧是基督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基督为我们成了智慧、正义、圣洁和补赎，如此正如《圣经》上所记载的：‘凡要夸耀的，应因主而夸耀。’”（格前·壹·三〇～三一）

谁愿建立自己的义德，不属天主的正义，就是基督，不认识天

主宠惠所赐的义德，它充满天主的甘饴。《圣咏》上说：“你们要尝试，要瞻望，上主是何等的和蔼。”（咏·叁拾叁·九）

在现世我们只可尝到天主的甘饴，而不会满足，但仍感觉饥饿，我们享见天主时，才会满足，那时《圣咏》上所写的：“使我在义德中得见你的尊容，在我醒了的时候，使我得瞻你的形象，这样我就心满意足。”（咏·拾柒·十五）这样，基督赏赐依赖他的人丰满的甘饴。

若天主对敬畏他的人，隐藏其甘饴，不罚恶人，使他们不知道这点，怕被罚而圣善生活，且为恶人祈祷，如何对待期望他的人，如他们所幻想的，因着这甘饴，天主就不会罚依赖他的人。所以当寻求他赏赐依赖他人的甘饴，而不赏赐给轻视他，咒骂他的人。人在后世，白白地寻找现在有时而忽略的生命。

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因为天主把众人都圈入背逆之中，为怜悯众人。”（罗·拾壹·三二）并非天主不罚任何人，是照上面所说的意义。

圣保禄宗徒给皈依的罗马人写信论犹太人说：“其实，就如你们以前背逆天主，如今却因了他们的背逆而蒙受了怜悯。同样，因了你们所受的怜悯，他们如今背逆，这是为叫他们今后蒙受怜悯。”（罗·拾壹·三〇～三一）

他们似乎满意自己的错误，为此圣保禄又添上说：“因为天主把众人都圈入背逆之中，为怜悯众人。”（罗·拾壹·三二）

所说众人是谁？岂非他所称的你们及他们？天主将外教人与犹太人都圈入背逆之中，他早已预料及预定像似他的圣子，为他们的

不忠实所惭愧，乃后悔求天主仁慈，用《圣咏》上的话呼说：“你为敬畏你、投靠你的人，所积存的，在人们面前，所施行的恩泽，是何等富厚呢？”（咏·叁拾·二〇）

天主对众人都将施仁慈。众人是谁？是在外教人及犹太人中他所预定、招请、成义、光荣的，在他们中，而不是所有人，谁也不会受罚。

**第二十五章 在异教人中领洗的，以后荒唐生活，或在天主教中受洗，没有离开它，但生活品行不端，能因圣事，希望避免永罚否**

现在我答复主张并非魔鬼与其使者，或所有的人都可脱免地狱的永火，只有领过洗，领过基督体血的，虽然在异端邪说或罪恶中生活的，可免地狱的永火。

但圣保禄宗徒反对他们说：“肉身的作为是显然可见的，即淫乱、不洁、放荡、崇拜偶像、施行邪法、仇恨、竞争、嫉妒、愤怒、争吵、不睦、分党、妒恨、凶杀、醉酒、宴乐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。关于这些事我以前怎样预先告诉过你们，如今照样再预先告诉你们：做这样事的人，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”（迦·伍·十九～二一）

若这样的人，就是长期受苦后，能得天国，圣保禄上面的话就错了。然而他的话没有错，所以这种人绝对不能入天国。若不能入天国，就当永远受苦，因为没有中立地方。不入天国的人，亦不受苦。

所以应当研究一下，该如何去理解吾主耶稣下面的话：“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，谁吃了，就不死。我是那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

食粮，谁若吃了这食粮，必会生活直到永远。”（若·陆·五〇～五一）

我现在要答复的，将为要答复的驳倒，他们不主张所有领过洗，领过圣体的都能得救，只有天主教的人，虽然犯了罪，仍可得救，因为他们说：这样的人，他们领基督的体，不但领圣事，且实际上，成了基督妙体的一部分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：“因为饼是一个，我们虽多，只是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众人都共享这一个饼。”（格前·拾·十七）

所以只有与基督合一的，即基督妙身的一部分，实际上才饮基督的血。为此异教人或裂教人，即与基督妙身分离的人，虽能领同一圣事，但没有益处，以后不会得救，反而受的审判更为严厉，因为他们不生活在这圣事所表示的和平内。

别的人说：不为基督妙身的一部分，不能说食基督的体，这是对的，然而他们主张与基督妙身有份的，坠入邪说或外教人的迷信中，也可避免永苦，就大错特错了。

因为先当考虑，许多人，或全体离开天主教会，而成为异端邪说的创立人，却比坠入他们的陷阱以前，总未进天主教的人，情形更为优良。这是相反真理，不能接受的。在天主教中受洗，领过基督的体血，这些异端邪说的创立人竟可避免永罚，这是相反真理，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一个背叛信仰成为信仰的仇人，一定比一个总没有接受过，也总没有摈弃过信仰的人更坏。

圣保禄宗徒也反对他们，他提及了肉身的工作后说：“做这样事的人，不能承受天主的国。”（迦·伍·二一）所以不可以为恒心至

终，就能得救以自慰。就是终身在天主内，但品行不端，摈弃生命的正义，即耶稣基督，或犯邪淫，或以其他圣保禄宗徒不愿提及的淫恶，脏污自己的身体，或沉溺在淫乐中的人，或做圣保禄所说的，就是“做这样事的人，不能承受天主的国”。

所以做这类事的人，不能入天国，就要受永苦。因为不能说，一生至终，生活在恶行中的人，能说恒心生活在基督内，因为恒心生活在基督内，是对他忠心至终。依照圣保禄宗徒的定义，“信德当以爱德行事”（迦·伍·六）；他又说：“爱近人就作不了恶。”（罗·拾叁·十）

亦不能说他们食耶稣基督的体，因为他们不是他妙身的肢体。我不引其他证据，他们不能同时是救主的肢体及妓女的肢体。

耶稣基督自己也说：“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，便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。”（若·陆·五六）指出何为食他的体，喝他的血，不但在圣体圣事内，并且在实际上；是住在基督内，以便基督住在我们内，如同说：不在我内的人，我亦不在他内的人，不能说食我的体，喝我的血。

不是基督的肢体，就不住在基督内。成为妓女的肢体，若不作补赎，避免行善，就不是基督的肢体。

## 第二十六章 何为在基督有基础，谁能经过火烧而得救

但是他们说：天主教信友的基础是基督，虽然在上面他们用不良的品行，即用木、草、禾秸建筑，但未与它分离。这个以基督为基础的真信仰，最后能将他们由永火中救出，虽然当受损失，因为上面所建筑的，都要被烧去。圣雅各伯宗徒简单答应说：“若有人

说自己有信德，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？”（雅·贰·十四）

他们问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他自己固然可得救，可是仍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。”（格前·叁·十五）是指点谁？我们当一起研究一下是谁，一定不是圣雅各伯所说的，不然，我们就当攻击两位宗徒的意见了，因为一位说：虽然他做了恶事，但信德仍可将他从火中救出；而另一位却说：信德没有善行，如何能救他呢？

若我们先找到何为有基督作基础，就可找到谁为由火中救出的人。为易于找到起见，我们先想房屋的比喻：在打基础前，就根本不能建筑，因此谁在心中有基督，不将世间暂时可有的心事，放在他的上面，就有基督为基础。若将世物放在基督之上，虽然似乎有信德，就没有基督为基础。

若轻视天主的规诫，犯罪行恶，甘心投入淫乐之中，就可证明他不将基督放在前面，是将他放在后面。

若一信友恋爱一个妓女，与她交媾，成为一体，就没有基督为基础了。谁照基督爱自己的妻子，就有基督为其基础，就是依肉情而爱她，以求解决欲情，如不认识天主的外教人一般，依圣保禄宗徒及基督自己，仍能有基督为基础。

若他不将世俗的爱情与快乐放在基督之上，在这基础上，用木、草及禾秸建筑，基督仍是基础，因此虽可得救，但如经过火一样。痛苦的火焚烧这世间的快乐，它在婚姻中并非罪恶，但一切的不幸与灾祸，减少这类快乐，也属这火之中。

为此，这座房屋为建筑它的人是一损失，因为没有所建造的，因着失去某物而痛伤，得之则喜。然而因着基础及火将得救，因为

若是一个难为教会的人，让他在这些事及基督中随意选择，他不会将它放在基督之上的。

照圣保禄宗徒，在这基础上以金银宝石建筑的，是“没有妻子的，所挂虑的是主的事，想怎样悦乐主”；（格前·柒·三二）以木、草、禾秸建筑的，是“娶了妻子的所挂虑的是世俗的事，想怎样悦乐妻子”；（格前·柒·三三）“各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，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”。（格前·叁·十三）是痛苦的日子，因为将以火揭露出来。

圣保禄称磨难为火，如《圣经》别处所说：“炉火试炼陶人的器皿，人的试验，却在于他的言谈中。”（德·贰拾柒·六）“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。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，若存得住——天主的思想及愿意悦乐他的心仍旧存在——他必要获得赏报，即获得他思想的效果，但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，他就要受到损失”，（格前·叁·十三·十五）因为没有他所爱的。

他自己可能得救，因为任何磨难，没有使他离开这基础，但好像经过火一样。没有不正当的爱情所有的，也不会没有痛苦就失去。我们似乎已找到了这火了，它不罚任何人，使一人富，一人受罚，而试探两者。

若我们在此处愿将这火理解成吾主耶稣将要对左面的人所说：“可咒骂的，离开我，到永火里去吧！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一）将在这基础上。以木、草、禾秸建筑的人放入这批人中，因着他们的罪过，经过一时后，因着这基础而将得救。对那在右边的人将如何想法？判官将对他们说：“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，给

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!”（玛·贰拾伍·三四）岂非他们在这基础上，以金银宝石建造了吗？

若当这样去理解火的话：如由火中经过，左右的人都当去，因为《圣经》上对这火说：“因为主的日子要把它揭露出来，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，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。”（格前·叁·十三）要试验每人。若火要试验每人，工程存在的，即没有被火烧了的，对他所造的，将受酬报；工程被火烧了的将受罚，但一定不是永火。

只有在左面的将被投入永火中，这火却要试验在右面的。有的人受试探后，他们在基督基础上所建筑的，不会被烧去。别的人受试探后，在上面所盖的为火所焚，受其损失，然而将得救，因为他将基督放在稳定的基础之上，爱基督在一切之上。

得救的在右边，一定可与别人一起听到：“我父所祝福的，你们来吧！承受自创世以来，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！”（玛·贰拾伍·三四）而不在左边，这边被罚的人将要听见：“可咒骂的人，你们到永火中去吧！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一）

他们中没有一人能由火中被救出的，因为所有人都要受永罚，那种虫不会死，火不会灭，他们要永远日夜受苦。

至于每人死后至公审判的中间，复活后，他们说：亡者的灵魂当受火刑，在现世没有这类爱情及习俗的人，是不会受其害的，不会烧他们的木、草、禾秸的；即自己的住所，在后世或在现世，虽然亦受轻微的罚，使蒙暂时的罚，烧去俗务。

我并不反对这意见，因为可能是真的，肉身死亡，是原罪的罚，

亦能属于这种试炼，使每人发觉他所建筑的。

教难曾使许多殉教者得到荣冠。全体信友当安心忍受，它如火一般，要试验建筑物。有些建筑物与建筑的人，都为火所焚，因为他们没有基督作基础。有的建筑物被烧，但建筑者未受其害，因为他们虽然经过许多艰难，终于得救了。别的建筑物屹然不动，因将永远存在。

在世界穷尽，假基督时，将有空前的灾祸。这些以金、草建筑在基督基础上的，亦将受火的考验，有些人喜乐，别人忧苦，但因基础稳固，无人要受损失。

但谁将妻子放在基督之上的，或以人性爱亲人的，没有基督为基础，他们不但不为火所救，并且不能得救，因为不能与基督在一起，他对这点明说：“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，他就不配是我的。”（玛·拾·三七）

谁以肉情爱自己的亲人，但不将他们放在基督之上，受试探时，情愿失去他们，不愿离开基督，将经过火而得救，因为失了他们后，因着爱他们之情，将发生巨大的痛苦。

但谁照基督爱他的父母子女，劝他们寻找天国，与基督结合，或爱他们，因为是基督的肢体；这种爱情，一定不是当受火烧的草、木及禾秸，而是以金银，宝石所建的宫室。因基督而爱人，如何能比基督更爱他呢？

## 第二十七章 反对主张只要行哀矜，就是犯罪亦无碍的意见

现在只剩下答复主张只有不作哀矜的，才会受地狱的永苦，因为圣雅各伯宗徒说：“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时也没有怜悯。”（雅·

貳·十三)

所以他们说：行哀矜的人，虽然没有改正不良的品行，审判时仍将受怜悯，或者根本不会受罚，或者稍后，即获得赦免。

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分左右两边，右边的人得天国，左边的人受永罚，是完全根据行哀矜与否而定。

为证明每日所犯的罪，无论如何重大繁多，能因哀矜而得赦，他们就用天主教经为证据。他们说：信友每日都念这篇经，每日虽犯罪，就可因而得赦，因为我们说：“尔免我债，如我亦免我债者。”

他们又说，吾主耶稣没有说：你们若宽免别人的罪，你们在天大父亦宽免你们日常所犯的小罪，而说：“你们的天父也必宽免你们的。”（玛·路·十四）因此他们就以为即使每日犯大罪，就是在大罪中死去，因着哀矜，也可得宽恕。

当劝他们为所犯的罪作哀矜，若他们说：行哀矜，就可为每日所犯种种重大罪恶，得到天主的宽赦，这就不合理，并且可笑。因为这样，他们就当承认一位腰缠万贯的富翁，每日施舍十元，就可获得杀人、奸淫罪恶的宽赦。

这自然是不合理的，然而若有人问：何种哀矜能赦宽罪过，如耶稣的先驱圣若翰所说：“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！”（玛·叁·八）可答复他们说：一定不是犯罪至死人的哀矜。

先是他们抢别人的财物，远比施舍穷人的更多，他们却以为自己如此养育基督，以便每日任意作恶。即使他们为一罪过，将全部家产施舍穷人，但有意继续犯罪，就没有真爱德，因为它不会叫人作恶，他们的哀矜就为他们毫无裨益。

谁愿为自己的罪过作适当的哀矜，先当对自己做起，对人所作的对自己却不作，这是不对的，因为吾主耶稣说：“你当爱你们的近人，如你自己。”（玛·贰拾贰·三九）《圣经》上又说：“对你的灵魂，要有爱情。”（德·叁壹·二四）

谁不怜惜自己的灵魂，以悦乐天主，如何能说为自己的罪恶，作相称的补赎呢？为此《圣经》上说：“不知自爱的，怎能善待他人？”（德·拾肆·五）

祈祷一定帮助哀矜，因此当注意下面的话：“吾儿，你若犯了罪，不可再犯，并应为你过去的罪愆祈祷，好得宽赦。”（德·贰拾壹·一）

为此，为得已往罪过的宽恕，我们当行哀矜，但不可因为行哀矜，就以为可固执于恶，任意妄为。

吾主耶稣说在右边的人作了哀矜，在左边的人未行哀矜，是指哀矜能赦宽所犯的罪，并非因着哀矜，就可随便犯罪。

不愿改正自己行为的，就不能说行哀矜，因为由下面的话“凡你们不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，便是没有给我做”（玛·贰拾伍·四五）可以看出，他们想做的，实际上却没有做。

因为若他们在饥饿的信友中，看到基督，给他面包，就不会对自己疏忽正义的面包，就是基督，因为天主不看人施舍的，而看施舍人的心。因此谁在信友身上爱基督，就当以接近基督的精神去行哀矜，而不为远离他，以不受罚。因为人越爱基督所指责的，就越远离他。

若不成人，领洗亦何用之有？耶稣说：“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

生，不能进入天国。”（若·叁·五）同时他亦说：“除非你们的义德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德，你们决进不了天国。”（玛·伍·二〇）为何畏惧第一种恐吓，许多人领洗，而不畏惧第二种，是因为很少人追求义德。

正如一个人呼兄弟为糊涂人，若他对兄弟不发愤怒，而是对所犯的罪发怒，就不侮辱他，不然，就当受地狱的苦了。同样，给一位信友哀矜，而不在他身上爱耶稣基督，不是给信友施舍，因为他不愿在基督中成为义人。

若有人因称兄弟为糊涂人而犯罪，不是为改正他，而为凌辱他，若不愿照下面的诫命，与他和好：“所以，若你在祭台前要献你的礼物时，在那里想起你的兄弟有什么怨你的事，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，留在祭台前，先去与你的兄弟和好，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。”（玛·伍·二三～二四）若仍旧故意犯罪，哀矜就没有益处。

吾主耶稣亲自教我们念的经，称为天主经，我们每日念它说“尔免我债”，以赦免每日所犯的罪，不但念，并每日去做“如我亦免负我债者”。因为犯了罪，所以这样说，并非要我们去犯罪。

吾主耶稣愿意用这篇祈祷文告诉我们，在现世黑暗软弱之中，每日犯罪，当求天主宽赦我们。若愿意天主宽赦我们，我们亦当宽赦得罪我们的人。

吾主耶稣说：“但你们若不宽免人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”（玛·陆·十五）他不愿我们妄依这篇祈祷文，每日犯罪，不守人间的法律，或欺骗别人，是愿叫我们知道，虽然没有陷入大罪中，并非无罪。天主曾命《旧约》的司祭，先为自己的罪过，后

为人民的罪过献祭。

我们当细心体会吾主耶稣的话。他不说“若你们宽赦人的过错，你们的在天大父亦赦免你们一切的罪过”，而说“你们的罪过”，因为他教训我们每日的经文，是向圣洁的门徒发言。“你们的罪”，有何意义？岂非连你们已圣洁的人，还会犯的罪吗？

我们的敌人，寻找每日犯大罪的话柄，乃引吾主耶稣没有说“赦你的小罪”，而说“赦你们的罪”。但我们若注意耶稣向谁说话，就当结论到小罪，因为他的门徒所犯的罪，一定不是大罪。

皈依后，当不再犯大罪，它亦不能因祈祷而得赦，除非实行同一处所说的“如我亦免负我债者”。圣人们在世时亦难免犯小罪。犯大罪的人，自然更不易得赦，虽然现在已不再犯。但对待人刻薄，不肯赦别人的罪，耶稣对他们曾说：“但你们若不宽免人的，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。”（玛·路·十五）

圣雅各伯宗徒说的话，对这种人亦有用：“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，审判时也没有怜悯。”（雅·贰·十三）我们亦当记住主人宽免了欠他一万元的仆人，但因为他对欠自己一百元的同事没有慈爱之心，主人就逼他还清。

同圣雅各伯宗徒下面的话“怜悯必得胜审判”，（雅·贰·十三）对说谎之子及天主的慈善亦有效。因为圣人们，在世修德立功，且愿接受每日犯大罪的人为朋友，以便为基督所救，使成为义人，不依他的功劳，而依自己的恩宠给他酬报。其中也有圣保禄宗徒，他说：“只就我蒙主的仁慈，作为一个忠信的人。”（格前·柒·二五）

该当承认，被收入天国中的，没有圣人的代祷，是不能得救的。

为此，在他们方面，天主的仁慈胜过审判。但不可相信恶人不改正行为，只以不义而得的钱财，恭敬圣人，就可得赦而入天国。即使以公正方法而得的钱，亦非宝物，只是恶人以为是宝物，因为不知道真的宝物何在。圣人们能引别人入天国，他们才有宝物呢！

因此有些生活，并不恶劣。为得天国，施行哀矜，以救济穷人，结交朋友，以入天国，并非无用，然而亦非十分圣善，因朋友的功劳，尚不能得到天国的福乐。

我惊异在维治利诗中，亦找到吾主耶稣的话：“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为使你们匮乏的时候，叫他们收留你们到永远的帐幕里。”（路·拾陆·九）

下面的话与上面相似：“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因他是先知，将要受先知的赏报，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因他是义人，将领受义人的赏报。”（玛·拾·四一）

诗人维治利以为爱丽色（Elysios）场，是享福灵魂的住所，描写乐国时，不但有因自己的功德而至此的，也有“因别人的纪念而来的”<sup>①</sup>，即对别人有功，因而为人所纪念的。他们口中时常说信友请求圣人转求时所说的：“请你纪念我。”

然而是何种方式，何种罪过阻碍进入天国，因圣人的转求，能得宽恕，则不易知道，要强加规定，更为危险。我虽至今研究这个问题，然而还不知道。可能我们不知道，使能更谨慎地躲避它。

因为若知道何种罪过，可继续去犯，不愿修德，仍可希望圣人

---

① *Eneide* 卷一，第六章。

的转求，则人性软弱，不愿断绝罪恶的牵连，努力修德，只行哀矜，使因圣人的功劳而得救。现在不知道小罪的轻重，虽然尚未断绝，但努力祈祷，修德，亦不忽略施舍哀矜，以交结朋友。

然而因着圣人的转求，只能阻止我们受地狱的永火，而不是已进了地狱，过些时候再出来。因为以为《圣经》上对沃地能结百倍，六十倍，或三十倍的果实（玛·拾叁·三），亦可懂作圣人，因他们的功劳不同，有的能救一百人，有的可救六十人，也有的只能救三十人。也当承认只在审判之日，而不在审判之后。

据说，有人看见有些人以为如此可不受罚，而能得救，乃巧妙地劝人修德行善，成为可为人转求的圣人，因为若只有少数转求者，只能救三十，六十或一百人；可能有许多人，不能因他人的转求而得救；其中有专门希望别人的功劳让与自己的人。

这个答复，为接受《圣经》，如我们一样的人，已经够了，但因他们误解《圣经》，相信将来情形，不如《圣经》所载，而如他们所希望的。我答复了他们后，就结束本卷，如我所许的。

## 第二十二卷

天主城的结束，即圣人享永福。相信肉身的复活，将如何实现。说了圣人们在不朽的肉身中所做后，圣奥古斯丁结束了本书。

### 第一章 天使及人的情形

如我在上卷所许，在最后一卷中，将论天主城永远的福乐。称为永远的，并非因为长久，但最后将完结，而如同在《福音》中所写的：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。”（路·壹·三三）

永远不在乎人死生不息，继往开来，如一棵树，终年青叶生绿荫，因为有些老叶子落下，新的叶子又油然而生，所以常有树荫，而是因为天国的人民是不朽的，人得了天使所没有失去的。

全能的天主，是这奇妙事情的创造者，他应许了，不会不实现的。为证明这点，他已实行了许多应许的及没有应许的事情。

他在开始时，造了充满可见易懂的事物。他所造中最奇妙的，是具有理智的天使，能瞻仰他，能享有他，以形成我们所称的上天圣城。天主自己，支持他们，使享永福，为其生命及饮食。

他给他们自由，若愿摈弃天主，即自己的幸福，就坠入不幸之

中。他预见有些天使，自喜自傲，以为自己可得幸福，于是远离至善的天主，虽然天主仍旧不取消他们的自由权，他以为善于利用罪恶，比不准许它，更能显出自己的全能。

若至善的天主，没有造能自由犯罪的受造物，罪恶就不会存在。因为若受造物，虽然是在造物主之下，若不摈弃天主及他的光明，就不会是恶的。如同盲目是眼目的疾病，证据是它本为视物而造，虽然有病，仍旧是最尊贵的官能，因为没有其他理由，使盲目为一缺欠。因此享见天主的受造物，由其罪恶亦证明它受造时是善的，它的不幸，就是不再享见天主。他以永远的地狱苦刑，罚自由堕落的天使，却允许忠信的天使，为报答他们的忠信，永远不会失掉他。

天主造了人也是正直的，有自由权。固然造了他为生活在世界上，若与造物主相结合，能得天堂，若摈弃造物主，将受适合其本性的罚。

天主虽然预见人将犯天主的诫命，摈弃他，亦没有取消人的自由权，因为他亦预先看见能由恶中取善，由公正被罚的人类中，能选出相当多的人，以补充背命天使的数目，使上天之国，不但不缺少居民，并且数目更多。

## 第二章 论天主永远不变的旨意

固然恶人做许多相反天主圣意的事，但他是明智全能的，仍然使似乎相反他旨意的事物，仍旧向往他所预定的善良的目标。

为此几时说天主改变了他的旨意，对以前喜欢的人，表示愤怒，该当理解为人，而不是天主变了。正如太阳为眼目有病的人，以前是灿烂悦目的，现在变成讨厌的，而太阳自身却仍然没有变更。

天主在听他命令的人心中所做的，亦称为天主的圣意，如圣保

禄宗徒所说：“因为不拘是起意或成功，原是天主出于善意，在你们内完成的。”（斐·贰·十三）

正如所谓天主的公义，不但因之他是公义的，并且亦因他在义人身上所做的。就如我们称天主的律法，本来是人的法律，然而是由天主而来的。

耶稣曾对人说：“连在你们的法律上也记载着。”（若·捌·十七）而在另一处却写道：“天主的法律在他心中。”（咏·叁陆·三一）

照天主在人心中的旨意，亦称他愿意，不但是他自己所愿意的，并且是人们所愿意的，就如说他知道，是他使不知道的人知道一样。

圣保禄宗徒说：“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，或者说为天主所认识。”（迦·肆·九）不可相信他那时才认识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已认识的，但说那时他知道，是说他为人所知道；我记得在前卷书中，已讨论过这种说法。

依照这个意思，说天主愿意叫人所愿意的，因为他们对许多将来的事都不知道，他愿意许多事，但是不做。

圣人们愿意许多天主所启示的事，然而不常得到，如他们为某人祈祷，而未蒙允准，虽然是天主因着圣神叫他们祈祷。为此圣人由天主所启示，愿意并祈求所有人都得救灵魂，可以说天主愿意而不做，因为是他叫他们愿意的。

然而照天主永远的旨意，如同他的预知一样，他在上天下地已做了他所愿意的，不但已往与现在，并且一切将来的事，但在他愿意预见的事实行以前，我们说“天主愿意时，就会成功”；并非天主有了以前没有的旨意，而是他在永远所安排的，现在实行了。

### 第三章 论天主应许圣人永远享福，恶人永远受罚

为此撇下许多的事，我们现在看见天主应许亚巴郎的，已在基督身上应验了。天主说：“因着你的后裔，天下的万民，将获得祝福。”（创·贰贰·十八）同样，他因先知许给这后裔的，亦要应验：“你的亡者将再生，他们的尸体要起立。”（依·贰陆·十九）

下面的话亦要应验：“因为，看哪！我要造一个新天，一个新地，先前的没有人记忆，没有人关心。人们将因着我所造成的而喜悦，欢乐到永世，因为，看哪！我要造一座喜悦的耶路撒冷，使她的人民为欢欣的人民。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悦，因我的百姓而欢欣，其中再听不到哭泣和哀号的声音。”（依·陆伍·十七~十九）

天主因另一先知预言说：“那时你的百姓，即凡登录在那书上的都要得救。许多睡在尘土中的人要醒起，有些人要入于永生，有些要受永远的羞辱和侮慢。”（达·拾贰·二）

同一先知在别处又说：“至高者的众圣者将承受那国家，要永远占有那国家，直至万世无穷。”（达·柒·十八）稍后又说：“他的国是永远的国。”（达·柒·二七）

其他相似的话，我在第二十卷已提及过，此处不必重复，因为都写在《圣经》中。这一切的事，都要实现，如其他没有信仰的人相信不会实现的，都已经实现了。

因为是同一天主应许预言将来实现的事，在他之前，外教人的邪神，都惊慌不知所措，如著名的哲学士中之一，波非理所证明的。

### 第四章 反对世上的智者，他们以为人的肉身不能升至天上

但有些人，反对引历代人所相信及希望的权威，以为找到一个

反对肉身复活的证据，乃引西塞罗之民国书中所说的。他说了爱古来罗马禄两人成为神后，继续说：“他们的肉身，没有升天，因为本性不许地上的事物，带至地球之外。”这是贤人们的理由，天主知道他们的思想是如何的空虚！

若我们只有灵魂而没有肉身，住在天上，不认识世间任何动物，若一日我们当与世间之物联合，我们不会相信，似乎要说本性不让精神界事物与物质联合。然而世界上充斥生物，魂与肉身紧紧相连。

为何造了动物的天主，不能将它变成天体，既然灵魂比一切物质，且比天体更为尊贵，却能与世物联系呢？是世界的一小部分，能收容奇妙的天体，而有生命及感觉，而上天却不能容收，或容收了而不能承受，有生命及感觉的事物，因为它是为比天体更尊贵的事物而生活的。

然而现在不如此，因为还没有到造物主所规定的时刻，其实比他们所信的，更要奇妙百倍。为何我们不更惊奇无形的灵魂，本比天体更尊贵，却与世物结合，而世物不能至天上，岂非前者我们时常看见，我们自己便如此，而后者尚未看到，也未如此吗？

理智告诉我们，天主将有形与无形、天上的与地上的事物结合，比物体与物体结合，更为奇妙。

### 第五章 论肉身复活，虽大家相信，仍有人不肯相信

有时真是古怪事！大家已经相信基督的肉身已升天，贤者与愚者，少数除外，都相信他的肉身已复活，升至天上。若大家相信可信的事，可见不信的人，是如何的糊涂。若不可信的事，已有人相信，似乎相信不可能的事，已不奇怪了。

天主预言了两件不易相信的事：我们的肉身将复活起来，永远

生活；世人要相信这不可信的事，在其中一样实现前，天主已预言了两者。我们已看见不易相信的一样已经实现了，即世人相信不易相信的事。

那么为何对另一件失望，世人以为是不可信的。在两件不易信的事中，我们已看见一种实行，而不相信另一种，既然《圣经》上都已预言过，因而世人都相信。

若我们看看世人如何相信的理由，更发觉似乎是不可信的事。耶稣给世界遣使几位渔夫，没有受过教育，对文法与辩护学一窍不通，而所获得的鱼，即人的灵魂，比博学多才的哲学家所得的还多。

若赞成的话——自然当加赞成——在两件不易使人置信的事上，我想添上第三种，因此发生了三件不易令人相信的事。

不易相信耶稣的肉身已复活了，且升了天堂。真不易相信世人相信了这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。不易令人相信，少数名不见经传、不学无术的人，能使世间博学多能的人，相信不易相信的事。

在这种不易相信的事中，我们的敌人不愿相信第一种，但被逼迫不已，当信第二种，若不信第三种，就说不出的理由来。耶稣复活，与复活了的肉身升至天上，已传遍全世，为世人所信。然而为何全世界都相信这事呢？

若许多博学多才的名人，说自己曾亲眼看见过，所以宣传这件事，世人乃纷纷信从，似乎不必大惊小怪；若世人相信少数不认识，且不识之无的人，那么为何少数固执的人，不相信大家都信的事呢？

世人相信这种重大的证据，因为耶稣在光荣中显露了自己的天主性。天主不用言语，而用圣迹，使世人相信。所以没有见过基督

的肉身复活升天的人，也没有困难相信，因为有亲眼看见的人，并以许多灵迹，证明他们所说的。

他们听见只知一二种言语的人，忽然能用全世界各种言语。他们看见从母胎中就疯瘫的人，因着一句用耶稣名字的话，病了四十年后忽然痊愈起来。他们亦看见宗徒身上的衣服，能医疾病，许多病人躺在他们当经过的道路上，由宗徒的影子，就霍然痊愈，及其他许多因基督名字而做的奇事，有时死人亦重新复活起来。

若我们的敌人承认这种事，的确如我们所读到的，那么在这种事物后，当加上许多不易置信的事。我收集了许多不易令人置信事件的证据，以使人相信一件不易相信的事，即耶稣的复活及升天。

然而我尚不能强迫不信的人去相信，这是因着他们的固执，他们若不信宗徒们曾做了这些奇迹，为使他们相信耶稣复活升天，一个大圣迹已经够了：世人没有奇迹而相信了。

## **第六章 罗马将建筑它的罗马禄视为神明，圣教会相信，爱慕基督，相信他是天主**

此地我先说西塞罗惊奇人信罗马禄为神，我且引他所写的话：“对罗马禄发生惊奇的，是人变成神的，都生活在太古时代，当时容易欺骗愚民，而在罗马禄时代，至今只六百余年，人类文化已进步，已没有古代愚民的错误了。”

稍后，他又论罗马禄说：“由此，可以懂得荷马是在罗马禄之前，人类的文化已迈进一步，时代亦更前进了，不易捏造出神来。古代人相信许多神话，此时已进步，排斥一切不真实的事。”

学富五车，口若悬河的西塞罗，以为相信罗马禄为神，是不可

能的事。但谁相信罗马禄是神，岂非草创时代的罗马城？当先人所接受的传于后裔，使罗马城相信这类迷信，如与乳一起吸入，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国，由上面如最高处，能将这信仰传给所镇伏的民族，他们虽然不信，但亦称罗马禄为神，以便不开罪臣服罗马人的创立人，但不如罗马人相信，不因爱慕错误，而是爱情的事弄错了。

基督虽然是天主永城的创立者，并非因他创了教会，乃信为天主，而是因为相信了，乃建筑了它。罗马城建立后，在庙中敬拜自己的创立人如神。而现在所谈的耶路撒冷城，基督为我们信仰基督的人，是信仰的基础，然后才能落成。

罗马城相信罗马禄为神，因为爱它，而我们相信基督为天主，已经爱了他。罗马城先爱慕，然后信假的。我们先信后爱，以正当的信心，不以假的，而以真的。

除了许多众目昭著的灵迹外，基督的天主性，也由先知的预言予以证明，在他身上已应验了，虽与前人所期望的不同。对罗马禄就不能如此说。我们只知道他的工程，但没有关于他的预言。由书籍中，我们知道他被列入神位中，但并非真是如此。

母狼养他，似乎是奇迹，但能证明罗马禄是神吗？若它是动物，而不是妓女，为何雷姆，如他的哥哥罗马禄一样，亦为它所养，而不成为神？谁愿死亡而不愿承认罗马禄，爱古来或别人为神呢？哪一个民族，若不畏惧罗马人，为他们所逼，会承认罗马禄为神呢？然而谁能否认多少人甘心受死刑，而不愿否认基督的天主性呢？

所以是因为畏惧罗马人，强逼某城叩拜罗马禄为神。不是畏惧得罪人，而是畏惧苦刑及死亡，都不能阻止世界多处的殉教者叩拜

基督，并承认他的天主性。

基督在世的城，虽然信友众多，但不与仇教者作战，以保全暂时的性命，但竭力抵抗，以得永久的生命。信友被缚，坐监，被打，受刑，火烧，粉碎，被杀害，然而他们的数字日日加增。他们若不爱基督，轻视现世生命，就不能得到永生。

若我没有记错，西塞罗在《民国》第三卷中主张一个国家，不当与人作战，除非为守诺言，或为保存国家不亡。在别处他解说不亡的意义如下：“连糊涂人亦忍受这些痛苦，如贫穷，充军，坐监，被鞭打，以避免死亡。为国家，灭亡也是一种痛苦，虽然似乎能救国民于死亡。因为国家当是永久的。”

国家灭亡，不是自然的，人类死亡，则为自然的。人不但需要死亡，有时且当期望死亡。攻击，毁灭一个国家，以小比大，就如世界趋于灭亡。西塞罗这样说，因为他与柏拉图派的人一样，相信世界是永久的。

他自然以为一个国家与别国交战，使能常存在世界上，是合理的，虽然个人生死，如一棵树常带绿荫，老叶纷纷落地，而由别的叶子所代替。他以为死亡，并非为一国民都是痛苦，有时他毫无所觉，但为一个国家，常是痛苦。

可以问西共（Segon）城人情愿他们的整个国家灭亡，而不愿违背对罗马人的忠信而食言，世人都赞其美德<sup>①</sup>。但我不懂如何能随从西塞罗的意见，以为只可为不食言，为保存自己，才可与人交战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西共城在西班牙，因忠于罗马，为亚尼巴尔所毁，为罗马与迦太基宣战的原因。

因为他未说明其中两者不能兼顾。

西共城人若愿保存国家，一定当对罗马人食言，或为保存忠信，就要遭灭亡，如实际上所发生的。

然而天主之城，只能以信仰来保存，没有信心，就不能保存。这种勇毅人的思想，曾形成了千万的殉教者。信为神的罗马禄，却不能有一个。

### **第七章 世界上的人都信奉基督，不是因人的报告，是靠天主的能力**

论基督时，提起罗马禄假神来，是可笑的。然而在罗马禄时代，即在西塞罗前六百年，人类已相当进化，摈弃一切似乎不真实的事，何况六百年后，在西塞罗时代，特别在奥古斯多及帝白利皇帝时，是文明的时代，若不是基督的天主性，奇迹，已证明其可能性，并且证明实际上已如此了，大家都要否认他复活升天的。

为何在残酷的教难期中，对基督的复活升天及以后信友的复活升天，大家都坚信，并到处宣传呢？是因着殉教者的鲜血，出芽而日益坚固的。

读先知的预言，发奇迹，宣扬真理，以习惯而言是新的，但不相反真理，直至愿为信友的世界，亦皈依了信仰。

### **第八章 发灵迹，是为使世人相信基督，世人相信后，灵迹亦未停止**

我们的敌人说：你们说以前发过灵迹，为何现在没有呢？我可回答说：在世人相信之前，灵迹是需要的，为使人相信。现在谁寻找灵迹才肯相信，已是怪事了，因为他不信大家所信的。他们这样

说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以前曾发过灵迹，那么为何到处传扬，说基督与肉身升天呢？在文明时代，摈弃一切以为不可能的，而世人没有灵迹，就会盲信，岂非怪事？

恐怕他们要说：世人相信它，因为是可信的，那么他们为何不相信呢？我们的推理是简单的：或者所做所见是不可信的，却使人相信了这不可信，不可见的事；或者事实本来可信，不需要灵迹就可相信它，那么就要指责我们的敌人不肯相信。我说这话，是为辩驳虚伪的人。

我们不能否认曾经显了许多灵迹，以支持独一的重大奇迹，即基督带着复活了的肉身一同升天了。这事记在《福音》中。它的原因，是更明显地加以证明，使人知道。因为《福音》读给人听，原来为使他们相信。若他们不信，就不再读给他们听了。

即在今日，也因基督的名字显灵迹，是因着圣事，祈祷，纪念圣人，然而不甚著名，所以也不如最初的灵迹为人所知。《圣经》使人知道最初的灵迹，所有的民族都在心中记住。而最近的灵迹，只在灵迹发生的城市或地方，才有人知道。

往往知道灵迹的人很少，特别若为大城，别人毫无所闻。若在别处讲给人听，很少人相信，虽然述说的是信友，听的人也是信友。

我住在米兰时，有过一个灵迹：是一个瞎子忽然看见了。许多人都知道这灵迹，因为这城广大，皇帝亦驻驿此地。显灵迹时，正是许多人去尊敬且凡日（Gervasius）及普大热（Protasius）两位殉教者，他们的圣尸，是因着盎博罗削主教在梦中得了启示而找到的。瞎子就在殉教者前看见了。

但除了少数人外，谁听说过迦太基长官公署的律师依纳生的病愈呢？我当时在场，亲眼看见过。这位律师，与全家人都热心事主，将我及兄弟亚利比收在他家中，当时我们尚未入神职界内，但已由海外归来，专务事主。

他的下体生疮，延医治疗，他们行手术，配药品；他在手术时，受过重大痛苦。但一粒当医治的疮，隐藏起来，不能摸到。别处的疮都好了，只剩下这粒疮，用尽医药，都不见效，却受了重大的痛苦。他怕当重行手术，如他的一位挚友医生报告他的。这位医师因故未能参加最初的手术。他听后勃然大怒，将他逐出门外。后来怒平气息时，他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还愿意割我吗？”“我还要忍受你们不愿他在面前的痛苦吗？”

于是大家讥笑这位医师的无知，用善言安慰病人。这样，过了许多日子，一切无效，医生仍旧说不动手术，就可医好这恶疮。他们并且问过一位著名医师亚姆尼的意见。他看了疮处后，与别人的意见相同。

病人得了保证后，以为自己已好了，喜悦满面，讥笑预言重新要用刀割的医生。那么尚有何言？过了许多日子后，医生疲倦惭愧，只好承认只有动手术，才能痊愈。

这些话使病人惊慌失措，脸色变白。能开始言语时，命将他们逐出，总不许再入屋中。他流泪痛哭，逼不得已，乃请著名外科医师亚立山地，使他来做别人所未完成的。

他来到后，由伤痕认出以前的医师是如何尽心地照顾他，乃为荣誉起见，劝他仍请以前为他操心的医师，他并添上说：不行手术，

不能救他的性命；并谓自己的习惯，是不夺自己尊敬人工作的效果。

病人乃与自己的医师重归于好，决定日子，在亚立山地前动手术，因为不然，大家都以为不能救他了，乃决定次日当行手术。医生退出后，病人忧苦难言，全家亦与他一起痛哭，如已死亡一般，我们亦不能节制他们。

圣善的人，如沙都尼，当时为乌茶拉的主教，且罗所司铎及迦太基教会的几位六品，不时访问病人。在他们中，独一健在的，是欧拉连主教，他当受我们的尊敬，我与他提及这事时，他还记得很清楚。

他们照常晚间依例来拜望他时，病人流泪，请他们明日参加自己的丧礼，而不是痛苦而已。他因以前所受的痛苦，怕死在医生手中。大家安慰他，劝他依靠天主，承行他的旨意。

于是我们跪地，开始祈祷，他也如为人驱使一般地，由床上下来，与大家一起祈祷。谁能描写他如何的恳切，涕泪滂沱，全身震动，几乎不能呼吸呢？我没有看见别人祈祷与否，或理会这事否，我自己不能祈求，只在心中说：“主，你若不允准这样的祈祷，要允准你仆人何种的祈祷呢？”

我以为不能加上别的话了，只能死在祈祷中。大家起来后，接受了主教的祝福，各自回家。病人请我们次日早晨再回来。

所畏惧的日子来到了，天主的仆人们，依照许下的，亦都来齐。医生进来，准备当时需要的一切物件，抽出行手术的刀，锵锵做声，大家都屏息以待。长辈劝他，准备开刀的部分，将绷带解开，露出肉体，医生观察、研究，将动手开刀。

他们先用眼看，后以手摸，并用各种方法考察，最后发觉伤口已完全长好了。在场的人，都喜悦流泪，感谢仁慈的上主，不能以言语形容，最好让人去设想。

在同一城中，有一位热心贵妇，名依奴且（Innocentia），在乳上长一瘤，医生都束手无策。或者将长瘤的部分割去，或者照著名依波克德（Hippocrates）的意见，不吃任何药品，静静等候死亡的来临，倒可延长病人生命一个时期。

这位贵妇，由一位家中医生口中听到这个消息，乃开始祈求天主。当时复活节已近，她在梦中得到启示，当注意第一个由领洗池中出来的人，请他在病体上画一十字。病人听命做了，她立刻霍然痊愈。

告诉她若要延长性命，不要用任何药品的医生，来检查她时，发觉完全好了，就问她用什么药及医治的方法，他希望能知道依波克德所不知道的药品。

听到事实的真相后，他显出轻视的神气。贵妇怕他咒骂基督，他却有礼貌地说：“我想你要告诉我一件大事呀！”贵妇更怕，他却又继续说：“基督曾复活了死后四日的人，医好一个瘤，有何难之有呢？”

我听见这事后，怒气填胸，因为在大城中，贵妇身上所显的灵迹，竟无人知道，我以为当警告她，指责她。她说自己并没有对这事缄默。于是我问她的朋友曾听见这事否，她们都说毫无所闻。

我说：“你说没有缄默，连你的朋友居然都不知道。”她曾将这事的经过，粗枝大叶地告诉我，我却请她在朋友前，将这事的经过

仔细述说一遍，大家听见后，都惊讶不已，同声赞颂天主。

在同一城中，一个医生患脚肿病，成为望教者，领洗前一日，他梦见黑色小儿——他知道是魔鬼——禁止他在那年领洗。因他不愿听从，邪魔竟踏他的脚，使他疼痛非常，前所未有。但他仍去领洗，竟如愿以偿；由圣洗池中出来时，不但非常的疼痛立刻停止，并且以后脚再没有痛过。谁听到这奇迹？我知道，只有少数兄弟知道这事。

一个古鲁平人领洗时，不但疯瘫病，连生殖器的病亦霍然痊愈了。他走出圣洗池中时，似乎总没有生过病。除了古鲁平人及由他处听到的人外，谁知道这个奇迹呢？我一知道这事后，因欧来连主教的命令，叫这人至迦太基城，虽然我已从可信的人处，听到讲起过。

哀斯贝 (Hesperius)，住在我附近，在富山，助贝地有一片田地。他听说自己的房屋为邪魔所扰，骚扰他的仆人及牲口，当我不在时，他请了几位司铎去念经驱魔。一位司铎去举行了一台弥撒圣祭，恳求天主命邪魔停止难为人，因着天主的仁慈居然立刻停止了。

哀斯贝由朋友处得了一点基督坟墓的土，乃将它放在房间中，以避免魔鬼的难为。脱离了魔鬼的魔难后，他就想起当如何处置这土，因着尊敬心，他不愿将它保留在房间内。

偶然西尼登的主教马西米及我还在附近。哀斯贝请我们去，我们就去了。他向我们述说了上面的事后，请我们将这土埋在一处，上面盖一座圣堂，以便信友能去祈祷，侍奉天主。我们自然赞成这种意见。

离此地不远，有一个疯瘫的青年农人，听见上面的事后，就请父母立刻将他带至该地。他来到后，祈祷顷刻，立刻就痊愈了，自己走回家中。

有一别墅名维多利纳，离依波约三十里；此处有一座小堂，以敬米兰的殉教圣人且凡日及波大日。有一个青年人，夏天中午时，在河中洗马，忽然附了魔，乃将他抬至小堂内。

他半死半活地躺在地上，小堂的女主人与婢女及几位热心妇女，进堂唱晚课经及祈祷。开始唱歌，魔鬼被经声所感动，他全身震动，抱住祭台，但不能移动它，如钉在祭台中，哀求人怜悯他，说出邪魔如何及何时何地入了自己身中。

最后，魔鬼答应出去，并说出离开时，将损害青年人的五官。一眼凸出，如系在一根绳上，黑暗变成白色。大家看见这情形后，乃跪地为他祈祷，虽然看见他心神清醒，但因失了一眼而悲伤，说当请医生来。

于是引他来的姐夫说：“天主因着圣人的转求，将魔鬼逐出，亦能医好他的眼。”乃将眼珠纳入眼中，包好，七天没有解开它；解开时，看见眼完全好了。还有许多人在此处治好，若要一一加以细述，未免太长了。

我认识依波城的一个女孩，一位司铎为她祈祷，眼泪跌入油中，用它擦她，立刻魔鬼就出去了。我知道一个青年人亦有了同样情形，主教为他祈祷，虽然没有见到他，魔鬼立即逃去。<sup>①</sup>

---

<sup>①</sup> 此地所说主教，大约就是圣奥古斯丁自己。

依波城有一位贫穷热心的老人，名弗罗冷，以裁缝为业。一日失了长衣，无钱去买，乃至著名的二十殉教者的坟墓前，大声求救，以得衣穿。几个少年，随他至坟墓前，来讥笑他。听见他的祈祷声，他们就问他是否求五十元以购衣服。他缄默行走时，看见一条大鱼在岸上活蹦乱跃，由青年人们的帮助，他捕了它，卖给一个教友厨师名贾多索，价三百元。又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，乃买了羊毛，叫妻子为自己做一件新衣。

厨师剖开鱼腹一看，竟有一枚金戒指闪闪发光，他心中畏惧，且怜爱老人，乃将戒指还给他：“你看，二十位殉教者给你新衣了。”

普耶多主教在底皮利河边捧着圣斯德望殉教者的圣髑时，群众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。一个附近的女瞎子请人将她引至捧圣髑的主教前，献上花以触圣体，还她后，她立刻可以看见了。大家都惊奇不止，她喜欢连天，不再由人领导，自己走回去了。

依波附近西尼堡的主教鲁西，捧着同一圣人的圣髑，群众随后。主教患瘤，正请一位朋友医生为他行手术，捧圣髑时，忽然霍然而愈，毫无踪迹了。

一位班国的司铎名欧嘉理（Eucharis）住在加拉孟地方，已患尿石症多年，波西地（Possidius）主教给他圣斯德望的圣髑，立刻就痊愈了。同一司铎，后患重病，人都以为他已死去，将他的手指缚住，将他的外衣触过圣人的圣髑，然后放在他的身上，他立刻起死复生了。

该地亦有一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名马且理（Martialis），为地方上

的绅士，但厌恶天主教。而他的女儿信天主教，女婿在那年刚领洗。他病重时，他们流泪求他进天主教，他怒发冲冠，将他们逐出。

女婿至圣斯德望殉教者的坟墓前，为他祈祷，赐他改变思想，而信仰基督。他流泪哀号，祈求圣人，然后由他的祭坛上取了几朵花，因天已黑，乃将它放在病人的枕头下。天尚未亮，老人就叫人去请主教，他当时同我在依波。老人知道主教不在时，就请了神甫来。

他们来了，他说自己要信天主教，大家都惊喜欢乐，给他付了洗。直至死时，他不断重复地说：“吾主耶稣，请收我的心神。”他不知道，犹太人以石头打死圣斯德望时，他还说着这几句话。这也是他最后的言语，不久以后，他就去世了。

两位患足疾者，一个本城人，另一个为外方人，为同一圣人医好了。本城人忽然而痊，外方人由默示中，知道痛时当做何事，他照样做了，就不痛了。

在亚杜田中，有一座圣斯德望的圣堂及祭台。一个儿童在空场游戏，拉车的牛，离开正路，车轮压倒儿童，他就死了。母亲将他抱至祭台前，不但复活了，并且丝毫无损。

一位侍奉天主的贞女，住在加已林地方，患了重病，医药无效，大家都绝望了，将她的衣服带至圣斯德望的墓前，但外衣带回前，她已去世了。父母将外衣覆在她的身上，她就复活起来了。

一位西利亚人名巴素，至圣斯德望墓前，为他患重病的女儿祈祷。家中的小儿忽然跑来，报告女儿已经去世了，但朋友们阻止她，使守缄默，以免他公开泣哭。他回至家中时，听见家人为已亡的女

儿大声哀号痛哭，乃将与圣人身体触过的衣服覆在死尸上面，她立刻又活起来了。

我的地方税务局长依雷纳的儿子生重病而死，他的死尸躺在床上，一无所知，家人哀号痛哭，准备出丧。一位朋友安慰他时，向他说当以圣斯德望的油擦他；父亲用油擦了他，果然又活起来了。

同样，欧西奴（Eleusinus）将军，将死去的儿子，放在圣斯德望的祭台上，流泪痛哭祈祷后，儿子又活起来了。

我将如何？当写完这本书，如我应许的，因此不能将我所知道的都写出来。无疑的，许多人读到这些事时，心中不悦，因为我撇下许多大家都知道的事。但我请他们原谅我，因为要一一提及，未免太长了，本书的篇幅，不容许我这样去做。

若我只愿在加拉马及依波，由圣斯德望所医好的病人，不写别的，就要写出汗牛充栋的书籍，而只限于给人民诵读的小册。我愿意做这件事，因为看见昔日天主所做的灵迹，今日亦屡次做了，不可使后人忘了。

圣斯德望的圣髑至依波城尚不满两年，虽然没有将一切奇迹都写出来，我写本书时已有七十余件了。在加拉孟，先有他的祭台，奇迹更多。

在乌底加（Utica）附近乌奎利地方，圣斯德望亦行了许多灵迹，他的圣髑先由爱弗地（Evodius）主教，在依波城之先，就带至该地。但他没有写书的习惯，或者说从前至少不如此，因为现在可能已开始了。

不久以前，我在该地时，一位贵妇名伯脱尼（Petronia），长期

患重病，医药无效，却忽然痊愈了。当地主教请我对这事写一小册，念给人民听，我只好迅速地服从了。在此书中，我不能缄默，虽然当迅速写成。

一个犹太人劝人将发罩束在身上，其中置一块宝石，据说是由牛的胃中提出的，她束上这条腰带，为自己疾病的药。这位妇人由迦太基城动身，来到圣斯德望的堂中。

在巴格达（Bagrada）河西边她停止了。起身登路时，看见这粒戒指跌在自己脚上，她摸以前放金钱的发罩。她发觉缚得很紧，如以前一样，她相信戒指已跌出，怕已跌坏了，但见它是完整的，她解说这是将得灵迹的先兆，乃将发束与戒指都投入河中。

不相信吾主耶稣由母亲所生时，不损害她的贞洁，及房间门窗闭关时，他显现给宗徒，就不会相信目前的奇迹。他们寻找这个灵迹的确实消息，若发觉是真的话，亦会相信其他奇迹。

一位出身贵显的妇女，嫁入名门，住在迦太基大城内，大家都认识她。研究这灵迹的人，自然会知道真理的。因着殉教者的祈求，她获得了痊愈。殉教者一定相信卒世童贞之子，门户关闭而进入门徒们聚集的房中，并以复活后的肉身升天。因着他的转求，显了许多灵迹，因为他情愿舍弃生命，不愿失掉信仰。

所以今日也因天主之名，显了许多灵迹。他以所愿的人及所愿的方法，行我们所读到的灵迹，但不为大家所知，因为人不常去读。在我们的地方，时常读灵迹的记录，在场的人都知道，但人数不多，并且过了几日，所听过的也忘了，更没有将所听到的，告诉不在场的人。

在我们中显了一个灵迹，并不比上面所说的更大，但这样显明，我想任何依波城人看见后，或听了后，不能忘记的。

十个兄弟姐妹，七个男的，三个女的，生于加巴杜（Cappadocia）省的恺撒来城，受了母亲的咒骂，因为在父亲死后，受了他们的侮辱，乃全身战栗，他们不能忍受当地人的凌辱，乃分散于整个罗马帝国的全境之内。

其中两人，哥名保禄，妹名巴拉带，来至我们处，别处已知道他们的不幸。复活节前十五日左右，他们来到，每日至圣斯德望圣髑的圣堂中，求天主平息义怒，恢复以前的健康。他们所到之处，都引人的注意。在别处已认识他们，并知道他们战栗原因的人，告诉了别人。

到了复活节日早晨，许多信友已进圣堂，青年人在圣斯德望殉教者的铁栅前祈祷，忽然倒在地上，如睡去一般，但已不再战栗，如已往睡觉时一样了。在场的人都惊讶不止，有人畏惧，有人难过，有人愿将他扶起，别人却阻止他，说最好等候事情的结束。

青年人自己起来了，已不再战栗，完全痊愈了，毫无病痛，注视看他的人。谁能阻止感谢天主呢？圣堂充满喜悦声，信友都跑至我坐处，每人告诉我别人已告诉我的消息，我也非常高兴。感谢天主时，痊愈了的青年人也同别人一起至我处，接受我的吻礼。我们一起走向群众，圣堂中熙熙攘攘，听到喜悦的声音说：“感谢天主，赞颂天主。”我问候民众，众人重新更高声音欢呼。

众人缄默后，乃读庆日的《福音》，到了讲道时，我依照当时的情形及喜悦的状况，讲了几句简单的道理，我以为他们最好听天主

的话，而不听我的言语。

青年人与我一起用膳，将自己、兄妹及母亲的不幸，详细地告诉了我。次日讲道后，我应许后日将这事的经过，读给大众听。复活节后第三日，我站在高处讲道，读这事的经过时，我叫两个兄妹站着。男女信友都看见一个无恙，而另一个战栗不已。由妹妹身上，可以看出哥哥以前的病，也看出当恭贺一个，而为另一个祈求。

读了记录后，我命他们下去，乃更详细地加以解释。忽然听见由殉道者坟墓方向传来的欢声，听我演讲的人都朝这方向跑去。

妹妹下台后，也至殉道者的墓前去祈祷，她触到铁栅后，亦倒地，如睡去一般，起来时已完全痊愈了。

我正在问发生了何事及欢呼的原因时，大家与她一起进了圣堂，到我所在处，将她由殉道者坟墓前医好后引至此处，于是男女高声狂呼不已，乃将她引至以前战栗的地方。信友以前见她不如哥哥一样，现在见她痊愈了，自然喜悦不已，因为他们还没有为她祈求，天主已听了他们的志愿了。

到处听到欢呼的声音，震耳欲聋。在欢呼人的心中有何物，岂非基督的信仰？斯望为它倾流了自己的鲜血。

**第九章 殉教者以基督名字所显的灵迹，都是为信仰作证，证明他们相信基督**

这些灵迹为何作证，岂非为证明相信基督复活升天？殉教者，为证明他们的信仰，受了残酷的死刑。这样，不以战争，而以安心受死，克胜了凶恶的敌人、世俗。

殉教者为天主的名字而被害，为信仰复活而亡，现在可求天主

赏赐这恩典了。他们安心忍受一切，因而获得显灵迹的能力。因为复活若不在基督身上实现，或不如先知所预言的而实现，他们曾预言了基督，那么殉教者宣扬复活，能做这么重大的事吗？

或者天主自己用世间事物，或用自己的使者行灵迹。有时用殉教者或活在世间的人显灵迹，有时用天使，以无形不变的方式，命令他们。所谓殉教者所行的灵迹，是由他们的祈祷而得的；有的灵迹如此如彼，我们人不易理解，但常当结论到，灵迹都为肉身复活的信仰作证。

**第十章 殉教者行许多灵迹，使人恭敬真天主，更当受人尊敬，而魔鬼有时做灵迹，使人相信他们为神**

他们可能要说，他们的神亦会做这样奇异的事。他们将他们的神，与我们的亡者相比，已经是好。恐怕他们要说：他们亦是人捏造的，如爱古雷、罗马禄等，相信他们已列入神中了。

但我们不承认殉教者是神，因为殉教者及我们的天主只有一个。因殉教者的祈祷而行的灵迹，与在庙宇中的神不同。有时所显的灵迹，彼此相似，如梅瑟战胜了法郎王的术士，犹如我们的殉教者，超乎假神之上一样。

魔鬼行奇迹时，是愿意成神。我们的殉教者行这些灵迹，或者说天主因他们的祈祷、合作而行灵迹，以坚固信仰之心，他们如我们一样，相信有一个独一的天主。

最后，他们为神造了庙宇，设了祭坛，派定了司祭，做了祭献。我们不为我们的殉教者如为神一般，而为亡者建筑坟墓，他们的灵魂活在天主前。我们不建立祭坛，为做祭献，因为只向天主做祭献。

他们是他们及我们的天主。

在祭献中，他们依照他们的地方及秩序，如已克胜世俗，承认基督的天主性，但不为做祭的司祭所呼求。

他向天主，而不向殉教者做祭，虽然为纪念他们而做祭，因为他是天主的，而不是殉教者的司祭。祭品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不向肢体献祭。显灵迹时，当信是谁？有的献圣祭，是为使人信他为神，有的显灵迹，使人相信基督为天主。

有些人愿以同样的礼仪，去尊敬他们的邪神。也有人不愿接受对他的荣誉，将一切都以赞美基督。他们的灵魂在基督内将受赞扬。

所以我们当相信宣扬真道的人，行这么多的灵迹，因为他们是为宣扬信仰而死，为此能如我们所见的灵魂一般。在主要的真理中，是基督已由死亡中复活起来，以自己的肉身，证明复活后不朽，也许给了我们，在新世纪之初或在其末。

**第十一章 反对柏拉图派，他们由自然界元素的重量，来证明世间的事物不能在天上**

这派哲学士，反对天主的大恩——天主知道他们思想的虚伪——以元素的重量作为证据。他们由老师柏拉图处学到，世间最大最后的两体，由两个中间的物体，即空气与水，结合而成。

因此他们说地上的土是第一元素；水在地上，乃第二元素；空气在水之上，为第三元素；天在空气之上，为第四元素；在天上不能有世物。每一元素为保存自己的次序，是由重量加以限定。

这是虚伪、自大的人，用以反对天主全能的理由。若空气为地上的第三元素，如何在空气中有这么多的物体？岂不当承认给飞鸟，

因着羽毛轻，能在空中飞翔的造物主，亦能使人的肉身居在天上吗？

地上不能飞的动物，人亦在其中，当在地上生活，如鱼及水族之物，竟生活在水中。动物既然是地上之物，为何不由第二元素，即水，而由第三元素，取得生命呢？既然是地上之物，为何不能生活在第二元素中，不然就要不能呼吸而死亡，而当生活在第三元素呢？是元素的次序弄错了，或者说，不是自然界的性质，而是他们推理错误了。

我且不重复在第十三卷中已说过的，就是世界上有许多重物，如铅、铁等，匠人能以造物，使它浮在水上。造物主就不能使人的身体升至天上吗？

即使以他们所主张的元素次序而论，如我上面所说的，他们亦找不出任何相反的理由。物质的次序，第一为土，第二为水，空气第三，第四为天，在一切之上为灵魂。亚里士多德曾说灵魂为第五元素，但柏拉图不承认这点。

若灵魂为第五元素，一定比别的更尊贵，它不是物质，所以更为尊贵。灵魂在世物中有何作用？最轻巧、微妙的灵魂，在庞大粗重的物质中，有何工作？这样高尚的东西，岂不能将肉身带至天上去？现在保留灵魂在地上的肉身，岂不能有一日将灵魂提至天上去吗？

若我们研究他们以神的灵迹，反对我们殉教者的灵迹，岂不为我们有利，大有帮助吗？他们神最大的灵迹，一定是范罗所记载的，即一位女司祭，为人诬告犯奸淫之罪，以筛盛帝白河水至法官前，而不漏一滴。谁支持筛中水的重量？谁阻止筛有这么多的孔隙，而

不漏一点水呢？

他们当答说：或是神，或是魔鬼。若为神，他岂大于造物主？若为魔鬼，岂比侍奉造物主天主的天使更有能力？若一位低级的神，或天使，或魔鬼，能停止水的重量，这似乎改变了它的本性；造了天地万物，全能的天主，不能取消物体的重量，使在同一物体中，依生活天主的旨意，依着一个生活的肉身吗？

此外，若他们将空气放在水火之中，为何我们往往在水中，或在水与土间，找不到它呢？云中岂没有水分，岂不在大气与海洋之间？奔腾的洪流，以它的重量及元素的秩序，降落地下之前，竟悬在空中。再说，为何空气，在上天下地之间，充斥宇宙之中，若它的地方本在天水之间，如水在大气与地之间一样呢？

最后，若依柏拉图的意见，元素的次序，是最后的两个元素，即火与土，是以中间元素，即空气与水作媒介而彼此联合的；大气在至高的天上，水在地下最低处，如为宇宙的基础，为何土不能在天上，而火却在地下呢？

因为依这学说，土与火这两元素，当各在其上下之位，他们不愿下者在在上，同样，他们亦说，在上者不能在下。

他们相信任何地上的一部分，不能在天上，同样，我们亦不愿一份火在地上。然而火不但在地上，且在地下，如火山爆发，或是人用木取火，以为己用，木一定是地上之物。

他们说：上面的火是平静、清洁、永远的，而地上的火却污秽不堪、烟气冲天、焚烧一切，然而并不毁灭山与洞，因为不断冒烟。

我们固然承认地上的火，与上面的火有别，为人类之用。那么

为何他们不愿我们相信，地上的事物，一日成为不朽后，能适合上天，如现在的火，适合地上呢？因此他们不能由元素的重量或秩序中，取出任何理由。以否认全能的天主，能使肉身居在天上。

## 第十二章 反对外教人，他们讥笑信友相信肉身的复活

外教人惯常仔细询问，并讥笑我们相信肉身的复活说：堕胎的婴儿亦要复活吗？而吾主耶稣说：“但是连你们的一根头发，也不会失落。”（路·贰壹·十八）

他们又要问：每人的身材及气力是否相等，或高矮不一？因为若各人的身材相等，堕胎的婴儿，若亦复活起来，将要有总没有过的身材了。若说他们不复活，因为他们总未出生，他们对夭亡的儿童，亦要发同样的问题。我们不愿他们不复活，他们不但能出生，且能重生。

他们又要问身体如何平等，因为若大家都高而胖，儿童及许多人总没有这么高、这么胖，将从何处取得呢？若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我们众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”（厄·肆·十三）若照同一宗徒所说：“也预定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。”（罗·捌·二九）他们说：若基督的身体，将为天堂圣人的标准，就当将许多人的身材缩短。若身体的一部分将消失，如何能说：“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”呢？

对头发方面，尚可问剪去的头发将如何？若要重新长起来，谁不厌恶散发蓬蓬呢？对剪去的指甲亦当这样说。若要重长，那么秀丽何在？在不朽的后世，这自然比现世更为重要。若不重长，就要丧失了，他们就说：如何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呢？

对瘦肥亦有同样的困难，因为若大家一样，没有瘦肥的区别，

有些人就当添上一点，有些人当减少一点。

对死尸他们亦感觉同样的困难，有的变成灰土，有的散失在空气中，有的被野兽吃了，有的被火烧了，有的死于海中，他们的肉体，化为液体，如何能重新聚集起来，成为一个身体呢？

对由生来或因事故而成的畸体，他们亦有同样的困难，他们特别引用怪形肢体，问将来亦要复活起来吗？我们若说复活的肉身将没有缺欠，他们就要以耶稣复活后，仍带着伤痕，来驳我们。

另一困难的问题，是一个人，因着饥荒，为另一人所食，这肉将归何人呢？它已变成食人者的体质，由他的肥胖，就可看出。

于是他们就问，将归于第一人，或归吃人的人？要使人不相信肉身的复活，而强迫我们，如柏拉图一样，承认灵魂永远在幸福与不幸中打滚；叫我们如波非禄一样，承认经过许多轮回后，不幸将会停止，并非有一个不朽的肉身，是避免所有的肉身。

### **第十三章 流产婴儿，算入死人之数，亦要复活否**

我依上主的助佑，将答复敌人的难题。我不敢承认或否认流产的婴儿，亦要复活起来，我看不出若他们不在死人数字中，就不复活了。

或非所有死去的人都要复活起来，虽然他们只在母胎中有过肉身，或者所有人，无论死在何处，人灵就要重新获得它们的身体；我就不懂为何死在母胎中的，不要复活起来。

无论承认何点，就当理解为若他们要复活起来，对出生了的婴儿，就当如堕胎的一样。

### **第十四章 复活起来的婴孩，将获得长大后所有的肉身**

婴孩复活时，不是死时的侏儒，而因着天主的全能，立刻就有

成人的身材。吾主耶稣所说：“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。”是说以前所有的，不会缺少，但缺少的，亦可加上。一个夭折的婴儿，没有齐全的身材，达到齐全身材后，就不会增长了。

这种齐全，是众人所共有的，大家都生下如此，但只在潜能中，而不在现势，如肢体已包含在精液中，就是生出后，还缺少的东西，如齿等亦如此。所以在精液中，已包含尚不可见的，以后才要出现的。在精液中，婴儿就已是巨大的或侏儒，如后日将要变成的。

因此我们不必畏惧复活时肉身会受损害，因此若众人复活时，都将成为彪形大汉，以不损失他们的身材，照基督的言语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失落。万物的造物主，如何不知添上当加增的呢？

#### **第十五章 所有复活人的身躯，是否将照吾主耶稣身躯的形状**

基督复活时，他的身躯一定如死亡时一样，不能说在众人复活的时候，他的身躯，比显现给宗徒时，或他们日常所见的，更为高大。若说彪形大汉的身躯，要照基督的身材，大加缩短，许多人就要失去一部分，而基督自己却应许，连一根头发，也不会失落的。

所以肉身在残年风烛中逝世的人，或没有死，就会得到的，将是壮年人的身材。圣保禄宗徒所说，基督满足年龄的情形，或当理解为另一事而言，即在所有信友的首领前，因着众人的齐全，他年龄的齐全，得以达到。或理解为肉身的复活，该当说，亡者的肉躯复活时，就如壮年时代一样，即我们知道的，耶稣基督的年龄。

因为世间最博学的人，都以为壮年是三十岁，过了壮年时代后，便是老年时代了。为此圣保禄宗徒不说：照基督身躯的高矮，而照基督年龄的数字。

## 第十六章 当如何理解圣人将照天主子的肖像

圣保禄宗徒的话：“因为他所预知的人，也预定他们和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。”（罗·捌·二九）可理解为内修的人。为此在另一处，圣保禄宗徒又说：“你们不可与此世同化，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。”（罗·拾贰·二）

我们若变化自己，不与世俗同化，而像似天主之子，亦可理解为在基督的死亡中与我们同化，我们亦当在不朽中与他同化，这是肉身复活后的事。若我们愿将这句话归于肉身复活的情形，则这种同化，不属分量，而属年龄。

各人复活后，无论身躯的形式是少年或老年，都将是壮年时的身材，因为无论心灵与肉身，都没有疾病了。为此若有人支持所有人复活时，将为死亡时身躯的形式，也不必与他强辩了。

## 第十七章 女人的身躯复活时将有女人的性别否

有些人因着圣保禄下面的话：“作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”（厄·肆·十三）“也预定他们和自己的儿子肖像相同。”（罗·捌·二九）就结论到女人不当以女性复活，而以男性复活，因为天主只由土中造了男人，而由男人中造了女人。

我以为主张男女复活的，更为合理。因为那时已没有了肉欲，这是混乱的原因。在犯罪前，元祖父母赤身裸体，不觉羞愧，所以当取消肉身的毛病，而保留其性别。

女性不是缺点，而是本性，那时已不必交媾生产，将有一种另外的美丽，不会燃起肉欲，因为已不存在了，却使人赞颂天主的智慧及慈善，他造了所不存在的，将他所造的，由朽坏中救出来。

若在人类开始时，女人是由睡着的男人肋骨中造成，是为预象基督及其教会。亚当睡觉，是预象基督的死亡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时，一支长枪伤了他的肋旁，血水流出，这是圣事的标记，教会因而建成。

为此《圣经》在此处不说捏成塑成，而说造了女人，所以圣保禄亦说造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。天主造了女人，如男人一样，由男人身上取出，是为指出其统一性，以预象基督及其教会，如上面已说过的。造了男女的天主，亦将恢复男女两性。

撒杜塞人否认复活，问耶稣一个女人曾依法律，先后为七个兄弟所娶，以保存亡兄之后裔，复活时将是谁的妻子？耶稣答说：“你们错了，不明了经书，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。”（玛·贰贰·二九）

在这机会中，耶稣不说：你们所问的那个妇人，将变成男人，而不为女人。他却添上说：“因为在复活的时候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。”（玛·贰贰·三）

他们复活时不因肉身，而因不朽，幸福，与天使相似，他们不需要复活，因为不会死亡。吾主耶稣否认在复活后，仍有婚姻，但不否认仍有女人。在这机会上，若他预见将没有男女的分别，就当明明说出，为更容易解决这个问题。

他反而说“不嫁”，这是对女人而言；“不娶”，是对男人而言的，在世时或娶或嫁，那时就不需要了。

**第十八章 论齐全人，就是基督；论他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这是他的齐全**

为理解圣保禄所说的作为成年人，该当详细研究这段《圣经》的环境：“那下降的，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，为充满万有的那一

位，就是他分派这些人做宗徒，那些人做先知，有的做传福音者，有的做司牧和教师，为成全圣徒，使之各尽其职，为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作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为各种教训之风所飘荡、所卷去，而中人的阴谋，陷于引人荒谬的诡计。

“反而应在爱德中持守真理，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为元首的基督，本着他，全身都结构紧凑，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，且按照各肢体的功用，各尽其职，使身体不断增长，在爱德中将自己建立起来。”（厄·肆·十～十七）

这是完全的人，有首、有身躯及其肢体，在适宜时完成。教会建立时，肢体与身躯当连接，“你们便是基督的身体，各自都是肢体”（格前·拾贰·二七）；别处又说：“为基督的身体——教会。”（哥·壹·二四）又说：“因为饼是一个，我们虽多，只是一个身体。”（格前·拾·十七）

为造成这身体，此处也说“为成全圣徒，使之各尽其职，为建立基督的身体”，圣保禄宗徒又添上我们此处所讨论的，“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，作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”，直至证明在这身体中当有何程度说：“在各方面长进，而归于那元首的基督，本着他，全身都结构紧凑，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，且按照各肢体的功用，各尽其职。”

为各肢体有其程度，为整个身体也有其程度，这是所谓的程度：“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”在下面亦提及基督的圆满说：“使他在教会中做至上的元首。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在一切内充满

一切者的圆满。”（厄·壹·二二～二三）

若此处所说，是复活后每人的状态，那么为何不可特对男人所说的，亦加于女人？以男人作人字讲；如《圣咏》上说的“敬畏上主，是有福的人”（咏·百拾贰·一），一定也是为女人而说的。

**第十九章 在现世身躯的缺点，有碍美观，在复活时就不存在，那时自然的一切都存在，一切物体的质与量，都为同一物的美观**

对头发与指甲将如何？先当知道身体的任何部分，都不会消失，就可结论到，凡能减少身体美丽，都不能有；能使身体丑陋的，更不会有。一切肢体，都将依次分配，以使秩序井然。

就如一个陶器，若要重新做它，不必以前是环，仍旧是环，以前是底，现在又是底。只要以前的陶土，全部在新器中就可以了。所以头发、指甲，屡次剪修，若都要回到原处，就要使人变成怪形了。为此不必回至原处，可变成肉，就不损害物体了。

吾主耶稣所说的“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”，是指头发的数目，而不指其长度。为此在别处耶稣又说：“就是你们的头发，也一一被数过了。”（路·拾贰·七）我这样说，并非说将丧失身体的任何部分，只愿意证明，我们身体上的缺点，不会再出现，然而仍旧不损害身躯的完整。

若一位艺术家，能改造一尊丑陋的态像，去其缺点，使它变成美妙绝伦的，而不损其本质，何况造物主就不能做到吗？他岂不能除去身体上普通及特殊的缺点，这是现世所有的，然而不合乎圣人来日的幸福。

因此胖子与瘦者，不要怕在复活时，仍如在世间时一样胖或一

般瘦。因为物体的美丽，在乎部分的平均及颜色的鲜美，若部分不平均，人就看不惯这种怪形，或太大，或太小，都如此。因此将来没有因部分不均的怪相，造物主将去其多余的，补充其缺少的，而不损及物体的完整。

圣人们在天国将发光如日。基督复活后，在门徒前，隐藏了这种光耀，因为他们不能承受，虽然为认识他，他们当看见他。为此他给他们看自己的伤痕，虽然不觉需要，但曾在他们前饮食。

不见一个存在的物体，虽然同时看见其他物体，如门徒不见吾主耶稣的光耀，虽然他当时在场，并看见其他一切。希腊人称它为(αοπρασία: Aoprasia)，拉丁人不能将它译出，在《创世记》中只好称它为盲目，或者称为色盲。当时索多玛城人找义人罗特的门找不到，就是患这种色盲症。因为若是真的盲目，就不会找门进去，而要人领进去了。

我不知道我们为何愿意看见殉教者为基督所受的伤痕，我们大约可以看见，因为并非他们身上的缺点，而是他们身上的光荣、美丽，虽然并非本性所有。

若殉教者的肢体被砍去，复活时不会缺少这肢体，因为吾主耶稣说过：“你们的头发都不会失落。”在复活后的新生命中，宜乎看见伤痕，在以前损失的肢体，现在又恢复了。当时肉身的一切缺点都没有了，然而伤痕，并非缺点，而是德行的标记。

## 第二十章 亡者复活时，任何丧失的肢体，都要恢复

没有人会相信全能的造物主，为复活肉身使有生命，不能恢复为野兽所食，为火所焚，或已变成灰土，或融于水，或散于空中的

一切肢体。也没有人会想在自然界中，能有一个隐秘之处，为人类五官所不及，能隐瞒过天主的全知全能的。

大作家西塞罗照他所能，为天主下了定义说：“他是自由动作的智慧，与人有别，他知道并推动一切事物，他自己有一永久的动。”这是他在大哲学家著作中找到的，照他们的意见，全知的造物主，如何能不知一事物，若他推动一切，如何能逃避他呢？

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，即一人的肉，为人所食，复活时，当归于谁。有人因着饥饿，食死人的死尸，这是历史上屡次记载的，我们的时代，也发生过这类悲痛的事，谁能说一切都排泄出来，丝毫没有变成食人者的血肉。他以前如一只瘦猴，现在已不瘦了，显然证明是由食人肉而然。

我已提出几个原则，能解决这种困难。一定的，天主的全能，能使一切毁坏的，恢复原状。被吃了的肉，将归于原先有的人，吃人肉的人，好像是借用一般；当还人所借的钱，同样亦当还人所借的肉；因饥饿而食的，当由全能的天主，还他自己的一切。

基督曾说“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”；若一根头发不致损失，因饥饿而吃的大块肉，却要丧失，岂非太不合理吗？由依我的微力讨论过的，可以结论到，在复活时，肉身将有壮年时已有的，或当有的一切，并且一切肢体美观平衡。

为保持美观起见，太高的人，可能减低一部分，而加于另一部分，使各肢体平均，而不消失任何事物，并且我相信，亦能加增身材，使全体能有适当的平均。

若有人反对，说人当以亡时的身材复活起来，亦可加以承认，

只要没有一切丑恶、疾病、缺点、损坏及一切不称天国的事物，因为在天国中，复活了的人，当如天使，若不在肉身及年龄方面，一定在幸福方面。

### 第二十一章 论圣人的肉身，当变成新的精神肉躯

生活的肉身，或死了的身躯，丧失的一切，当由存在坟墓中的恢复过来。由昔日的旧人，带着不朽的身躯，复活起来。就是因灾祸或敌人的残忍，整个身体变成灰土，或丧失在空气或水中，毫无所存，仍不能阻止天主的全能，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失。

精神化的肉身，当服从精神，然而仍是肉身，而不是精神，就如精神曾服从肉身，仍是精神，而非肉身一样。我们有一个榜样，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还不能把你们当做属神的人，而只能当做属血肉的人。”（格前·叁·一）不是依照血肉为血肉人，是照精神而言。

在现世人亦称为属神的人，虽然以肉身而论，仍是肉身的，在肢体中，感觉与精神相反的律法。但复活后，以肉身而言，亦是属于神的，使《圣经》上的话“播种的是可朽坏的，复活起来的是不可朽坏的”（格前·拾伍·四二）得以应验。

现在就想知道精神肉躯的美妙，未免冒失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过，但因为不当隐藏为天主的光荣，我们期望的欣悦，并因心中充满圣洁热切的爱，如《圣经》所说的：“上主啊！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尊荣的住所。”（咏·贰伍·八）依他的助佑，我努力由他在今世赐予善人恶人的恩惠，猜想我们不能适当谈论的欣悦，因为还没有尝到过。

## 第二十二章 论因原罪人类所得的灾祸，只因基督的恩宠，才能脱离

若以原始而论，现世生命，虽充满祸患，仍可称为生命的话，可以证明整个人类都已受罚了。深沉的无知有何意义？由它生出种种的错误，引领亚当的子孙到黑暗的深渊中，没有劳苦、痛苦、畏惧，就不能救出。

为何人爱这些虚伪有害的事物呢？因而它生出焦虑、不安、忧愁、恐惧、虚伪的喜荣、不和、诉讼、战争、阴谋、愤怒、仇恨、欺骗、谄媚、偷窃、抢掠、不忠、骄傲、贪高位、嫉妒、杀人、弑父、残忍、无人道、凶恶、无耻、邪淫、好色、奸奸、通奸、亲奸、强奸、鸡奸、兽奸及其他不可称呼的罪恶、褻渎、异端、咒骂天主、发虚誓、欺侮无罪者、妄证、诡计、失信、作伪见证、不公正的判决、暴力及一切想不起，但人时常犯的罪。

固然，这是罪人的行为，然而其根源，却是亚当的子孙，与生俱来的无知与不正当的爱情。

谁不知道，人生在世，不知儿童已知的真理，青年人所有的贪欲，若照自己的私意生活，能犯上面我所说的及没有提及的罪。若不是一切罪恶，至少大多数罪恶。

然而上智的天主，不摈弃受罚的人，他虽然发怒，仍旧不忘慈善、法律与教育，攻打这类生来就有，不易改正的黑暗与欲情。

我们为何恐吓儿童，以改正他们的轻浮？为何老师，用戒尺、棍子，打手心？《圣经》上说当屡次利用它，使所爱的子女不成为不可改正的，因为他们若固执于恶，就无法可想了。

为何有这种苦刑，岂非为克胜与生俱来的无知及压伏欲情？为何我们难于记忆，易于忘却；学习困难，忘记容易；难于成勇，易于安逸呢？这岂不证明败坏的本性牵引我们，我们需要何种帮助，才能脱离懒惰、疏忽，躲避劳苦；而有益的劳苦，都是辛苦的。

除了儿童辛辛苦苦，才能学习父母愿他们学习，为生活有益的事以外，我不说谁能说出，我说谁能了解人类有何种的痛苦，并非由恶人的凶恶而来，是由普遍的情形及不幸而来。

想人死亡，生出何种的恐惧及伤痛，丧失财物、判刑、人类的欺骗及不义，暴力、抢掠及他人所加的一切损失，为奴、坐监、充军、受刑、割去肢体、损害五官、被强迫供人发泄肉欲及其他由它而来的凶恶事故。

尚当加上外来的灾祸，如冷热、风暴、淫雨、大水、闪雷、雹子、地震、毒虫、畏惧野兽、水、空气，为猛兽所噬，疯狗，比狮子及蛟龙更为可怕，因为使被咬的人，对亲人比任何野兽更为可怕。

航海者有多少的风险？旅行者有多少的危险？到远处去的人，时遭不测之祸。一个健康的人，回到家中，跌倒折足，受伤而亡。坐着的人，岂不稳如泰山？然而司祭赫里，从他的座位上往后倒下去就死了。（撒下·肆·十八）

农夫及普通的人，对于农作物，受天地及野兽方面的灾害。农作物收入仓库后才能放心，然而我们知道，有些人收割存入仓库后，因着暴风、大水，丧失一切，人当逃跑避难。

谁能仗持自己天真烂漫无邪，以战胜邪魔的诱惑呢？为使人不仗持自己，天主允许魔鬼磨难刚才领洗的婴孩。与他们相比，谁都

不洁净。由他们身上，指出现世的不幸，使人期望来世的幸福。

至于疾病繁多，连医生也数不清。对许多疾病，且可说对所有疾病，医药、治疗也是一种痛苦，人只能用痛苦，才能由另一痛苦中救拔出来。

口渴逼人饮自己或他人的尿。腹中饥饿使人吃人的肉，不但吃死人的肉，并专门杀人而食。有时饥荒竟逼母亲吃自己的子女。

睡觉本来是休息，但往往为噩梦所扰，使人惊心动魄，梦中所见，有如实境。生病时或中毒时，更为噩梦所扰；且不论邪魔的幻想哄骗人，虽然不能使他跌倒，但欺骗其五官，使他相信虚伪的事情。

只有吾主耶稣基督天主的恩宠，才能由现世的不幸中救出我们，这是耶稣名字的意义，就是救世主；他不允许我们在现世后，进入更不幸的生活中，它不是生活，而是死亡。因为我们在现世虽然可以对我们的痛苦，找到圣人的转求，但不常常得到所求，使人不因此而进教，而为羡慕另一生命，那里将无任何灾祸。为此，天主的恩宠帮助善人以他的信心，要人忍受灾祸。

世间的贤人说，神所赐的哲学，依西塞禄，只赐予极少数人，对此亦能有助，因为他写道：“神不给，亦不能给人更美好的恩赐了。”为此我现在辩驳的人，亦当承认求真哲学，也需要天主的助佑。

若真哲学，是现世不幸唯一的帮助，而所得者又这样少，是指出现世的痛苦，是人所受的罚。若如他们所承认的，没有比此更大的恩赐，就当承认，只能由他们所认最大的天主所赐，虽然他们敬拜许多神。

## 第二十三章 论除了善人恶人共有的痛苦以外，善人所特有的痛苦

除了善人恶人所共有的痛苦外，善人有特别的痛苦，当不断与毛病及诱惑作战。肉身相反心灵，强弱不一，但总不停止。肉身常有相反心灵的思想，心灵也有相反肉身的思想。我们不做所愿意的，而顺从一切肉欲，但因天主的助佑，我们设法胜过它的诱惑，不断注意我们自己，使虚伪的外貌，不要欺骗我们，口是心非的言语不要引诱我们，邪说不要使我们的理智昏迷，不要以恶为善，以善为恶，恐惧不安，使我们放弃职务，而欲情不妥，使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的。

使我的愤怒不要超过一日，仇恨不要使我们以恶还恶，不让过度及不合理的忧愁压逼我们，忘恩不使我们施恩时吝啬；毁谤不要扰乱我们，冒失的判断，不要使我们错误；他人的判断及虚伪，不要使我们失望；罪恶不要控制我们的肉身，以满足其肉欲；不要用我们的五官去犯罪作恶；我们的眼目，不要成为贪欲的原因；报仇之心，不要刺激我们；我们不要想，不要看恶事，不要听恶言，不要做不当做的，虽然我们喜欢做。不可仗持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去战胜这些危险；胜利后，不要将它归于我们，而归给天主的圣宠；圣保禄宗徒曾说：“感谢天主，他赐给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获得的胜利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五七）在另一处他又说：“在一切中，因爱我们天主的圣宠，我们得了胜利。”

然而我们当知道，无论我们如何抵抗克胜诱惑，我们活在这肉身中时，总不能不说：“尔免我债。”但在天国内，我们将有不朽的

肉身，我们不会有战争与债负，若我们的本性纯洁无罪，这是总不会有的。

为此，我们战争，常言危险，我们希望最后胜利后，得以除免；这是现世生命的一部分，也是罪罚，如许多重大的灾殃，可以证明这点。

## 第二十四章 天主在现世赏赐我们的恩宠

现在我们该当想在这不幸的生命中，天主的公义得以伸张，他的慈善管辖一切，他赐给人类许多恩惠。在原祖犯罪后，天主亦不愿收回他的祝福：“你们要生育繁殖，遍满大地。”（创·壹·二八）

人类犯罪受罚后，生育能力，仍旧存在。罪恶给我们带来了死亡，但没有取消了种子的奇妙能力，或者说，使它生育更奇妙的能力，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身体内，但是两者，在各代的人类历史中，却不断发生：即由原祖而来的痛苦及由天主慈善而来的恩惠。

在原罪中有两元素：罪及罪罚；在初期的纯洁中亦有两事：生育及保存。我们已详细地讨论过凶恶，其中之一，即罪恶，来自我们的冒失；而另一种，即罪罚，来自天主。

现在我决定讨论，天主不断赏赐我们已败坏人性的恩惠。因为天主降罚时，也没有将所赐的恩惠收回，不然，它就不存在了。即罚人属魔鬼时，也没有取消天主的能力，因为对于魔鬼，天主亦保留其主权，若没有至高的天主为一切的原因，连魔鬼也不存在了。

由天主慈善所赐的恩惠，如由源泉滚滚而来，在犯罪后的本性当受罚，天主却恩赐了繁殖。天主造了世界最初的万物时，第七日即安息了。所谓保存，是天主的创造能力，保持所造的事物继续存

在。因为若天主收回他的大能，受造之物，就不能保存所得的恩惠了。

天主造了人，给他生育的能力，同时亦给他繁殖的能力，而非责任，虽然在少数人身上，他取消了他们的生殖力，但没有取消人类的生殖力。然而犯罪后仍旧存在的能力，与犯罪前不同。因为自人类因为背命而堕落，由于受造时光荣的地步，变成了与动物相似，亦如它们一样生育，然而仍旧保存受造时，依天主肖像所造的一样理智。

但保存若不与生育合而为一，生育就不能依其形式而工作。天主可不用男女，在世界中造了人类。他能造所有的人，如造一人一样。若没有天主的帮助，男女就不能生育。如圣保禄宗徒劝人修孝敬与公义所说的：“可见种栽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都只在那使生长的天主。”（格前·叁·七）亦可以说射精或受精的，不算什么，只在那给形状的天主，才算什么。

怀抱子女并养育他们的母亲，不算什么，是天主使他们长大。他以造物的能力，使种子生长，由隐藏的秘密中，形成我们所见的灿烂世界。他奇妙地使心灵与肉身结合，心灵出命，肉身服从，乃形成有灵的人。他的工程这样伟大奇妙，不但在万物之灵的人身上，即在世间动物身上，连最小的昆虫身上，若仔细加以研究，亦使人惊异不止，而赞颂造物主。

天主给的悟司，其理智在儿童时，似乎在睡眠态度中，但与年俱增，使我们能认识真理，爱慕美善，能得智慧及其他德行，以明智、勇毅、节制、公义，攻击、克胜错误与毛病，以悦乐至善不变

的天主。虽然这种能力，在有理智的人方面，不常得其效果；但谁能说或思想，全能天主的工程，是如何的伟大与奇妙呢？

善生的技术及达到永远长生的方法，称为德行，是给天国预许之子的，只由天主在基督中的恩宠，人的理智发明无数的事物，有的是因着需要，有的则因志愿，使人高尚的理智，不要追求这类多余有害及危险的事物，而证明在受造万物中，有多少的美善，使能学习并利用一切。

人类缝衣造屋的技术，已大有进步，在农业及航海术中亦大有进步；雕刻与图画，更是一日千里，在戏剧中，使观者惊奇，听者悦耳；人也发明了巧妙的方法，以捕获、训练、杀戮野兽。

人又发现了多种的毒药、军器、机械，以攻击人、兽；发明无数的药，以维护人的健康。人又找到许多的味精及调味素，以刺激食欲。人造了许多方式，使别人知道，赞成他的思想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字及言语。

言辞华丽，使人心悦；诗赋悦耳，更不必提及许多种类不同的乐器及歌曲了。由数字及斤两，使人有正确的知识，并能预算星辰的运行。最后，谁能说出人在世界所知道的事物，特别若我们不顾全体，而要研究其特性呢？

最后，谁能证明哲学家的理智及邪说家的理论，以辩护错误及虚伪呢？

现在我们在谈人理智的性质，而不论能得长生的信仰及真理。一定的，至善天主所造，这样尊高的人性，他以全能及公义管理一切；若原祖没有犯原罪——其他罪恶都由它而来——我们就不会跌

倒，陷入这种灾祸中，而受永罚。

虽然人会死，如动物一般，并且比动物更软弱。在我们的身上，亦显出天主的至善及亭毒来。五官、百肢、它的形式、体裁，使人看出，是为人理智的灵魂而造。人不如动物一样，脸面朝地，却挺身直立，是使人将思想抬高，直至天上。

舌便于言谈，手能写，能创造艺术品，岂不显出灵魂的高尚，肉身原为服侍灵魂的吗？若除去工作的需要，百肢均衡，不易说出其身材是为利益或艳丽而造的：因为身体的任何部分，原为利益而造，但皆美妙无比。

若我们知道各部的联系，则更为明显了，我们固然可由外面看到的，知道一点，然而我们所不见的，如筋脉之相交，心脏及其他重要部分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虽然医生解剖死尸，有时且解剖刚死在他们手中的人，研究人身最秘密的部分，以便医治人，然而他们中谁曾发现过所说的均衡，希腊人所称的和谐呢？

我将何言？可能没有人找到它，因为没有人有勇气去寻它。若我们能知道内脏，虽然外表没有什么美妙可言，我们或可找到的美妙，超乎一切外面的美丽之上。在人身上，有些部分，不为利益，而为装饰之用，如男人之乳，如胡须，一定不为卫护之用，不然，妇女更弱，更该有了。

没有人疑惑有益的肢体，同时也为装饰之用，有的专为装饰之用。我想可以结论到，在身体组织上，注意美观超乎利益之上。因为需要的时期是暂时的，将有一个时期，我们要互相瞻仰肉身的美妙，而不引起欲情。因而我们当赞颂造物主，《圣咏》作者曾说：

“并赐他尊崇及荣誉当冠冕。”（咏·捌·六）

对充斥宇宙间的其他美丽有利的事物，我将何言？天主给了可怜的人类，使能瞻望利用。我对日月、星辰的光明艳丽，一片绿荫的森林，花卉的馨香及色彩，鸟的羽毛及歌声，无数的动物，越小越奇妙，又当何言？我们更惊奇蚂蚁及蜜蜂，超过鲸鱼。对汪洋大海，颜色不一，有时绿水一泓，有时紫色，有时与上苍一色，有时巨浪排天，更为何言？

对饥饿时的各种食品、各种调味精，不是厨师，是造物主给了食品，使我们不厌烦饮食，我当说什么？谁能说出无数的医药，以保存健康，日夜交替，凉风习习，减少夏季的炎热。由动植物方面而来的服装，谁能记住一切呢？

若我要解说少数所提及过的事物，一一加以研究，在每样事物中，就要停留多时，因为每种又包含许多种。这一切只是被罚人的安慰，而不是幸福人的酬报。若慰藉已这么多、这么大，赏报更当如何呢？

天主给有死亡的人这些事物，对将永远生活的人，又将如何赏报？他愿意自己的独一圣子受尽世苦，致死在十字架上，更当如何酬报永远享福的人呢？为此圣保禄宗徒对天国预选的人说：“他既然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，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，怎样不也将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呢？”（罗·捌·三二）

这应许实现时，我们将为何物？何人？我们由天主耶稣的死亡，得了保证，在天国将得何种赏报呢？将来不必攻打偏情，压伏私欲，人的精神将如何？是完全和平吗？那时他要知道一切，而无困难错

误，由同一源泉中，能看出天主的上智。

肉身完全服从灵魂，它由灵魂得了生命，它不需要饮食，那时的肉身又将如何？已不是动物了，而是精神体，因为虽有肉身的原料，然而已不朽烂了。

### 第二十五章 有些人固执，不肯相信大家都相信的肉身之复活

著名的哲学家，赞同我们，在幸福生命时所享受的福乐，但不同意肉身复活，并且绝对否认。然而许多博学士与愚民，世间的智者与糊涂人，却摈弃了没有信仰的人，而相信了，诚心皈依基督。他在复活时，证明了他们以为绝对不能的，为全能的天主是可能的。因为世界相信天主所预言的，天主曾预言了世人将信人要复活。

这个预言，不能归于伯多禄的筮术，因为早已预言了。因为预言这事的，是真天主，其他的神，在他之前，都战栗不已。我在别处已经说过，现在重复一次。这是波非禄所承认的，并以神的预言来证明这点，赞颂他，称他为天主父及君王。

他所预言的不可如此理解，如不与世俗一个相信的人所愿意的，因为他曾预言过世界将相信。为何不信以前所预言的？不如少数人所信的，他们不愿与世界一齐相信所预言的，而世界却要相信。

他们说：这些事当别样去理解，以不侮辱天主。若说所写的不对，就是侮辱天主；若说当别样去理解，则对天主的侮辱就更大了。不如世俗所信的，他曾说世界将相信，他既预言了，他就会实践的。

为何天主要使肉身复活，长生不死呢？它是一件恶事，对天主不相称吗？我们已经说过天主的全能，他做了无数不易令人相信的事。他们愿意知道全能天主所不能的事？请看，我不说谎言。我们

不相信他所不能做的，而相信他所能做的。若他们不信天主能说谎话，就当相信他将做所许的，就如世界已信的，并证明已经相信了。

他们如何能证明复活？将没有朽坏，这是肉身的灾患。元素的次序及他们对这事辩驳的理由，我已详细讨论过，并在第十三卷中证明了。肉身将如何迅速，健康的人能有经验，虽然今日的健康，不能与将来的不朽同日而语。没有读过的人，或已不记得的人，请去读本书的前卷。

**第二十六章 波菲禄的意见，以为圣人不当有任何肉身，为柏拉图所摧毁，他说上主曾允许神常有肉身**

他们说：波菲禄曾言灵魂为得幸福，当避免所有肉身。若说灵魂一有肉身，就无幸福可言，这话毫无用处。对这难题，在上卷所说事中，已提及过。

此处我只说一件事：他们的老师柏拉图改正其著作，说他们的神避免肉身，即将死亡，以谋幸福。他以为这些神关在天体中，造物主的天主，曾应许过，将与肉身同在，以保证他们的幸福无恙。这并非他们的本性做这种事，而是因天主的主意及能力。

这样，柏氏亦毁灭了他们的另一种说法，不当相信这事，因为它是不可能的。因为照这位哲学家的意见，天主应许他所造的神不朽，曾告诉他们自己将做一件令人不易相信的事。

我对他们这样说道：“你们既然是被造的，你们就不能永远不朽，不会分散，然而你们不会分散，不会死亡，因为死亡与分散不能胜过我的志愿，这个联系，比你的结合联系更为坚固。”

若听这类事的人，不是糊涂人、聋哑人，就不能怀疑造物主天

主。照柏拉图，他曾应许受造的神，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因为天主说“你们将是不朽的，是因为我愿意”，岂非是说：“你们因着我，成为根本所不能的。”

所以照柏拉图，应许做所不能的事，将使不朽精神化的肉身复活。那么他们为何还要说这是不可能的，是相反天主的应许，既然全世界，如所预言的，都已经信了。

我不说另一神将做此事，我是说照柏拉图，天主将做不可能的事。所以灵魂不需要离开肉身，以求幸福，是要有一个不朽的灵魂，在这不朽的肉身中当悦乐，因为在可朽的肉身中曾痛哭过。那么就不会如维治利，在柏拉图之后，切望回到肉身中了<sup>①</sup>。

我说：他们一有了愿意回到肉身中时，就不会回至自己的肉身去，他们有肉身，总不会失去，亦不因死亡失去，只是暂时分离。

**第二十七章 论柏拉图及波菲禄的矛盾意见，若能彼此相让，任何人都会离开真理了**

柏拉图与波菲禄都说了一些事，若能互相交谈，可能成为信友。柏拉图说：灵魂不能永无肉身而存在。因此他说智者的灵魂，经过长时期后，亦将回到肉身中。波菲禄却说：灵魂洁净后，回到父处，总不再回到尘世中。

为此，若柏拉图能将这个他所发现的真理告诉波菲禄，即义人智者洁净后的灵魂，亦将回到人身中，而波氏亦告诉柏氏他所知道的另一真理，即洁净的灵魂，总不回到有朽的肉身中。不要每人只

---

<sup>①</sup> (Enneides) 卷一，第六章第七五一页。

说一个真理，而两人皆相信两个真理，他们就会承认灵魂当回至肉身，但这肉身，当使它永远幸福地生活着。

照柏氏，圣洁的灵魂，将回到人身中，依波氏，灵魂总不回到现世的痛苦中。波氏当同柏氏说“灵魂将回至肉身中”，而柏氏当同波氏说“灵魂不回到现世的痛苦中”。那么两人就都承认灵魂当回到肉身中，但在它内已不受任何痛苦。这正是天主所应许的：幸福的灵魂，永远在不朽的肉身内享福。

他们若承认，圣人的灵魂，回到不朽的肉身中，他们就没有困难承认灵魂回至肉身，在它内曾忍受过现世的痛苦，忠心侍奉天主，以脱离这些痛苦。

## 第二十八章 若柏拉图及拉白柯或范罗能互相交谈，亦会同意赞成复活的真理

我们中有些人爱柏拉图，因为他的辞藻隽永，在他的著作中，亦可找到真理，说他对复活一事，如我们一样思想。西塞罗在民国书中所说的，只是说笑话而已，并非真相信如此。他提及一个复活的人，述说了与柏拉图意见相同的事。

拉白柯记载两人同日而死，在十字路中相遇，当回至肉身内，乃宣誓彼此为友，直到再死时。这种复活，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些人重回到肉身内，但仍将死亡，可谓大同小异。

范罗在他《罗马人民》书中，记载着出奇的事，我想最好引他自己的话：“有些天文学家写说，在复活的人中，有希腊人所说的（παλιγενεσιαν=Palingenesia）再生或轮回现象，在一定时期发现，他们算为四百四十年，此后，灵魂再取得以前的肉身。”

范罗或天文家所说的，他未说出他的名字。这不是真的，因为灵魂回到肉身后，就不再摈弃它了；但推翻我们仇人的许多证据，以支持复活的不可能性。

因为这样想，或将这样想的人，以为死尸在大气中或尘土中分解，在灰尘中、水中，在液体中，在吃他的野兽身内，或在别的身上，能回到原始的状态中。

若柏拉图或波非禄或拥护他们的人，尚活在世间，要与我们一起主张，圣洁的灵魂，亦回到他们的肉身内，如柏拉图所说的，可以抽出天主教的信仰所主张的，灵魂将接受这样的肉身，在它中能永远幸福地生活着，毫无痛苦，亦接受范罗的意见，即灵魂将回到以前的肉身内，因此他们亦解决了肉身复活的问题。

## 第二十九章 在来世圣人享见天主真福的性质

现在依照天主的助佑，我们研究圣人在精神化不朽的肉身内，将做什么事。为诚实起见，我当承认不知他们的工作为何，或他们的休息及安静为何，因为我总没有亲眼看见过。

若我说：我的理智、悟司看见，我就当说出有何用处。我们的悟司，与这高妙到极点的奥迹作一比较，又算什么。因为在那里有天主的和平，如圣保禄宗徒说的“超乎各种思想”（斐·肆·七），超越天使的思想，当理解为我们与天使都不知道，只有天主自己知道，天主所享受的平安，超越一切受造的理智之上。

我们亦照我们的形式，享有这种和平，在我们中，在我们间与天主间，享有这最大的和平。天使亦照他们的能力知道，人无论如何证明，所知道的只是下级的知识而已。

当细思大宗徒圣保禄所说的：“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，只是局部的，我们做先知所讲的，也只是局部的，及至那完全的一来到，局部的就必要消逝了……因为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就像猜谜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。”（格前·拾叁·九~十二）

天使们已看见了。他们亦称为我们的天使，因为我们由黑暗权力下救出，迁入耶稣基督的国中，领受了圣神，作为和好的证据，我们乃开始与天使为伍，我们将与他们同享天主的甘饴圣域，为它我写了这么多的书。

天主的天使，亦是我们的天使，同样，天主的基督，也是我们的基督。天使是天主的，因为总没有离开他，也是我们的，因为他们开始以我们为同胞。为此吾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小心别轻视这些小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。”（玛·拾捌·十）

他们所见的，我们也将看见，为此圣保禄宗徒说：“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，就像猜谜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。”

看见天主，是我们信德的酬报，圣若望宗徒说：“可是我们一知道显明了，我们必要相似他，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。”（若一·叁·二）

天主的脸，当理解为显示，并非我们普通所称身体的部分。若有人问：圣人在精神化的肉身中将做什么事，我不说我所见的，而说我所信的，如在《圣咏》中所写的：“我仍然信，虽然这样说。”（咏·百拾伍·十）

我说他们在肉身中看见天主，但不易说明是以自己方面看见天

主，如我们看见日月星辰海洋，大地及其中的一切一样。不宜说那时圣人们将有肉身，但不能开闭眼目，如他们所愿的，更不宜说在这幸福的天国中，他们将闭着眼睛，不见天主。

西利亚人纳哈曼，由先知厄里叟治好他的癩病后，先知虽然不在场，却看见他将礼物赠送给自己的仆人革哈齐，他还以为没有人看见（列下·伍）。复活后，圣人虽然闭着眼，也看见远处的一切事物，那时一切都将要齐全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，只是局部的，我们做先知所讲的，也只是局部的，及到那完全的一来到，局部的就必要消逝了。”（格前·拾叁·九~十二）

用比方指出现世与来世的不同，不但为大部分的人，为大圣人亦如此，圣保禄又说：“当我是孩子的时候，说话像孩子，看事像孩子，思想像孩子。几时我一成了人，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。因为我们现在是借着镜子观看，就像猜谜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地观看了。我现在所认识的，只是局部的，那时我就要全认清了，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。”（格前·拾叁·十一~十二）

在现世，依圣人的见证，厄里叟由远处看见仆人接受礼物。我们说：到了完全的时候，就如孩子与壮年，有朽的肉身，已不连累灵魂，不朽的肉身已不是阻碍。圣人还需要眼目，以观看事物，而厄里叟却不需要。照七十贤士本，先知向革哈齐说：“那人从车上下来，欢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灵岂没有跟你去吗？”（列下·伍·二六）热落尼莫司铎由希伯来文译为：“那人从车上下来，欢迎你的时候，我的心灵岂不在场吗？”所以先知说，由天主的特别助佑，以神眼看见了。

“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”时（格前·伍·二八），圣人们岂没有这种恩宠？然而肉身的眼目尚有它的作用，心灵能以精神化的肉身而用它。

厄里叟先知不需用眼目，以观不在眼前的仆人，并非说他就不用眼目，看眼前的事物，虽然他可闭目，以心灵观看，如见远处的事物一样。所以我们不当说：在来世圣人们不是闭着眼看见天主，因为他们常以心灵看见他。

我们可问：他们的肉身的眼开着时，亦可看见否？若他们在精神化的肉身中，以神眼能看见现在的肉眼所见的，一定不能用它看见天主。他们当有更大的能力，因而可以看到非物质的事物，不限于一地，而到处皆有。

若我们说，天主在天地间，他亦由先知说：“我岂非充乎天地吗？”（耶·贰叁·二四）我们不可相信天主的一部分在天上，另一部分在地上，他整个在天地中，不是在不同时间，而在同一时间，这是任何物质的事物所不能做的。

圣人的眼目，将有比现在更大的能力，并非更为尖锐，如蛇及老鹰一般。它们的眼光无论如何尖锐，只能看见有形之物，而圣人尚当看见无形的事物。

这种观看的能力，在现世可能有时亦给了约伯的眼目，他向天主说：“先前我耳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让步，在灰尘中自悔。”（约·肆贰·五～六）但亦可理解为心灵的眼目，如圣保禄宗徒所说：“并光照你们心中的眼目。”（厄·壹·十八）任何信友若相信吾主耶稣的话：“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要看见天

主。”（玛·伍·八）没有疑惑，能看见天主，然而现在的问题，是能以肉眼看见天主否？

《福音》中所说的：“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天主的救恩。”（路·叁·六）没有任何困难，可理解为各人将看见天主的基督，世人在肉身中看见他，将来审判生者死者时，亦将在肉身中看见他。

他是救世主，可由《圣经》上许多地方证明，特别由老西默盎的话证明，他抱了婴孩耶稣时说：“主啊！现在可以照你的话，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。”（路·贰·二九）

上面所引希伯来文约伯的话：“由我的肉身内得见天主。”（约·拾玖·二六）没有疑惑的，亦预言肉身复活。不说“因我们肉身得见天主”，就是这样说，亦可贴在天主耶稣基督身上，他在肉身中，由肉眼可以看见。但也可理解为“我在肉身中看见天主”。这样，圣保禄宗徒所说的“面对面”，并不强迫我们以肉身的眼目看见天主，我们可以心灵不断看见天主。

若人没有内里的脸面，圣保禄宗徒就不会说：“我们众人以揭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的，渐渐地荣上加荣，都变成了与主同样的肖像。”（格后·叁·十八）《圣咏》上的话，亦不能别样去理解：“凡瞻仰他的，必获光照，他们的脸必不蒙受羞赧。”（咏·叁叁·六）我们是以信德瞻仰天主，这是属于心灵的，而非属于肉身的。

但我们不知道圣人的精神化肉身，当到何种齐全地步，因为我们所讨论的，并没有经历过，《圣经》上也没有明白指出，就当如智慧书中所说的：“因为有死亡人的思想，是游移不定的，我们的计谋是易于错误的。”（智·玖·十四）

若哲学家的证据是真的，他们以为理智界的事物，当以神眼去接触，有形的事物，以五官去接触，肉身不能接触理智界的事物，心神也不能接触有形之物，就当承认绝对不能以精神化的眼目看见天主。

理智及先知的权威都指责这种理论，但谁若说天主不知道有形之物，也就远离真理了。难道天主有肉身，以肉眼看见吗？我们对厄里叟先知所说的，可以证明物体，亦可以没有肉身，而以心灵知道。一定是以身体受礼，然而先知看见仆人不以肉眼，而以心灵。所以证明可以心灵看见物体。若精神化的肉身，能看见心灵，当是如何的奇妙！

天主是神，各人的内官，而不以肉身的眼目，认识自己的生命，因而人生活于肉身中，并使肢体生活，别人的生命，因为是不可知的，乃以肉眼见之。若我们不同时看见肉身及生命，为何能分别生物与非生物呢？因为除非经过肉身，就不能看见这些事物。但以肉眼，也不能看见没有肉身的生命。

为此可能，并且很可相信，那时我们要以复活了的肉身，看见新天新地及亨毒一切，处处都在的天主。我们转眼各处所见的，会清晰地看见，而不如现在因着镜子，借着受造物，只糊涂地看见，而只看见一部分。我们更因信仰而信，不以用肉眼看见的有形之物而信。

现在不用信德，而用肉眼，看见与我们一样生活的人，那时到处我们带着精神化的肉身，要看见无形而亨毒万物的天主。以这样的眼目我们将见天主，因其能力之高，且可看见无形之物，非由

《圣经》的证据，这是不易证明，并不可能证明的。更容易理解的，是天主由我们每人，并在我们每人中，所认识的，是以心灵的眼看见，由别人在别人中及由他自己，在新天新地及任何存在的物体中看见，我们的神眼张开时，可以看见一切事物。

此外，亦可明显地看见每人的思想，那时圣保禄宗徒所说的“所以时候未到，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，只等主来，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，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；那时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誉”（格前·肆·五）就应验了。

### 第三十章 论天主城永远的幸福及永久的休息日

将来的幸福是如何的大，没有任何灾祸，不缺少任何美善，将赞颂天主，他将完全在所有人中，不因懒惰而休息，不因需要而工作，我真不知道要做何事。《圣咏》上也这样说：“凡住在你殿中，永远颂扬你的，才是有福的。”（咏·捌叁·五）

身体的百肢，现在为生活的需要，分配在全身；那时只能用以赞颂天主，因为已没有任何需要，而是完全确定，稳固及永远的幸福。

我已谈论过身体的和谐，现在是隐秘的，那时都要显露出来，我们要看见整个身体内外的结构，又要看见其他伟大奇妙的事物，我们的理智要爱合理的美妙，以赞颂如此伟大的造物主。

我不冒失地说将来身体的动作如何，因为我不能设想它。但我可说：运动与休息以及其形式，无论如何，总与当地相称，不会有任何不相称的事。一定的，灵魂一愿意去，肉身立刻就去，而灵魂不会愿意与自己及肉身不相称的事。那里的光荣是真的，因为没有

人因错误而受赞扬，亦不因谄媚而受赞美。

那里的荣耀是真实的，堪受荣耀的人，不会没有，不相称的人亦不会有，也没有一个不相称的人会去请求，因为只有相称的人，才能进去。那里亦有真正的和平，不会由自己或别人方面，受任何艰难。

德行的酬报，将是赏赐德行的天主，他允许了自己，自然没有比他更好更大的。《圣经》上所说“我要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”（肋·贰陆·十二）有何意义？岂非我将满足他们的一切期望，或是人能合理期望的一切：生命、健康、饮食、财物、光荣、荣耀、和平及一切福乐。这样，亦可正确解释圣保禄宗徒所说的：“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。”（格前·拾伍·二八）

他将是我们期望的终点，我们将无穷尽地看见他，不会厌烦地爱他，不知疲倦地赞颂他。这种恩赐，这种感情，这种行动，将是大家所共有的，就如永远的生命，是众人所有的一样。

此外，谁能想，谁又能说，依照酬报所应得，荣耀及光荣的等级呢？然而将有等级，这是没有疑惑的。这也是这幸福之城的另一长处。没有人会嫉妒上级的人，就如现在天使不嫉妒大天使一样。没有人愿意有他所没有的，反而与有的人有和平的联系。如在人体中，手指不愿为眼目，因为两者都是同一身体的一部分。每人所得的恩赐，能比人更小，然而他已有恩赐，并不期望更大的。

不可相信圣人不能犯罪，就没有自由。正因为他们不愿犯罪，甚至永远不犯罪，反更自由。因为人受造时最初的自由，就是能不犯罪，因而亦能犯罪。越不能犯罪，自由就越大。一定的，这不是

因人的本性，而是因天主的圣宠。因为天主，与分有天主之性的人不同，因为天主是因其本性，不能犯罪，而分有天主性的人，是由天主方面，得了不犯罪的圣宠。

所以在天主的恩惠中当有等级，即先当有自由，能不犯罪；最后有自由，不能犯罪。第一种自由，是以立功；最后自由，是为得赏报；然而人性能犯罪时，就犯了罪，乃由更大的圣宠拯救出来，以达到不能再犯罪的自由。如亚当犯罪时，失落的不朽，是能不死亡，最后的不朽是不能死亡；同样，以前的自由是能不犯罪，最后的自由乃不能犯罪。孝爱及公正的志愿是不能失掉的；同样，幸福的志愿，也是不能失掉的。

犯罪时，我们固然失了孝爱与公正，但没有失掉幸福的志愿。难道我们能说天主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不能犯罪吗？

在这城中，大家只有一个志愿，不分散在每人身上。没有任何灾祸，充满一切福乐，不断享受幸福，不记得自己的罪恶及痛苦，然而并不忘记自己得救，以免对救主不知恩。

以理论学识，心灵记得以前的罪恶，但以五官的经验而论，它已不记得了；如一位精通医道的医师，能以研究及经验，知道一切病症，然而不以经验知道一切疾病，因为他总没有生过所有的疾病。

认识罪恶能有两种，一种是理论方面的，另一种是实行方面的；因为以研究知道罪恶，与以品行不端去赏识它，根本不同。同样，忘却亦有两种，依不同的知识而异。由书中学到的，疏忽读书，就会忘掉；由经验学到的，压伏欲情，才能忘掉。

圣人们以第二形式，忘了自己的罪，因为以前的罪恶，完全由

他们的官能中除去了。然而因着他们高级的知识，他们不但知道以前的痛苦，并且亦知道受罚者永远的不幸。因为若他们不记得以前的痛苦，他们如何能依《圣咏》上的话“永远讴歌上主的仁慈”呢？（咏·捌拾捌·二）

此城最大的喜乐，是歌颂救主的光荣，他以自己的圣血救赎了我们。《圣咏》上所说的话“你们罢休吧！你们要认识主是天主”（咏·肆拾伍·十一）要应验了，这是大休息日，没有晚上，是天主创造万物后的休息，如《圣经》上说的：“在第七日，就停止了自自己一切的工作，开始休息。天主祝福第七日，定为圣日，因为在这一天内，天主停止了他一切创造的工作。”（创·贰·二～三）

我们有了天主的祝福及祝圣，我们亦要有第七天的休息日。我们在那里休息时，我们要看见他是天主。我们离开天主时，愿听魔鬼的话：“如同天主一样。”（创·叁·五）我们愿意将这名称，归于我们自己，却离开了真天主。因他的工作，我们因分有圣宠，而不因逃亡，将是神。

我们离开天主，所得如何，岂非由他的盛怒而耗尽？然而因天主的慈善而恢复，因他更大的恩宠而成圣。我们将永远休息，我们要看出他是天主，他在一切中为一切时，我们亦将充满他。

我们的善工，我们相信更是天主的工程，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才有功劳，以得休息。若将它归功我们自己，就将成为奴仆的工作，因为《圣经》上对奴仆的工作曾写道：“无论什么工都不许做。”（申·伍·十四）厄则克耳的话，乃由此而来：“我还给他们规定了我的安息日，做我与他们中间的表记使人知道我就是祝圣他们的上

主。”（厄·贰拾·十二）我们完全休息，完全看见他是天主，就会完全知道这。

这个安息日，由时间以日子计算，照《圣经》上的分别，更为明显，因为是在第七日。第一期，如第一日，由亚当到洪水；第二期由洪水至亚巴郎，不以时间的长短，而以代数，因为都有十代。由亚巴郎到耶稣基督，照圣史玛竇分三期，每期十四代；第一期亚巴郎至达味；第二期由达味到充军巴比伦；第三期由充军到基督降生，所以是五期。

第六期是现在，不为代数所限制，因为《圣经》上说：“父以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，不是你们应当知道的。”（宗·壹·七）此期以后为第七日，天主要我们在他内休息。第七期是我们的时代。

详细讨论每一期，未免太长，然而第七期是我们的安息日，没有晚上，将与主的日子一起完结，它将为第八日，由基督的复活成为圣日，表示永远的休息，不但是精神的，也是肉身的休息。这是没有完毕的终止。我们的结局为何？岂非达到没有终止的天国？

似乎因着天主的助佑，我完成了所应许的巨大工作。若有人以为我所说的不够长，有人以为太长，请他们都原谅我；若有人以为我所说适当而止，不要感谢我，而与我一齐感谢天主，亚孟。

## 附 录

## 附录一 中西文人名对照表\*

拉丁名	中译名（通行中译名）	卷	章
Abraham	亚巴郎（亚伯拉罕）	十八	三
		十六	十五
Aesculapius	爱古来伯（埃斯库拉庇俄斯）	三	十二
Alexander	亚立山（亚历山大）	三	四五
Anaximander	安纳门（阿那克西曼德）	十八	二五
Anaximenes	安纳米（阿那克西美尼）	十八	二五
Annibal	亚尼巴（汉尼拔）	三	一
Apollo	亚波罗（阿波罗）	三	二
		三	十一
		七	十六
		九	七

\* 【编者按】为尊重译文原貌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没有对译名作任何改动。但为了方便读者，我们在人名对照表中附注了通行的译名，同时也纠正了台湾商务版对照表中的部分错讹之处。

		九	八
		十八	九
		十九	二三
Atlas	亚特郎 (阿特拉斯)	十八	八
Belum	培罗 (伯鲁斯)	十一	十
		十六	十七
		十八	二
Bias	波雅士 (毕亚斯, 毕阿斯)	十八	二五
Caesar	恺撒	一	五
		五	十二
Camillus	贾弥路 (卡米卢斯)	二	十七
Cardea	贾代亚 (卡蒂亚)	六	七
Castor	贾斯都 (卡斯特)	十八	十四
Cato	贾多 (加图)	一	二三
		五	十二
		十一	十二
		十九	四
Ceres	且来 (刻瑞斯)	四	十一
Chilo	纪罗 (奇伦, 契罗)	十八	二五
Cicero	西塞罗	二	九
		十	九
		十九	二一
		二	七
Cleobus	格来步 (克留勃拉, 克莱俄布卢)	十八	二五
Collatinus	哥拉丁 (科拉提努斯)	二	十七

Cyrus	居鲁士	十八	二六
Daniel	达尼尔（但以理）	二十	二三
Darius	达理阿（大流士）	十八	二六
David	达味（大卫）	十八	二十
Diana	地亚纳（狄安娜）	六	七
		七	十六
Diomedea	地乌梅代（狄俄墨得斯）	一	二
		十八	十六
Elia	厄利亚（以利亚）	二一	二九
Elisau	厄里叟（以利沙）	二	二九
Enea	爱乃亚（埃涅阿斯）	一	二
		十四	五
		十五	十九
Epicurus	哀必古鲁（伊壁鸠鲁）	六	五
		十一	五
Epictetus	爱比德（爱比克泰德）	九	四
		九	五
Esdras	厄斯德拉（以斯拉）	十八	三六
Eusebius	欧色皮（优西比乌）	十六	十六
		十八	二五
Fabius	范平（费边）	一	六
Faustus	弗斯德（浮士德）	十五	七
Genius	且尼乌（守护神）	七	十三
Gracchi	克拉基（格拉古）	三	二四
		二	二一

Gratianus	格拉治奴 (格拉提安)	五	二五
Heli	赫里	十八	二十
Hermes	爱梅 (赫耳墨斯)	八	二三
Heraclitus	赫拉克利多 (赫拉克利特)	六	五
Herodes	黑落德 (希律王)	十八	四五
Hieronymus	热落尼莫 (哲罗姆, 杰罗姆)	二一	二五
		二二	二九
Hypocrates	依波克德 (希波克拉底)	五	二
		二二	八
Isaac	意撒格 (以撒)	十八	三
			四
Isaias	依撒意 (以赛亚)	十八	二九
		二十	二一
Jacob	雅各伯 (雅各)	十六	三七
		十八	三
			六
Jambicus	杨皮古 (詹布利克斯)	八	十二
Janus	亚奴 (雅努斯)	一	三
			四
		七	九
			十
Jephte	耶弗塔 (耶弗他)	一	二一
Jeremias	耶肋米亚 (耶利米)	十八	三三
Job	约伯	二十	十九
		二二	二九

Joseph	若瑟 (约瑟夫)	十八	四 七
Josue	若酥厄 (约书亚)	十八	十二 十三
Julianus	如连 (朱利安)	十八	五二
Juno	游奴 (朱诺)	七	九 十 十一 十二
Jupiter	游比德 (朱庇特)	一	五
Labeo	拉培柯 (拉贝奥)	二	十一 十三
Lamech	拉默克 (拉麦)	十五	十
Liber	李培禄	四	十一
Lucretia	露克茜亚 (卢克雷西娅)	一	十九
Lycurgus	李古哥 (莱库古, 古格士)	二	十六
Malachia	马拉基亚 (玛拉基)	二一	三五
Marcellinus	马且林 (马凯利努斯)	序	
Marcellus	马且禄 (马尔克卢斯)	一	六
Marius	马利乌斯 (马略)	二	十八 三 二七
Mars	马尔斯	七	十四
Matusalem	默突生冷 (玛土撒辣)	十五	十
Mercurius	梅古利 (墨丘利)	七	十四 八 二六 十八 八

Michea	米该亚 (弥迦)	十八	三十
Minerva	米内瓦 (密涅瓦)	一	二
		四	十
		十八	八
Mitridate	米特大 (米特里达特)	三	二二
Moyses	梅瑟 (摩西)	十八	十一
		二一	二八
Neptunus	内东 (涅普顿, 尼普顿)	二	十五
		三	二
		四	十
		七	二二
Nero	奈罗 (尼禄)	五	十九
		二十	十九
Ninus	尼奴 (尼努斯)	四	六
		十六	十七
Noe	诺厄 (诺亚)	十五	八
Numa Pompilius	努马 (努玛·庞皮利乌斯, 努玛·庞皮留斯)	三	七
		七	三五~三五
		十八	二四
Opis	何比 (奥匹斯, 俄普斯)	四	十一
Origenes	何理日 (奥利金, 俄利根)	十一	二三
		二一	十七
Orpheus	何飞 (俄耳甫斯, 俄狄甫斯)	十八	二四
			三七

Parides	巴里代（帕里斯）	三	三 四
Pericles	贝里克来（伯里克利）	二	九
Plato	柏拉图	八	四~十四
		九	二三
		十	三十
		十二	十六~十九
		十八	三七
		二十	十一
		二二	二六
		二一	五
		二二	二八
Plinius	贝利尼（普林尼）	二一	五
Plotinus	普曼丁（普罗提诺）	八	十二
		九	十
		十	二
Pluto	普路都（普路托，普卢同）	二	十五
		四	十
Pompeius	邦贝（庞培）	十八	四五
Porphirius	波非利（波斐利）	七	二五
		十	九
			二七
			二九
			三十
			三二

		十九	二二~二三
		二二	十二
		二五	
Priamus	白利安 (普里阿摩斯)	一	二
		三	二
Priapus	白亚波 (普利阿波斯, 普里阿普斯)	六	七
		七	二四
Prosepina	普色比娜 (普罗塞庇娜)	四	十
Pythagoras	毕达哥拉 (毕达哥拉斯)	六	五
		十八	二五
Regulus	雷克禄 (雷古卢斯)	一	十五
Romulus	罗马禄 (罗穆卢斯)	一	三四
		三	五
			十五
		十八	二一
			二四
Sabina	沙皮纳 (萨宾)	二	十七
Sallustius	沙路底 (撒路斯提乌斯, 萨卢斯特)	一	五
		二	十七~十八
		三	十七
		九	九
Salacia	沙拉洽 (莎拉西娅)	七	二二
Samson	山松 (参孙)	一	二一

Sara	撒辣 (萨拉)	十五	二~三
Saturnus	沙都纳 (萨图尔努斯, 萨图恩)	七	十三
			十九
Saul	撒乌耳 (扫罗)	十八	二十
Scevola	施弗拉 (谢沃拉)	四	二七
Scipio Africanus	非洲施比安 (大西庇阿)	二	九
Scipio	施比安 (西庇阿)	十九	二一
Seneca	塞内伽 (塞涅卡)	六	九
			十
			十一
Serapis	施拉比 (塞拉皮斯)	十八	五
Socrates	苏格拉底	八	三~四
			十四
		十八	三七
Solon	苏龙 (梭伦)	十八	二五
Sylla	西拉 (苏拉)	二八	七二
		二	三四
		三	二七~二八
Tacitus	大治督 (塔西佗)	二一	五
Tarquinius	大居义 (塔克文)	二	十七
		三	十六
Terentius	戴冷治 (铁伦西乌斯)	十九	五
Thales	泰利士 (泰勒斯)	十八	二五
			三七

Theodosius	德多先 (狄奥多西)	五	二五
Titanus	底旦 (提坦)	四	三十
Ulysses	乌利斯 (尤利西斯)	一	二
Varro	范罗 (瓦罗)	三	四
		四	三一
			三二
		六	二
			六
		七	二八
		十八	九
		九	二
		二一	八
		二二	十一
Virgilius	维治利 (维吉尔)	一	二
			三
			十九
		二二	二六
Zeno	才诺 (芝诺)	九	四
			五

## 附录二 引用经书简字表\*

### 一、旧约

编年纪下

编下

德训篇

德

---

\* 【编者按】为了便于读者检索查对，我们在此附录后增加了《天主教/基督教《圣经》目录对照表》，个别不一致的译名一并保留。

创世记	创	厄斯德拉上	厄上
依撒意亚	依	出谷纪	出
厄斯德拉下	厄下	耶肋米亚	耶
肋未纪	肋	多俾亚传	多
耶肋米亚哀歌	哀	户籍纪	户
友弟德传	友	巴路克	巴
申命纪	申	艾斯德尔传	艾
厄斯克耳	则	若苏厄书	苏
玛加伯上	加上	达尼尔	达
民长纪	民	玛加伯下	加下
欧瑟亚	欧	卢德传	卢
约伯传	约	岳厄尔	岳
撒慕尔纪上	撒上	《圣咏》集	咏
亚毛斯	亚	撒慕尔纪下	撒下
箴言	箴	亚北底亚	北
列王纪上	列上	训道篇	训
约纳	纳	列王纪下	列下
雅歌	歌	米该亚	米
编年纪上	编上	智慧篇	智
纳鸿	鸿	哈巴谷	哈
斐理伯书	斐	索福尼亚	索
哥罗林	哥	哈盖	盖
得撒洛尼前书	得前	匝加利亚	匝
得撒洛尼后书	得后	玛拉基亚	拉
弟茂德前书	弟前	弟茂德后书	弟后

## 二、新约

弟铎书	铎	玛窦福音	玛
费肋孟书	费	马尔谷福音	谷
希伯来书	希	路加福音	路
雅各伯书	雅	若望福音	若
伯多禄前书	伯前	宗徒大事录	宗
伯多禄后书	伯后	罗马书	罗
若望一书	若一	格林多前书	格前
若望二书	若二	格林多后书	格后
若望三书	若三	迦拉达书	迦
犹达书	犹	厄弗所书	厄
默示录	默		

## 天主教/基督教《圣经》目录对照表

天主教	天主教简称	基督教	基督教简称	英文	英文简称
旧约 Old Testament					
创世记	创	创世记	创	Genesis	Gn
出谷纪	出	出埃及记	出	Exodus	Ex
肋未纪	肋	利未记	利	Leviticus	Lv
户籍纪	户	民数记	民	Numbers	Nb
申命纪	申	申命记	申	Deuteronomy	Dt
若苏厄书	苏	乔舒亚记	书	Joshua	Jos
民长纪	民	士师记	士	Judges	Jg
卢尔德传	卢	路得记	得	Ruth	Rt

续表

天主教	天主教简称	基督教	基督教简称	英文	英文简称
撒慕尔纪上	撒上	撒母尔记上	撒上	1 Samuel	1S
撒慕尔纪下	撒下	撒母尔记下	撒下	2 Samuel	2S
列王纪上	列上	列王记上	列上	1 Kings	1K
列王纪下	列下	列王记下	列下	2 Kings	2K
编年纪上	编上	历代志上	历上	1 Chronicles	1Ch
编年纪下	编下	历代志下	历下	2 Chronicles	2Ch
厄斯德拉上	厄上	以斯拉书	拉	1 Esdras	Ezr
厄斯德拉下	厄下	尼赫迈亚记	尼	2 Esdras	Ne
多俾亚传	多			Tobit	Tb
友弟德传	友			Judith	Jdt
艾斯德尔传	艾	以斯帖记	帖	Esther	Est
玛加伯上	加上			1 Maccabees	1Mc
玛加伯下	加下			2 Maccabees	2Mc
乔布传	约	乔布记	伯	Job	Jb
《圣咏》集	咏	诗篇	诗	Psalms	Ps
箴言	箴	箴言	箴	Proverbs	Pr
训道篇	训	传道书	传	Ecclesiastes	Qo
雅歌	歌	雅歌	歌	Song of Solomon	Sg
智慧篇	智			Wisdom of Solomon	Ws
德训篇	德			Wisdom of Jesus Son of Sirach	Si
依撒意亚	依	以赛亚书	赛	Isaiah	Is
耶肋米亚	耶	杰里迈亚书	耶	Jeremiah	Jr
耶肋米亚哀歌	哀	杰里迈亚哀歌	哀	Lamentations	Lm

续表

天主教	天主教简称	基督教	基督教简称	英文	英文简称
巴路克	巴			Baruch	Ba
厄则克尔	则	以西结书	结	Ezekiel	Ezk
达内尔	达	但以理书	但	Daniel	Dn
欧瑟亚	欧	何西阿书	何	Hosea	Ho
岳厄尔	岳	约珥书	珥	Joel	Jl
亚毛斯	亚	阿摩斯书	摩	Amos	Am
亚北底亚	北	俄巴底亚书	俄	Obadiah	Ob
约纳	纳	约拿书	拿	Jonah	Jon
米该亚	米	弥迦书	弥	Micah	Mi
纳鸿	鸿	那鸿	鸿	Nahum	Na
哈巴谷	哈	哈巴谷书	哈	Habakkuk	Hab
索福尼亚	索	西番亚书	番	Zephaniah	Zp
哈盖	盖	哈该书	该	Haggai	Hg
匝加利亚	匝	撒加利亚书	亚	Zechariah	Zc
马拉基亚	拉	玛拉基书	玛	Malachi	Ml
新约 New Testament					
玛窦福音	玛	马太福音	太	Matthew	Mt
马尔谷福音	谷	马可福音	可	Mark	Mk
路加福音	路	路加福音	路	Luke	Lk
若望福音	若	约翰福音	约	John	Jn
宗徒大事录	宗	使徒行传	徒	Acts	Ac
罗马书	罗	罗马人书	罗	Romans	Rm
格林多前书	格前	哥林多前书	林前	1 Corinthians	1Co
格林多后书	格后	哥林多后书	林后	2 Corinthians	2Co
迦拉达书	迦	加拉太书	加	Galatians	Ga

续表

天主教	天主教简称	基督教	基督教简称	英文	英文简称
厄弗所书	弗	以弗所书	弗	Ephesians	Ep
斐理伯书	斐	腓力比书	腓	Philippians	Ph
哥罗森书	哥	哥罗西书	西	Colossians	Col
得撒洛尼前书	得前	帖撒罗尼迦前书	帖前	1 Thessalonians	1Th
得撒洛尼后书	得后	帖撒罗尼迦后书	帖后	2 Thessalonians	2Th
弟茂德前书	弟前	提摩太前书	提前	1 Timothy	1Tm
弟茂德后书	弟后	提摩太后书	提后	2 Timothy	2Tm
弟铎书	铎	提多书	多	Titus	Tt
费肋孟书	费	斐利门书	门	Philemon	Phm
希伯来书	希	希伯来书	来	Hebrews	Heb
雅各伯书	雅	雅各布书	雅	James	Jm
伯多禄前书	伯前	彼得前书	彼前	1 Peter	1P
伯多禄后书	伯后	彼得后书	彼后	2 Peter	2P
若望一书	若一	约翰一书	约壹	1 John	1Jn
若望二书	若二	约翰二书	约贰	2 John	2Jn
若望三书	若三	约翰三书	约参	3 John	3Jn
犹达书	犹	犹大书	犹	Jude	Ude
默示录	默	启示录	启	Revelation	Rv

中文简体字译本由台湾“商务印书馆”授权使用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主之城 / (古罗马) 圣奥古斯丁 (Augustine, A.)  
著; 吴宗文译注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  
ISBN 978-7-5463-2804-1

I. ①天… II. ①圣… ②吴… III. ①教父哲学②神学—研究 IV. ①B503.1②B9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61263号

书 名: 天主之城  
著 者: [古罗马]圣奥古斯丁  
译 者: 吴宗文  
总 主 编: 周殿富  
策 划: 国文创意  
责任编辑: 杨 洋  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  
印 刷: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: 650mm×960mm 1/16  
印 张: 60.125  
版 次: 2010年6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 
发 行: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 
地 址: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栋底商A222号(100052)  
电 话: 010-63106240(发行部)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63-2804-1  
定 价: 85.00元(全二册)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上架建议◎文学·文化

ISBN 978-7-5463-2804-1



9 787546 328041 >

全二册定价：85.00 元